

有什么舍不得

索达吉堪布·著



著作
32

JUST LET IT GO

有什么舍不得

索达吉堪布·著

版本：2024年12月

新版序

“我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是困惑了无数人的古老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一般人选择避而不想，闷头继续过日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然而，偏偏有这样一群人，放下世间的名利荣华，来到佛教的智慧海边，涉水成为弄潮儿，一心只为求答案。

虽然他们的身份千差万别，在世间的经历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曾受过高等教育，并最后选择了出家。

他们的这一选择，也许不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但他们对人生的深度思考、从佛法中得到的心灵感悟，想必会引起你的深思和共鸣。

十多年前，我在稍微有点空闲时，为了与更多人分享他们的经历，用大半年的时间到处采访，对每个人的故事做了详细的笔录。书中事迹为尊重个人隐私，所有当事人以化名出现。

当然，之所以编写此书，并不是劝你舍俗出家，即使是佛陀在世，弟子中也多数是在家人，学佛不一定要与出家画上等号。分享这些，只因这些人曾经所经历的烦恼与疑惑，是你也正在经历，或者也会经历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愿他们的心路体验，能让你的人生少走弯路。

目 录

第一章 苦难是一场加冕

难得明白	002
再绚烂，终归平淡	013
谢幕，是为了开演	024
心若安，何须万水千山	040
打破惯性思维	049
难以接受的感应	064
漫漫人生路	074
不褪色的时尚	087
苦难是一场加冕	097

第二章 人生有注定，也有逆袭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轮回	109
死，无可救药	133
苟且，不一定能偷安	143
观无常是最好的保单	155
行医与学佛	165

五年之约，恍若重生	176
走在光明中	188
人生有注定，也有逆袭	209
快乐的迷途	221
 第三章 心住何处？物从何生？	
缘聚缘散，你都在我心中	234
我的未来不是梦	248
每一声，都是绝响	266
科学眼中的佛法	276
所谓的高贵在哪里	291
一脚踏上菩提路	304
曾经沧海难为水	311
在两条路上，与你同行	322
心住何处？物从何生？	338
心灵的超越	350
无知是最大的可耻	363
活着，不是重点	373

第四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接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接受	387
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双眼	401
妈妈带给我的善缘	419
这一生，不过是手术台到手术台的距离	430
无上清凉	440
你只见他繁华，不见他落尽	450
快乐的阳光下，总有痛苦的阴影	468
别弄丢了你的西瓜	477
完美结局	490
人不能无意义地走向终结	499
全新的生命	509

第一章

苦难是一场加冕

此处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
可以改变大西洋彼岸几天后的天气。
既然科学家也不承认无因之果，
那有什么理由否定前生后世？
人生一世，不明白生从何来，
死向何去，是多么可悲。

难得明白

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圆难，个子不高，在他看似单纯的脸上仍透着一股学生气，让人寻觅不到岁月的印痕。

提起出家学佛，一般人心里马上就会想到，那是人生失意者无奈的归宿。而圆难的学佛心路恰恰向世人证明，是不甘平庸的理想，让他在逐物的洪流中潇洒转身，去追溯那古老而纯澈的真理之源。

这是随波逐流者难以理解的。

我的家乡位于皖南农村，那儿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我在山间草地上尽情地欢唱、嬉戏。纯朴的童心，对世间大道理尚无概念，但有一件事，却激起了心中的涟漪。

七岁时，有次到邻居家玩耍，突然间肚子就痛了起来，母亲立即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止住了我的疼痛。对此神奇的疗法，母亲说是有东西捉弄我，而她已将其驱除了。母亲的话令我半信半疑，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冥冥中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主宰着我的命运。

此后不久，我开始上小学。学习难不住聪明伶俐的我，但美中不足的是，突如其来的疾病常常降临在我身上，这令我时常对未来感到恐惧。看着身边生龙活虎的小伙伴们，对照病恹恹的自己，经常会冒出疑问：为什么他们身体好，我却老生病呢？

一晃就进入初中了。那时，气功正热遍华夏，我对此也很感兴趣。当我得到一本《气功疗法选集》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立马开始理论联系实际，按书上的方法，有板有眼地练了起来。学打坐，练站桩，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常常令周围的人窃笑不已。可我似乎已入忘我之境，每天痴迷地练功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

虽然当时很认真，也很投入，但除了一站桩就身上发热、一打坐就想睡觉外，也没什么更多的感受。不过，对气功的信心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我总觉得在现实生活之外，一定还有一个更迷人的境界，我渴望能尽早达到那个境界。都说少年爱做梦，对这种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的神秘境界的向往，成了我当时的全部梦想。

考上市里的重点高中后，练功虽然荒疏了很多，但少年之梦依然让我难以忘怀。每当应付完枯燥、繁

重的学习任务，校图书馆丰富的道家典籍便成了我最喜欢吃的一道休闲菜。当时，虽不懂道经所云为何物，但那些高深的境界却令我没来由地羡慕不已。一有时间，我就琢磨如何配料、如何炼丹、如何把握火候……拜这个所赐，我的化学学得特别好。高中毕业后，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武汉大学化学系。

武大校园的风景很美，学习紧张而有序。课余，我还是喜欢泡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一天，无意中翻到一则文摘，里面说：现代生理学家发现，人体每秒钟发生数千万次的化学反应，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不可能是人现有的身心所能控制的。为此，他们设想有一个相当于道家“元神”的东西，是它在控制着这一切……看了这则科学报道，我的心不禁怦怦直跳。是啊，如此伟大而奇妙的生命现象到底是谁在支配？在现代的各种分类学科中，有没有哪一门揭示了生命的奥秘？

不久我又看到一则报道：现代物理学家因为物理学前沿研究无法进展下去，便将研究方向转向了中国道教的老子和佛教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等经典，以求从宗教中获得理论支持。这则报道又令我惊讶不已，我想：当科学研究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居然能和古老的宗教理论接壤，是否古人的智慧早已洞悉了宇宙人生的奥秘？

这两则报道再次勾起了我的“少年之梦”，当时的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放下多时的对佛道二家的研究重新拾起来，我要遵循古人的观察与研究方法去探索人生的奥义。

在学校的宗教文艺阅览室里，佛道两家的书籍很多，我在那儿流连忘返。但苦于没有师父指点，对道家那艰涩难懂的修炼方法实在没法入门。于是，我把注意力转向了佛法。渐渐地，佛法博大精深的理论深深吸引了我，佛陀的开示也解开了我的许多疑惑。

第一次听到佛法中所说的“无我”和“空性”时，我真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心中既恐惧又好奇：为什么佛不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本体，通过修行回归那个本体，不是更简单更易于接受吗？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外境还是内心，我们都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这不是实实在在的有吗？可为什么佛陀却说这一切都是假立显现、非实有、本性为空的呢？

这个疑惑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直到后来学习了因明及中观论典后，我才从偏狭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原来，凡夫之所以成为凡夫，根本原因就是执著于万法实有。实执是最大的敌人，我们常常受它的欺骗，为它感受痛苦而不自知。实际上，当我们用理智去观察所执著的人或物，就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本体。比如用佛法中的“析空观”去破析任何一个物体，分析到最后，连一个微尘都了不可得。这和物理学上的分析方法（分子→原子→电子、质子→夸克→？）十分相似，只不过物理学尚未达到空的层次，还在执著一

个有形有相的物质的最小微粒。

当我们真正了达诸法的本性为空，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恐惧，无有着落。相反，正因为万法是空性的，当因缘积聚时，就会炳然显现、物物分明。就连森罗万象的自然界，也是心的习气成熟后的假立显现。这种显空不二的理论，可以说是对宇宙人生实相最圆满的揭示。

明白这个道理后，我就像发现了天大的秘密一样，内心既欢喜又感动；回想起往昔的迷乱与盲目，又令我不胜嗟叹。当诸多迷惑如热水融冰般消失，我对佛陀由衷的敬意便从心中顿然生起。这时我才明白，千百年来那么多贤人哲士皈命佛陀的含义所在，那么多禅和子行脚天涯去追寻的“宝物”为何。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皈依三宝。

学佛的事被同学们知道后，他们纷纷讥笑说：“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有前后世的因果关系呢？”对此

我想说：如果认为没有前世，就成了无因论。无因若能生果，则做任何事都不需要努力，结果会自然获得，甚至天空中也会掉下肉包子来。世间种种的不平现象、贫富差别也就不会存在了……无因断灭的邪见，与世间现量有着显而易见的相违。

王充在《论衡》中说：大家都是树上的花，被风偶尔吹到各处，形成了各自的命运。对此说法，我不会苟同。现代科学无一不是在探索事物的前因后果及其规律，科学家们也注意到了因果之间的微妙关系：此处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可以改变大西洋彼岸几天后的天气。既然科学家也不承认无因之果，那有什么理由否定前生后世？

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同学们也都各自努力，寻求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我却将大量时间都用在了研习佛法上。我自得其乐，同学们却很不理解。他们说：别再费那闲工夫了，咱们以后到社会上去干一番

事业，那才叫值得呢。

但大家的劝告、社会的流行观念并不能减弱我的向佛之心，反而使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人生一世，不明白生从何来，死向何去，是多么可悲。不论把世俗生活描述得多么美好与崇高，无非“食色，性也”。将有限的生命耗费于追逐“财色名食睡”上，这样的生存有什么意义？

我想依循觉悟者佛陀的教诲，去开显自己本有的佛性智慧。我更想让天下一切众生都能了悟自心，获得究竟圆满的无上大乐。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武汉一家研究所的杂志社。生活的琐碎和浅薄，令我深感失望。与此同时，深入了解佛法的愿望也一天比一天强烈。直到有一天，当我听说喇荣五明佛学院正在弘传清净的如来教法时，我便悄悄地背上行囊，直奔那心中的圣地，开始了生命的第二起点。

在佛学院，上师们崇高的德行、丰富的学识，以及一举一动中所流露出来的洒脱自在，都令我叹服。不久，踏着先觉者的足迹，我也披上了神圣的袈裟，成为一名真正的佛子。

现在，我过着平静而喜悦的生活，虽物质并不富足，但绝不感到卑贱与贫穷。在上师的指导下，我每天都在勤奋而畅快地吸吮着佛法甘露。

我深深地体会到，畅游在智海中的那份惬意与舒适，才是人生大乐。

圆难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回过头，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学佛心路”：小时候的经历勾起了他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中学时的练功炼丹是他的“少年之梦”；大学时的佛法感悟确定了他以后的人生航向。从这三个过程看来，似乎在他的天性中，就有着一一种求道的禀赋——在佛法里，我们把这叫作“善根”。

且不管他的这个善根是从何而来，只就今生的

际遇来看，他对佛法的信解，是经过了理智抉择之后才引发的，并不是什么人生失意，也不是因为贪恋福报。当宿世善根成熟，他的觉慧力便促使他认定了修行的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佛子真正的行持。

但愿所有的智者都能觉悟人生，从而走出心灵的桎梏，获得永久的安详。

纸上的情感终究难以力透纸背，
它们全是千篇一律的情感造作，
全是作家们或天才或平庸的以假乱真。
我渐渐意识到，人的情感原本很苍白，越描摹，越苍白。

再绚烂，终归平淡

一次在成都中央花园，我们一行人正在花园草坪上体味四周的静谧、祥和。两个姑娘绕过喷泉来到我们面前，一见面就要皈依、出家、取法名。

她们分别来自山东和东北。山东姑娘穿一身蓝套装，黑色长发披散在肩上，明亮的双眸闪现着朴实和诚恳。

出家的事另当别论，但皈依取法名的事我立刻就答应了。当时手上正拿着本书，一低头就瞅见了“惭愧”二字，于是两个法名自然有了着落：一个叫圆

惭，一个叫圆愧。山东姑娘就是圆愧。

没过多久她们就到了佛学院，几个月后圆愧出家了。两年多来，圆愧的闻思一直很精进，人也挺谦和。每日悄无声息地跟着大众一起听闻经论、修身修心，谁也看不出她曾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

对她而言，舍俗出家并非易事，世间又有几人能斩断凡情羁绊呢？但就像我经常说的，佛法的伟大就在于，当它真正进入一个人的心，所有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就都有可能发生。

我自幼随姥姥生活，直到上小学后才离开。姥姥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不懂太多的佛法，但她纯朴慈爱，一生与人为善。

在我们家乡，佛法并不兴盛，但姥姥的言行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学佛的种子。而且姥姥年轻时，还曾经动过出家的念头，只因慈悲幼子，未能如

愿。一生吃斋拜佛的她如今已年逾九十，但仍精神矍铄地每日念佛不已。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到了十七岁。那年，我被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录取，从此成了一名儿时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记得上大学时，外系的同学都非常羡慕我们。想想也是，数学、物理系的同学每天有做不完的习题；生物、化学系的同学每天有做不完的实验。而我们——英语文学系的学生，却可以整天捧着一本外国小说看。

刚开始，我也曾半骄傲半鄙夷地对一脸羡慕之色的外系同学说：“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专业。你以为看小说不头疼啊？那得用全身心去体验，多累人啊。”然而时间久了，便开始觉得小说怎么越看越没趣、越看越无聊。

纸上的情感终究难以力透纸背，它们全是千篇一律的情感造作，全是作家们或天才或平庸的以假乱

真。他们一生都在抱着这些大同小异的爱情故事，翻来覆去地变幻给人看。我渐渐意识到，人的情感原本很苍白，越描摹，越苍白。

不再为小说情节哭天抹泪后，我把目光转向了人文社会科学。泛泛地浏览了一个大概，突然觉得：姥姥整天挂在嘴边的什么“缘分”呀、“因果”呀，该不会是真的吧？所有的书中，我唯独对《六祖坛经》印象极深，而且没来由地就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出家，专研佛法呢？”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山东德州市的某家银行从事国际结算。可能是福报现前，银行丰厚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使我成为别人眼中的“白领丽人”。说“丽人”可能有点夸张了，不过周围的同事确实对我一片恭维，什么“仪态端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我的身边也很快聚集起一大群追求者。

但我想我终会让他们失望的，因为自从萌生出尘

之志后，尽管对佛法大意一窍不通，但冥冥中似乎总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我，姥姥当初就是因为舍不得儿女才放弃出家的。

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但至少暂时不想自我拖累。在我心中，婚姻原本没有什么意义和乐趣。女人除了结婚生子、维护家庭之外，难道再没有立身之处了吗？“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然不图什么经天纬地之举，但我总感觉自己的一生，特别是生命的潜能，应该不会是在生儿育女方面来个大爆发吧？

但是一个女人在中国一个小城市的单身生活，肯定是不会让好事者们善罢甘休的，家庭和社会都不允许我不结婚。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面对强大的世俗压力，看来要想不委曲求全就只能远走他乡了。于是我选择了考研，到另一个城市去躲开这闲言之海。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边工作边学习的

生活。每日在卖力工作、点灯苦读之后，夜对静空皓月，总是不期然想到家乡，想到姥姥。一想到姥姥，便想起她天天念诵的“阿弥陀佛”圣号，于是，一种久已淡忘但又始终隐藏心间的情结便悄然浮出了……

再把佛经拿出来看，崭新的人生态度、世界观、宇宙观，以令人目不暇接之势向我涌来。我从未系统地接触过这些，虽然有些措手不及，但苦空无常的道理算是深深地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1997 年香港回归祖国之日，对我来说，也正是回归佛陀大家庭的开始。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缘起：一位居士告诉我，有个从四川喇荣五明佛学院回来的出家人正在她家，要不要去看看。我不仅去看了，还正式皈依了三宝，个中因缘说不清楚，但总的感觉是：一看到他那身僧衣，我就禁不住感叹：太熟悉、太亲切了……

从此我开始真正闻思起来。记得在看了福建莆田

广化寺印行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后，我生起了很大的信心。为将法雨遍布，我将此经咒广传亲朋好友。结果有两人原先患有很重的疾病，在依法修持后心境、身体状态都有了很大改善。原想与他们结个善缘，没料到受益最大的还是自己——我的信心从此更加增上了，每天都按照经中规定的仪轨，持诵起大悲咒来。

有一段时间，我还经常把《金刚经》中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等揭示般若空性的句子放在心上、挂在嘴边，当作提醒人生无常、如梦幻空花的座右铭。熏习得久了，有时还真对名利地位、世间享乐视若浮云了。

端起一碗饭我就在想：“是谁在吃它？如果是我在吃，一口气上不来，我又跑到哪里去了？如果不是我在吃，那又是谁？”不仅如此，每当撕下一页日历，我就会问自己：“如果无常此刻就降临，我做好

准备好了吗？”

越是依照佛法的义理思维，越是感到人生太难得、佛法太难闻，也越来越搞不懂世间人：难道灵魂已麻木到如此的地步，竟感觉不出生命正在浮躁中无意义地逐日递减吗？不为探求真理，生存于世间又有何益？

1998年的春节，我独自一人来到了观音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之一的琉璃世界普陀山。在这里，千步沙的细软令我心旷神怡，大海的潮音让我彻夜难眠。在力敌千军的澎湃之中，我的心帆一次次被鼓舞，在这海天佛国纵横游弋。特别是看到出家人调柔寂静的生活，内心长久以来的症结被再次触动。

我仔细地思考：既然留恋世事凡情无义，为何不干脆快刀斩乱麻，拔去这情缘之草，再不要让它在心头蔓延呢？也许我涉世未深，这一生没遇到过什么挫折，当违缘到来时，可能修行会碰到很大障碍。但如

果真的生起了出离心，就一定会精进闻思修、护持正念、不懈地对治烦恼，而不可能在散乱中度日。特别是在具德上师的指引下，这种无伪的出离心，一定会被调化成证道成佛的菩提悲智。

那么我还有什么可留恋、可担心的呢？以前读《楞严经》时就曾发心出家，以求偿还无始宿债。如果再蹉跎犹豫，旧债未还，新债又来，我一个小小女子在生死面前能担待得了吗？

轮船渐渐驶离了普陀，我的心却还在观音像前徘徊着。低头一看，正见一道道轮船驶过时画出的波浪、浮泡。脑海里倏地一下就浮现出《金刚经》的尾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正想着，天上突然降下万道阳光，抬眼一看，原先雾蒙蒙的天空此刻云蒸霞蔚，正是云开雾散日当来……

1999年藏历正月，我终于按照自己的心灵之约，

如期奔赴喇荣五明佛学院。闻思了一段时间的经论后，我下定决心在这里出家修道了。如今，我每天都畅游在深广浩瀚的智慧海中，只恨自己不能一下尽饮其中的甘露妙味。

我总感觉，只有佛法才能让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只有佛法才能让我们最终对得起自己的一生。

圆愧在雪花纷飞的严寒时节来到圣地求学，并从此过上一种清净闻思的生活。对做出这种选择的人，我只能用“智者”二字来评议，我相信他们堪当此称谓。

这些年来，圆愧一直在以精进心不懈修行，如果能持之以恒，我想她一定能成办自己今生来世的最大心愿——渡越轮回生死苦海。

佛陀说：“智者随功德，以此成诸事。”如果我们能随顺一切真实的功德，则可无事不办。见过很多城市里的年轻人，尽管也说修行、闻思，但一到实际

境况中，碰到感情、家庭、工作、钱财之类的纠葛，他们的“修行”便马上成了口头禅，一发不可收拾地没入世间八法。说实在话，浊浪滔天的红尘里，很难造就出真正的修行人，所以我对圆愧的斩断世俗情缘之举数度生起欢喜之心。

有一首偈子，道出了我热爱的修行生活，它总是不由自主地从我心底浮现：

忙忙碌碌人群中，无有修善之良机。

前往寂静山林中，精进勤观自明心。

他就这么唱啊唱，累了就歇会儿，接下来又开始唱，

重复来重复去就这么四个字：哈利路亚。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安详、灿烂的笑容，

似乎在弥留之际，他终于找到了灵魂的安息之地。

谢幕，是为了开演

当今社会，不论你身处繁华都市，还是边远小镇，都躲不开一浪高过一浪的金钱风暴。

内心被物欲驱动得越来越散乱的人们，唯一能专注下来的可能就是挣钱。东奔西涌的淘金者中，捡到金子的人，生活过得就像天人一样；运气不佳的人，则整天为下一顿忧心忡忡。除开这两种，为众生、为解脱而修行的智者，可谓少之又少。

我在泰国时，曾听一位大成就者说：“智者为生
活而吃饭，愚者为吃饭而生活。”片刻不停息的生活

中，多少人在为虚幻的肉身拼命打造着安乐窝。

这样的安乐窝可以充当最终的归宿吗？一旦死亡来临，所有毕生追寻的“战利品”——财富、情感，哪一样能阻挡住无常的脚步？

在父亲弥留之际，圆塔终于把握住了生命的本质，开始认识到佛法对人生意义的终极注解、对生命的别样领悟。

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他对着心宣告：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吧！

弗兰克曾是日内瓦儿童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二战期间他被关押在人间地狱——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在那样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极端恶劣、生命时时受到摧残甚至杀戮的环境下，这位精神科专家却并未放弃他的研究。他决心把集中营当成检验研究成果的实验室，考察人类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所能迸发的潜能；或在一种极度压抑的环境中，人类的精神分裂程度与

人格操守的坚持。当时，他写下了一句对二战后的许多人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话：“无论你遭受怎样的损失、挫败与打击，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永远不要放弃你的目标，去积极地寻找生活的意义吧。”

去积极地寻找生活的意义。弗兰克的这句话也是我人生的座右铭，他在无数个暗夜里，始终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路，温暖我痛苦而迷茫的心。如果没有弗兰克的这句话，我真不知自己会怎样度过青少年时代。

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文革”中度过的。由于父亲曾于新中国成立前就读于国民党创办的国防医科大学，还加入过国民党，我们全家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在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中，胆小的父亲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长期的压抑使得他的精神扭曲。母亲也因为出生于大官僚地主家庭，

饱受虐待与白眼。

在我印象中，那十年是我们全家活得极为尴尬、痛苦的十年，我从未见过父母的脸在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里，对我露出过哪怕一丝的笑颜。

我不知道黑夜过后是否会有曙光，不知道社会会把我扭曲成什么形状，也不知道像我这种人活在世上是否多余。我只牢牢记住了弗兰克的这句话。是的，去积极地寻找吧，尽管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但年轻的心却总感觉到，既然有不好的生活，就一定会有好的生活。

不过父亲却没有这份心情与时间去寻找了。长期的精神与肉体折磨最终把他送进了医院，且经诊断患了脑瘤。他自己就是一名医生，却无力挽救自己的生命。更令人难过与伤感的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完全失去了正常思维，稍稍清醒一点时，口里便喃喃自语道：“命苦啊，命苦！”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自己的一肚子怨气都无处发泄，只能用一些苍白无力的语言安慰他，诸如“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这些话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

如果说父亲的病已让我的压抑濒临极限，他临终前的所作所为则更是让我如堕五里雾中。不知道父亲是精神错乱，还是别的原因，他几乎一整天都在唱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根本不知道“哈利路亚”是什么玩意儿，问他，他也不回答。

他一个劲儿地唱，脸上是一副喜气洋洋的神情，这让我大为震惊。在与父亲相处的这几十年中，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安详、灿烂的笑容，似乎在弥留之际，他终于找到了灵魂的安息之地。若非如此，他身体虚弱得连吐个字都费劲儿，舌头发僵、意识错乱，哪里来的这般好心情与气力？

他就这么唱啊唱，累了就歇会儿，接下来又开始唱，重复来重复去就这么四个字：哈利路亚。

他唱得多了，我也就听熟了。后来猛然想起，一些国外电影中似乎有这个曲调，那场面大多发生在教堂里。我急忙赶到新华书店，翻开《圣经辞典》，一查果然：“哈利路亚，原为犹太人行礼拜时的欢呼语，意为‘你们要赞美上帝’。现在也是基督徒祈祷时的常用祝颂语。”

在我几十年的人生经验中，从未听过父亲与任何宗教有过牵涉，而且每来一次运动就会担惊受怕的父亲，怎么可能去与这种“麻醉剂”沾上边？改革开放后，也未见他进过一次教堂或拿起过一次《圣经》。再问母亲，她也深感疑惑，因为父亲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也从未有过任何宗教信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恰在此时，一位学佛的同学知道情况后就告诉我

说：“你父亲前世一定跟基督教有缘，这种习气藏在他的阿赖耶识当中，关键时刻就翻腾出来了。”

如果说父亲的大唱“哈利路亚”给了我第一次震动的话，这位学佛之人的解说则带给了我更大的冲击。我从未接触过佛教，“文化大革命”时是不敢接触，因为我的身份已是“黑五类”了，再与佛教搭上钩，岂不是又戴上一顶“封资修”的帽子？“文革”后，我是没有时间与兴趣接触，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了自学考试，寻找生活意义的迫切渴望，便使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对哲学的钻研上。我恨不能从古今中外的所有哲学体系中去发现生活的奥秘。

在我当时的认识中，佛教是不够资格进入世界哲学之林的，我一下子就把它与无牙的老太太、农村里愚昧可怜的劳苦大众联系在了一起。那些人也同样迫切地渴望改变命运，但自诩为精神贵族的我，怎么也无法认同他们把现世解脱的希望寄托于来世的自欺

之举。

但三年的哲学专业学习，使我头痛欲裂。一位思想家曾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目标，就会走到他不想去的地方。反过来，如果发现自己活得很不如意、很苦、很茫然无绪，也只是缺乏远见、没有目标的缘故。这话听起来特别有道理，但我恰恰就是因为活得太有目标了而茫然无绪。我一生的奋斗都是想追寻人生的真谛，说这句话的人要么是对世界过分乐观，要么就是自以为找到了最彻底的人生目标。

想当年，我曾狂热地崇拜过尼采。他要做超人，要人们都做自己的上帝。抱着这样的目标在社会上混了几年，我却发现，强大的社会根本容不得任何所谓的“超人”。一个想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自由人，在人间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人的结局只有两种：进精神病院或者非正常死亡。生而为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没有绝对的自由。

而且尼采的哲学本身就有漏洞，他否认人具有平等的权利。这一主张很容易被利用为“超人”奴役“非超人”的实践体系，很容易被权力意志阉割了精华。而我希望人人做超人的梦想，则更是个终不可得的妄想。最后的结局是，“超人”尼采发了疯，而我则深陷在日复一日的悲观里。

后来又喜欢上了老庄哲学。不过我很明白，老庄的思想恐怕于我只能是一种私人空间里的遐想。那种清静无为的境界，我一没有领悟它的能力，二没有通达它的路径。文字上、口头上，我可以把它们当成一种调剂，但我没法实修亲证，也没法要求他人乃至社会去践行这些理念。在一个竞争越来越呈现白热化的社会里，老庄思想只能被证实为是一种伟大却难以引起社会共鸣的乌托邦。

有没有一种能让人人都得自在，又都能自我约束；既能推动社会的物质与精神发展，又能实现和

谐、平等、互利的人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体系？

我个人认为：孔子的学说强调仁义与秩序，有助于建立一个有理有序的社会，但在这个秩序的屋檐下，缺乏老庄思想中与天地共舞的灵动与飞扬。但不论是老庄还是孔孟，他们在面对生死时，都有一种既看不到生命的开端，又望不到生命终点的“念天地之悠悠”的茫然。

而道教的修炼法我也不愿尝试。如果说那时的我把佛教理解为迷信与落后，道教在我看来，就更只是一种“养生术”而已。

至于西方哲学，当我从苏格拉底一直探究到萨特时，才发现他们基本上是把浑然一体的身心与大千世界，割裂为主与客的两分法。这种分析式的研究方法，与我心目中和谐、一统的宇宙观完全相背。

分析当然是综合的前提，但西方传统哲学中分析之后的综合仍然是主客分立，只要有看待、对立、主

次，就不会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我总感觉，所谓的绝对真理，应该是泯灭了一切条件、从属、对待的“唯一”本性。

父亲临终时“哈利路亚”的歌声，那位学佛同学的解释，眼下面临的种种精神困境，都让我开始意识到，佛学将是我能拿起的最后一把钥匙，是我所知道的思想流派中，最能说服我的一种。

在“哈利路亚”的歌声中，我送走了命途多舛的父亲。带着一线希望，我开始把佛学摆上了自己的书桌。

看的第一本书是《金刚经说什么》，看过之后竟三天吃不下饭。我突然发现，自己就像偶遇宝藏的流浪汉，那种种的奇异珍宝，足够我炫目好长时间。且不说我头一次听闻了不立名言又假借名言的“空有不二”的辩证分析，头一次知道了所有的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一般（尽管以前也了知客观与主观相对待而存在，但从未

想到过“空性”的问题，更没有胆量与智慧去把主观、把自己也观为空性的存在），头一次明白了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不二法门。《金刚经》的开篇一段，就已经让我震惊不已，佛陀亲自乞食、食讫亲自洗钵、敷座而坐等等的行持，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伟大之处：在语默动静当中，他所体认的真理已然表露无遗。

这就是我所要的：既可以从无上的高度把握人生实义，又可以把高深的道理落实在最琐碎的生活中。借助它，不仅可以洞彻宇宙，还可以把握宇宙、参与宇宙的造化演变。

从此，我就正式走进了佛门。

想不到父亲的死倒促成了我的人生转机，看来佛法的确是不离世间觉。可惜的是，绝大多数人都把日常生活执著为实有，因而无法理解山河大地皆为广长舌、皆在宣说般若妙音的道理。不过，像我这样，现成的佛教经论摆在眼前，数十年间也都没有去碰一

碰，人们又怎么可能透过纷繁乱眼的表面风光，去体认这一切的虚幻无实呢？

因此，我尽可能把佛法运用于生活、运用于当下。在这一过程中，我对空性的道理越发深信不疑，甚至吃饭的时候都在想：“禅宗大德说，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到底是谁在吃？吃的又是什么？”

也就是在这个以日常生活为行持的阶段里，我渐渐对世间八法，对所谓的亲情、友情、爱情生起了越来越强烈的厌离心。既然本性都是空的，都是梦中情感，都是空花水月，我为何还要继续给自己套上枷锁呢？我还远远达不到于空有之间游刃有余的地步，还摆脱不掉自己的这身臭皮囊，还不能做到对任何事物、情感、思想当体即空，甚至有时候连分析它是空也做不到。但既然已对这个世界无所留恋，那就让自己轻装上阵，飞奔在解脱大道上吧。

所以，当我 1996 年第一次见到两位德高望重的活

佛，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智者的气息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便只稍稍打点了一下家里的事情，就直奔他们所在的喇荣五明佛学院而去。

到了以后，又见到了更多的高僧大德，特别是法王如意宝。当看到法王穿着一身无比庄严的僧服端坐法座之上，给数千数万的僧众讲经说法时，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正像父亲唱着“哈利路亚”找到了他前生的家一样，见到法王的僧衣，我也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那应该是我穿过的衣服。

现在，我已在佛学院出家数年了。我相信自己已知道了终极真理在哪里，尽管还没能最终拥有它，并与它融为一体，但至少我已经在路上。

多么想对徘徊在真理的门外或沉溺于世间苦乐、麻木自欺的人们说一声：“去积极地寻找生活的意义吧。”

圆塔从父亲的死体会到生命的延续，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智慧的。有多少所谓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不管目睹多少次死亡，仍然无视生命的警示。

我很欣赏圆塔的这种生活态度——去积极地寻找生活的意义。的确，假如人们活在世上却不明白生命的真相，岂不有点自欺欺人？可惜，像圆塔这样能在领悟后转变思想的人，实在微乎其微。有太多的人，无论怎样都不会放下顽固的成见。

无垢光尊者在《七宝藏》中，曾指出远离过失的六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关于品性的过失。这种“病人”往往非常顽固，从不愿改变错误的观点，实属愚痴至极。我希望知识分子们都能打开智慧，用真知灼见去观察、分析生活的底蕴。在这个过程中，不妨多以佛法为参照去研讨一番，如果发现佛陀的教言的确有道理，就应该放下成见，不管自己曾经固守过多少时日。

因为活着，就是为了寻找它的意义。

一匹孤寂的白马良久伫立在荒凉的草原上，
它无视外境的一切变化，目光茫然地注视着洁白的月亮。
如果让我重画《白月》，画面一定会充满祥和与安宁。
白月不再朦胧，白马不再孤独。

心若安，何须万水千山

7月2日的早晨，与往日略微有些不同，空气中多了一丝令人不安的气氛。

跟平常一样，我在佛像前供水，恭恭敬敬地磕头，又诵完每日必念的经文，正准备洗脸时，敲门声响起来了。

“谁呀？”我走向门边。

“是我。”门拉开，圆特那张粗犷又带点串脸胡的脸出现在我面前。

圆特长得高高大大，肤色黑里透红，高原的风已毫不客气地在他脸上留下粗糙的岁月印痕，怎么看他都像藏族人。后来一了解，才知道他是蒙古族人，曾在某个美院进修过，是蒙古族引以为傲的大画家。

“堪布，我想离开一段时间。”圆特犹犹豫豫地开口说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已有许多人向我提出过类似的要求。有时我真不知道是答应他们好，还是不答应他们好。我问圆特：

“一定要走吗？”

您知道的，现在四众弟子的闻思修基本上已全部停止了，待在这儿也没多大实义。我想到附近的地方去画画唐卡，很多寺庙都邀请我了。不如刚好趁此机会去参观参观，同时也借画唐卡培点福报。等将来佛学院恢复正常了，我再回来。

看来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挽留他，干脆让他走吧。主意一定，我的心倒轻松了。于是我一边洗脸，一边与圆特聊了起来。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幅画在国际上得过奖，有这回事吗？”

是的。1994年的时候，我的画卷《白月》两次在日本名古屋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优秀美术作品”中获得优秀奖并被拍卖，就连画卷的复制品也被高价收购。

“真的是大画家啊。听说你的蒙文书法也被美国、德国、我国台湾等地的收藏家收藏。好像你还担任过一部什么影片的演员兼美工。现在出家了，这些都没有了，后不后悔？”我半开玩笑地问圆特，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个电影叫《遥远的牧尔嘎乐》，曾在中央电视

台第二套节目中播出过。要说名利，也确实捞到过不少，蒙古文版的《水浒传》的封面是我设计的；现在内蒙古的中小学张贴的年画《开门办学好》也是我画的。但是与佛法相比，这些都只是蝇头小利。

“怎么会从画画转到学佛这条路上来的呢？”

其实《白月》，确实是当时心态的写照：一匹孤寂的白马良久伫立在荒凉的草原上，它无视外境的一切变化，目光茫然地注视着洁白的月亮。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寂寞与无奈，总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孤寂的斗士，坚强的外表下，是一颗迷茫而脆弱的心。就像画中的白马追循着月光一样，我那时多么渴望能找到精神的寄托，让漂泊的心不再流浪。

现在回头再看，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若不是今年来到佛学院，真不知道那匹白马还在何处游荡呢。如果让我重画《白月》，画面一定会充满祥和与安宁。白月不再朦胧，白马不再孤独。因为我已经

找到了究竟的归宿，找到了最终的依怙——法王如意宝。

看圆特谈兴正浓，我想索性让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都和盘托出吧，我也对他从流浪的状态回归心性家园的历程很感兴趣。圆特没有拒绝，恐怕他也有一肚子的话要往外倒。

我的童年，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度过的。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深密草丛中，散落着一座座洁白的帐篷。在来来回回地穿梭于帐篷间游戏时，溜走了我的少年时光。

我常常去寺庙里玩耍，可以说是在嘎拉增活佛的膝盖上长大的。他对我的爱护让我终生难忘。我的名字就是他老人家给起的，意为“神斧”，可谓寄托着他对我的无限期望。

“看来你小时候就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长大以

后呢？”

从小我就与大自然亲近，但长大后却被无常的命运驱赶得越来越远。很多个远离家乡的不眠之夜里，身边总是飘荡着青草的气息。越是这样，我越是喜欢追寻岁月的足迹，我真想保留住每一份成长的画卷，将我曾经拥有的、留恋的、向往的，都用画笔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我画了大量的蒙古画，创作了大量的雕塑工艺品。但最让我过瘾的还是为各大寺庙画唐卡的经历：我曾为内蒙古巴林草原聚莲塔处招庙画过《大白伞盖佛母》，还为青海塔尔寺时轮经院画过《时轮金刚》。画唐卡时，被渐渐淡忘的童年的宗教情结就会悄然浮现。每创作一幅唐卡，我的心就得到一次净化，那种平和是我在创作别的作品时难以体验到的。因此，我总想找到这种情感背后的究竟原因。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色荣敖力马教授，他

成了我真正的藏文和藏医老师。在 1992 年到 1997 年这四五年间，我跟随老师深入学习了《四部医典》。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系统地了解佛法，特别是密法，童年的宗教情结第一次得以清晰地浮现在意识层面。经过这几年的钻研，我对佛法生起了真正的信心，感觉以往三十八年的光阴就好似虚度一般。

1997 年之后，我协助老师将藏文的《晶珠本草》译成了蒙文，同时还致力于编撰《蒙藏汉互译辞典》。可这时，我在声明学上遇到了困难，特别是在藏汉互译方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下定决心来到了佛学院。

其实好几年前我就想来佛学院了。在全国各地东奔西跑的这几年，又画这个又画那个，结果越画心气越浮躁。佛学书看了不少，佛学名相也弄懂了不少，但每每抚躬自问，我就会感觉到现在的宗教情感竟还不如儿童时代清纯。世俗的与出世的、感性的与理性

的、繁杂的事务与实修的渴望，总也无法取得平衡，我想到佛学院来，找到具德上师。

2001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第一眼见到法王时我就发愿：生生世世不离上师，生生世世不离佛法，生生世世出家为僧，永不在轮回中迷失自己。当法王无以言表的慈悲目光落在我身上时，我的心也豁然开朗，一直隐藏心间的宗教情结也全部打开。我突然明白，为什么一直以来会对佛教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就是因为只有在佛法当中，我才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找到永恒的家。

家乡的草原早已成为记忆中的风景，而佛法赋予我的家园，却可以永久安置我自由的灵魂。什么画展、拍卖、电影，统统都成了历史，我不想再胡跑乱颠，就在这里把心安住下来吧。

听圆特说到这里的时候，墙上的挂钟正指向七点半，我该出门了，今天还有几个讨论佛学院前途的

重要会议。一边整理文件，一边想着给圆特的临别赠言，但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圆特在佛学院待了没多久就出家了，眼前的他已然是一名僧人，那一脸的正气、浑身上下透出的相好庄严，让人由衷替他高兴。

好不容易找到依怙，离开上师肯定是他最不想做的事。有哪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不愿在上师的庇护下，利用难得的暇满人身去精进求道呢？很想再叮咛他几句，但已没有时间了。不过我想，只要真正把上师装在心间，再遥远的距离也不会隔断那普照山河大地的月之清辉。

披上披单，和圆特一起离开了我的小院。当我们沉默着来到该分手的路口时，我冲他点点头，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走我的路。

但我知道，背后望着我的那双眼睛一定湿润了……

不管别人如何夸我心地善良，
我却老有一种脚跟未点地的感觉。

因为三十来年的人生阅历让我越发明白了一个事实：
我没有根！

打破惯性思维

有一次出于好奇，我也来到了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九寨沟。到达那里时，发现整个风景区内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同行的道友告诉我说，每天大约都有两万多人来此观光。而当我饱览了这里的风光后，不由得就从心里感叹道：九寨沟的确是人间仙境，难怪能吸引那么多的游客。在人来人往的如织游人中，到处都能感受到周围一片镁光灯的闪烁。我旁边的一位香港游客，短短半天时间就照了十几卷胶卷。

来到五色池时，心中对大自然的造化神工更是惊叹不已。山是如此的隽秀，水更是天地的精魂。周围的山川风物、天上的晴空白云，全都在波光粼粼的碧波之上，层次清晰地得以呈现。恍惚间，从脑海中就浮现出悟心博士的身影。在一片山光水色之间，不知怎的，我就想到了他的人生感悟。

别人都说我是个单纯的大男生，我自己感觉这种评价也八九不离十。别看我已浙江大学读到了博士后，不过要从外表上看，谁也不会把我和老成持重、不苟言笑、城府颇深联系起来。我也从未想过要在人面前装出一种假深沉的知识分子样，天性如此、率真流露。把一片童心、真心奉献于人前，本来就是我的立身原则与待人根本。

很多人都觉得我的兴趣和爱好非常广泛，的确如此。我非常喜欢读书、绘画、音乐、体育锻炼、旅游等项活动。当然，如果信仰也能归之为爱好的话，那

我最喜欢的还是佛法。

回顾自己并不算长的学佛史，有些心得与体会颇耐人寻味。以往的我以及许多同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而且明显的事实：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即开始逐步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两千多年的熏陶与潜移默化，她已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层面对中国人的思想以及行为模式，乃至深层文化心理与人格建构起着难以估量的影响。甚至就连我们的许多日常话语，如“世界”“觉悟”“顿悟”“本来面目”等等，全是来源自佛经、佛典。但我们经常都是在开口闭口痛斥佛教为迷信、为落后的言谈中，同时又使用着大量佛教提供给我们的词汇。这是否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滑稽味道？

可惜的是，我周围的许多人，当然还有社会上更广大范围内的民众，到现在为止，还在重复着这样的闹剧。也不知他们的发言器官与指挥运作它们的思

维器官，是否早已被某种流行观念完全左右？当他们批判我们为盲从、为愚痴、为傻乎乎地只知被佛陀的谎言欺骗时，也不知到底是谁在被流行欺骗？被粗暴、简单的思维定式愚弄？被眼前的声、色、名、利一切假象蒙蔽？所以我常常感叹不已，要是自己能早几年接触佛法就好了，那样的话，我现在至少应能对“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这一问题，多一些体认与思索。

记得当我首次接触佛教时，一看到庙里摆着的一部部《大藏经》，我就傻眼了。天哪！这如汗牛充栋一般的佛教典籍，且别说它到底对不对、正确不正确、迷信不迷信了，单就数量上而言，它就已远远超越了我所了解到的所有世间哲学体系。当时的我只能望洋兴叹！接触日久之后，我想说，越深入越感到它的浩瀚精深；越深入越感到它的科学论证绝对是逻辑组织严密；越深入就越被它深深吸引。只恨青少年时代没有自己打开一本佛经来亲自印证一下，恨自诩为

科学工作者的我，实则没有一点真正的科学理念。

进一步走进佛学后，先撇开其不离世间觉的直接指导人心建设的具体规范，只将其形而上的哲学概念单独提出，再与世界上已知的各种哲学流派交互印证一下，明眼人自是不难发现，佛学远较后者更为深刻精详，因为它直抵了万法根源——心的大空性与如梦如幻的显现造作。这一对比研究令我对释迦牟尼佛的惊人智慧由衷地心生敬仰。

学佛之前，我原本是依照父母的指导、社会的约束与外在目标，还有约定俗成的人伦、道德框架，这种种的价值参照标准去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的。尽管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以及我们三兄妹全都是知识分子，在别人眼中，我们这个家庭不论从学问上还是从人格上，在当今这个污秽不堪的低俗物质社会中，都已算得上是出污泥而不染了。但我却总是隐隐地有那么一丝缺憾：不管别人如何夸我心地善良，

我却老有一种脚跟未点地的感觉。因为三十来年的人生阅历让我越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没有根！所有的这些外在表现，这些以世俗眼光看来已属难能可贵的品性特质、家庭教育、待人原则，都无法让我有一种彻底把握住生命的感觉！自己的生命却总与自己似乎隔了一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劳作于俗世中时，我真的做到了孜孜努力、不懈追求，我一直在沿着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教授、专业权威的路子攀登着，我也尽量学做一个与人为善、不干伤天害理之事的好人。但在这一奔波不休、费尽心力的过程中，值遇佛法之前，我几乎从未停下过自己的步伐，从未观照过自己的内心，也从未审问过自己生存的意义究竟何在。正像上文我所说过的那样，这么些年来，我没有，也没想到过问自己一声：你这个悟心到底是谁？

直到上博士期间，接触了一些佛教徒后，眼界

才陡然打开。最先看到的两本佛学书是《西藏生死书》，以及介绍意希喇嘛的一本传记。有四个字可以非常恰当地概括我看完这两本书后的感觉，那就是：振聋发聩。从此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有了超越世俗生存，并质疑世俗生存的立脚点与批判目光。最关键的，这两部书打破了我自以为是的思考惯例，让我突然意识到生命并不只是从生到死的这一段，也并不仅仅是进行科研创造，也不单单只以做个好人为立身之本与全部。对每一个人来说，他都应该努力探寻永恒生命状态的来龙去脉。这世界上难道还会有比生死更重大的问题吗？既然如此，在没有一个世俗之人能拍着胸脯、大言不惭地说：“我已知道了生命的本质”的前提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从佛法当中去借鉴她的智慧呢？

后来我又看到了《佛教科学论》这本书，至此，以前对世间的诸多抱憾与疑惑，开始得到了全新的诠释。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仅仅有一点佛法的理论是远

远不够的，必须要把它落实在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样我们才可切身感受到佛法的魅力与利益。而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名利本来就不重要，我一直看重的都是事业。但由于业力的缘故，我还得生存于这滚滚浊流之中。况且目前的我，还暂时无法长期依止一位具德上师。故而权衡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我决心从放生与培养大悲心这两个方面入手，去精进地落实我的修行。

其实，即就是不从大悲心去理解放生的意义，佛法也让我得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握放生的价值。整天学辩证法，恰恰忘记了辩证法的精髓——普遍联系的观点；整天叫嚣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恰恰就忘记了许多科学原理，诸如全息理论、测不准原理、模糊学等。当整个宇宙都处在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帝国里时，愚蠢而贪婪的人类偏偏就要曲解生物链的含义。他们把本应是休戚相关的我们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就是要理解为是弱肉强食的屠戮关系。当你不善待任

何一个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物种时，总有一天，这种被你破坏掉的友好共处关系，会以一种暴力的显现再次降临到你自己的头上。让我们永远记住一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成正比的。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存在这么一种定律：你发出去的力量突然消失、无影无踪！

况且，当你拿着刀子去切割鸡的脖子；当你把一条活鱼重重地摔在地上，好让它昏死过去；当你把一条条活泥鳅扔进滚开的火锅里时，你想过没想过，它们是生命！它们也会哭泣！你怎么可以一边与亲朋好友高谈阔论，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你“杀人”的艺术杰作？当你把一个个无力反抗的生命，统统以各种残忍的方式剿灭尽净时，我想问你一声：你是人吗？

从放生这件事上，我就充分体会到佛教的伟大与慈悲。比如有一次我生病了，妈妈知道后就要给我煲鱼汤喝。我当然理解妈妈的一片苦心，但我由此更

加领会到佛陀的伟大。他所倡导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情感，才真正超越了一切狭隘的以个人、小团体利益为出发点的人间情爱。佛法让我们不得不正视人类情感的真实：当我们自以为是在爱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时，可能同时就在伤害、消灭这种美好的感情，因为实现这种感情，往往是以对别的众生的不美好，甚至残酷的手段来达成的。

也就是从这件小事上，我体会到了“爱不重不生娑婆”的含义。对一个世俗之人来说，爱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字眼啊！但既然母子之爱能让一个母亲不惜伤害别的生命，那夫妻之爱，你又焉知它不会将你拖入六道轮回中来呢？所以佛法根本不是消极、不是不讲人情人性，她才实实在在是最伟大的一种感情教育——她教育我们去爱整个人类、整个众生，乃至整个宇宙。因为佛法告诉我们，其实你周围的所有一切，跟你都是同源种性，爱他们也就是爱自己；真正善待自己的人，也一定会善待这个大千世界。

后来我就把妈妈准备做鱼汤的小鱼全放掉了。不仅如此，我还把放生的范围扩大到了社会上。记得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有人在宰杀乌龟出售，其血淋淋的场面简直让人惨不忍睹。没有任何犹豫，我就花几百块钱买下了它们。当时我还在愤愤不平地想，如果我有神通的话，我一定要让这些卖龟和买龟的，都在自己身上切身感受一下肉被剜割掉的剧痛。在当地没有找到合适的放生地点，后来，我就干脆自己开车到几百公里之外的扬州高旻寺把它们放了。我想我应该对它们的生命负责到底。

就这么在放生中培养自己的大悲心，就这么从大悲心中渐渐认识佛法的般若智慧。当福报资粮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我终于有机会看到了一本晋美彭措法王的略传及法王的相片。这种缘分真是不可思议，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六十多亿人口，这么多人当中有几人学佛？学佛之人当中，又有几人知道宁玛巴的甚深法要？当那么多的人被这么多的邪知识、邪上师误导

时，他们又何曾听闻过晋美彭措法王的名字？

法王的内在智慧与高尚情操立刻就打动了我，他老人家的弘法利生的事业让我叹服不已，我马上就将他的象征——大鹏金翅鸟当作了自己信心的皈依处。并且一个愿望自此诞生：无论如何，我都要尽快见到上师法王。

现在，我感觉最欣慰的一点就是我有佛法相伴。因为有了她，生存于红尘之间，我才能时时提醒自己“志当存高远”、心系佛法上；因为有了她，我才可以放下一切对物欲的贪执，心情才得以变得更恬淡、更愉悦、更豁达；因为有了她，我才感到灵魂有了终极的归宿，人生自此多了一条了生脱死的光明大道。

放生只是我的学佛初步，我还要向大中观、大圆满的究竟见地进发。如果说放生让我体味到，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杀害别的众生的生命，根本增长不了你的寿命的话，那么我相信，大圆满的最高见解一定会让

我现量证悟到，我的生命与众生的生命全都是一味平等的光明显现。

因佛法而重新感悟生命的我，真的是期盼能在不久的将来，将生命打造成出入无碍、生死自在的从容而任运的状态。有一种心境总像是既壁立千仞般竖穷天际、横断学佛者升进之路，又似小桥流水一样亲切随意地召唤着我前去领略、安住，那就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接近日落时分，来自五湖四海旅客们渐渐都离开了九寨沟。顿时空旷下来的景区内，只剩下了我和一个蓝眼睛、红头发的外国人。当夕阳毫不留情地收起她最后的几抹光线时，不得已，我也只能向最后的一趟旅游班车走去。

边走我也就边想，在今天这么多的游客当中，信仰佛教的又有多少呢？真是替这些只知用眼睛观看大

自然外在风貌的人感到可惜。其实佛法早就告诉过我们，佛陀会化现为一切众生喜欢的东西来救度他们，包括山川景物、花鸟园林。只要众生具备一颗能够感知、能够相应、能够共鸣的心！要是人们都能擦亮眼睛该有多好啊，那时他们就会体会出“同源种性”的妙处了。这九寨沟很可能就是佛陀的化身，当人们仅仅以好奇心到这儿逛逛风景时，他们便很可能错失与佛陀的缘分了。其实按照教证来说，世界上的每一个风景、人文名胜都有可能是佛陀的化身。如果人们明白这一点，那观赏每一处胜地时的感受自会别有一番滋味。大乘经典的这个说法，不皈依佛教的人是不会理解并承认的，就像他们也不会承认佛陀别的说法一样。对此，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加以解释。

有了佛法当作主心骨的人，看待任何事物，包括感悟生命，都会另有一番境界与观点。这其中妙处，恐怕只有像悟心博士这样的亲身体验者才能领略几分。

有智慧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人，都应该认真思维一下能对今生来世有究竟利益的生存之道。否则，你只能把大自然的所有万千风情，都理解为是喂给眼睛的冰激凌；你也永远只能是自心清净风景的匆匆过客。

“宁肯让我减寿三年，
也希望母亲能早日康复。”

难以接受的感应

佛法深广无边，对每一个众生的各种烦恼、痛苦都有对治的殊胜甘露妙法。一般凡夫之人不深信佛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在于他们常常自我感觉到他们没有得到佛菩萨的任何加持与感应。

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缺乏观察与恒心所造成的：如果他认真观察的话，身边许多学佛念佛之人通过佛法而受益的事比比皆是；如果他自己有恒心的话，持之以恒、如理如法地修持下去，别说感应了，解脱之事都能决定成办。

很多知识分子的学佛经历都已说明了这一点，比如毕业于甘肃庆阳师专的圆常，以她二十多年的学佛

历程，不但使自己受益无穷，同时还把佛法的阳光也善巧方便地洒向了别的众生。希望那些整天对佛法抱有怀疑、观望心理的人，都能从圆常的感应录中受到些许启发，从而坚定地走向佛法的解脱世界。

佛法是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真相的大科学，这“宇宙”是指我们的生活环境，“人生”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佛法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性及生活的环境，叫我们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在现实生活中快乐美满、趋吉避凶、离苦得乐。那佛法的大意又是什么呢？她指导我们的总原则又是什么呢？唐代的大文豪白居易也曾就此问题问过一个老和尚，老和尚淡淡地答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有些嫌老和尚轻慢了他，便道：三岁小儿皆识此语。哪料老和尚紧逼着他说：八十老翁行得吗？

的确，只要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你一定可以离苦得乐，因为人有善念天必佑之。而在我们

所处的末法时代，我个人以为最大的善行便是学佛、念佛了。只要你时刻把佛号咒语提在心间，那些恶念、恶行又何从生起呢？用佛号、咒语赶走恶念，净化恶念，那你就一定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念。在我身边发生的这两件小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000年4月，正当我为工作忙得不亦乐乎时，突然接到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告诉我母亲病危，医院诊断为“尿毒症引发血小板减少”，尽管正在接受输血、打点滴，但红血球还是持续下降。母亲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大夫告诉家人说：“回家准备后事吧。”

我不敢麻痹大意，就于当夜坐班车赶回了故乡。故乡的春天暖融融的，故乡的大地一片嫩绿，但我却无意欣赏眼前的美景。风急火燎地回到了家，母亲已从医院转回到了家里。她躺在床上又是发烧又是尿血，生命确已到了弥留之际。在这医药不治的危难时

刻，我们几个兄弟姊妹共同决定为母亲念阿弥陀佛以求佛菩萨慈悲护持，因为人力在这种场合下看来是派不上任何用场了。我的弟弟还发愿说：“宁肯让我减寿三年，也希望母亲能早日康复。”

我们虽发愿念佛，但能否仰仗佛力战胜业力，大家心中都无太大把握。虽然我已学佛二十多年，但毕竟修持功夫太差。不过一想到佛是“实语者、如语者”，我们的心中就稍稍安定了一些。因为既然佛陀教导我们要信心坚定、要深切愿行，那我想只要我们一心坚定，奇迹就一定会出现。于是我们几个开始分班努力地念起佛来。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母亲仍在发烧，但她已主动要求喝水了，不过还是不能进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七天。一个正常人七天不进食都会承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我们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但大家还是专心致志地继续念佛。结果到第八天时，母亲的病便奇迹般地开始有所好转，她的体温下降了，并能喝一点面糊。

最后到第十天时，她居然能自己坐起来吃几口饭。我们欣喜若狂，急忙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医生。他们也很吃惊，主治大夫亲自到我家为母亲把脉治疗，过后连连摇头，感到大惑不解。就这样，我们几个在母亲好转的迹象鼓舞下继续念佛，而母亲也开始一面吃药调理，一面专心念佛。最终，两个月后母亲就能下地行走了。

如果不是念佛的感应，我母亲的寿命何能得以延长？现在母亲她自己每天坚持念佛一万多声，拜一百多拜，而且生活已能完全自理，这更增强了我们全家念佛的信心。可能有人会说这纯属巧合，岂可一概而论，难道佛号有胜过医学的如许之威力吗？我当然不会否定医学的作用，但我更希望这些人们也别轻易否定佛学的影响。更别像有些夜郎自大之徒那样，喝了几瓶墨水，读了几本世俗之书，就认为自己有了反对佛法、批驳佛教的资格了。一套《四库全书》，假若一个人活一百岁，那他读一百年也读不完。更何况浩

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佛法！真可谓“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曲士不可语于道者”也。只有从有限的时空局限中跳出来，才能看到宇宙广阔无边的天地。

对佛法的认识同样是这个道理。

另一位念佛感应的事例则来自我的一位老乡。这位崔大姐现已退休，平常我一直劝她信佛、念佛，但她却总是说：“我们做个好人，不干坏事就行了，我才不信佛呢！”不过今年春节期间，她和她女儿渭丽却来到我家，说是要给佛菩萨还愿。我感到很诧异，她们于是向我细说了其中缘由。

原来去年 11 月时，崔大姐的女儿临产前突然跌倒、不省人事。抬到医院后又因条件所限无法医治，医院让赶快把病人送往市医院治疗。后经住院诊断为子宫瘤，只有通过手术才能保全产妇与婴儿的性命安全。但那时正处于昏迷中的病人乱抓乱打，医生根本无法给她输液，故而也不敢轻易开刀。在这危急时

刻，崔大姐才想起了我平时劝她念佛的话，于是便拼命地念起阿弥陀佛来。同时还对佛许愿道：“佛菩萨啊，保佑我姑娘平安生产吧！我给您烧高香、买供品啊！”就这么一直持续不断地念诵佛号，结果真给她平安地念出了一个女婴来，而且母女全都安然无恙。这不，今天她们就是来还这个愿的。崔大姐一面说着，一面忙着摆上她们带来的水果，母女俩还一同向佛磕头谢恩。

我现在还暂时无法给她们讲解所谓自性佛的含义，也无法告诉她们，佛菩萨哪里稀罕我们这些所谓的“高香”与“供品”，毕竟她们才刚刚向佛门迈进一只脚。我便随顺她们说，既然危急关头你能记起念阿弥陀佛，那就说明你善根很深厚，从今往后更要信佛念佛，要不就太忘恩负义了。

结果一直到现在，崔大姐她们娘俩也没忘佛恩，还能坚持终日念佛。

我身边通过念佛得到感应的人还有很多，我并
想也不敢杜撰一些自我幻想出来的虚假事例来证明佛
法的伟大，佛法本身也根本不需要我如此为她“添砖
加瓦”，因她本身就具备跨越一切障碍的不可思议的
力量。不说念佛的感应问题，不说佛法在危难关头给
人带来再生希望的问题，单就学佛以后我个人的身心
体验而言，我都能由衷地感到佛法对人心的巨大净化
作用。在未学佛之前，我根本发现不了自身的缺点、
毛病，而且牢骚满腹，处处看别人的不是，整天埋怨
周围环境，埋怨命运对我的不公。学佛后，这些自私
自利的狭隘想法和做法都得到了一定的扭转。所以我
一直在想，既然佛视众生犹如一子，那他就会把自己
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而什么才是佛陀最珍贵的遗产
呢？那就是智慧！是佛陀证悟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
如果一个人有了这种智慧，则一人之生活就会安乐、
平和；一家人有了佛法的智慧，则一家庭团结友爱、
和睦幸福。推而广之，一个团体、一个国家的人民学

佛向善，求道向真，则这个团体、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熄灭贪嗔之火，共趋和乐大同世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来行持佛法，这世间肯定变成人间净土。

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祈愿国泰民安、世人康乐。要想达到这个理想的境界，只有人人都来学佛念佛。

对这些实实在在的念佛感应事例，可能有些人还会抱有怀疑态度。其实只要你稍微动点脑子，稍微做点观察，我相信这些所谓的怀疑便都可冰消瓦解。你可以暂时不接受这样的事例，但最好不要轻易否认眼见的这些实法。特别是对牵涉到一些甚深智慧的见解，更不要随便诽谤，因为这是愚者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肤浅表现。就像不会开车的人千万别貽笑大方似的怀疑车子会跑，或者怀疑会开车之人的“可信性”。还不如自己实地训练一下，通过勤学，你一定能驾着方向盘纵横四海，别览一番大好风光。

对学佛的态度也应如此，试着去了解一下她的义理，如果觉得正确，那就试着信愿行一把。只是千万别抱着投机的态度，也别总是打着如意算盘：念多少声佛，得多少金元宝。如果要对自己的生死负责的话，那就横下一条心来，大死一回，然后你再告诉别人，看你是否得到了大生！

为什么同是女人，境遇却如此不同？

为什么她们的父母不嫌弃她们，

而我就偏偏摊上那样的一个爸爸？

.....

漫漫人生路

元丽的世俗学历是高中毕业，从世间角度来衡量，可能算不上知识分子。但我相信，她的经历会让很多知识分子受益匪浅。

在人生这个大课堂里，苦难是元丽最好的老师。它磨练着她、煎熬着她、考验着她，几乎将她彻底摧垮，但最终也成全了她。假如被苦难压倒，人这一生恐怕就将永远成为命运的奴隶了。幸运的是，元丽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因为佛法赋予了她再生的力量。

在饱受冷眼的家庭环境中，在一次次受挫的大学

梦的破灭中，在颠沛流离的社会闯荡中，在疯狂攫取金钱的变态占有中，在没有一丝人气的婚后生活中，元丽很多次都跌入到生活的最底层，品味了一个青年女人几乎不堪承受的所有生活的艰辛与困顿。

这些是很容易把一个人彻底毁灭的。我曾见过不少与元丽命运相似的人，他们的结局一般不外两种：要么永远沉沦下去，直至最后，有的以自杀结束生命，有的则在社会的唾弃声中了此残生；要么用一种变态的方式向这个所谓不公平的社会疯狂报复，到头来往往以悲剧而告终。

如何面对生活的不幸与痛苦？元丽所走过的道路应该给我们以启迪和帮助。

人生如梦，岁月如梭，一晃我已步入不惑之年了。回顾我所走过的这段坎坷的人生历程，真让人感慨万千、无语凝咽。

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

倾向的工人家庭里。家中三女一子，由于父亲受早已渗透进他骨髓里的男尊女卑思想的支配，故而一直视我们三姐妹为多余的人。除了给予数不清的冷眼与呵斥外，从他那儿，我们几乎没有感受到任何父爱。家中唯一的弟弟，从小到大则包揽了父母全部的慈爱与关注。

记得从我记事以后，印象中好像父母就从未对我笑过。我曾经不解地问过父亲：“你为什么这样讨厌我？我哪里做得不对？”父亲给我的唯一回答，便是翻了一个白眼后，冷冷地说道：“谁让你是个女孩！”

女孩？女孩到底有什么错？难道女孩就不是父母所生吗？我不懂，但我知道这很不公平！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每天看到的都是父母冷冰冰的面孔，日子久了，我那脆弱的幼小心灵便开始对周围的一切都产生了恐惧与敌意，因为就连离我最近的亲人都对我充满敌意，那还能指望我回报以温

情吗？

我那时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发愿：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脱离这个愚昧的家庭！

这种强烈的愿望支撑着我，使我能够在父亲的白眼与恶劣的环境中找到生存的动力。我一直不屈不挠地拼搏着。小学、初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当我兴冲冲地拿着录取通知书赶回家时，迎面就碰到父亲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狂什么狂？就知道学，学，学！还管不管家里？家里哪有钱供你？自私自利！”

我当时的感觉真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为什么呀？凭什么哪？背过父亲擦去不争气的眼泪，我又一次默默发愿：“哪怕卖血要饭，我也要上学！”那一阵子，我做梦都想成为知识分子的分子之一，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知识分子、只有大学教授才可以武装我，才可以让我趾高气扬地做一个女人！

高中三年是要住校的，费用较高。向家里要钱又几乎不可能，于是我只有亏待自己，经常忍饥挨饿来省饭票。不敢与同学们一起吃饭，总是搪塞敷衍，等他们都吃完了，我才赶快跑到食堂，要一份咸菜，就着干馍、白开水，日子也就这么打发过来了。也就是从那时起，饥饿的感觉成了我最恐惧的心理阴影，有很长一段时间，饥饿感成了我每天都要面对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是后来学佛的话，我想我的最后归宿一定是精神病院，因为我每天都感觉饥饿，每天都恐惧饥饿！这种痛苦真是难以言喻。

看到同宿舍的同学一个个衣食无忧，父母经常跑来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我就感到自己的可怜与孤独，仿佛自己被整个世界遗弃了。不知不觉中，我的心里又多了几重疑问：为什么同是女人，境遇却如此不同？为什么她们的父母不嫌弃她们，而我就偏偏摊上那样的一个爸爸？……

带着这与日俱增的疑问，我每时每刻都在愤愤不平地思索，然而越思索越徒增自己的烦恼，越思索自己的不平感越扩大，心理障碍也越多。渐渐地，我的性格变得孤僻、冷漠，与人格格不入。有时我竟整日望着江水发呆，脑子里一片空白……久而久之，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大学梦自然也就破灭了。

虽然榜上无名，但我上大学的心依然未死，我还做着“垂死挣扎”的努力。为了能够有复习重考的机会，我就去打工赚补习费。但那点儿微薄的薪水连果腹都成问题，又哪里谈得上交学费呢！万般无奈之际，出于对考上大学的极端向往，加之自己又不谙世事、幼稚无知，最后，我竟轻信了一个骗子的鬼话，被他诱拐到遥远的他乡。那段日子真的是不堪回首……

几年过去后，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我生存在世上的唯一精神支柱就这样无情地坍塌了。没有了精

神支撑，我觉得自己的生活马上就堕落为苟且偷生。但即就是我甘愿如行尸走肉一般苟且，这社会依然不给我偷生的机会——我去报考多家单位，都因各种理由而被拒之门外。

我感到了莫大的心酸与愤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生不如死！可由于生性怯懦，我竟然连死的勇气也没有。就这么权且活着吧。

我的心里早已没有了家的概念，而社会也抛弃了我，难道偌大的一个世界，竟没有我一个弱女子的栖身之地吗？我含泪问苍天：我的归宿何在？蝼蚁尚有窝，我就注定要四处流浪吗？同学当中，有的上了北大、清华，有的上了复旦、政法，这原本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啊！可现在它们却离我那样遥远，成为此生我永远的梦想。

我所厌恶的如影随形，我所憧憬的遥不可及，难道这一切都是命运的捉弄？

在四处漂泊的七、八年当中，我度日如年，真不知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有时看着天上的飞雁、水中的游鱼，甚至街上的乞丐，我都会投去羡慕的目光。对自己的不幸，我只有顾影自怜、自怨自艾地唱着那支我为自己写的歌：

我像一只孤雁无奈地在空中盘旋，
又像一叶孤舟飘荡在波涛汹涌的海面。
我是一个弃儿独自飘零，
在冰冷冷的世界里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几年的辛酸岁月终因为他的出现而多少带上了一抹亮色。也许是上天垂怜吧，在茫茫的人海中，我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港湾”，虽说不能为我遮风挡雨，至少也能抚慰我那千疮百孔的心灵。我天真地认为，从此以后我那颗浮躁紧绷的心就能得到些许放松，疲倦之极的时候，能蜷缩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依偎在他的身边……

可谁曾想，由于他没有听从家人的百般劝阻而一意孤行地娶了我，致使婚后公婆整日对我横加指责、无端斥骂。当初自以为会真心爱我的他，随着刚结婚时新鲜感的丧失，对我也日渐冷漠起来。

人生这最后的一线幻想至此全部终结。

我不再相信任何人，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痛恨。我不再承认这世上有人情、有真善美，我只知道这个世界充满着冷酷与无情。我成了一个疯狂的变态人。

在 80 年代后期，席卷中国的“挣钱风暴”的挟裹下，我也不顾一切地投入了“淘金者”的行列，我觉得只有钱才能保护自己。于是我每天都像一个机器人那样不知疲倦地到处奔波。长期的精神压抑与过度劳累，终于使我积劳成疾：心脏像压了三座大山一样喘不过气来，胃里则像是塞进了一块石头，每天只能吃进去一两口饭。然而，钱还是没赚着。

我实在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我无法承受这屡屡的打击，几乎要崩溃了。我逢人便问：为什么？为什么啊？但没人能回答我。当我向母亲倾诉完这一切后，她没有丝毫反应地说了一句：“活该！”

什么叫活该？为什么偏偏轮到我活该？在难以言表的痛苦中，我盲无目的地乱翻着家中不知从哪里捡来的一本发黄且没有名字的书，这时，有两个字突然跃入了我的眼帘——“业力”。

什么叫业力？我常听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难道这善恶真有报？我还听人讲：“我哪世作孽哟，遭到这样的报应？”哪世？难道真的有前世、后世？我陷入了沉思。

如果有些人是因为探寻真理而迈入佛门，有些人是因业缘和合而值遇佛法，有些人是在走投无路后才想把佛教当成自欺欺人的避风港的话，那么我真的是在被生活置之死地后，才想到了佛法，才想到要用这

我所能想到的最后一个依靠，去解开我心中的谜团，去与命运作最后的一搏。

而佛学院则是我进入佛门后碰到的第一位老师。

记得在听上师传授《百业经》时，听到过这么一首偈子：“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当时的感觉是：心中顿时豁然开朗。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因果啊！因果！懂得了这一点，你还会再去怨天尤人吗？

忏悔吧！忏悔！我为自己往昔所造的一切恶业深感恐怖与惭愧。如果还不知醒悟、不知止恶向善、不知积累资粮，我的来生又将落到哪一道去受苦受难呢？

正如一位堪布在讲解《随念三宝经》时所说的那

样：“从无始以来，有情漂泊于茫茫无际的轮回苦海中——现在若尚未值遇佛法、不能修行，则仍会饱受无边痛苦的折磨，犹如落陷深渊，毫无自在。若已然值遇佛法，则恰如茫茫海面上，碰到了航船——通过依止善知识，就会从轮回的海洋中获得解脱、永无退转。”

对我来说，从今直至菩提间，有上师指引，有佛法相伴，漫漫人生路，我又何惧何畏呢？

元丽背负的艰辛，在常人看来是不幸的。但她又是幸运的，艰难困苦引领着她跨过地狱的门槛、升入佛法的殿堂。她所经历的人生可能比她上大学更有意义。许多人上大学的目的何在呢？大约是在获得知识，或者谋求未来生存的金、银饭碗。元丽没上大学，但她获得的远不止这些，尤其是她懂得的因果真理，实是佛法中的最精华部分。所以我想，痛苦有时真是一剂最好的解脱妙药，尽管它太苦了，就看你如

何将它转为道用了。如果未遇痛苦，可能许多人还会沉迷在无意义的世间享乐当中，以致越陷越深，最终拔都拔不出来。

还有许多和元丽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未来的路还很长，而生命却很短暂。不在痛苦中爆发，就在痛苦中灭亡。不幸的人们，为什么不能把佛法当作升华痛苦的导火索呢？有限的生命不要再来与无边的沉沦苦海相赌博了。

最后，我又想起了古人的一句话：“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愿所有身陷痛苦之中的人们都能三思而行之。

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前卫的小帅哥
会走进青灯古佛的梵刹，
一个事业狂会放弃即将展开的锦绣前程。
他们预言我将在三年内还俗，或者变成个花和尚。

不褪色的时尚

当今社会，西装就像一日三餐那样寻常。

上至总统下至清洁工，如果他们都穿上西装，恐怕你未必能分辨得出来。有一年国庆，我还见过一位钉皮鞋的鞋匠，脖子上工工整整地打着一条领带。

这样的时尚大潮，也涌入了藏地。走在甘孜州的大街小巷，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藏族男女老少将西装披在了身上。会不会有一天，连在山顶放牦牛的牧童，也蹬一双锃亮的皮鞋，系一条花花绿绿的领带？

圆解却恰恰相反。他脱下笔挺的西装，换上了庄严的红色僧衣。

当越来越多的藏族人在汉地和西方的文化中“受洗”，最终背弃了自己的信仰和传统，这位生活在时尚前沿的汉族人，却走进雪域高原，并将这片纯净之地的文明奉若瑰宝。

我是比丘圆解，祖籍江苏徐州，生于1978年。大学毕业后，我于驻徐空军后勤学院从事酒店管理。由于工作需要，每天我都是一身笔挺的西装，而今，庄严的袈裟却日日不离身。说起此番换装史，还要从上海的一次奇特邂逅说起。

当时的我，有着强烈的事业心，自认为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与能力，就从单位辞去工作，准备成立一家集商业、餐饮、快递于一体的连锁公司。万事俱备，唯一对快递业的运作还不太熟悉，我便决定去上海做实地考察。

在上海走访了三四家快递公司之后，我拖着疲乏的身体随便找了家旅馆倒头便睡，不多时却被邻床传来的声响吵醒了。朦胧中看过去，原来是一个和尚正给一些人讲着什么。好奇心赶走了我的睡意，我开始聆听起他所讲的话语，一向自认为聪明，结果却怎么听都不明所以，只听到一些“须不提、须不提”等费解的文字。等旁人都走了，房中只剩下我们两人时，我就带着调侃的口吻问他：“哎，师父，你为什么出家？”

“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地延续下去。”和尚认真地答道。

意外的答案使我的戏耍之心顿时熄灭，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恳谈。

师父来自九华山罗汉墩，在家时是位空军中尉，在西昌从事二级火箭的发射工作。谈话中，他内心的祥和、调柔和渊博的学识汩汩涌出，使我的敬意油然而

而生。他把他领会的佛法结合自身的传奇经历善巧地开示给我。当他讲到“无常”这个问题时，顿时开启了我的记忆仓库，两段遗忘已久的往事悄然浮起，印证着他的话语。

有一次，我坐在出租车上，前方的一辆“面的”在行驶中忽然起火，浓烟从车窗喷涌而出，同时伴随着车内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叫喊。恐其爆炸，我们的车加大油门快速超过了它。等再回头看时，那辆车已变成“火车”了。

还有一次，我在公路边候车，旁边有位年轻人与朋友大声地说着话，后来他开始穿越公路。正当我翘望着班车开来的方向时，就听得身后不远处突然传来紧急刹车的声音和“嘭”的一声巨响。回转身，刚才还在说话的那位青年，此刻已躺在了十几米开外的路上，口鼻出血，全身猛烈抽搐……

师父对我说道：“我们的生命实际上与旷野中

的油灯一样，不知何时便会刮来一阵无常的风把它吹灭。”听到这些警语，我开始意识到，一直以来，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视生命为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无常”却以种种残酷的方式否定着这种愚昧的想当然。只是它一次次敲响的警钟，在我们的耳朵里却成了一种自然的风铃。

是该警醒了！因为真实的死亡会毫无预警地降临，使我们顷刻间一无所有。法国作家蒙田不也这样说吗：“在地球的任何地方，死亡都可以找得到我们。”

“那么死了以后会怎样呢？”接着我的这个问题，师父又讲了许多。其中有段话，现在想来仍是发人深省：“待人接物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感觉，这个境况似乎非常熟悉，似乎早已经历过，此刻不过是重复而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世等流习气的成熟，致使我们再次面对同样的人或事，有似曾相识之

感。”

师父最后微笑着反问了我不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三大宗教都承认有来世？是不是三大教主一致商量好了用虚幻的来生协助统治阶级安抚百姓现世的不平？为什么在人类文明史上，有数不清的人，包括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乃至贤明的帝王将相，都相信轮回和因果？是否他们都是比我们愚痴的笨蛋？”

我们就这样彻夜长谈了数日，直到有一天，当我在师父的引导下看完弘一大师的传记。他是丰子恺先生的老师，曾经集戏剧家、音乐家、教育家和书画家于一身，而后又出家弘法，成为现代律宗的祖师。大师的生平事迹让我的出尘志愿不可遏制地生起，好像是顺理成章一般，当天我就奔赴九华山月身宝殿披剃了。

待圆满此举后，我才将消息通知给朋友们，包

括当警察的女友。结果我发现，对他们来说，我的出家比耶稣复活更令人难以接受。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前卫的小帅哥会走进青灯古佛的梵刹，一个事业狂会放弃即将展开的锦绣前程。他们预言我将在三年内还俗，或者变成个花和尚。

日月交替，我庆幸并深感欣慰，时间证明了我对佛法的信仰不是盲目的冲动，也推翻了他们的预言。我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追寻着正法来到这雪域高原。

特别是在佛学院，当我依止了严父般的上师后，更加懂得了佛法的浩瀚无边，及其不共的正理性与堪察性，这一切都坚定了我走下去、不回头的信念。此时我才深刻地领悟到鲁迅先生当年深深的感慨：“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

记得当初在酒店做中层管理时，每天都要运用大学中所学的“公共关系学”、“旅游心理学”以及“礼

宾学”等专业知识去面对一批批的客人。处理每一笔业务时，都感觉书上的专业知识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话，在实际运用中都不得不蜕化为冷冰冰的仪式。

整个操作过程中，连最简单的微笑，在我和同事们的潜意识里，也埋藏着不堪告人的虚伪与造作。久而久之，彼此之间尔虞我诈的隐形关系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下班后，我经常去迪厅蹦迪，以此宣泄心中的压抑。迪厅里歇斯底里、“群魔乱舞”的情景，恐怕比魔鬼世界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庆幸出家，让我得以远离往昔那种无助的痛苦。庆幸得遇佛陀，让我在滚滚浊世中睁开迷茫混沌的双眼，去领略清净安详的彼岸风光，从此身心畅然，洒脱自在。

我很想提醒大家，世上有智慧之路，也必有愚痴之路。它们往往离得很近，因为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遥。但关键处走错一步，就会全盘皆输。骄傲无知

的现代人，自以为聪明、学识渊博，其实常常深陷愚痴之中而不自知。

有一点我们需要记住，那个超越生命以外的永恒世界，不会对幼稚、短视、漫不经心或财迷心窍的人发出光芒。

想鼓励所有的有智之士，以十足的诚心、万分的信愿去踏上精神之旅。佛法并非少数精英人士的奢侈品，如果你想畅游这座“广严城”，我可以为你做身披袈裟的“专业导游”。

这个曾在南开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就读的大学生，能下这么大的决心，除了前世善根成熟外，一定还有不少今世的努力与因缘。

发心出家，穿上出家众的衣服，对一个人来说，可能是他在百千万劫的轮回中难得的一次机缘。伟大的无垢光尊者曾说过：得转轮王妙饰无数次，真正披戴袈裟只一回。无始劫以来，我们可能做过很多次转

轮王，但绝少获得过出家身。仅此一点，就能明白出家的殊胜功德了。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袈裟披身能遣除一切违缘和痛苦。《地藏十轮经》中说：在家人数以百计的绫罗绸缎，也比不上出家众的一套僧衣。因此，不管别人怎么说，从出家以来，我就不曾羡慕过任何款式、质地、颜色的在家衣服。

穿上僧衣的圆解，无疑是庄严的。

蓝光闪过之后，那房屋倒塌、
家破人亡的一幕幕凄惨景象总让人难以忘怀。
在这样巨大的灾变面前，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的渺小与无力。

苦难是一场加冕

记得有一天，整个喇荣云雾缭绕，漫山遍野的雾气中不时飘落一阵毛毛雨。傍晚时分，云雾散去，远远的南山上空，蓦地出现一道弯弯的彩虹。山谷当中传来布谷鸟的歌声，一户户小木屋的房顶上升起袅袅炊烟，一派春意盎然的山居图悠然浮现在眼底。

我沉浸在四周新鲜清凉的空气中，准备翻译无垢光尊者的《赞颂寂静圣地文》，圆彼恰在此时敲响了院门。

这个圆彼平日里总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的印象，

他身材高大壮实，往那儿一站，还真有几分威仪。他来请教几个问题，解答之后，我特意向他询问起出家的因缘。望着对面山顶的那道彩虹，圆彼用平缓的语气，道出往昔的一段无常巨变。

我是唐山人，十一岁那年，在唐山大地震中跳窗才得以逃生。在震后重建家园的过程中，我又搬砖石又和泥巴还盖房子，以致瘦小的身上伤痕累累。

很小就领略了所谓战天斗地的景观，我却并未感到任何乐趣。震后的大地虽被人们重新踩在脚下，但蓝光闪过之后，那房屋倒塌、家破人亡的一幕幕凄惨景象总让人难以忘怀。在这样巨大的灾变面前，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的渺小与无力。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性情也变得内向而暴烈起来。平日我不大擅长言辞，只愿独自思考，还特别喜欢阅读历史著作和名人传记，常常为古人感伤不已，而对于做功课、考大学却总是提不起热情。我最感兴

趣的，是那些长期以来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世上存不存在一个终极真理？若不存在，为何还要依法行事、依理待人，而不能胡作非为、任意妄动？若存在，它又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不去依循？诸如此类的问题总是翻来覆去地盘旋在我的脑海，长久地挥之不去。

高考结束，我知道自己不会榜上题名。于是在技校学习了两年后，我便进入唐山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成为一名浇钢工人。后来，一半是工作形势所迫，一半是深感知识太过欠缺，1987年我又考上了东北工学院（今东北大学）的本科函大，在钢铁冶金系自学五年半后，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

应该说我在工作中的表现还算出色，一直是公司连铸技术举足轻重的骨干，以致出家一个月后，单位领导还和我弟弟专程来过喇荣，劝请我回厂继续工作。在读函大期间，我组建了温馨美满的小家庭，爱

女也于两年后降生。接着我们又拥有了两套住房，家电也相继置备齐全。我们夫妻感情笃深，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早在中学时代，我的数学与物理成绩便十分出色，甚至产生过用推理的方法推演出宇宙终极真理的想法，当然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对于物质的组成、物质运动的规律、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等，我都产生过不少疑惑。通过思考这些问题，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参加工作后及上函大期间，我对这些问题依然没有淡忘，并逐渐发展到想对此进行考察、参访和亲身体验。我翻阅过大量的资料，拜访过许多信众，还走访过许多道教传人等。这些经历虽然未能解开我的疑惑，但收获也确实不小，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层的思考，也让我越来越想弄清楚真正的人生目的与生活方式。

后来，当我有幸读到米拉日巴尊者的传记时，我

便深深地被这位藏传佛教的大成就者悲壮动人的苦行证道故事打动了，尊者的智慧道歌更是震撼我心，把我多年来的迷惑几乎扫荡殆尽，甚至还让我萌发了要去亲修实证的念头。

有位学佛的同事此时又送来了《金刚经》及《六祖坛经》让我参读。第一次看完后，自我感觉似乎有所领悟，可以以后再读时，又感到越看越弄不明白，即使查遍佛学辞典与各类资料也是枉然。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太过于自信与骄傲了，原来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智慧。这让我第一次感到了佛法的深邃与不可思议。我想若无明师指点，恐怕连经论的一个字、一句偈颂都无法理解，更谈不上什么实证了。

1996年夏，有位居士到唐山开讲《六祖坛经》，我便逮着这个机会认真听了一回。听完第一讲的那晚，我彻底失眠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之时，冥冥中似乎听到一种奇妙的声音在耳畔不断地轻声呼唤，就

像是慈父在暗夜中呼唤走失的爱子快快回家。我突然感到自己有一种身处无边旷野的孤独与恐惧，同时也猛然醒悟到，父母妻女其实也同我一样在暗夜里盲目地摸索、挣扎，不知何时就会突遇猛兽深渊，我也终将与他们失散于轮回。

越是深爱着他们，越是惶恐人生短促，我想立即去寻找令自他永久安乐且永不分离的方法。当时的我隐约感到，唯有伟大的佛陀才拥有真正博大深广的慈悲和智慧，才能够真正救度我们。也就是从那夜起，出家的念头开始占据了我的脑海。

说到这里，我要深深感谢我的母亲。母亲不但自己崇信佛法，还带领我们家祖孙三代同去北京法源寺皈依了三宝，求受了三皈五戒。一直修持念佛法门的母亲认为，学习佛法是个好事，佛教提倡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益处。但她认为我好好念佛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出家不可。

我当然理解她的心，她是不舍得宝贝儿子离她远行。爱人听说我想出家后，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时间在我俩之间已然凝固一般。末了她哽咽着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但你能不能等女儿十八岁以后再出家？她现在还小……”“你别当真了，我只不过开个玩笑。”

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我只好以谎言来安慰她，不过在心底我却一直在暗自伤痛、暗自斗争。的确，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工作也无法让我脱身，在大家心目中，似乎不能没有我的存在。但我总在想，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他们又会怎样呢？其实地球会照常运转，他们还会如往日般正常地工作和生活。只是我自己的生死大事，此生还会有希望吗？

虽然做不通家人的思想工作，但心中的目标却不曾改变。经过反复斟酌衡量，又得遇恩师指点，一年之后，我终于来到了喇荣。对于我的出家，许多学

佛的居士和亲友都不理解。但我想雪域之行其实并未离开世间，只不过暂时离开了不利于闻思修行的环境而已。

六祖惠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句话一方面指出了修行佛法不一定在摒绝尘寰之处，另一方面也并没有让我们不用离开世间的意思。作为一个普通人，身处世间往往会随波逐流而造诸恶业，正如佛语云：若想世间生活和佛法修持两全其美，就如同骑一匹马却要同时上山和下山一样，恐怕是不可能的。

也有人说我：众生皆有佛性，智慧本来具足，又有《大藏经》等众多经律论典为指导，因此，不必依止善知识学法，更不必远离家乡、亲人，花那么多代价去吃苦。但是《华严经》中却早已说得非常清楚：“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慧莫能了。”如果没有人讲说佛法，虽有智慧，也不一定能

懂佛法奥义。况且世间的学问和技能尚需拜明师学习，出世间的佛法智慧，又岂能不依止上师呢？

自己学佛的一点心得体会已让我感受到，只有听法，并得到具有清淨传承的上师的加持，智慧方能得以显现。同时，我们还必须认真思维法义，对佛法生起真正的定解，再依此定解如理如法地修持，才能趋入戒定慧三学，真正使自心与佛法相融，从而证悟心的本性。

明白了道理，剩下的就要靠自己的精进实修了。修学佛法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但我相信，漫漫征途上，一定会留下我一串串坚实的脚步……

听完圆彼的讲述，抬头一看，刚才的那抹美丽彩虹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只见太阳正露出笑脸，在山那边静静地吐露光辉。它的光线正好打在圆彼那轮廓分明的脸颊上，一种刚毅的神情被烘托而出。

我感觉圆彼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在千万条纵横交

错的人生小径中，这个小伙子选择了出家的道路。这种举动表明，在他诚实的品性背后已初步具备了一个智者的灵魂。

世间人无论有无善根，往往一生都陷在家庭、工作、事业中，有数不清的烦恼纠缠。能否斩断这些葛藤，是修行能否即生成就的先决条件。很可惜，我见到的大多数人，连金钱这一关都不一定能参破。

朝于斯，晚于斯，行住坐卧都不离“这个”。这样的“修行”会有什么打破生死的前景呢？钱都放不下，你还能放下什么？口里念着钱、手上数着钱的人们，不妨细细品味一下著名女作家三毛在《钱钱钱》当中的一句话：“世上的喜剧不需金钱就能产生，世上的悲剧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关系。”

漫漫人生征途当中，能否先从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如果一直向钱看，你会迷失方向，而金钱带给人们的祸患既恐怖又致命。内心里一直希望人们都能

为真理而生存，不要轻易折腰在“孔方兄”面前。记得过去的一位同学曾对我说：“在家人是为金钱而活着，烦恼极了；你们出家人却为解脱而活着，这真快乐。”

这句话，值得诸位三思。

第二章

人生有注定，也有逆袭

凌晨四点，我正手脚并用“爬行”在山崖上，

忽然感觉前方有一个大东西挡住了去路。

拿出电筒一照，天哪！是老虎。

它正用发亮的眼睛瞪着我。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轮回

一个真正希求出离轮回的人，一定有着不同凡俗的勇气。何况圆皆还是一位女性。

从新加坡来到泰国，又前往印度，圆皆最终在高原藏地停下脚步。一个人的朝圣旅途中，比外在的险境更难面对的，是内心的考验。她用惊人的勇气，安忍了种种苦行，求学、求道、求真。这样的发心，在纸醉金迷的今天，是多么可贵。

她在佛学院出家已经六七年。每当寒冬腊月来临，看着这个来自热带国度的修行者，在她并不能遮

挡风寒的小木屋里钻研佛法，我就感到非常欣慰。

她给我讲述了周游列国的旅程，就像一部现代版的“西游记”。而比异域风情更动人的，是她心灵的蜕变。

佛陀曾说：越过刀山与火海，舍身赴死求正法。这是何等的豪迈。

我叫圆皆，来自新加坡。我的祖籍是广东，家乡在靠近海边的一个小镇上。

从小我都是在丰衣足食的优裕环境下成长的，从未因物欲的不满足而苦恼过，慈爱的父亲总是想尽一切办法逗我开心，不让我受委屈。十岁以后，由于家境日丰，加上父母对我也越发溺爱，我就更是过上了无法无天的自由生活。

记得那时，每天上学带的钱都不少于一百块，下午放学后便约上几个好友上馆子、逛商场、看电影，

或到游泳馆游泳、健身房健身，不到天黑决不回家。这样的浪荡日子过了整整三年，我整天想的都是哪里有好吃的、哪里又有了新玩意儿、哪家戏院在上映新电影……手里有几个臭钱，又没人管我，结果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张口骂人，性子也越来越叛逆。

我买了大约有二十多双各式各样的鞋子；几百乃至上千元一套的衣服随手乱丢；一大堆好看不中用的包包……玩到最后，我已是忘乎所以，到上中学时干脆连课也不上了。学校附近有家“德士歌舞厅”，我每个星期都要光顾三四次。把头发染成最前卫的橙蓝色，夹在一大群“红毛绿鬼”中间，从傍晚七点一直狂扭到第二天凌晨三点，然后再去泡酒吧。喝得酩酊大醉时就借宿朋友家，早上迷迷糊糊起床后，又开始新一轮吃喝玩乐。

那一阵子，我根本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崇高，也不知道人生应该有一个目标叫理想。

想来也是造化弄人。十六岁那年，真应验了古人所说的“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狂颠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忽然得了风湿性关节炎。病情来得非常迅猛，没几天我便全身抽筋，手指及脚趾关节扭曲、肿大、不能伸直，不久手指就变形得无法握笔写字。疾病突发后的三个月中，我随父母遍访中西名医，但都无济于事。

有一江湖郎中说，要治好这病，唯有以火烧遍四肢关节，使血液循环加快。就这样，我每隔一天便要去体验一次火烧关节的“治疗”，被这样烧了整整两个星期，就差最后被他烧死，病情非但没有任何起色，反而更加严重了。

在我生病期间，曾经称兄道弟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儿”没有打过来一个电话；妈妈把那么多好吃好喝的摆在我面前，我却连抬手拿它们的力气都没有；爸爸对我如此疼爱，看着我痛他也掉泪，但

他根本代替不了我受罪……生病期间，我脑子里开始出现这些平常压根儿不会去想的现象、问题。病痛逼着我躺在床上，无法疯癫的我，有了从容的时间去回味往昔的所作所为。

记得有一次，听到爸爸在走廊上对主治大夫说：“先生，求求您了，无论如何也要治好我女儿的病，花多少钱都没关系。”当时我就忽地冒出这么一个念头：“家里钱财这么多，为何买不来我的健康？如果得个关节炎就已经受不了，甚至想到自杀，那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又该如何，那种痛苦岂不要将我击得粉碎？”特别是想到这最后一个问题，我顿时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就在种种的煎熬困顿中，我第一次思考起自己的人生。爸爸的一个朋友来看我时，带来一本《圣经》，他希望我能有一个信仰。但当我一看到“信我者得入天堂，不信我者则入地狱”，我就偏激地认

为，这句话太自私了，这是一种权威与恐吓吗？

没过几天又有一位阿姨前来探望，她无意中说出的几句话却让我久久回味不已。那几句话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我赶紧问她这是谁说的，她告诉我，这是佛教里一个叫地藏的菩萨发下的无尽誓愿。两相对照，我立刻对这位菩萨、对佛教产生了信心与好感。我惊讶世间居然还有这等的慈悲，别说我不了解的地狱了，就是把另一个关节炎患者的疼痛转移到我身上，我都会被彻底压垮的。我也立刻就相信了地狱的存在，这医院不就是人间地狱吗？

我急忙问她佛教里还有什么菩萨，她脱口而出：“观世音菩萨啊。”我一听就觉得这个名字特别耳熟，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我们家供奉的观音娘娘吗？十几年来，我对家中这位娘娘像几乎视而不见，一直把她当成是封建余孽，是没知识没文化之

人的精神寄托，却想不到她原来是佛教里的一位大菩萨。

从此我便开始了每天持诵观音圣号的经历。大约人在困苦中，祈祷也更加恳切吧。在狂欢纵酒中，我把观世音菩萨抛诸脑后，在极度痛苦中，我却想到了她，自己都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但痛得实在没办法，我也就边流泪、边打针、边诚心地祈祷，忍无可忍之时，我真的是放声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大声哀告观音菩萨：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没过几个月，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居然痊愈了。

病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到我家附近的一间寺庙去亲近我日日想念的诸佛菩萨。刚跨进大殿的门槛，就听到清悦的敲击大磬的声音悠悠传来。那一瞬间，我几乎惊呆了，身心忽然就清爽安宁了下来，原来人间竟还有着这样高贵、从容、淡泊的妙音。当时我就发愿一定要皈依佛门，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

每个人皈依佛门的因缘都不同，而我就是被那一声击磬的声音带进来的。信仰佛教对我是种不需要任何理由的选择，因为我的命都是它赐给的。想起过去的荒唐岁月，我就惭愧得掉泪，幸运的是，这一切都过去了。

后来，我参加了新加坡一个为期三年的佛学班，并受了菩萨戒。这三年是我在学佛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的三年，我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佛法甘露，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在对佛法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我便想离开新加坡去国外参学。我深深感到，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培培福报、入入门还可以，但如果一直这样耽著下去，就只能在人天道上徘徊。

我选中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泰国。当把消息告诉亲朋好友们时，他们一致惊呼：“哎呀，怎么能到泰国去呢？千万别去！”他们反对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条：

其一，那是小乘佛国，大乘行人跑去干吗？其实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修习日久，我才发觉问题不是那样简单。佛陀早就说过：法无高下，心有大小。众生根基各有不同，一味平怀、等视群生是体，但用上还是要划出八万四千法门以对治不同的心病，哪一种药是真正可以当万金油使的？就像《阿含经》，一般修行人都视其为小乘经典，但如果你以大乘心态去读，便会发现它处处都在讲大乘法门。

况且就我观察到的周围学佛人而言，个个都宣称自己修学大乘，但十有八九戒律都不精严。这样的话，菩提心岂非成了空中楼阁？基础没打好，般若正见如何树立？更何况作为“戒定慧”中心环节的“定”学，许多所谓的大乘行人连禅定的基本功夫都不具备。

他们反对我去泰国的第二条理由便是：泰国既是

著名的佛国，又是声名狼藉的色情之都，经常有少女被拐入妓院的事发生。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只身奔赴那样的一个异国他乡，这可如何得了？

对这种意见我更是一笑了之。经历了稳扎稳打的三年学佛后，我的成佛之心日渐增盛，不愿自己得安乐，但愿下化一切有情。就凭这种发心，我相信必能得到三宝的加持、护法的护念。况且泰国有那么多女孩，难道全都被拐入了妓院？

父母对我的决定更是惊惧不已，无奈中只得使出最后一招——断绝经济来源。我明白爹妈的苦心，但我更对他们的不理解表示遗憾。没办法，世上难有两全其美的事，最后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凑足了路费，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泰国南部。

泰国真不愧是佛教之都，这里全民信佛（后来接触久了，发觉信是信，但绝少正信，很少有人为了生脱死、救众生出水火而信），人们温和有礼、乐于助人，且对出家僧人及

守持八关斋戒的在家白衣（持八关斋戒者专用的服装）特别恭敬。只要看到这些修行人身陷困境，一般的泰国人都会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

我一句泰语都不懂，英文也非常蹩脚，独自一人从泰南走到泰中、泰北，最后走到泰国的东北部，一路上，一方面多亏三宝加被，另一方面就是这些热心而陌生的泰国朋友的帮助，才使我未被任何违缘击垮。

在泰国参访的第一位师父，是南传佛教著名的佛学家及禅师——阿赞布达他萨（佛使比丘），他是泰国当今最著名的高僧之一。他的道场行持仪规如下：早晨三点半，众人集于经堂，按僧腊的长短分序而坐，进行一个半小时的早课，然后便各回寮房、整衣持钵，开始了比丘们托钵乞食的清净行。

在这里，我印象最深的一幕便是：比丘们整齐地排着队，以十足的威仪、慢步前往附近的村落乞食，

尊者布达他萨走在最前面，步履平稳、缓慢，举止端严、眼目慈悲，这一切俨然佛陀住世时与诸大德、阿罗汉们出外托钵化缘景象的再现。而每当尊者以低沉洪亮的声调布道时，常有小鸡、小猫、小白兔、小鸟依偎在尊者身边。这情景已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深处。

在尊者这里待了几个月后，我又独自登上开往东北部的列车，继续我的求道之旅。

参学的第二站，是离泰国首都曼谷四百多公里的阿赞扬达的空寂道场。阿赞扬达在诸位尊者大德，比如阿赞布达他萨、阿赞查等人中年纪最轻，但修证境界一点也不比任何高僧差。

他的确是一位外行小乘、内秉大乘精义的大修行人，所传授的教义特别着重于修持四无量心、菩萨四摄法及般若空性，这也是“空寂道场”得名的原因。1984年之前，有七年时间，他被西方国家广泛邀请前

去弘法利生，回国后又受到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尊者广弘大乘佛法。

空寂道场留给我两点永生难忘的印象：

第一，每当阿赞扬达尊者带领弟子们托钵乞食归来，全体僧众便以净水洗脚，而后入经堂，礼佛毕，席地而坐。用餐前大家先念诵经文、做餐前五观，然后以阿赞为首，先将一杯开水倒入钵中，再安静地进食。倒水的目的是将钵中酸甜苦辣的味道冲淡成一味，以减弱舌头对味觉的贪爱。他们的这个习惯让我在日后的修行中时时都能提起对财色名食睡的警惕与防范。

第二，在空寂道场我头一次听闻了空性的甚深义理，这为我接触中观，以及后来闻思大圆满“本来无生的大空性”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就是在这里，我一方面惊讶于佛陀揭示的“色即是空”这一真理的伟大与深邃，另一方面又隐隐地对于将“色”“空”分

开表示遗憾。

与一般小乘行人把“色”一步步分析为空，然后执著于空性去寻求涅槃、解脱相比，阿赞更超胜的地方就在于意识到了色当体即空，就像镜中影像一般了不可得，但他还是没有达到“空即是色”“空有不二”“性相一如”那样的高度，而这些，是我后来在雪域藏地、喇荣五明佛学院学习真正的中观时所了解到的。

当然，当时的我不可能有这么清醒的认识，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色”和“空”一定是水火不容的吗？如果真是如此，“借假修真”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此岸与彼岸岂不成了永远无法跨越的天堑？

也就是在空寂道场，我萌发了要去印度探寻以龙猛菩萨为发端的般若大乘的真正法源的念头。但为了打好基础，我还是按原定计划来到了离空寂道场二百多里的一代女成就者帕美布翁格的禅林。

帕美年轻时嫁给了一个非常富裕的男子，他们共育有三个儿子。帕美出家前还经营着一家美容院，总之家庭生活非常幸福、丰足。但帕美从小到大都对物质上的享受不感兴趣，一生想的都是生死解脱的问题。

终于在二十八岁那年，她下定决心要禁语，并在每天从美容院下班后，独自一人走到郊外的尸陀林去观修无常，第二天凌晨五点再步行回美容院上班，这样的生活共持续了五年。

五年期间，帕美还以巨大的毅力持守八关斋戒，并天天以纸条向丈夫祈求，允许她出家修行。五年过后，首先是三个孩子被母亲的苦行精神所打动，他们一起代母亲向父亲祈请。父亲则在三个儿子的祈求下，终于答应了帕美的要求，准许她离家修行。

帕美选择的修行道场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当我来到这个小岛上，立刻发觉这里实在是一个锻炼

修行人的绝佳场所。我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每当回忆起岛上的生活，内心便会泛起对帕美难以言表的感激。是的，在这里，我体会到了生死的无常；在这里，我学会了坚强地面对一切苦难；在这里，我学会了精进、专一、持久地提持正念；在这里，我打下了禅定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名叫吉祥岛的荒岛上，从帕美那里接受的最严格的修持便是，从中午十二点开始，赤脚在热沙上经行八小时。我的脚被烫得通红，全身皮肤爆裂，汗水最初像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汨汨往外淌，到最后却连一滴也排不出。全身骨头像要散架似的，让我摇摇欲坠、眼前直冒金星。

按照要求，在八小时的经行中，不能有片刻的停顿，不能喝水、上厕所。但你绝不要轻易断定这是无谓的苦行，因为帕美要我们在这八个小时中，每迈一步都以佛陀圣号来提摄，一步一步、一念一念，用不

间断的正念来扭转并最终荡空心里的妄念、苦念、畏难念，直到最后整个心中空灵一片。

经行一两个小时后，你会感觉到心魔开始作祟，以种种理由引诱你放弃经行、懈怠放逸。如果是发心不坚定、求道不真切的人，就很容易向自心幻化的魔头投降，但我始终心念耳闻佛陀圣号。我不相信自己保持正念的毅力敌不过四大假合之身的虚幻疲倦感，结果往往经过了四五个小时后，精神战胜了肉体的极限，剩下的经行之路就成了一段越来越轻松的自在之旅……

除了这种难忘的经行体验，我还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帕美都让我睡在一具玻璃棺材旁，那里面有一具十五岁的女尸正在慢慢枯干。旁边还有有关有漏人身的不净照片，让你顿感所谓的俊男靓女其实不过是流动的厕所。在这里待久了，再睁眼看人，便觉得怎么看怎么像一具具白骨。

真正让我们对丑陋人身生起厌离、对短暂人生生出离心，是半夜三更时进行的绕荒岛修行。半夜两点半，我们便要各自独立爬上后山的原始森林，待到天亮再爬下来。这座山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山洞中有各种猛兽毒蛇，爬山过程中，有些路段不得不用双手攀缘树藤腾空而上。

有一回，凌晨四点，我正手脚并用“爬行”在山崖上，忽然感觉前方有一个大东西挡住了去路。拿出电筒一照，天哪！是老虎。它正用发亮的眼睛瞪着我。与老虎照面时，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这下完蛋了。但瞬间工夫，平常接受的佛陀教言又让我渐渐稳住了阵脚。什么叫“人生无常”“生命如风中烛”，我总算有了面对面的体验。

平常总在口头高喊“无我”，整天念诵“空诸所有”“四大假合幻化之身”，一看到佛祖在因地以血肉之躯布施的事迹就泪流满面，整日说为下化一切有

情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念念都自信佛菩萨的慈悲愿力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循声救苦，只要心中有真切的信愿……怎么一到关键场合便什么都想不到了，脑子空白一片，双腿直打战？

“豁出去了。”当我下定这个决心后，整个身心便似卸下了千斤重担。既然一切都是“唯心所现”，那我的恐惧岂不是杞人忧天？于是我在心底默默地对观世音菩萨说：“如果前世与这只老虎有恶缘，那么今天葬身虎口也不足为惜，但愿以此功德回向给它，使它早日超升、早获解脱。”

接下来，我就趴在悬崖上开始念诵观音圣号……大约几分钟过后，这只老虎长啸一声便转身离开了。我当时脑子里闪过的又一个念头便是：“帕美平常讲，修行人只要时刻提起正念、对三宝充满信心、放下一切身心枷锁，如果不能证取大道，那这个佛教就算是骗人的把戏了。今天我总算实证了一回。”

后来我还经历了种种险境：在山洞中禅修，出定后发现周围竟挤满了豹子脚印；经行时，脚被毒蛇咬伤；睡在尸陀林，浑身上下被毒蚊子叮起几十处大包……但同时也能感觉到，我的心对苦乐境界的分别、执著和追逐越来越淡了。

我想我应该离开泰国了。在阿赞扬达尊者那里深切感受到的对中观正见、对最究竟的自利利他之路的探求愿望，此时越来越强烈地占据我的脑海。战胜老虎现在看来只是小事一桩，如何使自己及众生尽快与佛陀无二无别，才是今后的首要任务。

怎么办？当我静下心来问自己的时候，去印度的念头便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我坚信在这个佛陀诞生的国度，一定能找到自己希求的成佛之路。

为了筹足旅费，我从泰国又回到了新加坡，干起了所有能让我挣够“盘缠”的工作。父母对我的选择依然不是十分理解，但他们由衷地感到自己的女儿越

发显得坚强、从容、大度了。在横渡马六甲海峡的游轮上，我做了几个月的服务生，终于凑足了旅费，再次只身奔赴比泰国更加遥远的神秘国度——印度。

在印度，我游历了佛祖成道时的菩提树、转法轮的王舍城遗址，还有三世诸佛成道的金刚座。当然也拜会了许多隐匿人间的高僧大德，甚至包括在喜马拉雅山脚下闭关的瑜伽士。但我最感激印度的地方是，在那里，我听闻了藏密的传承，并知道了日后成为我终生归宿地的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大名。

1995年，当我终于踏上佛学院的土地时，几乎已是身无分文。但在这儿待了一个月后，我认定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曾经梦寐以求的无价之宝——成佛之道，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这里的教法涵盖了大小乘、显密的所有瑰宝，继承了佛陀、龙猛以来的教义精华，特别是有我一直萦绕于怀、朝思暮想的大中观的最究竟、清净的传承，当然还包括尽揽一切成佛阶

梯的大圆满九乘次第。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漂泊了那么久，寻觅了那么久，当疲倦的心想要找一个最终栖息的港湾时，缘分这只风帆便将我安然地送到了佛学院这块可以永久休息的净土。放下了不安，放下了焦急，在紧紧环绕法王如意宝的五瓣莲花山谷中，我建起了自己修行的小木屋。

推开窗，大自然这幅巨画便立刻以未经雕琢的笔触扑入眼帘：远处有山，山上有草，青青草地上有穿着红色僧衣的我的同道。他们的头顶有天，天空里有云，自由自在飘荡的云儿，能否把我的心声带给蓝天下的所有众生？

我想说：爱佛法，是因为我珍惜生命。爱佛学院，是因为在那里，我可以把握来世今生。

记得我在新加坡大众学佛会听说了圆皆的经历

后，看着窗外海天一色的景致，望着茫茫天地间奔波不已的人流、车流，想着越来越高耸云天的大楼，我就不禁感慨：这真是一个希求财富的时代，像圆皆这样的修行人恐怕会越来越少吧。

很希望真正的修行人都能把握住圣者遗留下来的财富，而不是像世间人那样，争先恐后地把金钱当作人生的首要目标。《法句譬喻经》中说：“信财戒财惭愧亦财，闻财施财慧为七财。”这七财才是真正的智者所应追求的法财、圣财。

阿底峡尊者也说：“舍弃一切有漏财，当以圣财为严饰。远离一切散乱境，依止殊胜寂静处。”在现今的环境下，圣者的语言又能被多少人奉为金玉良言呢？大多数人在日夜寻觅财富的过程中，大概都会把这些抛诸脑后。萨迦班智达就曾不无悲哀、不无痛责地说过：“漂泊轮回诸众人，昼夜拼命求财富。”

能否有更多的人像圆皆一样，把佛法当成生命中

的无价之宝，在勤勉不辍的求真过程中，打开生命本来的无尽宝藏？

患者大都很年轻，发病前与正常人无异。

出血后，颅内空间被迅速挤占，

造成呼吸中枢神经受阻，

病人往往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作为医生，我深深体会到疾病和死亡对人的威胁。

死，无可救药

释圆赞，今年三十七岁，毕业于山东医学院。

前年冬天他初次来佛学院的时候，突患重病，生命垂危，被送往县医院急救才得以脱险。后来佛学院创办为僧众服务的扶贫医院，捡回一条命的他主动发心当了医院的大夫，在紧张的闻法之外，又开始了行医生涯。

本来以他的中西医功底，无论国内外都有医疗机构邀请他加盟，但他还是选择留在这里，他说只有在

这里，才能因闻思佛法而再续慧命。

来就医的患者无论贫富及出身，他一律待之如亲人。条件有限，他常常又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兼药剂师。一到冬天，恶劣的天气往往给他送来每天多达上百的病人。靠着 he 精湛的医术，许多疑难杂症患者死里逃生，与当年的他一样，在喇荣圣地开始新的生命历程。

他是救死扶伤的医生，但他说，谁也逃不过死亡。

我家就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记得上学时我并不是很用功，但因家教甚严，祖父是一位儒士，父亲又威严有加，这才管教得我考上了大学。在大学勤学了五年后，毕业时被分配到市立医院。

在神经科工作的两年让我感触很多。脑部血管病变是我临床遇到的主要病症，患者大都很年轻，发病前与常人无异。以脑出血为例，我碰到的患者基本上

都属于突发性的，病因大都由生气、情绪极度变化等引起。出血后，颅内空间被迅速挤占造成呼吸中枢神经受阻，病人往往因呼吸衰竭而死亡。

其他的由于现代生活竞争激烈、人际关系紧张等引起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也不在少数。据《健康报》统计，全国精神障碍患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30%～40%，而大学生中的比例还要更高一些。这说明文化水平高并不代表精神生活也必定健康，同时也提醒我们，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重精神生活的质量。否则，临渴掘井，为时晚矣。

病房中，经常有亡者家人悲痛欲绝地哭喊，那生离死别的场面，实在让人揪心。我常想：这事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该如何应对？即使有再多的钱财、名声和地位，面对死神，一概都不起作用。有的病人和亲属苦苦哀求医生，愿用所有的钱财换回一命。可是，成沓成沓的钱，此时也成了废纸。

人死不能复生，生命如此脆弱无常，谁也不知道能在世间活多久。怎样才能活得高明一些？怎样才能愉快地度过一生？死时能否不痛苦？能不能不生不死，恒享快乐？对死亡的恐惧与思考成了我那时的一大心病。作为医生，我深深体会到疾病和死亡对人的威胁，也因此更强烈地希望能获得战胜它们的力量。

由于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1987 年我开始信仰基督教，以寻求心灵的安慰。巴洛克风格的高大雄伟的教堂、唱诗班优美动听的歌声、管风琴悠扬迷人的旋律，还有庄严圣洁的婚礼场面……这一切都曾使我流连忘返。然而，每一次参加星期天的礼拜后，兴奋之余，我却总感到一丝惆怅——除了这些音乐、圣歌以及婚礼场面，自己又有多少真实的收益呢？这种如叶公好龙一般的形象上的入教，一直持续到 1991 年。

直到有幸读到一本《印光法师嘉言录》后，其优美流畅的文笔、众多的理证教证、淋漓尽致的剖析让

我了解到，人有前生后世、六道轮回。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些问题，那个星期天，我一改上教堂的惯例，转身走进了华严寺。

虽在闹市，但清雅的环境、茂密的山林、遍野的花香，使这座庙宇颇有点深山古寺的味道，真没想到在这样的都市中还有如此安静的去处。进入大雄宝殿，首先看到慈祥的世尊在向我微笑。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还有阵阵清幽的檀香气，都让我陶醉不已。

几年来，我似乎已习惯了在小门小窗的教堂里与几千人共处，然而内心深处，还是更喜欢这大门大窗、宁静宽敞的大殿。看到法物流通处有许多纪念品、佛像、经书，我也请回了几本书，以期多了解一些佛理。看了这些书我才发现，原来佛教并非世俗中所谓的迷信之道，而是讲了许多深刻道理的人生哲学，这种感觉真令人耳目一新。

佛法告诉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心，只有这样才能

获得真正的自由，它并不主张向外攀缘、盲目崇拜。佛陀是早已觉悟的大智慧者，众生本来也像他一样具有如来智慧德性，但因迷惑颠倒而成为凡夫。这让我想起祖父早年对我进行的灌输——“人皆可以为尧舜”，二者似乎是同样的道理，看来它确实值得我下功夫学习一番。

此后，我便更多地涉足佛学领域，心情也随之渐渐开朗起来。我不再那么惧怕死亡的阴影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命自我立、福自我求和改造命运的方法。死并不可怕，怕的是活着造恶业而感召因果报应，深陷轮回之苦。

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青岛，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我也辞去公职，创办了私人诊所，收入日渐丰裕起来。在出国热中，去国外定居行医的同学越来越多，1999年，我也办好了去德国的签证，加上驾照、计算机、英语等证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跨入二十一

世纪的各种重要通行证。

美好的蓝图正展现在眼前，一切都算是顺心如意，此时，女友的家长也再三催促起我们的婚事。不过在多年的佛法熏陶下，我已不再只盯着眼前的利益，虽然对世间生活仍有留恋，内心深处却隐约感到：非佛门不能去。

那时的我站在出国、成家和出家的三岔路口，何去何从实难抉择，看着哪边都很诱人，哪边都很难舍弃，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常言道：“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必须选择其中的一条路，且不会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终生。母亲极力反对我离家求法，同学也进行劝阻，并坚持让我到国外发展。女友则根本不相信我会离开她，放下安逸的生活到雪域常住。她自信地开玩笑说：“看你能不能待上两个月，那里的环境一定很艰苦，太不适合你了。”

我思前想后，觉得结婚成家虽然能实现所谓的

“成家立业”，但这样一来，必将整日为柴米油盐、养儿育女而奔忙，很可能就此陷入无尽的生活烦恼之中；到国外发展，固然待遇优越、生活富足，但在异国他乡也难逃衰老和死亡。

当时我的同学中就已经死了好几个，特别是有位朋友的同学，拿到出国签证后，就在上飞机的前晚，兴奋不已地携女友骑摩托车兜风庆贺，因为过于激动、车速太快，结果连人带车撞到了电线杆上，两人当场死去。

由此我深切体会到，追求幸福的愿望人人都有，但幸福在世间却太难找了，而因果却是那么的真实不虚。如果以前没有积累过福报，只是广造恶业，必定会感受众多苦报，即使再努力奔忙，也只是枉费心机……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佛法，不能离开了生脱死、出离轮回苦海的道路，并且还要尽己所能，让更多的人也都了知此理，不能只贪图身体的享

乐，而要解除精神上的痛苦。

最后，我终于走进了高原，走进了佛法阳光遍照的圣地。来这里闻思了一段时间后，更坚定了我当初的选择，在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敲响的第一天，我跨出了走向解脱的第一步：剃度出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光谈一心向法还不够，必须放下世间的五欲六尘。这些暂时的安乐，就像沉重的包袱，使你无法轻装向前。

上师曾这样告诫过我们：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修持正法。而修持正法的保证则是出离心，否则绝难获得出世无漏的智慧。

记得大成就者米拉日巴尊者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因为害怕死亡而前往寂静的山中，通过精进的修持，获得了对死亡无有丝毫恐惧的把握。

首先放下世间欲望的包袱，进而放下恐惧死亡的

包袱，我想现在的圆赞该是体会到“看破、放下、自在”了。

读《金刚经》，嘴上挂着“空、空、空”，

空掉一样世俗的羁绊了吗？

你还要准备什么？准备再生一场大病，

然后拼命求佛保佑吗？

苟且，不一定能偷安

没得到智慧眼之前，我们很难看清顺缘违缘的真实意义。

正像伟大的藏传佛教学者麦彭仁波切所说的那样：“有些情况表面看是违缘，实际却是顺缘。反之亦然。”

世间也有很多看似生活得四平八稳，实则一直在累积恶业的人。这些人往往陷于造恶的睡眠中，不能自知。但也有一些人，暂时遭遇许多痛苦的折磨，却以此因缘踏上寻求光明的正道。来自沈阳工学院的圆

卑就是一个典型。

她自嘲由病入门，最终为了生脱死而来。

弟子圆卑毕业于沈阳工业学院，是“文革”后招考的第一批大学生。

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母亲“文革”前在部队当教师，后来回到地方做行政工作。爷爷奶奶都是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我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长大的。

记得爷爷总爱对我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奶奶也经常从旁附和“心底无私天地宽”“待人要善、要忍、要容，退一步海阔天空”，诸如此类的话，成了我小时候接受的最早的道德熏陶。

怎奈长大后，先贤的教言大多已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的大流，我也被庸庸碌碌地推向世俗的沉浮之

海。结婚、生子，一天天地打发过去，如果不是生小孩后的第二年突然得病，恐怕今生今世我就与佛法失之交臂，更谈不上出家求学，往后的日子也肯定如原先一般、庸碌而惯性地滑过去了。

当时我得了心脏病，病势来得非常迅猛，医生诊断为严重心肌缺血导致的冠心病。这种病是在父亲那一辈人中才会经常听到的名词，而我当时还不满三十岁。医生说：“保持好还能多活几年，否则极易诱发心肌梗死。”找东找西求到了一位名老中医跟前，他也说：“你这病很特别，精神性的，不好治，能维持现状就不错了。”

凡夫没有不贪恋肉身的，我也怕死，想多活几年，于是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病急乱投医的过程。先投靠在一位气功师门下，治来治去，总是时好时坏。最后那位气功师无可奈何地说：“你这是因果病，治不了。”

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叫因果，但“治不了”我可不答应，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治病历程。换个气功师，再找中西名医，尝遍民间验方，吃过无数千奇百怪的药引……结果一无所获。正当我真的感觉天快要塌下来时，一位同练气功的友人建议：“干脆带你去慈恩寺吧，拜拜佛，看这最后一招管不管用。”

就这样，我进入了寺院。既不懂佛法，也不明拜法，心想反正只要能治好我的病，死不了就行。

结果一段时间下来，我非但没死，反而越活越健壮。这不得不让我对佛产生了好感，有了想了解的欲望。我步入佛门的起点，应该从这儿算起。

看的第一本佛学书籍是一本介绍因果的小册子，此时我又想起那位气功师所说的因果病。尤其看到杀生所导致的种种夭寿、多病的果报，我就为自己前世今生的杀生行为不寒而栗。“赶快放生！”这是当时放下书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

接下来，我又接触了《金刚经》《心经》《阿弥陀经》等。对因果我还能有点明白，但对这些经典，特别是《金刚经》《心经》中所宣说的般若空性，我就摸不着头脑了。不过有一点心里很清楚：一切都是缘起，我的病能治好，也是多亏了佛法这个“缘”进入我的生活，才使病有所“起”色，而别的那些千方百计找到的“缘”，都不能与我相应，所以是佛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尽管现在我还不能把握佛法的般若精髓，但我相信，跟着它走不会有错。

有一天读《金刚经》，读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时，我突然想到了气功。几乎所有的气功都在“气”上打转转，运气、发气、采气等，全都紧紧执著在“气”上，这不就是执著有相吗？这又怎能与一法不立但又显空不二的金刚般若智相提并论呢？

这大概是我学佛之路上的一次小小顿悟吧。为了更进一步走进佛法内核，1999年我去朝拜了五台山。

刚到那里，我就像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亲切、熟悉。进入普寿寺大殿，见到僧众的威仪俨然、戒律清净，我顿生欢喜，不觉脱口而出：“我也要出家。”此话一出，我自己都惊讶万分，不知道这个念头是怎么冒出来的。

接下来我又拜了黛螺顶，在见到五文殊像时，感觉文殊菩萨就好像真的站在面前，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呆呆地跪在文殊菩萨像前，刹那间所有的往事全都涌到眼底。是啊，自己刚刚捡回一条命，以后用这条命干什么呢，还要再回老路吗？读《金刚经》，嘴上挂着“空、空、空”，空掉一样世俗的羁绊了吗？你还要准备什么，准备再生一场大病，然后拼命求佛保佑吗？

也曾自诩与只知烧香拜佛的老太太不一样，虽是由病入门，最终却是为了生脱死而来。可实际上，佛法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只是一个插曲、一种点缀罢了。

想到这里，我似放下了千斤重担一般，平静地在文殊菩萨像前发愿：我要出家，要脱离六道轮回，要发菩提心普度众生。

在普寿寺住了一个多月，其间听梦参老和尚讲解《心经》《金刚经》，对缘起性空的道理又多了一层理解。回到沈阳后，我准备向家里人摊牌了。

丈夫是个军人，回地方后在机关工作。他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但听说我要出家，一贯平和的脸上也终于有了些乌云：“我从来没反对你信佛，尽管我并不信。在家不一样可以信吗，为什么一定要到又远又苦的地方去，搞得妻离子散才叫信佛呢？”

他平常少言寡语，但我知道他十分尊重人，对我们的孩子，他都主张尽量少压抑、顺其天性发展为好。因此，我尽可能把对佛的理解讲给他听，末了又对他说：“家虽好，但无法排除干扰，我还没到万缘放下的境界，所以需要去庙里，那儿清静。再说我活

到今天，全亏三宝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世事无常，我一定要珍惜，一定要报恩。更何况，我现在对世间八法已没有任何兴趣，待在这里，只是得过且过而已。”

丈夫没说话，一个人闷头想了一夜。第二天，他红着眼睛对我说：“如果你认为你的选择没错，那就走自己的路吧。其实我在世间活得也很累，整天你争我斗的，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不过人跟人不一样，我还得带孩子，还得顾这个家。我不拦你，你去吧。”听他说出这最后一句话，我高兴得眼泪都掉了下来，丈夫终于为我打开了这“牢笼”最后也是最坚固的一把锁。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喃喃地说道：“谢谢，谢谢……”

同学、朋友知道我要出家的消息后，她们的反应全都惊人地相似，睁大眼睛，焦急地说：“别开玩笑，现在你身体也好了，工作也特别顺，跑到深山古

庙干啥？信佛嘛，念念佛号、磕磕头就行了，咱也不做坏事，干吗非剃个光头？你可别信傻了、信迷了、信得走火入魔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们解释，就只能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入手：“一、我的命是三宝给的。二、每当我遇到难题、难事、解不开的心理疙瘩时，都能在经过里找到解决的办法。再看看你们自己：小王现在是超市经理，她妹妹却连个工作都找不到。你们仨都参加了健身班，平常按一个食谱进食、一样的运动量，怎么她前天查出有乳腺癌，你俩却啥事都没有？那么多人得冠心病，怎么就我一人好起来？如果说不靠天、不靠地，命由我立，你又怎么个立法？很多道理，先看看《了凡四训》就能明白……”

我一直在想，等将来修有所成，一定先来度化这些姐妹。

二上五台山普寿寺的时候，我看到了法王如意宝

讲传的《百业经》法本，这让我从因果不虚的角度更加深了对缘起性空的理解。空性在我眼中再也不是空无一物了，假若没有亲身证到“心空业亡”那一步，刀山剑树的景观绝对会现前，正所谓“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在普寿寺我还看到了佛学院别的法本，诸如《入菩萨行广释》¹《佛教科学论》等。很自然地，佛学院成了我下一个参学的目的地。

今年总算因缘成熟，我终于来到了法王如意宝身边，并最终在佛学院披上了僧衣。

如果还有人要问我为什么出家，那么放下出家人本具的功德不谈，我想建议他们去读一读弘一大师的传记，并且还要告诉他们，清朝顺治皇帝曾说过：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

披上袈裟的我，心中时刻不忘以弘一大师的话激励自己：“出家人是最高尚、最伟大的。”为不负这

1 入行论讲解（1999年版）。

“最高尚最伟大”六字，就让时间做证，看我在菩提正道上如何勇猛精进吧。

藏传佛教的大成就者邬金丹增诺吾在《赞戒论》中曾说过：“若于殊胜佛法起信心，仅剃头发披红黄僧衣。果报今来善因得增长，经说种种善聚妙功德。”这首偈颂恰如其分地歌颂了出家修行的殊胜功德。

因此，我真诚地随喜圆卑以及一切为续佛慧命、绍隆佛种而出家修道者的功德。同时也希望现在或未来出家人的亲属，都能像圆卑的丈夫那般通情达理。要知道，当一个人内心的佛种成熟，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它开花结果。

可有些人一听家人要出家，不是大吵大闹就是砸佛像、毁经书，甚至以自杀相威胁。先不说这种行为的可怕业果，以世间法律来论，信仰自由也是人的基本权利，干涉受法律保护的他人的自由，也是对法律

的触犯。

有理性的人应当慎重思考。

林中的猛兽不来扰乱我，
百鸟的啼鸣让心意清明，
汨汨的甘泉似乎一直流进内心深处，
洗涤着灵魂。

观无常是最好的保单

圆森来自河南农村，他为人厚道，待人诚恳。在佛学院里，不论做什么事，他都很下力气，颇有一种老黄牛的精神。

一次在复印室，我碰到圆森，不善言辞的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他曾经是一名矿工，在看多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之后，决心在生命的矿床里，开采觉悟的金沙。

我的家族中，好像没出过什么读书人。世代

代，祖辈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没有非分妄求，平淡地走完自己的人生路。

原本我也会按照这样的轨迹生活下去，但由于稍许有点文化的缘故，1982年，我考上了平顶山矿务局办的煤炭专业学院，三年后毕业，算是有了一个大专文凭。从此，我由农民变成了工人，离开了黄土地，在煤矿上班。

但身份的改变并没有带来生活实质上的提升，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仍然遭遇着冰冷和黑暗，特别是井下工人。生活在高层次上的人，可能永远想象不出在井底采煤的艰辛。

在我们那个矿上，矿井生产作业面处在海拔零下一百八十米的深度，上下班要坐大型电车，经十分钟才能到达生产线，再走三十分钟才能到达工作面，真可以说是深入地底了。在井底生产作业面，常有地水

淹没、瓦斯爆炸、冒顶塌方等，脆弱的生命或许刹那间就消失在土石当中。死亡的恐怖使矿工们时时警惕着，不敢有丝毫麻痹大意。

最初我被分到井下负责安全工作，矿上规定，如果当月没有事故发生，安全工作者将有二百元安全奖金，但我从来没有拿到过，因为总有伤亡事故发生，这样的厄运也会降临到我自己头上。

在一次抢险中，为救护因塌方被埋的几名矿工，我也身受重伤，被抢救出来送往医院急救，两天后才恢复意识，全身疼痛难忍。养病期间，我常常回想这次事故的全过程，想到自己从死亡线上捡回来一条命，不禁庆幸万分。但同时也异常后怕，如果当时的运气稍微差一点，我也许就命丧黄泉了。

由工友们的死和自己的侥幸逃生，我认识到人的生命是那么无常，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撒手西去。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珍惜生命，善待自己，不能愧

对父母的养育之恩；同时还应该多做有意义的事，否则太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工友。

在医院住了一百多天，身体仍未完全康复。当时，我心灰意冷，不知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每天混在矿工俱乐部里，以小说杂志、电影电视来消磨时光。

一天，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少林气功治病的讯息，这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当即就决定前去学功治病。在矿领导的支持下，我顺利地来到了少林寺，拜见了素嘉大和尚。大和尚亲切地向我开示了人身难得、尽快皈依三宝等佛法道理，并送了我一些佛学书籍。

从未听过佛法的我被师父的话深深打动了，心想：是啊，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可这二十多年来，自己都是在迷迷糊糊中虚度光阴。除了日食三餐、夜图一宿之外，从没想过去追寻更美好、更崇高的生活。

原来，在晨迎日出、暮送晚霞的表层生活之外，还有启迪人心、净化人性的佛法如意宝。这可太好了，我一定不能错过，我也要皈依三宝、学习佛法。

后来，师父慈悲地为我授了三皈依戒，又安排我到少林塔沟武校学习。在武校，白天练功，晚上学习佛法，渐渐地，佛法对人生万象的诠释开启了我迷茫的心性。只懂一点数理化的我，第一次发现世上还有佛法这么一个广阔的天地。

尤其是读了《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后，观音大士无私利他的大悲情怀，更是触动了我的心弦。原来在冷漠、势利的人海之中，还有菩萨的杨枝净水，将无尽的爱洒向人间，抚慰每一个伤痛的心灵。世上还有比大士更高贵的人格、更伟大的情操吗？

联想起上中学时，曾读到过的司马迁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对当时的我影响很大，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想怎

样才能做一个重于泰山的人，但始终没有找到方法。

今天，了解到观音菩萨的事迹后，大士的大悲愿行可以说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榜样。人活一世，与其整天在卿卿我我的儿女情长中度过，倒不如把生命投入到觉悟人生的菩提大愿海中去，这不是更有意义吗？霎时，一种生生世世依止圣者、随学圣者的愿心在我心中升腾起来。

在三宝的加持下，经过六个月的调养，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拜别师父后，我又乘车到洛阳朝拜圣迹。在一座寺庙里，我遇到了从五台山归来的一位法师，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练一般的功法并不能了脱生死，要想解脱生死，只有学习佛法、追随圣者的足迹、实践佛法才行。你可以慢慢去体会这几句话的含义，以后若有事，可到达鲁城北观音寺来找我。”

拜别师父后，我又回到单位继续工作，但心绪却

再也安定不下来。想到释迦牟尼佛舍弃王位、出家修行成道的事迹，再对比我一个愚鲁凡夫，却被点点小利困滞家中不肯出离，这岂不是太懦弱了吗？不行，我也应当追随先觉者的足迹，出家修道。于是辞罢公职，拜别老母，到观音寺找到了那位师父，于六月十九观音圣诞日那天，顺利地落发出家。

在观音寺，我待了三年，这期间早晚诵经，白天建设寺院，虽然身体很累，心里却暖意融融。想想世间人，几乎个个都希望发财致富，获得快乐，可由于没有正法的引导，在邪见与贪欲的推动下，反而种下更多的苦因。如今自己已趋入佛法，在三宝的道场上，每天都能为今生后世积聚资粮，遣除过患，这能不令人欣慰吗？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更愿在佛法的修学上精进不懈了。

1997年，出于对文殊菩萨的敬仰，我背上行囊来到了五台山。清凉圣境的风姿吸引着我，对文殊菩

萨的景仰更使我不愿离开，虽然我没有什高深的见解，但想在圣地苦修的念头却越来越强烈。于是在远离人烟的地方，我找到了一个山洞，简单修葺一下后，便将它改成了一间上好的禅室。

此后的生活虽然简朴，但游弋在佛菩萨的智慧海中，日日与般若神交，自己一点也不感到寂寞。林中的猛兽不来扰乱我，百鸟的啼鸣让心意清明，汨汨的甘泉似乎一直流进内心深处，洗涤着灵魂。不与俗人交，山居岁月是多么美好。

1998年我来到了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求得了一直慕求的观音修法。之后，满怀着喜悦的心情，我到了普陀山。依然是找一个山洞，依然是手掐念珠而跌坐，皈依、发心、祈祷、安住……心中的浮躁退去了，清明的智慧显发了，内心的乌云都在观音大士的慈眸中化为水，变成甘露，降入心田。三个月的闭关生活圆满后，我已身无分文，但修法所带来的身心愉

悦让我有如获得国王的财富一般快乐。

为了体验另一种境界，我在游人如织的普陀山道上，披搭三衣，安放钵盂，稳坐路边，开始了乞食化缘的生活。也许是我的贫穷，也许是我的微笑感动了人们，一毛、两毛……一块糖、一个苹果……很快，我的钵盂便装满了。注视着每个布施财物给我的人，那些鄙视、不解、崇敬等的目光都尽收眼底。我一边轻诵着观音心经，一边自在摇动着转经轮，打量着人们，人们也打量着我，在一种心照不宣的对视中，我们各走各的路了。

离开普陀山，我用化缘得到的善资买了四百多米长的红布，将其带到五台山，同道友一起，在红布上印满了大自在祈祷文。当那一条条火红的经幡在五台山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我的心也似乎随着那舞动的红绸升腾飞扬起来。

我祈愿着：愿那遍满十方、竖穷三际的大自在加

持云，给每一位众生都带来清凉与喜悦……

圆森最初在煤矿工作，为了谋生，不得不下矿掏煤，获取生活的资粮。后来的遭遇让他认识了佛法，从而使他淘去了凡情的沉渣，筛选出佛法的金沙。

在我们佛学院的周围，也有一个大金矿，人们因而把色达称为金地或金马。许多淘金者也在这里辛勤地淘着金，有些淘到了世俗的金子，有些淘到了妙法的金子，还有人却一无所获。

希望人们都能像圆森一样，大浪淘沙之后，得到永恒稀有的真金。

我亲眼看见很多危重病人，
不能饮食，只能靠输液维持，最后致衰竭而死。
医生也不能幸免，
他在死神面前同样回天无力。

行医与学佛

人们在生病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医生、医药，在患者眼中，医生往往显得非常高大，因为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似乎都由他们操纵。如果医生都能了解患者的这种心态，并进而以佛教的慈悲发心去对待病人的话，那病人则可获得真正的利益。

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病人在患病时，特别是得了重病时，对死亡都特别恐怖。而在这方面，一个训练有素的佛教修行者则可坦然面对种种疾患，因为佛法的广大无边，早就给他提供了正视乃至超越人生各种

痛苦的良方妙药。为了避免得病后的手忙脚乱，免除对死亡的不必要的恐惧，不论你以世间法还是佛法作工具，对生老病死提前做好各种准备都应该算是明智之举。一位观世音菩萨化身的智者曾经说过：“人们都希望看到美好的前景，但从心里更需要准备对付最大的不幸。”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也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倘能时时忧虑着最大的不幸，那么在较小的不幸来临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可以安之若素了。”不过，要想彻底去除身心疾病的困扰，恐怕唯有佛法才能满足这一愿望，否则，人们也不会公认佛陀为大医王了。

我就认识一位毕业于黑龙江中医学院的佛教修行者——达空，与他也有相当长时间的一段接触。平日就能感觉到他对佛法及医道都有一定层次的研究，故而被诸烦恼、疾病折磨的人们，不妨认真倾听一下这位医生的开示，也许他的话就正对你的病机。

医如其人，相信每个医生的医德、医风，都与他的信仰、德行、学识有关。

在医疗工作中，我本着为医以“仁慈为本”、为学以“勤求古训”、为人以“求善求真”的原则，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医疗风格。

大凡了解我的患者都知道，我几乎从不使用动物药，这一点是受佛教“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影响，而在古代名医先贤的著作中，亦能反映出这种体物长仁的思想和教诲。

《楞严经》中说：无有食众生肉而名佛子。更何况用众生之血肉来滋养自己的身体呢？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之《大医精诚》中也说过：“杀生求生，去生远矣。”即就是用动物药也“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他还讲出了这句非常接近佛法真谛的话：“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

其实只要慈悲为怀，就一定能想出替代动物性药

品的良方。《褚氏遗书》中就曾这样说过：“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善用药者，姜有桂之效。”这就提醒我们医生用药可灵活互用，从而尽量避免使用动物入药。

“医乃仁术，非仁者不能达之。”医生如果没有仁慈博爱之心又怎能于社会有益、对患者负责？我从黑龙江中医学院毕业时，有位我最尊敬的老师就告诉我：“为医要有菩萨心肠和精湛的医术，才能谈得上济世利民。”

现今社会中的人们为追逐物欲，对伦理道德、因果报应不屑一顾。医疗行业也受其熏染，发生的恶劣事件比比皆是：河北某医药公司竟用玉米面伪造抗生素；哈尔滨某市立医院为提高经济收入，一些科室主任居然带头添改化验单；更令人发指的是某些医生竟在患者病危之时，勒索红包。究其根本原因，皆由不信因果故而才敢胆大妄为、颠倒错乱。也许有人会

说，这因果报应只不过是子虚乌有。且不论佛教认为因果报应如影随形，就在《千金方》中也能找到相似的观点：“人行善则鬼神佑之，神明庇护；人行恶则鬼神毁之，神明抵之。”我在南京中医学院实习时，病理老师说：这里的外科医生，几乎 60% 在晚年都患有痴呆症。这难道仅仅是偶然吗？

说起我的皈依佛门，真的是与我的学医生涯密不可分。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习医，上可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想到父亲患中风因医生误用药物而死，母亲腰痛多方求治无效，我就立志要终生学医。入学后，我奋志于岐黄，寝食俱忘，殚精竭虑，希望能于医理、生理、医论中找出生命本体规律的答案。由于中医涉及到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的许多命题，以此为契机，我将探寻的目光扩大到道、易乃至佛教经典当中以汲取养料；又为了与西医作对比、了解西医所以诞生的西方社会文化心理背景，我又广泛浏览了西方的各种

社会学、哲学、心理学代表著作，以资借鉴。

最早接触的佛教读物为《楞严大义今释》，一看到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这两句话，我的探究兴趣便被激发了出来。也正借助此书，使我对佛法产生了真正的信仰。为了与《楞严》相印证，我认真研读了孔孟、老庄之说，又试图从黑格尔、叔本华、费尔巴哈等人的论著中找到能驳倒《楞严》的佐证，但最终发现佛法所阐明的宇宙规律真的是颠扑不破。唯物论者，实际上每时每刻都在应用心识，唯心论者也不能脱离物质世界的束缚。哲学上将理念世界与物质世界分而为二；科学认为主观而外有一客观世界存在，这些理论总是相互矛盾。唯心论者于心执有，于物执无。唯物论者又于心执无，于物执有。二者各有偏差，莫衷一是。

而佛陀在《楞严经》中指出，宇宙本体本无万事万物建立，皆是本体真心起妄而生万法。就连所谓的

本体真心也不过是为了认识万事万物而假立的。以喻为例：水是心（平静状态的水），万事万物是波浪，假如根本没有波浪之相，平静假名又由何而生？安立也不过是我们随顺众生的分别念假立而已。这一观点给了我认识宇宙本体以明确的指示。

在佛法的参照下，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医。中医学是建立在传统阴阳五行学暨《易经》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认为阴阳是一切事物形成变化的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宇宙人体由金、木、水、火、土五种不同物质组成，其间又存在生、克、制、化的转化与联系，以之说明人体生理病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阴阳平衡则百病不生，反之就会导致疾病与死亡。依此建立的脏腑、经络、八纲辨证、气血、津液、卫气营血等理论及实践体系，经时间与实践验证，在有效性、合理性上，甚至超越某些现代科学。

但与佛学一比，其差距则明显暴露出来。中医理

论只是对生命过程中某个层次的局部认识与解释，它不能解决并回答人的生所从来、死又何去的问题。比如尽管中医提到过“天地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己，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但对于阴阳的本性及从何而起、如何最终解脱疾病的方法，是什么动力推动“生、长、状、老、己”“升、降、出、入”都几乎未曾提及，或者仅笼统地以“提契天地，把握阴阳，与天地同寿”这样的叙述含混带过。而佛教认为人的生命是精神依附于四大种性：坚性的地、暖性的火、湿性的水、流动的风假合而成。四大失去平衡，身体就产生疾病。心理五欲不遂亦会影响四大平衡。生、老、病、死是无常道理的具体表现，是一切有情的必经阶段。“遗传基因”“阴阳变化”只是受业力因果推动而已。变易、不易等各种表示变化的名相亦只是相对而言，宇宙本体真心，实则远离一切对待。若能离诸名相，无有方所，本体自然觉悟，宇宙人生

真谛现在目前，身心自然解脱。

如此再来观照世间生活，你会发觉实在是了无实义。人们日夜奔波劳碌，到头来多半是在病床上饿死的。我亲眼看见很多危重病人，不能饮食，只能靠输液维持，最后致衰竭而死。医生也不能幸免，他在死神面前同样回天无力。

因此唯佛教能让人背尘知觉；唯佛教能让人解脱生、老、病、死（不是靠药物而是靠般若空性及大慈大悲）；唯佛教能救科学之偏；唯佛教能真正裨益于社会。

近代著名医学家张锡钝说过：“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我虽一介匹夫，但亦发愿将佛法融会于医学中，为济世利民、自觉觉他而终生不懈努力！

现在我已来到喇荣佛学院闻思修行，又亲蒙上师开示教诲，受益难以言表。在温和的丽日下过着山居的静修生活，每每感到超然外物、神怡自悦。

达空讲的话与医理有关，对医学爱好者来说，他的话也许会使他们也能从医道趣入佛道。正如萨迦班智达所说：“耆婆良医以巧法，以药为食治重疾，吾以随顺世间理，宣说殊胜此正法。”这个耆婆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一位名医，他治病的方法非常善巧，经常以食物入药或当药饵，在满足众生口腹之欲的同时又治了对方的痼疾。真希望人们都能好好体味一下此话的深义，特别是佛教徒。当你没法用佛法引导众生时，当人们一时还无法接受你所信仰的教义时，我们可否换一种方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以设身处地的宽广胸怀逐渐让对方接受我们？文殊菩萨当初为了降服外道，也是先到外道当中以种种赞叹吸引外道本师，然后渐渐引领外道趋入佛法。因此我们一定要懂得，大同世界的到来并不是以“一刀切”的手段去迎取的。

不论你生存于何方，也不管你是否学贯中西，也不论你从事任何科技行当，如果你懂得了佛法的真理

疗法后，则对治八万四千种烦恼病都并非难事！

如果能保佑母亲活过五年，
我愿落发出家以报佛恩。

五年之约，恍若重生

不论学佛或做世间大事，于事前因缘成熟时发下誓愿，很重要。在未来的行动中，会始终有一个高悬于心的目标，激励着自己坚持到底，直至成功。

只有行动没有誓愿，恐怕难以持久；只有誓愿没有行动，更是一纸空谈。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曾说：“成功的奥秘在于多动手。”而对学佛者来说，要想成佛也必须先有大愿后有大行，一步一个脚印，坚持不懈，必有感应道交的一天。

圆坚曾就读于广西大学中文系，出家前，她因救

母心切，曾在佛前许下落发的誓言。现在的她如期履约，在佛学院出家，成为一名庄严的比丘尼。

因缘微妙，耐人寻味；五年之约，恍若重生。

出家后，上师给我起法名为圆坚。

自小接受的教育，使我一直是个无神论、唯物论者。对于佛教，我从未接触过，只在高中上历史课时，从教科书中了解到：学佛是专修忍辱、甘受人欺的行为。对照道听途说得来的有关基督教的印象，倒觉得耶稣的事迹还有点感人。

也就是从高中时候起，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人活着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不过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答案，直到八年之后的1996年，我进入佛门，才得以解开这个心结。

大学期间，同学们都热衷于五花八门的联谊会、舞会，对这些我总有一种强烈的厌烦心，不愿涉足。

但我一直挺推崇雷锋精神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刚好那阵子气功热，加上外婆与父母都是经常这里痛那里病的，一听说气功能治病，我马上就去学了。

在所有的功法中，我最欣赏的是自他相换治病法，我觉得这个功法最能体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过究其实效，我没有一次给人治好过，尽管常常出于好心，现学现卖地为别人诊治。

不知为什么，在二十多年的人生履历中，我总觉得自己的命运充满痛苦，毫无快乐可言，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运气不佳吧。

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印刷厂、私立幼儿园等处工作，也做过自由翻译，帮人翻译文章。这几年间，我的亲人几乎以每年一个的频率相继离世。每一次亲人的死讯都似当头棒喝，而当我刚从一个死亡的震波中缓过劲儿来，另一场家族的变故又迅速把我击垮。

印象中的那几年，好像三天两头都要往火葬场跑。第一个离世的是外婆。1991年，把我从小拉扯大，住在我家近二十年的外婆，突患脑出血去世。1992年，爷爷也猝然谢世。第三年轮到我的父亲，他得的是肝癌，全家人拼尽全力也没能留住他。第四年，奶奶又因哮喘病过世。我还没来得及擦干因痛失亲人而夜夜长流的泪水，第五年的春天，一张医院的诊断书又递到我手里：癌症晚期。这次遭遇病魔的是我的妈妈。

我急坏了，老一辈的亲人当中我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依靠了，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把妈妈从死神手中拉回来。指望气功是没希望了，因为妈妈为治疗她的胆囊、肠胃等慢性病，学气功至少已经四五年，钱也花得个稀里哗啦，到头来依然没能摆脱恶性肿瘤的结局。而且在治病的过程中，她的头痛刚好又开始腰痛，腰痛好了又开始胃痛，如此循环不已。

后来学了佛才知道，大多数气功都执著身体、执著气感，根本不知此身幻有，是诸苦之本、祸患之源。至于说有病求医，贫穷求财等，一方面不是不该求，人在世间，是应该努力争取改善自身及周边的境况；但另一方面，还应当从根本上下功夫，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否则，一辈子就被疾病、贫穷等牵着鼻子走。

医生告诉我，即使母亲动完手术，最多也只能活五年。怎么办？当时的我尚显幼稚，对这一切不知所措。万般无奈中，我想到了“佛”。以前一直以为信佛是迷信，看见别人去庙里朝拜，总觉得他们愚不可及，但现在只要能救回母亲，要我做什么都答应。

于是每月初一、十五，我都要到市里的两个寺庙轮番祈祷，然后再翻山越岭爬过一片荆棘林，去一间比丘尼寺庙烧香祷告，每次还不忘请一份供过佛的斋饭带回家给母亲吃。当时的虔诚和愚昧让现在的我感

慨万分：一边是精进的祈祷，一边又听信别人所说的要吃鳖和吹风蛇来进补，因此，我经常刚拜完佛就又风风火火地到菜市场买蛇买鳖，几个月下来，大、小蛇一共买了上百条。

直到有一天，我在寺庙里请了几本讲解因果的小册子，回家一看才吓得浑身瘫软。后怕之余恍然大悟，原来家里发生的一切都应验了“因果丝毫不爽”这六个字。

明白一点佛法道理之后，我便给母亲准备了一部小收录机，日夜不停地播放佛菩萨的圣号，并用我了解的一些浅显的因果道理启发她和我一样暗昧的心灵，还引导她不断地唱念观音菩萨圣号。说来也怪，在她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家里的观音菩萨像前发愿道：“祈请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保佑母亲手术顺利，并能引领我的亲朋好友都皈依佛门。我愿吃长素以表谢恩，并发誓今后纵遇命难也决不杀生。如果能

保佑母亲活过五年，我愿落发出家以报佛恩。”

现在想起当初说的这几句话，我还是深感欣慰的。如果不是救母心切，也许我往昔所种的那一点可怜的善根，还不知要到哪一世才能成熟。多亏菩萨加被，才使我在那一瞬间立定脚跟，当下成熟往昔善因。不置之死地，我焉能得以新生？

往后的事态发展让我不得不再次感叹佛菩萨的加持不可思议。母亲的手术非常顺利，伤口愈合神速。

等母亲于1996年出院后，我们全家便集体皈依了。皈依后，我越来越渴望得到大善知识的接引，因为越深入佛法，越感到自己愚昧无知。正如憨山大师所言：“修行容易遇师难，不遇明师总是闲。自作聪明空费力，盲修瞎炼也徒然。”的确如此，就拿《金刚经》来说吧，一碰到“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这样的句子，我就犯迷糊。没有般若智慧、没有上师指引，这样的修行不可能通达成佛之路。怎么办？我再

次面临不知所措的困惑。

恰在此时，我身边又发生了一桩怪事。雷燕珍是我中小学时的同学，因谈恋爱受刺激得了精神病，最后把半瘫的父亲从五楼一直拖到一楼而活活拖死。当时我就在想，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她父亲从小到大那么疼她护她，但最终却被女儿整死，撕开亲人间温情脉脉的面纱，骨子里的东西不是讨债就是还债。从此以后，我对世间凡人的琐事兴趣越来越淡，求法的烈焰却日复一日地炽盛起来。

我先是去了四川新都的宝光寺，依止了一位在家师父。从他那里，我感触最深的，便是他结合教证教理揭示给我们的“人身难得”这一真理。他说：“人身难得而易失，一失人身则万劫难复。想想看，我们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包围：车祸、疾病、意外天灾……诚如佛言，得人身者如指上土，而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老先生的话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以前放生

时在菜市场看到的情景，那么多的鱼苗，数不清的泥鳅……与人身对比，数量的多少显而易见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更激起了我的求道之心。接着，我就开始了一段曲折而又艰辛的求法修证之行。这期间曾遇到过大善知识，也遭遇了不少假法师、假活佛；闻思修了一些正法，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歧途徘徊。特别是有一个阶段，不知受了哪位法师的“点拨”，一个劲儿只求顿悟与直超，枯坐死定，不事闻思。这样盲修瞎练、贪简求易，几乎将我彻底引入迷途。好在最后一切都过去了，每当回首往事时，心中最感慨、最庆幸的便是：1997年五一期间，我终于和妈妈、妹妹摸索到了喇荣五明佛学院。

没见过珠穆朗玛峰的人，可能连家门口的一个小土丘都会当成高山而仰止；没在大海搏击过风浪的人，可能蹚过一条小溪就自以为能做中流砥柱。在见到法王如意宝、见到佛学院的闻思修状况后，我们娘

仁才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佛菩萨、什么是清淨的正法道场。

喝过牛奶的人，恐怕不会再对臭水沟里的污水甘之如饴了，因此我做出了一个此生都不会再更改的决定：留在佛学院。

想起与妈妈同时开刀的几个病友，现在都已全部撒手离世了，只有她还健康地活着；想起当年一同参访的道友，除了一个跟我一起待在佛学院外，其余的还在江湖上飘荡，有的甚至沦落到谤佛、违法、弃圣的地步；想起妹妹来信告诉我，在离家不远的菜市场，每天依然上演着肆意杀戮的惨剧……我的心就不能平静。

在佛学院闻思了一段时间的正法后，经过母亲的同意，我终于在 2001 年剃发出家了。此时，距我当初发下为报救母之恩而出家为尼的誓愿正好五年。倒不是害怕此时不出家，佛菩萨会收回对母亲的

“恩赐”——佛菩萨的慈悲绝非凡夫的分别心所能揣度——而是我自己真的感到，如果说佛菩萨给了母亲第二次生命，那么我则要以佛法来重塑自己的慧命。

如今的圆坚正行进在菩提大道上，但不知她能否长期地坚持。有很多曾经精进过的学佛人最终退失了信心；有些则干脆走上邪门歪道；还有些虽有心学佛，却无力“回天”，因为周围的环境非常恶劣，想从中孕育佛法的秧苗可谓难上加难。能一辈子修持圆满的人真如凤毛麟角。

我身边就有这么一位老喇嘛，从我七岁认识他起，三十多年来，他留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在念诵经文、精勤持咒，似乎从未间断过。即使在那些风云诡谲的岁月里，他也不曾停下过拨动念珠的手指。

不过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看看周围更多的人，今天依止这位上师，明天依止那位活佛，东奔西跑、三心二意，如此修行又怎能成就？台湾有位专弘

净土的大德，他也提倡一门专修，我想他这样做可能也有他的密意所在。

其实我不怕别人不学佛，怕的是学佛后半途而废。藏族有句俗话：“稳固的修行是开悟的征相。”而每个人的生命又那么短暂，所以我才牢牢记住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的话：“我一生中沒有做过很多选择，依止的上师是托嘎如意宝，修学的佛法是大圓滿，最终的愿望是往生极乐刹土。”

有智慧的人们都应该记住上师的金刚语。

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

并非是神话、臆想、反科学的，

而是佛陀亲证宇宙人生实相后所见的境界，

是自心所具的功德之相。

走在光明中

1998年的春天，我带着母亲、妹妹朝拜拉萨，返回成都后我又特意赶到乐山礼拜了乐山大佛。记得当时我和成都、乐山的许多四众弟子还在朝礼之余，专门在乐山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放生。那天原本大家都很开心，众人齐心协力把一筐筐的鱼儿放归江里。但没过多久，由于众生的业力现前，突然之间，从江边一下子就冒出很多只小船，它们争先恐后地划向刚刚获得自由的鱼群，一大帮可能早已窥伺良久的渔夫们，开始拼命捕捞这在他们看来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的

美餐。

我们想尽各种办法也无力阻止他们！

我悲哀地望着江面，望着兴高采烈的那群不知因果的人们。正在独自伤心之时，耳畔忽然传来一阵阵哭声。扭头一望，只见德钦正在难过地抽泣。“不用哭了，有时众生的业力是根本不可思议的。”我对德钦安慰道。

“堪布，我觉得那些鱼、那些人……怎么都那么可怜。”她哽咽着说道。过了一会儿，稍微平息了一下心绪的她又问我：“我这样哭是不是非常不好？”

“那倒不一定。你这样哭说明你的善根很深厚，否则不会流出大悲的眼泪、信心的甘露。”

那次乐山之行是我和德钦的首次接触，后来她就先后四次到过佛学院参学。在越来越多的接触当中，我们经常有机会在一起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一次较充裕的交谈中，她向我讲述了她由一个好学生转向

一个努力奋进的佛子的过程。我相信她的经历也许会使一些人在感慨之余能变得清醒起来，促使他们 also 去观察自身的生存实际。

我毕业于某市电子科技大学，现正在读硕士。同时，我还是一名佛教徒。每每想起出生、成长在北京的我能接触到佛法，并值遇许多大恩上师，心中就不由得感慨万分。

我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军队大院里。父亲于大学毕业后参了军，母亲专科毕业后曾一度在中学任教，后又辗转回到大学工作。在儿时的记忆中，我始终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里。勤劳善良的父母对我关怀备至，一转眼，我便上了小学。在学校里，老师教我要做有理想、有道德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当时许多人都觉得那只不过是一句口号、一个空头大道理而已。我虽觉得我们确应该有远大志向，但心里也总有一些说不出的疑惑。直到有一天，我在《北京晚报》上看

到一则“火花”（即名言，都是很有哲理的话）：“志高品高，志低品低。”这则“火花”给了我很强的信心：一定要树立远大理想！因为我希望自己成为品德高尚的人，为此我就必须树立高尚的志愿，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于青年求学时期所发下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愿，着实让我感动不已。是啊，我们读书不能只为一个人，或几个人，应该为了祖国的振兴、人民的幸福。

小学时的我连“佛”字都很少听到，更不可能对佛教有什么了解。只有在一次春游时，我们去了卧佛寺和潭柘寺，当时这两处寺庙里人很少，也见不到出家人，俨然就是两处风景名胜。只记得那里很安静，即便是在我们参观卧佛的时候也依然显得很安静。卧佛很大很大，他安详的神情，让人一见便生起欢喜心。

初中时的我一心扑在学习上，每天作息很有规

律。这段时间我看了不少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其中记忆较深的有：《安妮的日记》《牛虻》《青春之歌》《爱的教育》等。

这时我开始考虑人生目标的问题。当时认为，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于集体中，没有许多人的努力，个人很难成就一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能骄傲；另一方面，我应该尽最大努力，为社会、为人类贡献自己的一生。那时我建立的第一个具体目标便是要当一名工程师，虽然我无法想象做一名工程师所应具备的条件，但我肯定当时学的会成为将来的基础，为此我就要学好每一门功课。有一次我的几何晨考才得了 70 分，心里有说不出的沮丧。下午回家后，我难过得无法改错题。无奈之下便开始写日记，一边写一边重温自己的理想，结果当一篇日记快要结束时，我的心情已豁然开朗。

有规律的生活和勤奋学习的结果是：我以平均 97

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市重点高中——清华附中。读了高中之后，我开始了住校生活。虽然我学习依然很勤奋、成绩也算优良，可是生活环境却比以前复杂了许多。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如何面对不同性格、不同爱好的人？如何面对友谊？怎样将学习与生活相融合？如何提高自己的修养？是做一个圆滑世故的人呢，还是做一个别的什么样的人？此时我才恍然发现我简直就像一个无知的小孩，许许多多的问题萦绕于怀，却不知什么才是最好的答案，也找不到一位老师可以解答我有关人生的问题，于是我变得沉默寡言了。

在高中期间，有三件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一是关于人生价值的探讨。当时社会上有两种风气：一曰读书无用，故而弃学经商。二曰出国留学。前者是说只有通过经商赚大钱，人生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后者的主体则为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当时国内的工资待遇很低，老一辈知识分子一生的积累也无法达到外国同行一年赚的钱，因而许多文化人便认为只有出国留

学、在国外工作，他们的能力与人生价值才能得到最大的承认与实现。如果说是为人类社会、科学发展做贡献，那么就不存在国界的限制，从此角度讲，出国留学以及在国外工作也挺好的。可是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这两种人生选择无论怎样都无法使我心甘情愿地就范。有一次，我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爱因斯坦的一段话：“人的价值不在于他从社会索取多少，而在于他为社会付出多少。”我这才算是初步确定了我的人生价值取向。

第二件事便是作家三毛的书。她的一本散文集中讲道：快乐的小花不在某个岛屿上，也不在外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而在每个人的心里。这些看似很普通的话，却给未曾真正了解自己亦未曾真正了解周遭环境、十分想寻找人生真谛与快乐的我以很大启发。

第三件事便是我的姥姥。姥姥在我八个月时便去世了，她并不识字，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但

她却以纯朴善良、善解人意和热心助人而赢得了村人的尊敬。在她七十寿辰时，全村的人都为她祝寿。从童年起，妈妈便时常给我讲姥姥一生中善待邻里、乡人，善待有困难的亲戚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姥姥告诉别人的，有些是妈妈亲身经历的，有些是听妈妈的姑姑讲的。小时候，我也只是听听而已，觉得很有趣。到了高中，我便开始思考这些故事中许多做人的道理。姥姥虽然对人很好，可还是会遇到恩将仇报的事，但她却始终如一地善待她周遭的人，一直到死。她的这种精神，使我想起了一句话：“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由此我想到，一个人在顺境中做好人可能不觉得很难，难的是在逆境中依然做好人，且不为环境左右，始终坚持最初的善心。于是姥姥便成了我心中的榜样，我就是想做一个像她那样的人，不论别人怎样待我，我都要始终如一地善待别人。这便是我最初树立起的做人原则。

高中三年一晃即逝，努力依旧没有白费，我以较

好的成绩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某市的电子科技大学，从此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

来到这座城市后，发觉这里的天总是阴阴的，难得见到太阳，不过气候却湿润温和。校园里的香樟树时时散发出一阵阵幽幽的清香，沁人心脾。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开始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大学生生活说起来是枯燥的三点一线：宿舍——教室（或图书馆）——食堂。尽管如此，我却乐在其中。我把学习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既紧凑，又不会令人厌烦。我不看电视、电影，除了适当的文体活动外，从不放逸。就这样一年飞逝，我以年级第四名的成绩，得到了二等奖学金。这时的我可说是春风得意、十分顺利，但我总觉得像是缺少了点什么。虽然我说不缺的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不是大学老师能给予我的，也不是从文学名著或普通的世间书籍中所能得到的。

在大一的暑假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有，我平生

第一次在离学校很近的一个寺庙里拜了佛。事后我把拜佛的事告诉了一个好朋友，他从小便信佛。他既没有马上就大加赞叹，也没有轻易讥笑我“临时抱佛脚”，只是微笑着对我说：“你应该想想看为什么要拜佛，否则岂不是很盲目吗？我希望你不是迷信，你应该了解佛教的教理才对。”在他的启发下，我突然想起别人曾介绍说《金刚经》是佛法中的最上乘，我立即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书摊上请到了一本《白话佛经》，里面有《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六祖坛经》及《普贤行愿品》。当晚我便迫不及待地读诵《金刚经》的原文，立刻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虽然当时我并不能了解经文的义理，但其中有几处却给我很深的触动。一是佛经给了我对佛陀及其教言的信心。从小到大，我不曾对任何一个人或事，产生过如此强烈的信赖感。在经中，佛陀亦亲宣：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这些教言更增加了我的信心，觉得他的真谛之语，远远超

出了世间的一切言词。二是经文最后的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好像一道闪电，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使我不得不重新观察我及周围的一切。三是佛陀做忍辱仙人，为歌利王节节肢解的公案，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为什么忍辱仙人对歌利王肢解自己不但不生嗔恨，反而发愿成佛之时首先救度他？虽然经中讲明了原因：无我，可那是凡夫所无法达到的境界。平时我们总是仇恨害自己的人，要是手被刀子割破了一个小口子，我们亦疼痛难忍。佛陀为什么能做到这点，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这便是我初遇佛教的因缘。以前的我算得上是有理想、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人。但同时我又像一个在黑暗中想努力摸索出人生真谛的小孩，费了很大的劲儿，却常常不知所从，始终找不到进入正途的路口。从那天起，我的心里便点燃了一盏灯，尽管灯光尚弱，但我再也不是一个人在黑暗中盲目地寻找

真理。

在这里我想插一句：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佛教及学佛的人有很深的误解，她们认为佛教徒及佛教大致不外四种状况。其一是人们在遭受很大挫折，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信佛、学佛，是为了求佛祖保佑他们走出厄运，或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其二是学佛的大都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婆婆，他们大半文化不高，把烧香拜佛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或是求佛陀保佑全家幸福。三是认为佛教是迷信，只是让人烧香拜佛。四是认为佛教是消极的、宿命的。关于后两点对佛教的误解，国内外仁人志士都曾以各种方式予以驳斥，近代高僧弘一法师著有《佛法十疑略释》，专门解释人们对佛法的疑惑。当代大德堪布索达吉所著的《佛教科学论》，更是详细地阐述了佛教的科学性。而我的亲身经历及周围许许多多的有文化、事业有成、正信的青年学佛者的事实，都说明前面两种认识是绝对错误的、偏激的，那是由于人们并不真正了解佛教的

本来面目才产生的一些愚痴之见。

不久之后，我又看到一本《佛教与人生》的小册子。通过它，我了解了五戒、十善以及菩萨的四宏誓愿。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时，心里十分高兴。我开始相信佛法的弘扬对社会的安定与进步将起到重要作用。社会上的一切犯罪有哪一样离开过杀、盗、邪淫和妄语？一切丑陋的现象有哪一样不是和贪嗔痴紧密相连？试想如果一国中人人都奉行五戒十善，那么百姓一定是安居乐业，国家一定是繁荣富强。即便不能如此，哪怕多一个人行持五戒十善，国家都会多一分祥和、少一分危险。仅仅如此也可以看到佛教是积极向上的。同时菩萨的四宏誓愿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我开始模模糊糊地有些了解了佛陀的前生——忍辱仙人的行为。用我当时的想法来说就是：佛陀心量不像我这样的凡夫那样狭窄，他的心胸比大海还要深，比虚空还要广，那是多么不可思议而又令人向往的一种境界。我深信，虽然我不能现见佛陀，但他却可以作

为我永远的老师！我要向他学习，要成就和他一样不可思议的境界。佛教不仅仅是教条，而是要我们去实践那些自利利他、离苦得乐的方法，最终使自他都得到真正的快乐。

在1993年的农历正月初一，我和许多人在昭觉寺的大雄宝殿内，以清定上师为皈依师，皈依了三宝并受了五戒。当时的情景让我永生难忘：大殿中人挨着人，但秩序井然，我们在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下，恭敬地顶礼诸佛菩萨和慈祥的上师。我们跟着上师念诵着皈依的誓词、发菩提心、发四宏誓愿……当时的我十分激动地想，今天我终于可以在诸佛菩萨、上师的面前郑重地发下誓愿，对我来讲，这些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话，更是我的心声。皈依后，我依然每天忙于学习，很少到昭觉寺亲近上师。当时我看了《六祖坛经》《金刚经》，但却不知如何将经文与我的生活相融，也就是说，我并没有真正开始修行。直到几个月后，一位热心的师兄借我许多书，其中有《竹窗随

笔》《宣化上人开示录》《印光法师文钞菁华录》《白话阿弥陀经》。这些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的修行开始有了落脚点。

当时我并不太了解莲池大师、印光法师，只是通过他们的著作，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他们高尚的人格。他们那无私的、慈悲的、充满智慧的教言深入人心，令我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信心。在莲池大师、印光大师和宣化上人的开示中，将杀生的过患、茹素的理由讲得圆圆满满，他们从卫生、因果、慈悲等角度，以教证、理证及大量的事实为依据，苦口婆心地规劝，不能不让人信服。我是学科学的，并不是随便就相信一切，亦不是随便怀疑一切的人。信仰也好，其他任何事物也好，如果真正是科学的、有道理的，我便会义无反顾、毫不犹豫地去信仰，去做。从此我开始发心吃素，并且在饭桌上常常忍不住地对男友讲：“一碗肉羹，仇深似海。”试想，平时我们的身体不小心被针刺到或被开水烫到，我们都会痛得急忙躲闪，感

到很难忍受。而那些可怜的动物，却每天面临着被割喉、拔毛、刮鳞、开肠破肚的危险，活生生地感受着千刀万剐、入沸汤、下油锅等我们无法想象的可怕痛苦。它们也像人类一样贪生怕死，因而它们的痛是刻骨铭心的，它们的恨又怎能不深如大海呢？大概由于这句话太容易使人产生联想，而这种联想又是好心的男友所不忍的，所以没过几天他也发心吃素了。

其次，我开始了解了净土念佛法门，知道有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以及阿弥陀佛的大愿。对于学科学的人来讲，不容易相信这些看似神奇的事物。但我为什么要怀疑呢？只是因为我没有亲眼见到吗？实际上，人的眼界实在太小太小。孔子、华盛顿等伟大的历史人物，还有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我们都不曾亲眼见到，而我们依然相信史书上的记载。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亦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圣贤、高僧大德和成千上万的无名善士所亲眼目睹，并载于佛经、高僧传、往生传等许多史书中，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相信？

总之佛陀的真实语、高僧大德的谆谆开示，都使我对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产生了信心和向往之心。求往生也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安乐，而是为了帮助所有的有缘人得到真正的快乐。从此，我便在上课下课的路上按照印光大师所教的方法念佛。当我专心念佛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与安详。

慢慢地，我对佛教的认识不断深入，这要感谢净空法师的开示、黄念祖老居士（北京邮电学院的教授）讲的《无量寿经》的录音带以及印光大师的文钞。从黄老居士那里，我了解到华严境界、华严十玄（即一多相即、大小相容、广狭自在、延促同时、重重无尽、圆明具德等）的不可思议。而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并非是神话、臆想、反科学的，而是佛陀亲证宇宙人生实相后所见的境界，是自心所具的功德之相。近代及现当代的许多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也已经从科学、哲学的层面，不同程度地了解到了华严不可思议的境界。如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曾说过：时间、空间、物质都是人类的

错觉。这一论点已突破了旧的时间观、空间观和物质观。而辩证法也提出了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我相信，科学的发展一定会成为佛教科学性最好的佐证。有人讲佛教是唯心的，因为佛教中讲“万法唯心造”。而实际上，“万法唯心”的“心”并不是指意识，也不是指某种“客观的精神”。从实质上讲，佛教不是哲学而是一种圆满的教育，她以三宝为依怙，以戒定慧为宗旨，依靠闻思修证悟诸法实相。而针对不同的个人，佛法又有八万四千法门去因人施教。来自印度的释迦牟尼佛，两千多年来，已让许许多多的人依照他的教言而证得了万法的本性，并获得了大自在、真快乐，在这方面有历史记载的数不胜数。

随着信心的不断增加，我往生极乐世界的愿望也更加强烈，因而念佛也更精勤了。但烦恼却时而销声匿迹，时而又滚滚而来。在我自省之下，觉得原因在于自己并未真正生起世俗菩提心。原先听黄老居士介绍说密宗是果教派，是佛陀究竟了义、最极圆满的教

法后，我便对密宗生起了信心。后来又有人介绍说，密宗的加行部分有专门修发菩提心的方法，这使我对密宗的向往之心更加强烈。不久之后，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情便像专门为我预备似的发生了。就在我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习，即将返回北京的前几天，一位朋友通知我说，昭觉寺要举行很殊胜的灌顶，我便毫不犹豫地和朋友一起参加了那次灌顶并受了在家菩萨戒。不过，许多年后我才真正有机缘逐渐深入地接触、了解了密法，并在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前接受了殊胜灌顶。所谓“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现在回想起我学佛这么多年的经过，我深深地体悟到，即便是非常微小的进步，亦无不源自诸位上师、诸佛菩萨的慈悲护念与加持。诸佛菩萨无时无刻不在关照着每一位众生，只要我们有一点善根，他们都会以种种方便，使我们的的心趋入正法。

虽然我现在修行并不精进，且还有许多坏毛病，但我已经开始走上一条光明的菩提大道。无论我今后

从事哪种职业，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会离开上师三宝，不会离开正途。为使一切众生都能摆脱痛苦，真正获得永久的大安乐，我愿为此努力、精进地修行，直到永远……

听了德钦的叙述，我感觉她真是一个非常好学、善良的姑娘。一方面从小到大都对科学有着不懈的追求，一方面又能客观公正地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并趋入佛法，这后一点在当代知识界尤为可贵与难得，因很少有人会从世间法里、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中抽身出来而栖身于佛教的寂静生活。

在这个世间，以智慧，特别是佛法智慧拥抱人生的实属罕见。不知人们知不知道，他们整天连做梦都想得到利益，但他们获取利益的方式，却往往导致最终的结果与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其实只有通过真正的智慧，人们才能获得世间乃至出世间最大的利益。所以我希望现在正在攻读硕士学

位的德钦能如她所说，更进一步地把比原先有所提高的聪明智慧用来与佛法相结合，争取尽早圆满福慧资粮，为周围的人做一个学佛的科技工作者的榜样，对佛法、对世间科学都能做出应有的贡献。

脑海当中永远都会记住她当年在放生现场洒下的泪水，更期望未来的德钦，能用真正的大悲泪水去救度更多的身陷不幸的可怜众生；能用真正的智慧双眸去破除愚痴世人的暗昧。

了解那些情执深重的文学家，
介绍那些宣泄情爱的作品，
并指导学生们也创作出如是的作品。
穷此一生，对自他能有多少利益？
时间永不停息地流逝，生命一步步走向终结。

人生有注定，也有逆袭

7月3日下午，待在到处漏雨的小木屋里，看窗外扯天扯地的雨从天空泼下，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喇荣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持续多日的暴雨造成部分山体滑坡、坍塌，“三身”区的房屋几乎全部被毁。大略统计，近一千四百多间僧俗弟子修行、生活的房屋被彻底冲垮，财物损失巨大。

万幸的是，人的生命没有遭到损害，但四众弟子的情绪已受到明显干扰。目睹这凄凉萧条的场面，我

不能不倍感心酸。

世事原本就处于无常变迁之中。原来繁华兴旺、十方学子云集的佛教都市，在天灾前几成废墟，将“苦空无常”的真理演绎得触目惊心，也让我们对这个永无实性的世界，生起不可遏制的厌离。

天气预报预测，未来十几天内还将有连绵阴雨及特大暴雨。这意味着，幸存的几千间房屋也将再次遭受冲击。

并非人人都有坚固的无常观，对许多凡夫俗子来说，无情的灾难让他们措手不及且悲观难过。其实与修法比起来，房子并不算什么，真心希望这次事件不会对大家的心灵造成创伤，希望他们能尽快走出灾难带来的阴影。

让我的心稍感宽慰的是，在这种危险的状况下，圆磨还守在早已空无一人的办公楼上研读佛经，真有几许英雄气概。

这位曾经的高校老师，正沉浸在佛法的雨瀑中，无限欢喜。

我出生在广西西北部，一片稍显落后且缺乏佛法甘露滋润的土地。儿时对佛教的理解，基本上建立在电影《少林寺》带给我的认知层面上。所接受的教育与生长环境，使我从小到大都把佛教当作一种愚昧、落后的产物而加以排斥。

当然最终，我很幸运地得以披上袈裟，走上修学佛法的道路。从排斥到信受的整个过程，我并没有丝毫盲目冲动的因素，完全是一种理性的抉择。

生长在农村，我对农民的生活还是比较了解的。少年时代虽然没有听过关于哲学家与牧童对话的故事，但也常常为农民那种生存方式感到悲哀，他们只为了果腹和生儿育女，年复一年地奔波忙碌。尽管我只有一些模糊的感觉，也并未认真地思索过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但总觉得生活应该是另有内涵的。

从世俗的角度看，我还是比较幸运。因为父亲是国家干部，我在生活、学习条件等方面比一般的农村孩子优越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并没有经历太多的坎坷。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了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最终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这里是广西乡土作家的摇篮，我也满怀着当作家的憧憬踏入了大学校门。系领导在开学典礼上关于历届学长在社会上功成名就的介绍，更是让我激动了好长时间。在那些跃跃欲试的日子里，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似乎成了生命的全部意义，于是我拼命地在报纸、杂志、电台上抛洒小文章，以期获得社会的注意与认可。

等到后来真正接触了一些作家，想象中的那些神圣光环却顷刻间荡然无存：他们也一样在为油盐柴米、儿女升学就业而疲于奔命；他们在作品中开出来的所有药方，无一能对治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甚至比普

通人还炽盛的烦恼。我忽然意识到，这样的“作”其一生，与我曾悲哀过的农民的生存又有何异？

理想的大厦已被架空，失落感促使我钻进图书馆的书堆里，试图在哲学的世界里寻找理想的支柱。从老庄、孔孟到程朱，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尼采、萨特，寻找的结果，无一符合我原先的期望，尤其是现代派哲学，更是令我大失所望，我甚至觉得某些现代思潮已堕落为一种空洞无聊的文字游戏。稍感欣慰的是，古典哲学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倒使我那颗失落躁动的心得到了些许清凉和抚慰。

现在想来颇为遗憾的是，由于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我曾一次次地与佛法擦肩而过。记得读高中时，在历史读物中知道了佛教“六道轮回”的观点，那时觉得这种理论真是可笑。等后来接触了西方现代生命科学的一些研究报告，尤其是西方科学家有关灵魂方面的研究结果，我那固执的神经才受到深深的触动，

从此，我对“六道轮回”的说法也就有点半信半疑了。可惜的是，当时总觉得有那么多高深理论等着我去研究，“六道轮回”的问题就暂且搁置一旁吧。

虽然对于《中国禅宗哲学研究》之类的书籍也曾有所接触，结果却发现，不论自己还是作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一种所谓的批判目光去分析佛教，这种目光通常带着狭隘的偏见，又能获得多少真实的利益？

不过，可能我还是稍微有点善根吧，对古圣先贤所宣说的关于做人的道理一直都能接受，甚至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曾经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好好学习这些圣贤的著作，世间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悲剧。常常感慨于人们只会做事，在做人方面却往往一塌糊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获得幸福、快乐，而所作所为却在给自己制造痛苦和灾难。于是我发愿毕业后要好好教书育人，将古代圣哲们的智慧传递给学生，以求他们能

拥有健康圆满的人生。

一次在火车上，一位长相不错却举止轻佻的年轻女子主动和我搭话，当时我问她：“知道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她说不知道。我就告诉她：“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时间不会倒退，我们永远无法回到从前。我们可以轻率地迈出一步、做出一个决定、说一句痛快话，然而却很难将之收回。这是世间诸多痛苦的来源。”她开始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沉默了一阵之后，她问我这些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说，在古圣先贤的著作里比比皆是。她带着点感激说，以后一定要好好看看这些书。当时我就很有感触：古人的智慧其实并未过时，只是现代人在几近疯狂地追逐物质享受时，渐渐把它们淡忘了。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被分配到桂西北的一所师范专科院校——河池师专教书。我在这里工作了三年半，曾担任写作学、中国古典文学等课程的教学。在

教书的过程中，我那“育人”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然而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却是在进入佛门之后。

我越来越体会到，若没有一个高尚的人格，想“育”好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调伏好自己粗重难消的烦恼，又如何去完善别人的人格？也曾想借助现代科学洞彻这个问题，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用现代科学仪器装备起来的现代医学，连延缓某些首脑人物哪怕几个月的寿命也做不到，在冷酷的死亡面前，这些愿望被粉碎得一干二净。现阶段科技的发展，除了增盛人们的物欲外，对于宇宙实相又能掌握几分呢？面对浩瀚无边的宇宙，依靠现代科学手段，人类也只登上了一颗离自己最近的星球。我承认科学在某些方面的功用，但我不会迷信它。

好在教学任务并不重，闲暇时我便开始接触《印光大师文钞》《弘一大师文集》等书籍，还有国内外一些法师讲经说法的资料。这些书籍和资料都很深入

浅出，我被佛法博大精深的内容吸引住了。加上在大学里对“六道轮回”的些许感受，种种偏见和执著渐渐被佛陀所宣说的甚深道理折服。

偏见在真知面前一点点消融，反思则慢慢生起，自己的无知浅薄在真正涉足佛教后暴露无遗。这时才发现，原来那些喜欢诽谤佛法的人，往往都没有看过佛经、更谈不上研究过佛经。记得学佛之初，曾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迷信这些？”我反问他：“你看过佛经吗？了解佛经中所宣说的道理吗？”他很茫然地摇头，我再反问他：“那你凭什么说它是迷信呢？我并没有见过你朋友，我说你朋友是坏人，行吗？”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本来我可以像身边的大多数人那样走下去：教书、评职称、结婚生子，直至老死。然而，学校通告栏上频频出现的讣告却时时刺激着我那安于现状的神经，其中有老教授，也有年轻的教师。如是地生活，

如是地死，这难道就是我生命的模式？了解那些情执深重的文学家，介绍那些宣泄情爱的作品，并指导学生们也创作出如是的作品，穷此一生，对自他能有多少利益？时间永不停息地流逝，生命一步步走向终结，这时，我对那句“如少水鱼，斯有何乐”算是稍稍有所理解了。

思考宇宙的无边无际、时间的无始无终，倍感自己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对世间无意义的空耗深感痛惜。也没有经过翻天覆地的剧烈思想斗争，我便做出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抉择。

因为考虑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没有公开辞职，而是选择了悄然离去。要走了，才发现割舍掉亲情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当然也舍不得离开那些调皮又乖巧的学生。母亲很善良，而且也信佛，这让我多少有些放心。父亲是干了几十年革命工作的老党员，对我学佛的事，心里总是有点疙疙瘩瘩的，所以离家

求法的事就没有告诉他。但母亲再通情达理，儿子毕竟是她的心头肉，我知道她心里其实很难过。

离家的日子终于来了。那天，母亲没有哭。望着风中她苍老而慈祥的面容，我忍住了几次想落下的泪滴。

背上行囊，悄悄地离开这片仍有点眷恋的土地，我就只身上路了。

在雪域圣地——喇荣五明佛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闻思后，我对佛法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对缘起性空等甚深的道理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身心上的受益难以言说。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佛法的伟大与世间琐事的无意义，于是决定舍俗出家……

正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叙述，外面又传来了房屋倒塌的声音。于是，我们不得不中断这次谈话，约定以后再续。

走在大雨中，迎面碰到很多来去匆匆的人，许多人脸上都挂着一副怨天尤人的表情。我却没有什么怨恨、愤怒、无奈的情绪，因为我知道，这次水灾是众生福报浅薄所致，属共业所感。

想起曾经闻名世界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当时的寺院里圣者辈出、名噪一时，堪称南瞻部洲的一大庄严。但当它被外道摧毁时，那么多具足神通的大成就者，却因众生的业力所困，无一能显示神变挽回厄运。有些班智达带着几百人逃往克什米尔，有些则流浪到萨霍国……仅仅几天之内，那烂陀寺就成了一片废墟。

面对这次的自然灾害，我感到人力是如此的无助。但就在此时，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英国诗人雪莱那振奋人心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想着想着，我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我已不是我，
不仅如此，我还要对客户说很多言不由衷的话，
做很多表里不一的举动，
身体及心理都开始出现透支……

快乐的迷途

物质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特别容易激发众生本来就炽盛的欲望，层层无尽的诱惑，更是为贪欲的泛滥推波助澜。许多人在年轻时，将几乎所有的钱财、时间、精力、心思都投注在所谓的甜蜜爱情上，究其实质，这依然是贪念在作怪，而男女双方对情欲的贪执，更是轮回的根本。有智之人应能看透爱欲的本质：它的暂时性刺激对人的精神作用极大，而人们为了这无常的感官享受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从爱情中所得到的“快乐”，大抵不出身体的欲望满足与心灵

的相互愉悦、依恋这些范畴，其实这种种的迷乱感受，在佛陀的教言中早已有了对其本性的深刻剖析，只是在把幻境执著为实的人看来，非实有的爱情依然要被障壁重重的他们添加上许多人为的虚幻面纱，一如他们在梦中自认为亲身实证的那般。

也有些人通过自身的经历渐渐明了了爱情的实质，比如言觉。现在某大学读佛教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他，也曾经狂热而天真地执著过爱情。希望他的经历能对沉溺于爱河中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有所启发。否则等到日落西山时，再反省年少时的轻狂无知，那时又会产生多大的实际利益呢？

坦率地说，我过去的行径确实像一个浪子。而值遇佛法这之后的岁月，却将我那曾经轻飘飘的生命塑造得沉重、坚实了许多。当转回头再去看看时，总会有一种感觉明白地告诉我：踏上佛道其实真的是我成长历程的必然。

说起我的童年，那应该说是在瓦砾土堆上度过的一——大地震后的唐山，到处都是断瓦残垣，一个又一个的防震棚见缝插针般地遍布废墟之间。整座城市充斥着无序与混乱，而就在这倾斜的地基上，我渐渐长大了。

大约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与那些用一生的时间也抹不去心中阴霾的大人们相比，我们这些未经世事的孩子是不懂得什么叫沧桑无常的。那些满目的废墟，反而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疯跑、游戏的绝佳场所。记得当时，每当孩子们都被大人们一个个地叫回家吃晚饭时，在某块平坦而略微有些凉意的石板上，总会剩下一个双手托腮的孩子。他总爱傻傻地望着天空，一直到满天的星星眨呀眨地挂满眼帘。那个孩子就是我。直到当班主任的妈妈下了晚自习来“捉拿”我时，我才会不情愿地跟她往回走。那时妈妈总爱问我：“又傻想什么呢？”我就开始一连串地问出一些傻乎乎的问题……

“还记得少年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

的确，假如此刻追问回忆，我想那时做的梦大多都关于“永恒”吧。天空是永恒的吗？时间是永恒的吗？星光是永恒的吗？当然，所有的这些问题对那时那个爱做梦的少年来说，是不可能有什么答案的。但这种对未竟探求的永恒思索，却永远刻在了我的灵魂深处。

似乎我的成长总是要与歌声相伴，在废墟中长大，又在郑智化的《年轻时代》中迈向血脉喷涌的青春年代。“口袋里没钱，名堂倒是很多。妈妈多说几句，就嫌啰唆。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受伤的时候不用回家。永远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纪轻轻要浪迹天涯……”尽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首歌的内容很浅，但它宣泄的情感却很纯、很真。好久都没听到这首歌再飘荡在耳边，但只要它的旋律被人不经意地哼起，心头便不由得浮起中学的那段时光。那时的生活大抵不出三样东西的范围：摇滚乐、啤酒、枪战片。其中影响我至深的当属枪战片：周润发在《英雄本

色》中为朋友两肋插刀、身中几十枪的镜头，每天都要在我的脑海中反复播放几十甚至上百遍。于是我学会了义气，也学会了打架。那时觉得跟人打架，尤其是动家伙时，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真是刺激。不过在内心，应该说我追求的还是永恒——从童年起就在苦苦寻觅的永恒。只是在中学时，我把友谊的永恒看成了瞬间爆发的所谓“光荣”与“牺牲”。

年轻时代，确实有一点天真有一点呆；年轻时代，确实有一点疯狂有一点帅。如果说在那段叛逆时代里还留下什么有用东西的话，我想那应该算是绝不苟同于他人的性格，以及无畏的勇气吧。“所有欢笑和泪水就是这样度过，那一段日子我永远记得；或许现在的我已经改变很多，但至少从未改变那个做梦的我！”

接下来的成长岁月里，我开始遭遇了我的初恋。

曾经在脑海里幻想过无数个关于自己的爱情故

事；曾经呼吸困难地想逃又不忍地去敲女生宿舍的门，但是，时间和尝试告诉我：欲望的升沉终归要归于平淡，新鲜的感觉最终一定会变成不新鲜。后来当我看到“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时，我深切感受到，自己稚嫩的爱情，真的成为了苏轼这首作于近千年前的诗歌的绝佳注脚。在频繁的约会、逛街后，我们彼此加在对方头上的光环已消失殆尽，因而交流变得越来越乏味。我暗暗地问自己，这就是我渴望的永恒爱情吗？本想摆脱寂寞而追求爱情，但当爱情来到身边时，我却发现得到的是更多的寂寞。每次聚会结束，我都要面对更加孤独的自己，我想她的内心也会是同样的感觉吧。当爱人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那种痛且苦涩的感觉，就像把整个人都抛向无底的深渊；每一次心跳都把痛苦沿着血脉压向全身，直叫你没法不懂得两种苦：求不得与爱别离。

“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

价。”慢慢学着自己长大吧，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男女间的感情是永远无法真正充当人生的基石的。也就是在恋爱前和恋爱后的那些时日，我开始阅读佛学书籍与大量的东西方哲学书，特别是佛陀的教言，让我常常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但刚开始时，我只是把它们当作知识去积累，从未想过要把圣言与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而初恋的遭遇，便适时地充当起我个人生的转折点，我开始从中品味出佛经上早已宣明的道理。这样我便不得不开始把佛经的道理用于指导我的生活，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根本不具备看透雾中花、水中月的智慧双眼。

如佛所说，智慧和解脱都是在孤独时发生的，如果懦弱的人逃避孤独，那也就等于逃避了智慧和解脱。以逃避寂寞的初衷跌入爱河，我想这正是许多人迷失自性、造诸众苦的渊源吧。我渐渐明白了，如果我最执著的爱情都只能给我带来无常体验的话，这世上还会有所谓的永恒吗？

尽管佛法一再强调不离世间觉，但很多年轻人还是因为认定佛教是禁欲主义而排斥她。我想这真是个大大的误解！其实睁开眼去看看这个娑婆世界的对对夫妻，有哪些人能摆脱在合法外衣下的欲望放纵与发泄？有哪些人能摆脱千篇一律的生活中的隔阂与淡漠？有哪些人能在外表万花筒般的空虚实质中，顿悟婚姻的束缚与牵强本质？又有哪些人能在日复一日的烦恼海中，获得穿透一切如梦幻泡影般的有为法的智慧？挥挥手与爱情告别后，我也就懵懵懂懂地大学毕业了业并加入了上班一族。因为我的专业是营销，所以理所当然地我就成为了一名挣钱的“苦力”。在营销过程中，我越发体会到了商业化社会的万般“风情”：以我的职业为例，我的所有才智、精力乃至生命，都仅仅凝聚在我所推销的啤酒，或是电器那么一个小小的品牌上。我已不是我，不仅如此，我还要对客户说很多言不由衷的话，做很多表里不一的举动。任务放松时闲聊喝酒，任务繁多时又加班熬通宵，我的身体

及心理都开始出现透支。有时在加完班赶回家的路上，长长的街、冷冷的夜，路灯幽暗的光又拉长了我的身影，这时在心中就会异常清晰地回荡起《心经》的开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就是因为空不掉这五蕴、空不了这利益驱动才度不了一点点苦厄呀！我追问自己，“我追求的是什么？不是真实而是幻影。我在逃避什么？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本来面目！”纠缠交错的时空里，一种没有感觉的感觉占据了思绪乱乱的我，这个都市夜归人的灵魂。

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肯定不是。随着学佛的逐渐深入，我的心理天平越来越倾向于以佛法来重新建构人生。我相信自己并非一个盲目信仰者，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现代人，我在佛学和其他宗教与哲学间是有过长时间的慎重抉择的。反复的比较结论是：只有佛学才能提供给人们关于烦恼与痛苦的原理与解脱之道，特别是她独有的戒、定、慧三学，更是其他一些

外显高深、实则无关人生痛痒的哲学理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我从心底想对世人们说一声：不安的灵魂们啊，到佛学殿堂里为自己找一个永久的家吧！

不久之后我就辞掉了工作，撇下很多亲朋不解的目光，背上简单的行囊，开始踏上寻找自我、回归心性的路程了。走遍了五台、九华、峨眉、普陀，怀抱一种浪子寻根的心情，一路上见过许多人，也经过了很多事。当越来越多的人与事都已随风而去时，驿动的心终于渐渐平息了下来。该回家了。我发现对我这样的—个佛学“贫儿”而言，流浪并非是我最好的成长旅途，我该在一个丰富的佛法驿站中去长久驻留一番了。

经过一年的苦读，我考上了佛教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于那个喜欢仰望星辰、托腮思考“永恒”问题的少年来说，我想这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吧。

为了找到宇宙人生的圆满真理，我已舍掉了尘

世间的许多诱惑，也许未来我还将舍弃更多。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当久被尘劳封锁的心珠抖尽风尘之时，那照破山河大地的光辉本色，终将证明我的所有努力、所有舍弃，都会因那一刻的升华而得到最终令我无悔的回报。

为此，我将用生命做全身心的投入与期待。

人人都在希求对他们来说至真至爱的东西，但我觉得对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清净的智慧才是他们最应珍视的无价之宝。而在所有世人公认的智慧之林中，佛陀的智慧则历经考验从未受到过任何能与之对等的挑战，因它从未被任何人检验出有何漏洞与缺陷。因而知识分子真的应该对佛法有所领悟，不论你从事任何研究，都可从无所不及的佛法智慧中汲取于己有用的妙法甘露。

无论是面对爱情还是事业，也不管你身处顺境还是逆流，都希望欲了知世界真义的知识分子们能先通

达，至少了解一下佛法的真理。只有拿着金钥匙才能打开宇宙万象的大门。

第三章

心住何处？物从何生？

在亚青，我吃遍了当地所有能吃的野菜。

每当吃野菜的时候，脑海里便浮现出当年

觉三上师“逼”我挑水的情景……

再苦再累，我甘愿承受。只愿能再次找到上师。

缘聚缘散，你都在我心中

圆离到佛学院的扶贫医院发心已两年了。尽管我与她接触不多，但总觉得这个出家人很精进。每次去医院，总能见到她读经、看书，或者诵咒。印象中，她每次考试的成绩也很不错。后来听别人介绍，才知道她在白玉的亚青寺也曾经精进于闻思修。

她来喇荣求法是为了追随她第一个金刚上师的足迹，这一点的确与众不同。听她说，学成密法后，还要回汉地弘扬佛法。难怪她在佛学院期间如此苦行求法，长期过午不食，都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目标。

一次空闲时，我让她讲一下学佛的过程，她的经历曲折，那些只有寒夜孤星知道的故事让听者动容。上师的离开，给了她难以忘怀的痛苦，也给了她矢志不渝的坚强。

1967年，我降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二〇八医院。胖乎乎的我见到谁都甜甜地笑，父母也就用“二胖”来做我的小名。

那时的经济虽不像现在这般发达，但身为部队团级干部的父亲，依然能使全家过上富裕的生活。我就是这样一个风平浪静的环境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少年及青年的美好时光。

高考的落榜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挫折。好在第二年我又得以在进入工作单位的同时，考入中南财经大学下设的武汉经济管理大学财会专业。

说起学佛的缘起，还得感谢我的弟弟。我唯一的

小弟性格很内向，不爱多说话。从他上高中起，就在每天做完功课后捧起佛经来看。当军官的爸爸、当老师的妈妈对他的举动都非常不解，因为包括我在内，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把佛教划在封建迷信的余孽里。大学教哲学的老师也说，宗教是人类精神的麻醉剂，佛教是受苦者将希望寄托于来世的门票。

所以我们都推测弟弟可能是在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吧，毕竟现在的高中生，有几个是精神充实而愉快的？或许弟弟碰到了什么不如意的事，反正我们都不愿干涉他，怕他受到伤害。

可能都是同龄人的缘故，我是最早想走入弟弟内心深处的人，也是最先被他“熏习”直至最后“同化”的对象。我很疼爱小弟，所以渐渐对佛教也产生了兴趣，它到底说的什么？如果说麻醉人，又是怎样麻醉的？弟弟为何如此沉迷……

就这样，我开始去了解佛法。首先是佛经里的文

辞吸引了我，那简洁明了的语句犹如优美的散文诗；介绍修行人证悟过程的文字像是一篇篇小说；而有关世间、出世间环境的描摹简直就是风景散文。

接下来便是走进佛经的内涵，越深入其中，我越感到佛教绝不是什么“麻醉剂”，恰恰是警醒世人的“醒世良言”。它所阐发的关于宇宙人生的哲理，让人生生世世都受用不尽。

妈妈看我这么热乎地与弟弟打成一片，也略感怪异地讲述了家中一件尘封已久的往事：姥爷在世的时候就信佛，家里还供着一尊观世音菩萨。姥爷去世后，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父亲的身份，那尊显灵的铜观音也不知流向何方了。一听这话我就想，原来我和弟弟的学佛也和姥爷的善根有关，看来我们与佛宿世有缘。

等到大学毕业，我的佛学理论也有了一定的基础。显宗方面读了《华严经》《法华经》等几部大经。

密宗方面，看了《大日经》《莲花生大士本生传》《金刚顶经》等。不看则已，看罢不得不为佛教讲述的哲理所折服。

虽然我学的是会计专业，但因姑姑是医生，所以我平日也多少看了一些医书，诸如《子午流注》《中医学》《解剖学》等。越对比越觉得佛教对人体的认识，远比现代或古代的西医、中医要深广细致。如佛陀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指出人在母胎中，每隔七天的发育过程（详见佛对阿难宣讲的《入胎经》）。而密宗对人体的解说，更有独到之处，从五气、七万两千条脉、七脉轮、红白菩提明点，到寂忿坛城、文武本尊与身心一体的理论体系，都是中西医从未触及的。

从小我就很喜欢数学，高等数学的难度是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的，而藏传佛教中的历算才真正让人叹为观止。《时轮金刚密续》根据日月围绕须弥山的运转，将任何时间内的器世界变化规律，甚至天上星辰的数

量，都能准确无误地计算出来。特别是《时轮金刚密续》中，关于人体与天体相对应的人天时轮一体性的理论，将人和自然的全息关系讲述得通透无余。让人不得不信服密宗即生成佛的神秘性及宁玛巴大圆满的深奥性。

如此边干事业边闻思佛法，一晃又是几年过去。我清醒地意识到，该是找一位具德上师引导实修的时候了。也许是因缘和合，生起这个念头没多久，1997年，我就遇到了此生的第一位金刚上师——觉三上师。

觉三上师是湖北黄陂人，1910年出生，八岁皈依太虚大师，十三岁于维宽法师前出家。十八岁时，维宽法师观察因缘，又将他送往能海上师处学密。从此以后，觉三上师就作为海公上师的贴身侍者，随师入藏求法，六年后又随海公上师回汉地弘法利生。“文革”后隐其踪迹，悄然安住于一座小庙中。

年逾八旬的上师，每天凌晨三点半就起床，有时还要亲自敲钟，带领大家同修显密功课。觉三上师品行高尚，是国内公认的高僧大德。他对外物毫不贪执，不论谁供养他的营养品，他都要拿出来供众。每天早晨上殿前的一碗“智慧汤”，是四众弟子供养上师的，他也要给大家一人冲上一碗。他常说，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要这么多东西有啥用？

上师因人施教、应机调化。为打破我的傲慢心，他有很多次都有意不理我，对待我的那份神情似乎比对那只叫“黑子”的狗还不如。当时的心情不知有多难受，但我的无比傲气也就在这种“难受”中渐渐淡化直至消失了。

上师还教导我，要把自己永远放得低些。并讲述了他当年作为名声很大的大德，到别的寺庙去时，总是把当地寺庙的方丈摆在自己之上。如有供养他的财

物，也全都留给寺庙的方丈及僧众。

上师的教导熄灭了我逞强好胜的习气，同时也让我体悟到上师的智慧。我在家娇养惯了，为了培养我能吃苦的品性，上师命令我必须亲自去挑水，而他就坐在外面看着我。当我生平第一次挑着水踉踉跄跄地爬上山坡，来到上师身边时，早已累得气喘吁吁、浑身打战了。这时，我看到平日对我不苟言笑的上师，竟笑得那样开心。今天回想起来，我能历尽艰辛到雪域求法，吃尽各种苦头而不退缩，实在是上师赐给我的最大财富。

上师那么大年纪，什么都可以放下，就是放不下对我们解脱成就的迫切希望。一想起他用颤抖的手拄着拐棍，蹒跚地从屋里走出来，看着我们念诵法本，看着我们磕长头，问我多久才能修完加行，嘱咐我要精进精进再精进，我的心里就十分感动。我不止一次地默默发愿：要精进修行，不负上师期望。

有时上师并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但只要看到上师那安详调柔的禅坐、祥和宁静的心境，自己烦乱的心就会立刻安静下来。上师的种种功德、行为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无声地教育着我，并使我向他靠拢。

有一次，上师问到三峡工程的进展情况，我说我现在对这类事情毫不关心。他略带责备地对我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呢？有关大众利益的事你都不关心，那你还关心什么？”

我这才觉察到，学佛后自己对周围的事物越来越无情，这已是误入歧途了，哪里还谈得上菩提心呢？度化众生不仅仅靠讲经说法，身口意都是利生的工具，要想自利利他，内证功德是多么重要。

有了这次经历，我开始时时刻刻以上师为榜样，尽力去观想天下如母众生所受的苦。一日，我在房间里思考《上师供》的法义，渐渐地，第一次生起了为

救度无边无际有情出离生死苦海而修行的心。当我思考良久走出房门时，却发现觉三上师早已站在那里，他显得特别高兴，手颤抖得很厉害。我问上师，手怎么这么抖？他只是慈爱地望着我。心的感应使我明白，上师已知道了我的全部心态。

当天吃中午饭时，上师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从现在起，人人都要发心利益众生，要你追我赶速证菩提，今天斋堂包饺子（平日里，如果不是喜庆的日子，寺庙里是很少包饺子的）。

正当我在上师的慈爱关怀下渐入菩提正道时，这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启蒙导师、真正的精神之父——觉三上师，却于1999年2月1日零点四十五分圆寂了。

圆离说到这里时早已泪流满面，泪水如水晶珠子般滚落胸前。看她哽咽着说不下去，我便安慰道：“别哭了，坚强些。觉三上师在法界中一定希望看到一个

比以前更旷达、更能放下万缘的圆离。”

沉默了一会儿，圆离擦去泪水，又接着说了下去。

上师的圆寂，使我顿感人生的无常、佛法的难遇。虽然值遇上师，但密法才刚刚触及皮毛，离解脱还有十万八千里，上师就离开了我。我懊恼极了，整个人都沉沦于极端的痛苦之中。对上师的思念、对失去依怙的迷茫、对下一步修行的疑惑……一时间全都涌了上来。那段时间，我就像一个游魂野鬼，做任何事都心不在焉。想着上师一生饱尝了人生的苦楚，使我对这个尘世也渐渐生起了出离心。

怎么办？伤心迷茫之际，突然想到上师当年也是入藏才求到法的，我何不走与上师一样的路线呢？想到这，我的心重又生起了一线希望——我也要走上师当年入藏求法的路。

决心一定，我便在单位请了假，告别了双亲，和

弟弟于1999年4月踏上了进藏之路。我们先到成都，又到康定，再到炉霍，又进理塘，然后折向白玉的亚青，直到最后来到喇荣五明佛学院。这期间我们受了多少苦和累，只有天上的星星和自己的心能知晓。在亚青，我吃遍了当地所有能吃的野菜。每当吃野菜的时候，脑海里便浮现出当年觉三上师“逼”我挑水的情景……

再苦再累，我甘愿承受，只愿能再次找到上师。而今，这一切在喇荣全部圆满了。1999年年底，我在佛学院做出了此生最重要的选择：出家修行。落发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往事涌上心头，我的泪水终于忍不住奔流而出。一个愿望越来越清晰地占据脑海：漂泊了那么久，终于有了归宿，我愿生生世世皈依法王，皈依三宝，精进修行，直至解脱。

刚出家那阵子，父母几乎天天催逼我回家。我没有丝毫动摇，更不想回头。觉三上师给我指了一条光

明大道，而法王如意宝、佛学院的高僧大德们，正亲手领着我一路前行。这世上还有比在恩师的庇护下奔向自由和解脱更让人神往的事吗？

有时候真的很懊悔，自己怎么这么晚才开始学佛？善根福德怎么这么浅？看着很多藏族僧人十来岁就开始了闻思修行，心里由衷地羡慕。

不过没关系，如果来生再来人间，我一定要转生在佛法兴盛的藏地，从小出家，再也不为世间无意义的琐事而浪费暇满人身。

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史上的许多高僧大德，都是在从汉地到藏地，或者从藏地到印度的求法之旅中，圆满他们的学佛心愿的。这期间的风风雨雨、冷暖甘甜只有自己才能体味。

对圆离来说，也许有人会不理解她的艰苦寻觅，甚至会感到害怕而心生恐惧。但也有人会羡慕、随喜，甚至追随她的举动。

不管怎样，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看一看米拉日巴尊者的传记。尊者苦行成道的故事，正是对“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的完美注解。

无论你如何的高贵，
无论你怎样的倾国倾城，
都不能保证你可以永生不死。

我的未来不是梦

轮回就像大海一样无边，身处轮回中的众生就像不断产生的海上浮沫一般难以穷尽。头出头没于苦海中的众生，如果没有佛法的指引，如何才能从这生死海中登陆上岸？

可惜的是，大多数世人根本就没有认清轮回的本质。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中，除了少数的宗教学说外，千千万万个理论体系、流派、思潮、学说都几乎没有涉及对轮回的分析，更谈不上对轮回本质的揭示。世间的教育制度，在把学生们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的过程中，也很少对他们进行关于轮回的教育。因而

在很多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中，轮回这一部分几乎全是空白。如果他们的轮回知识非常欠缺，那我想他们相应的人格结构也不会十分圆满，由此而形成的对社会人生的道德、人伦认知，也必将有所缺憾。

而在藏地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从小就接受佛教的轮回教育，故而所有关于生命的断见等邪说都不大可能在他们的内心扎下根。这实在是值得让人高兴并庆幸的一点。

不过，即就是在一个没有轮回教育传统的环境中，如果一个人与佛法有前世宿缘的话，他仍可以通过梦境、通过濒死体验等种种途径去体认轮回的存在。比如圆够，她就是通过对一个长久萦绕于心的梦的破解，而真实了达了轮回的实际状态。

我在一家港资计算机网络公司里担任区域业务经理，平日的的生活总是陷在一大堆男性同事当中跟他们周旋。《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曾经想采访我，因

为她觉得在 IT 这个以男人为主的灰色圈子里，我这个三十二岁的女人能立于不败之地，多少也算得上是一道耀眼的风景。别的不说，单就我做市场销售工作但却不沾烟酒这一点，就已足够让周围的人们惊叹不已了。

的确，从事像我这样的工作，每天都得在各种应酬中与各种客户打交道。这么些年来，我看到过多少的一掷千金，听到过多少的花言巧语，感受过多少的繁华如梦啊！不过，每当我在喧嚣的城市里抬头看到那灰蒙蒙的天空，我的思绪便会穿透那厚而肮脏的云层，不由自主地，我就会想到远在色达喇荣佛学院里的上师，想到曾经聆听过的那云中的梵呗。每每这个时刻，我的心便会从疲倦及厌烦中振作起来，变得温暖而又坚强。因为我知道，无论时空怎样转换，岁月怎么改变，慈悲的上师和诸佛菩萨永远都会在我心中，在我身边！

说起我与佛教的渊源，那还得上推至 1992 年。那年，我因一个很偶然的机缘而在成都昭觉寺皈依了清定上师。不过现在想来，那时真的是什么也不懂，只觉得清定上师的笑容非常清秀而且慈祥，就不由自主地皈依了他老人家。直至如今，他的笑颜还时常浮现在眼前，那清亮而深邃的目光好像还在注视着我们。有时我一摸自己的额头和手，就似乎又感受到，当年他在寒冬时节用他的那双温暖的手加持我们时所留下的痕迹。

不过皈依归皈依，我对佛学的理解，从 1992 年至 1997 年之间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我不懂什么叫因果与轮回，也不知什么是空性，更谈不上对空有不二的认识。我只是觉得有空去庙里拜一拜，就已经算是一个佛教徒了，要不庙里放那么多佛像的目的又为何呢？这种对佛教的肤浅理解恐怕也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吧。

我的家庭条件一直不错，1969 年出生在北京的我从小就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一直到 1973 年爷爷被迫害致死为止。爷爷的官位很高，他是一位将军，与周总理一起工作，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小时候见到周爷爷的情景。我的父母 1964 年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成都，后来爸爸担任了一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妈妈则在一家国营大厂做主持项目设计的高级工程师，还曾获得过一项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记得妈妈总爱提到关于我的一个小笑话：小时候有次回成都，我用家里的巧克力和同楼的小孩换泡菜吃，因为我从没吃过泡菜，只吃过太多的糖。即就是到了现在，我的小孩也最爱吃外婆做的泡菜，因为我至今都没有掌握做泡菜的技术。

1997 年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后就一直待在家里带他，对我这个工作惯了的职业女性来说，有了大把空闲时间后却又觉得实在是太空虚了。这一段难熬的清闲日子让我有了充分的时间去把这么多年来的一些

生活感受重新串联起来，特别是孕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些经历，更让我品味不已。生小孩的时候，我的的确确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艰辛，感受到了父母的恩重如山。正因为如此，我就更加要珍惜父母、孩子，还有我自己的生命。但因那时的我仅仅是从形象上入了佛门而已，我对三世因果与轮回既不了解也不相信，所以一想到生命必然的终结，一种如灰飞烟灭般的空虚感马上就让我心灰意冷下来。我开始理解了“富贵如浮云”这句话的一些含义：无论你如何的高贵，无论你怎样的倾国倾城，你都不能保证你可以永生不死。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感到了一丝探寻人生和生命的价值时，怎么也找不到答案的那种困惑。

1998年的夏末，也在学佛的弟弟告诉我说，有一位来自色达喇荣佛学院的大堪布要带领我们大家在成都放生，有什么关于学佛以及人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

趁机向他提出。也就是借着这种因缘，我见到了弟弟所说的那位大堪布——慈诚罗珠。

与堪布见面的过程中，他那儒雅的风度和温和的态度一下子就让我放松了下来，我就和上师聊起了自己爱看科幻小说之类的闲话。聊着聊着，我忽然间就想起了自己曾做过的一个梦，于是便把它从记忆的仓库中重新提取了出来。要知道这个梦是我于十八岁那年做的，但无论过去多少年，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它：

在黑色的天幕中，在一片黑暗模糊的空间里，我看见了一个奇异的像黑宝石般的巨大黑洞。它呈橄榄形，里面好像掩盖着什么似的。它在悄悄移动，它设法掩饰的那个东西却同时在不断地从它边缘开始泄漏，就像光一样。而宇宙的空间也好像被这些光缩短了距离。但是，这奇异之光的泄漏带给我们的却是城市和生存的毁灭……我陷入了极大的恐惧之中，因为我感觉这毁灭足以消灭掉自认为异常发达的人类。在

完全的绝望当中，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接连不断地安慰着我：毁灭、再生、毁灭、再生……

在梦中听到这声音时，我那魂飞魄散的心才好像稍稍能安静一下。梦醒之后，那感觉就仿佛是从深深的地底好不容易才爬上来一样，整个的状态用四个字就能恰当概括，那就是：惊魂未定。

随着年岁的推移，我把这个梦也向越来越多的人做过描述。在成功或失意时我都会想到这个梦境，并且觉得它应该有某种含义。当我把它向慈诚罗珠堪布描述以后，堪布略微沉吟后对我说道：“可能由于你前世听闻过佛法的缘故吧，这大概是你轮回时的印象。还记得那光是什么颜色吗？”

“白色。”听完我的回答，上师便没再讲话了。

这次邂逅让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转折。怀着沉甸甸的心情回家后，弟弟对我说道：“平时叫你看经书你不看，书上把轮回的过程讲得都已非常清楚了。师

父对你真慈悲，平日他几乎从不讲一个人具体的前后世以及神通之类的话。”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突然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一样，我下定决心要真正开始进入佛教的闻思修了，再想起以前动不动就以一个佛教徒自居的心态真是感到可笑至极。也许因为寻找这个梦的答案花费了我太长的时间，而上师恰恰就是那个破解梦的引路人，在我迷茫的时候适时出现，于黑暗中点燃我前方的一盏灯，引我从骄傲、不羁、空虚、惶惑的人生状态中找到自己的真正坐标，让我知道我是谁。这一年我二十九岁。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我，又在国企、外企工作了多年，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故事，拥有了数不清的成功和失败。但我从未想过自己这一生的来历，也从未认真思考过自己的将来。佛法于我似乎是身外之物，我在金钱与名利、感情与事业的圈子中，与众人一样被各种烦恼包裹着。

现在我要开始真正学佛了！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二十九年来，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看了几本佛学书籍后，我渐渐明白了：不管你是否拿到了皈依证，也不论你是否会烧香磕头，这些都还只是一些形式，真正的佛教是学习的佛教，学习佛陀对宇宙人生的正知、正见、正觉。不了解这些话，你的学佛要么是流于形式，要么就成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要么就干脆被引入邪道。

等到看了更多的书后，自己的浅薄与无知就暴露得更明显。曾经以为自己懂得的已经不少了，但在博大精深的佛法面前，越看自己越像一只小蚂蚁。惭愧啊，惭愧！自己几乎什么都不懂。现在也常常因为别人问起自己的学佛心得，不得已只好向他们说几句，但每当自己要张口的时候，心中都惴惴不安，特别怕自己讲错了而导致他人误入歧途。所以，对那帮根本就没有钻研过佛教，却经常批判我们信佛之人为封建

迷信的流俗之辈，我特别想劝诫他们几句：如果你是电脑专家，在你要设计一套给银行使用的应用软件时，我想你也应该拜金融专家为师。主观地评论和判断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才是一种真正的迷信。

生活当中我还会经常碰到另一些人，他们似乎也在“学佛”，而且学得非常“自在”。比如他们会经常劝我喝酒或杀生，还理直气壮地劝勉我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我也想对这些人说一句，喝了酒，我连自己坐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敢说知道佛祖坐在我心中呢？

我只是一个凡夫，在这个尘世中的烦恼还很多，而懂得的真理又很少。所以我不敢放弃学习，也不敢轻易评判，更不敢任意胡为。现在的我尽管天天都要为生活、工作奔波，但内心已慢慢地试着去学会不为外物所动。碰到烦恼生起的时候，我就反思自己当初的发心和发下的大愿，再想到雪山深处的上师为了众

生的利益而默默地奉献自己全部的身口意，我就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可卑。在无可回避的死亡和轮回面前，我们却为了拥有今天暂时的金钱与美色而甘愿放弃原则和真理，这种颠倒错乱的行为怎么可能让我们逃脱生死之网呢？“佛是尘埃落尽的众生，众生是没有觉悟的佛。”到底何去何从，还是让每一个人自己去判断吧。

在学佛之路上就这么平稳地走着，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那是 2000 年的春节前后，当我们于腊月二十九赶到马尔康时，基本上已没有人愿意进山了。一个好心的藏族朋友用车送我们，晚上 8 点左右我们终于得以坐上了他的敞篷车。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夜：颠簸的山路，漆黑的夜空，干净而凛冽的空气，还有那阵阵刮过的大风……气温已是零下一二十度，不过我却没怎么感到有多么冷。一路上我都在祈祷法王如意宝，而他慈悲的笑容也好像一直都出现在无边无际的夜空。当第二天凌晨 4 点钟，我

们的车子就快要接近学院时，不知怎的它就突然陷进了路边的冰沟里。于是一车老少都下来推车，结果我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冰水里。犹豫了一下再把脚拔出来时，却发现鞋面上的水瞬间就已凝结成了冰。就这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算把车从沟里推出并重新启动，我们一行八人就这么跌跌撞撞地摸进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

来到这里才知道，在这个小山沟沟里竟生存有八千名左右的藏族出家人与近一千人的汉族僧众。寺院美丽而庄严，但生活条件却十分艰苦。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学院举行一年一度的持明法会，每天我们都能随着近万名四众弟子一起享受学院的供斋：有酥油茶和稀饭，有时还有甜米饭。生活就是这么单纯而又充实，天空就是这么纯净而又蔚蓝。井然有序的法会期间，我天天都能看见对面那金灿灿的山谷，因为阳光总能照射到对面的山坡上。还有火红火红的经幡，被风吹得漫天飞舞。更有那撼人心魄的唱经声，一天

二十四小时都响彻整个喇荣山沟，也响彻并穿透我的心间与灵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站在借住的木屋门口，仰望繁星密布的无尽苍穹，所有的烦恼便全都消散得如无云的天空。

有个同来的师兄对我说，原先他很奇怪，这里条件这么艰苦，为什么却有那么多人愿意留下来，而且几乎人人脸上都挂着真实的笑容。现在他说他明白了：我们每天都在污泥中打滚，却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更不知生命的源头与走向，而山上的人们正是为了明了生命的意义与追求解脱才在这里精进地修行。当生活变得充实而有价值时，他们的脸上当然便会有满足而会心的微笑。听到这位师兄的感慨，我不禁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则佛教小故事：一个将军问一个高僧，这世界究竟有没有天堂和地狱。高僧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却拿起戒尺猛击了一下他的头。将军大怒，拔剑相向，同时大叫：“我要杀了你！”高僧听罢哈哈大笑道：“地狱就在眼前！”将

军一时猛醒，惭愧地低下了头并请求师父赐教。高僧一句直指道：“天堂之门从此洞开。”

这地狱与天堂也就一步之遥，中间的界线全在我们的当下一念。不过为了这清醒的一念，我们却必须在平日就每时每刻地不断修心。日久功深，总有一天，我们会因心灵的解脱而得到无限的安详与自在。

脆弱的我们犹疑在生命的历程中，时而坚强时而沮丧。但对每一个已踏上菩提正道的修行者来说，我相信我们的未来都不会是一场梦境。只要我们在努力地学佛、修行、工作、生活，慈悲的上师与诸佛菩萨就一定会在我们身边陪伴并长住我们心间。

不知大家看没看过《黑客帝国》？有时候想一想，我觉得我们就像那些可怜的被程序控制的人类一样，即使看到了真相，但仍然要满足于幻觉的享受。也许要最终通达真理的确是需要太大的勇气与毅力吧，许多人明明知道前方有路，但他也不愿上道，因

为那路途之中可能布满了荆棘。

但我却愿为了达成这个理想的目标而不懈努力。我觉得一旦等我们觉悟时，那感觉就好像是《黑客帝国》里直面射向他的子弹的尼哥，当他放下自我、粉碎幻觉后，子弹终于在他面前化为乌有！

最后，我还想表达源自我内心的感激之情：我愿为我今天拥有的一切欢乐与幸福，为我在学佛过程中得到的一切收获而深深地俯首、恭敬地合十，向着十方诸佛，对着所有众生，献上我最真挚的谢意！我无以回报，只愿像所有的高僧大德那样，将生命全部融入无上的菩提道中，为了我们共有的清净本性能早日显现在这五浊恶世而努力终生！

我是如此的幸福，因为我将生命用在了实现梦想的征途上。

圆够在谈话中提到了好莱坞的一部电影《黑客帝

国》，从不爱看电影的我倒是无意中看过这部电影的几个片段。有一个场景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在那个先知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孩，他居然能用意念随意弯曲手中的钢勺。也许普通人很难理解这个细节，或仅仅将之当成为一种科学幻想。其实这个镜头以我们佛教徒的眼光来看，还太显稚嫩了一点。不过对一向以商业利益为着眼点的好莱坞来说，能用形象化的场面来比拟心的无限潜能已属十分难能可贵了。

正所谓万法唯心造，用意念控制金属器皿仅仅是从表面上宣扬了心的功能。其实它离山河大地均为心的显现这一层次还相去甚远，更达不到万事万物均为心的幻化这一境界。当然我们也不要对这部电影的导演提出一些让他感到勉为其难的要求，听说他在拍这部电影时，还特意征询过一些佛教界人士的观点。就冲这一点，我们也应该随喜他的这种将佛法电影化的努力。

我只想说明一点，任何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如果

想要证悟的话，他都必须了达心的本性。总有一天他会明白，这地狱、天堂、轮回、涅槃同样都是心的造作，毫无自性可言，但他同时也一定会明了，假如没有证悟心的本性，则刀山火海、油锅剑林绝对又真实不虚！

心就是这样简单而又复杂，佛法也同样是如此圆融而又无碍。

世间人太都在世间八法里大做黄粱美梦，而对于并不遥远的事实真相，他们却连梦都梦不到。

真是可怜可叹……

绚丽的晚霞映着屋檐下盛开的桃花，
东京的晚钟正敲响《樱花谣》的旋律。
我蓦然回首——那无人的小径，
仿佛传来一阵轻微的木屐声。
心中悠然浮现出弘一大师的身影，
也许他当年曾在这条小径上驻步流连。
风华正茂、激浊扬清，
不知他可曾留意这旷远而清悠的乐音。

每一声，都是绝响

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无论学不学佛。有人喜欢田园，有人喜欢花草，有人喜欢歌舞，有人喜欢文艺。而对音乐的迷恋，恐怕是许多人的共鸣。

佛教万千法门中，就有用金刚歌饶益众生的方便之道。用远离世俗贪欲的歌声，将很多人从无聊的沉

迷中，引入光明胜境。

而原本就从事音乐领域研究的人，似乎也更容易接受佛法的胜义智慧。音乐的无自性，往往让他们顿悟缘起性空的教理。

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圆沓，就是从音符中悟出了美妙的般若空性。她止息了世间五音，开始叩响灵魂深处的钟声。

从小喜爱文艺的我，因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打幼儿时起便开始了漫长的音乐生涯。初拉小提琴，中弹古筝，后又研究音乐理论，直至在无常女神的歌声中，邂逅佛法。

被称为人类第二语言的音乐，以其巨大的魅力超越了国家、民族的界限，成为一种跨越时空的艺术形态。在这个娑婆世界中，几乎人人都对音乐有着不同程度的喜爱与执著。多年与音乐为伴，虽然最终未落入“音乐人”的网中，但时常也会傻傻地想：如果世

上没有音乐，人们将怎样生活呢？

在上海音乐学院一待就是七年，中西音乐家们创作和研究的历史，时常触发我探究音乐本体、揭开音乐实相的念头，我计划毕业后考托福，到美国哈佛大学音乐系攻读音乐理论专业。

谁料不期而至的佛法闯入了我的生活。因缘的驱使，让我放弃原有的设计，来到这虹光萦绕、鲜花遍野的喇荣。在五瓣圣洁的莲花组成的闻思道场中，自己就像一只小蜜蜂，快乐而勤奋地吮吸着佛法的甘露琼浆。

上海音乐学院的七年，让我浑身上下的每一寸肌肤都渗透着音符的律动。而在喇荣圣地一住也是七年。这七年，佛法的甘霖一点一滴地融入自己的内心，并渐渐浸透每一个细胞，悄悄挤跑了曾经占据身心的世俗音乐世界。

偶尔在傍晚的夕阳下，看着天边翻滚飞动的壮丽

晚霞，耳边隐约传来不知名的歌手在远山雪峰下高扬飘逸的歌唱，我的思绪便又拾起当年与师长同学们音歌声舞的记忆，不由得感慨万千、情难自抑。每当此时，关于音乐实相的问题就会悄然浮起。

音乐由音阶、调式、节奏等几大基本要素构成，再加上作曲家、演奏者、欣赏者的完美配合，便整合成一个生动的音乐世界。

音阶由七个基本音高组成：1、2、3、4、5、6、7，有“1”音才会有“2”音，有“2”音才会有“3”音，其他音高以此类推。反之，没有“3”音，“2”音和“1”音也就无法建立。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又相互观待，任何一个独立而绝对的音高都是不存在的，每一个音高都必须有赖于别的音高才能得以确认。在这观待的基础上，基本音高间的升降变化，才会派生出美妙动人的音乐。

调式的确立也具有观待性。如D调中的“1”音在

G 调中是“5”音，而在固定音高中则成为“2”音。虽然是同一音位，它的名称却随着调式而改变。音乐学专家们也许会说，虽然音乐的名称不同、作用不同，但在听觉上仍有一个固定音高的概念。如钢琴键盘上小字一组中的 a 音是乐器演奏的定音标准，这难道不是稳定不变的吗？

让我们把探究更深入一步：音乐是时间的艺术，“a”音的频率为四百四十赫兹，也就是一秒钟振动四百四十次的信号，它是由不同时间段上不同的振幅积累而成。如果把时间段再细分到不能再分的刹那，这个不可分的刹那也是依观待而建立、无有实质的自性。既然刹那的时刻无有自性，那么在这个时刻上的振幅又如何安立？因此，所谓的标准音也只是存在于听觉思维中的一个假设概念而已，并非有个实有的本体存在。

至于音乐的灵魂——节奏，如果它有独立实有

的自体，那么所有的音乐都应该是一种节奏、一种速度、一种情绪，那该多么令人乏味？事实上，正是相互观待的节奏关系，才使音乐呈现出千音百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音乐的一切表现都需要以观待的程序来架构，无有观待、独立实有、恒常不变的音乐自性是不存在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体会出了“佛法不离世间觉”的伟大智慧，在跳动的音符中，流淌而出的正是佛法的妙音。

《杂阿含经》曾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这正准确地揭示了观待的真理。正因为观待，所以无自性；正因为无自性，所以本性为空。而般若空性恰恰就是佛法当中最有智慧的一道风景。

就在这无有自性的极为神奇的音乐空间里，古往今来的作曲家们却插上想象的翅膀，无中生有地谱写出一曲曲天籁之音。更进一步地考察作曲家、作品，及演奏者、欣赏者之间的关系，你会对音乐艺术的观

待性有更清晰的认识。会认识到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因缘聚合，音乐根本不可能存在，也根本不可能传递到你的耳中。那时，你就会不得不叹服佛陀所揭示的“缘起性空”的道理。

音乐艺术必须观待欣赏者而存在，他们对作品的认知与评价，决定了该作品的流行与发展趋势。离开了欣赏者，作曲家的“儿子”、演奏者的“朋友”由谁来“看望”与“交流”呢？然而每位欣赏者的文化修养、心理素质、社会背景等又千差万别，这就使得他们在对待同一首作品的接纳上，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倾向。这个时候，音乐的独立性、永恒性又表现在哪里呢？

同样，不同的演奏者在处理同一支乐曲时，也会根据对作品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情绪进行演绎。作曲家有可能阻止演奏者的这种主观发挥吗？

越是深入音乐世界，越会发现那个简简单单的

事实——缘起无自性。佛陀在圆寂前曾谆谆告诫弟子们：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故而一切事物必定会消解。确实，透过音乐无自性的分析，我们可以逐步通达一切音响、一切声音本自无生的大空性，就像空谷回声。此时，你还会把它当成真实吗？还会对世间万物看不破、放不下吗？

明白了这无比稀有的缘起性空的真谛，我更能没有耽著地、轻松愉悦地去体悟音乐的美丽。

缘起的确不可思议。那年初春，逗留在东京的我，漫步在一条幽静的石街上。绚丽的晚霞映着屋檐下盛开的桃花，东京的晚钟正敲响《樱花谣》的旋律。我蓦然回首——那无人的小径，仿佛传来一阵轻微的木屐声。心中悠然浮现出弘一大师的身影，也许他当年曾在这条小径上驻步流连。风华正茂、激浊扬清，不知他可曾留意这旷远而清悠的乐音？

几年后，我终于踏着弘一大师的足迹，也跟他一

样，于三十八岁时剃度。从此，我的音乐生涯降下了帷幕，又启开了新的生活篇章。

在佛法无尽的宝藏中，作为“淘金者”，我的心中充满收获的喜悦。多么想把这喜悦的甘露，奉献给我的老师以及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知道吗，我想念你们、感激你们，而唯一的回报，就是为你们奏出佛法的妙音。

小时候我就想周游世界，不是探奇览胜，而是寻找真理。不期然，我却在雪域高原找到了最后的归宿。记得泰戈尔说过：“我曾寻遍全世界，却在家门口草叶的露珠上发现了整个宇宙。”

圆沓的经历让我最感慨的一点便是：有理想、有人格、有智慧、有道德、有前途的世间人，如果学佛，实在是对生命资质的尊重。

还有一些学佛人，已然体味了佛法的妙味，却抱着在家也能修成的“理想”。在家当然能修，但反

观身边的人，有多少是在家修成的呢？就一般情况而言，在家人整天都有数不清、理不清的俗务，每时每刻都会陷入不得不做，做了又会违反戒律、教规的尴尬处境。

佛陀在经中曾多次宣说，对一个真正的人来说，除了修行，他应该别无所求。而最好的修行方式就是出家，最好的修行人一定来自出家人。

以完全客观公正的心态去观察、研究世界，
并发现规律，再利用规律改造世界、利益人类社会，
这才是科学的最终目的。

科学眼中的佛法

生活在这个人类共同依赖的器世界的人们，却有着种种不同的观念。观念的差异是客观存在，但无论如何，所有的看法、观点都应当是合理的。不过紧跟着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合理”的标准是什么？

现在的佛教界、科学界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互相诋诌。某些科学家认为佛法的实践与理论离日常的科学态度十分遥远，而一些佛教徒则认为科学的立场与方法论，是主客对立的分裂式研究……如果平心静气地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权衡，我相信任何问题最终

都会水落石出。只是这种公正的态度在很多场合下，都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性谦先生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后来又皈依了佛门，相信他对科学和佛法的对比研究，将会给很多人带来助益。

我出生在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母都是共产党员，母亲是医生，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着常规教育，唯物主义思想对我们来说是根深蒂固的。但在十多年前，还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做出了我这一生中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皈依佛教。

我想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中学到了逻辑上的因果规律，而反观自己走过的这十几年道路，更让我深感由因遇缘然后必然感果的道理。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同学们在一起山南海北无意义的闲聊和名利之争

心生厌倦，总希望能用那些时间和精力多学点有用的东西。儿时常听父母讲起瓦特看到煮开水而发明蒸汽机的故事，这让我自幼便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充满了好奇。上初中时我就有了一个朦胧的想法：人是一个小宇宙，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宇宙是一个更大的巨人，宇宙外面还有宇宙（其他的巨人）。现在想想，这个看法和佛法中的华严世界的一些境界竟有相似之处。那时，我对研究生命现象这个问题也极感兴趣，从古人的典籍和故事中，让我感到此中有着极大的谜团。我经常很不解地想，为什么如此大的谜团，世人却不感兴趣，这难道不比煮开水的意义大得多吗？还记得那时闲聊时常常爱引用一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当时并不知此中深意，只是把“色”理解为漂亮的女孩子，而“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当然现在再来看这句话，我自知其中包含有极深刻的道理。

学生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对佛教的了解只限

于广播和电视上所介绍的内容，偶尔能听到一两句像“色不异空”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的名句。那时我对佛教的认识就是“因人生坎坷而悲观厌世，口念慈悲然行动却冷酷无情”的形象，还有就是在电影《农奴》中那个阴险的活佛形象。长辈们的看法则是佛教没有积极向上的思想，对国家社会的进步没有多少助益，而且他们把这个看法也传给了我们。深深思维一下，我现在终于发现教育环境对人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巨大了！

我从小就对练气功很感兴趣，而此中的道理确又不能为现代科学原理所解释，因之对古人的东西也就越发感到好奇。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国内的气功名人们也正大行其道，从他们的报告和书中，都侧面提到了练功中的“鬼神”问题，这进一步触发了我对这一古老且具争议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皈依的事情，也有意无意地提到日程上。因我当时正练气功，听说修藏传密法可得到虹光身的成就。虽然虹化

的事别人只是提了一下，但我心中却好像对此事挺熟悉，还非常向往羡慕。而且又听说修密必须先皈依上师才能听受、修习。就这样，对虹身成就的向往，促使我在那年的四月初八，以好奇和忐忑的心情参加了成都昭觉寺由清定上师主持的盛大皈依仪式。当时我只是觉得成为一名佛教居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古代的很多名人如白居易、苏东坡等不都是居士吗？现代人为何不可以开阔一下自己的思路呢？

没想到通过这么一个皈依仪式，我彷徨多年的心理状态居然被打破了，我开始以开放客观的心态去理解、研究佛教的理论。现在回想起来，心中还是深感庆幸。后来，当我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深入地研究佛法时，才发现在我面前呈现的竟是如此巨大的一个宝库。如果以我有限的现代科学知识去判断，那么我认为，现代的工科、理科和文科所代表的科学，其发展的顶点将是佛法。真希望弥勒佛的降世是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结果。

皈依的举动不应该是盲从的，而我那时对佛法还并不了解，只是为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我才真正开始认真地研读佛经，准备彻底挖出它的“封建迷信”的根子。记得当时认真去看的第一部佛经就是《心经》，一部代表整个佛法核心的佛经。在这部经中，深入解释了代表佛教世界观的名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含义。此中的“色”包括了宇宙中除心识思维外的一切存在，“空”是代表一切事物的本体，而不是“没有”。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表达，“空”可不恰当地类比为“能”，“色”则是指由“能”幻现的万物。通过这几句话，我看到了佛陀两千多年前对当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质能守恒定律的精确文字表述。但遗憾的是，现代科学只研究出了“能”的表面状态，在佛法中还指出了“空”是心识思维和行为的根本出处。换句话说，“空”比“能”代表的层次要微细得多。从佛法看，“唯物”与“唯心”都由“空”组成；或者说佛法既不“唯

物”也不“唯心”；或者说“唯物”只代表了“色”的范围，而“唯心”只代表了心识思维的范畴。想想这两者间的千年之争实在是庸人自扰。对《心经》的分析，让我实在找不到任何否定她的依据，为了能继续找到一些否定佛法的依据和迷信的所在，我开始了佛法的实际修持。但多年来的修持让我不得不从心中感慨：现在的质能守恒，让人发明了杀人的原子弹；未来的质能守恒，不知又将会生产出何等的杀人利器？佛教导人们修心，真乃用心良苦啊！对《心经》的研读，令我至今都无法找到否定佛教的理论根据，反而使我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

多年来，我虽然在进行佛法的修持，但同时也得走常人所要走的路。大学毕业后，我参加了工作，然后谈恋爱、结婚、孝侍父母，过着常人应该过的生活。其中让我颇感欣慰的是，现在身边有一个能共处学佛的贤妻在旁，令我的佛法修持从未间断过，还经常会受到督促。记得当年结婚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跑

到成都郊区的清静大山中去修习破瓦法。工作后，我每年至少要做一次放生，以培养利乐有情之心。这么多年来，我放弃的东西很多，但唯一不敢也不愿放弃的便是每日的佛法修持。在佛法的教义中，始终强调应视众生如父母。如对现世的父母尚无大悲心，令其离苦得乐，那对无量众生的慈悲心又从何谈起呢？百善孝为先，其实佛法修持的根基所在就是学好做人，我于世间法中修持佛法常常有感于此。

在我们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我时常感到，现代人经常盲目地以现代的科技成就，来武断地否定古人的文化，因而得出诸如佛法是迷信的等等论断。其实什么是科学？我个人认为就是以完全客观公正的心态去观察、研究世界，并发现规律，再利用规律改造世界、利益人类社会，这才是科学的最终目的。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因为知识的局限性和缺乏公正与客观，布鲁诺被教会活活烧死；而中国的清王朝因不能开放思想接受世界的发展，则最终导致了自取灭亡的

命运。由此可见，开放与公正客观的态度对人类社会是多么的重要！在看待佛法的问题上，我觉得人们大都存在着某种武断而轻率的态度。如常听人说“科学证明佛教是迷信的”，在这一问题上，我并不认为科学证明了什么，我想人们只是以现有的成就否定了他们并不知道的东西。常听到有人在谈科学，但让我感到的不是在谈方法，而是在谈成就。在他们看来，科学就是汽车、飞机、计算机、核能、航天等古人所没有的成就。并据此而大胆、轻率地断言，宗教是完全的迷信，因为当把望远镜对准遥远太空时，我们并没有看到上帝；当飞机翱翔在白云之上时，也没有看到美丽的天女和传说中华丽的宫殿。科学在此时已不是代表客观公正的一种探索方法，而成为对以往成就的固步自封：凡是与当前现代科学的成就相违的就都是错误的、不可能的，佛法就因之被定义为是愚昧的、封建迷信的。当我们感慨布鲁诺时代，教廷残酷统治、压制科学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我们可能正在用

科学的成就——科学的教廷，去压制科学的方法？我们不再客观公正，我们开始毫不留情地压制异己。在常人眼里，科学与宗教是一对天生的敌人。我想有时人们似乎都忘记了，现代科学成就的本身就是源于方法的，正是古人不懈而客观公正的探索才有今天的成就。前人真是让我感动，他们是如此地创新而不为已有的知识所束缚，那才是科学的真意！现代科学的成就还远远不能了解生命的本质，它连当前的气功现象都解释不清，我们又怎能对不了解的事情妄下断言？

在我们谈论佛法时，客观与公正的科学态度，让我感到是如此的重要，她是打开生命本质最强有力的钥匙。通过研习，我发现佛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对科学态度的最完满的定义和方法。真希望科学家们能以开放的心态来看看《金刚经》，她是这样的平实而伟大！对佛法经典的学习，实在让我找不到否定她的依据，但可能最不能让我说清楚的，还是为什么在云彩上没有找到美丽的天女。不过我想，佛经

中也没有说头顶的云彩上就有天女，古人也没有记载说万里无云时就能看到无量的天上宫殿。我想一个人如果了解了佛陀的一生、佛陀高尚的人格后，就绝不会再有这样的想法。从佛教的传统看，我们知道她是一个诚实的宗教。常人看佛经，因她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做计算机，而其他的又不知所云，于是便将之划归为神神道道的一派妄言。其实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自己首先看不懂，而后才敬而远之罢了。恐怕你还没资格说佛在撒谎吧？！难道盛唐时期的高僧们、一代又一代的名流们都是一群愚人吗？以至于我们的唐僧要千里迢迢跑到印度去虔诚地受骗？而我们的鉴真和尚没事东渡到日本，也能成功地愚弄日本国民吗？疑团太多了，还是让我们首先做到平等、公正、客观吧！

说到我对佛法的信解力，那就是对平等开放的心态的信解。佛说当你真正做到了平等开放，你将能见到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想我没有任何权力说佛是错误的，因我尚没有做到佛所要求的要具备一颗真正平

等、开放的心，只是少许地接近而已。

记得某位科学工作者曾问我：你说佛法是真的，那就请复现给我看。我们知道科学的方法要求对事实和规律的可复现性，佛法绝对符合这一要求，大家从古人和现代修行人的经验中便可以证实这一点。只要按佛说的要求，千人修千人成，万人修万人成，其中的差异只是毅力问题。但非常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去亲身实验，在对深邃的佛法不知所云后，听了一个“迷信”的论断就溜之大吉。当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佛法时，科学的验证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科学实验是在相应知识水平和实验条件下复现现象、了解规律的过程。农村的一个老年人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的熏陶基础，我想也并不会一下就明白“氢+氧+高温=水”的道理。因此对某一科学现象的实验复现性的理解，一定要有相应的知识基础，对佛法尤其如此。当大家尚不能读懂佛法究竟的时候，就像这个老人不懂“氢+氧+高温=水”的道理一样，他可

能不知道要高温加热。那样的话，氢和氧永远是分离的而不会有水的生成。佛法实验的复现性是一样的道理，参与实验的人对佛法修持实验的要求要非常清楚，才会有相应一致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的科学实验要求的是一致的仪器条件，而佛法的科学实验要求实验参与者的一致心识状态，以验证出同等的科学实验结果。只因心识状态条件的难以实现，故佛法实验的实证显得极为困难，但绝不能因此否定实验的可行性和规律的可验证性。如果我们的态度是科学的，探索真理的信念将帮助我们实现相应的条件。对任何一种实验来说，探索生命真理的信念都是最关键的一环，看看每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哪一个不对真理有着矢志不渝的追求？而这也是获得佛法成功实验条件的至关重要的保证。当我们愿意参与实验，对观察平等开放的觉性感兴趣时，我们将亲见六道轮回的景象。如我们只对“煮开水”感兴趣，那将不会了解六道为何物，如是我们就有权利否定六道的

存在吗？难道就凭我们的一念兴趣就可以去判断事物的对错吗？可能在我们蔑视无知的人们只知烧香拜神的时候，我们正犯着与他们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不了解就下结论、人云亦云的错误，这才是真正的迷信！我相信只要有了正确的认知态度，人们对佛法就一定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会了解到佛法就是生活的一点一滴。佛法的规律告诉我们的，只是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去生活，一个真正普通而平凡的人就是一切。佛法将使我们获得平等、开放、客观、公正的了解能力，真正的科学态度将与她无限重合！！！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无所不在，她容万法而又与万法互无违逆。那就让我们在生活中去体味佛法的滋味吧！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性谦的分析，特别是对很多自诩为科学工作者的人，其实却恰恰丢掉了最要命的科学思路与方法这一点，

剖析得尤为透彻。本人在《佛教科学论》中也曾涉及过相关论题，有兴趣者不妨参看一下，这里就不广述了。

母亲过世后的那一段日子，

我简直就活得天昏地暗。

什么生命的意义之类的问题，我想都不愿想。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事或物或人是值得我留恋的。

所谓的高贵在哪里

当圆颖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眼前这个非常朴素的女孩就是那个已在美国待了七年的安妮（Anne）。几个月前就听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要到我们学院来看看，机票早就预定了，就等放假。她还告诉我，她有位朋友就是在我们这儿出家的，她是从他那儿才打听到我们学院的。我知道这位刚出家不久的僧人叫圆丹，当我向圆丹具体了解这个圆颖的详细情况时，他告诉我说，圆颖尽管已取得了美国国籍，还有了三个洋名，不过骨子里还是个中国人。当时我就

在想，这位十五岁就去了美国，并一直待在纽约的女孩，在那样一个被人称作兼具地狱与天堂本色的纽约城里，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东西合璧”的景象呢？现在见到了她，方感觉“清水出芙蓉”这句话用在某些人身上的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六、七年的纽约生活并没有将她熏染成一个“假洋鬼子”，单纯、善良、乐观的品性还是扑面而来，让你感觉到一种铅华洗尽的质朴。

“万里迢迢跑到我们这里来，还适应吗？”我示意她坐下。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先到上海，然后马上再飞到成都。第二天就坐上开往色达的班车，晃悠了整整两天。一到学院，发现自己鼻孔里全都是土，太脏了，要是在纽约，那简直会被人当作叫花子。不过，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我居然一点儿厌烦情绪都没有，特别开心，老想笑老想说，平常我的话其实一点

儿都不多。”

看着圆颖略显兴奋的面庞，我会心地笑了。看得出来她真的很开心，即就是不说话时，她的嘴巴也合不拢，还那么微笑着。“可能跟我们这里宿世有缘吧。高山反应有没有？”

“高山反应？”圆颖略微睁大了双眼，“同来的人都说我上蹿下跳样样都行，一点‘反应’都没有。您说说看，我是不是和这里很有缘？本来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喇荣佛学院，圆丹一打电话说他在学院出家了，我马上就想飞过来到学院看看。其实在美国、在印度、在南亚的许多国家，都有一些或大或小的藏传佛教的中心、寺庙、学院，我也看过不少关于它们的文字或影像资料，但就是没想过要去实地参访一下。唯独这里，我一听‘喇荣’二字，心就怦怦直跳，就非想过来不可。堪布，您说这不叫缘分叫什么？不瞒您说，我以前从未正式接触过密宗，

连‘堪布’这个称呼都是头一次听说。为了怕我闹笑话，圆丹在电话里教了我好多次呢！”

看着圆颖因兴奋而变得红扑扑的脸，我也不由得感叹缘起的不可思议。

“那你知道‘喇荣’二字的含义吗？”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她。

“什么意思？”她一下来了精神。

“就是一到此地就想出家之意。怎么样，还想不想回去？”

“啊？这……这个……我还没考虑。”

看着圆颖有些发窘的神色，我笑了。“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随便说说，看你急的，以后再看因缘吧。噢，你刚才说这是你头一次真正接触藏传佛教，结果第一课便是在学院上的，这说明你的善根、福报真的是不错！那么以前你对佛教一点儿都不了解

吗？”

“也不是，只是没有正规接受过佛教闻思修的训练，对汉传佛教倒是稍微懂点儿皮毛。小时候我家住在上海，那时每到初一、十五，全家人都要聚在一起拜观音菩萨。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反正就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们一起磕头。有一次因我要考试，便偷懒没去爷爷家礼拜，结果被父母痛骂了半天。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不算，还让我跪在家里的佛像前认罪，说这叫‘悔过’。经历了那次事件，我便开始‘研究’起那位‘神秘人物’的影响力来。曾经问过奶奶，她的解释是，菩萨会保佑好人的，只要你多行善事、善待每个人，坚决不做坏事，菩萨一定会把你保护起来。有个人保护当然是好事，再加上我又是女孩子，更得菩萨多多关照。于是我便经常跟着爷爷、奶奶去庙里烧香拜佛，他们也总是不忘‘应机度化’我一番，诸如要心诚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举头三尺有神明啦等等等等。在他们的熏陶和自己的耳濡目染下，

我渐渐相信，我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冥冥之中早就记录在案了。我也知道我跪拜的是这个佛、那个佛，这个菩萨、那个菩萨，但总感觉我做的只是形式上的膜拜，对其中真正的含义，我还是不十分清楚，周围的人也没能帮我搞明白。”

“总是听人说，生而为人，来到世间后，遇见的不是烦恼就是挫折。然而也就是因为这些磨难，才可以使人的身心有所进步。以前总觉得自己命运很不幸，因妈妈很早就离开了我，爸爸则几乎从未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小时候，家里有一大堆表兄堂妹，但我总感觉自己好像永远都和他们搭不上边。心里的苦闷没法向人诉说，母亲过世后的那一段日子，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活得天昏地暗。什么生命的意义之类的问题，我想都不愿想，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事或物或人是值得我留恋的。真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好几次我都想到了死……”圆颖停止了诉说，她的眼圈已经泛红了。

我赶忙岔开了话题：“这几天在学院听课了吗？有时间的话让圆丹带你们到处转转。来一趟也不容易，大幻化网坛城啦、天葬啦，都应该看一看。”

圆颖尽力克制住自己，抹去眼角的泪滴，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本来还以为自己很坚强呢，没想到一提这些还是要哭。这几天我已经听过几节课了，头一次听到《入中论》时，我就觉得自己的脑子简直长在猪身上了。在纽约石溪大学，我学的是商业管理。从大一到大二，回回考试都是最高分，奖学金一次也没落过。自我感觉蛮聪明、蛮厉害的。谁知道一听堪布讲大中观后马上傻眼，这时我才体会出什么叫‘世智辩聪’。不过您放心，凡是我认准了的道路，我圆颖是不会半途放弃的。当初妈妈过世后，我一旦认识到，不能永远把痛苦的心依附在已经离去了的妈妈身上、必须学会独立与坚强后，我马上就重新振作起了精神。以前是没听过正宗的佛法，好的、坏的、正确的、不正确的，拉拉杂杂都往自己脑子里塞。现在听

了《入中论》，我马上就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也请您相信我。您刚才不是还说我有了一定的善根与福报吗？一听堪布的课，我马上就发了一个大愿：今后，每年寒暑假我都要来这里闻思修。这里的所有法本，只要是我能看的，我都请圆丹把它们寄给我。来学院之前，很多佛法的概念都是模模糊糊的，也知道行善，也知道放生，也知道天堂、地狱、六道轮回之类的说法，但就是不知道‘大中观’，不知道最究竟的般若正见，不知道麦彭仁波切，不知道无垢光尊者，现在心里才好像突然被照亮了。二十一岁才接触到宁玛巴的正法，我真的有点儿替自己惋惜。不过来日方长，以后您可要多加持我啊！”说到这里，圆颖调皮地冲我一笑。

“当然会加持你，不过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但是我相信你！”我边说边把一张法王的相片递给她。

圆颖小心翼翼地把相片装进随身带的小包里，感激地望着我：“堪布，昨天下午我们去看天葬，到现在我还没有缓过劲来呢。”

“怎么样，尸陀林里的一堆堆人肉、白骨，让你体悟到了什么？”

“我确实确实感到自己的所谓行持最多只能算‘口头禅’而已。不久前刚刚看过一个小故事，印象挺深。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经过一条河，小和尚发现河边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他想到佛陀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便抱起那位女子，到附近为她找了位大夫。当他匆匆忙忙跑回河边向师父说明时，老和尚骂他连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都不懂，还当什么和尚。小和尚向老和尚表明了救人的目的，还告诉他的师父说，他已经把那位女子放下了，为什么老和尚还放不下呢？当初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自己还曾讥笑过那位老和尚，觉得他在某些方面还不如

自己看得开。当时还沾沾自喜地分析道：人生当中的许多繁琐事、人心当中的许多痛苦与烦恼，如果以‘放下’的态度去面对，那我们岂不是要自在许多。等到去了天葬场，才真正明白‘放下’二字沉甸甸的分量，那远不是口头上说‘放下’就能放下的。秃鹫吃完人肉后，人就剩下那么一副躯壳，什么叫‘身后’呢？有时候看人很坚强，他们似乎可以用自己的意志或信心达到自己的目标；有时候看人又很脆弱，一点点挫折或不如意就可以将他击垮。而在天葬场上，管你坚强也罢，脆弱也罢，留下的只是一副皮囊，还有一股与被宰杀过后的畜生一样的难闻异味，这时，人所谓的高贵又在哪里呢？”

“以前我很在意金钱，想着至少它能用来给家人治病、为自己的学业提供物质保障、为将来宏伟蓝图的实现打好基础。看过天葬后，我改变主意了，倒不如把钱用来布施或印经。当你把钱送给困厄中的人时，你可能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那个人的命运，但你

至少带给了他一份希望，而回馈给自己的则是双倍的喜悦。当你把钱用来印送经书时，某个人看到这本法本，也许足以改变此人一生的人生走向。”

“堪布，以后来学院的时候，我都想去天葬场上实修一下白骨观。到那时，可能会对‘放下’的体会会更深吧！”

“肯定会是的。再来之前，你在美国也应该经常观修无常，一定要反复观修。这样对你真正生起出离心、彻底放下万缘一定会有帮助的。回美国后，还要经常参与一些慈善活动，多积累福报资粮，同时精进闻思经论。有什么问题可直接与我联系。”

“我一定会的。其实在美国，我也经常参加一些义工劳动。我在纽约的华人社区就做过两年的义务志愿者，还受到过市长的接见和表彰。在服务华人社区的这两年中，我主要是与各种病人打交道。在与他们聊天的时候，最能让我感觉到人世间的无奈、悲苦与

挣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有一个故事情节则都是相同的：他们都像沉浮于无边的苦海中，苦苦找寻浮木的落难者。虽然我曾以种种的方式试图引导他们把信仰寄托在佛陀身上，但我自己对佛陀的教义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让我又如何给别人以真正的精神帮助呢？

“好在我现在来到了学院，好在我终于找到了智慧之源。没准儿等我下回来学院的时候，还会给您带过来几张洋面孔呢！”

“欢迎所有不同面孔的朋友们来我们这里！特别是下次，我一定要再见到你这张熟面孔。”我微笑着结束了与圆颖的谈话。

送走圆颖以后，心中有很多感慨。当年唐玄奘法师历尽千辛万苦、西行印度冒死求法，而今又有许多来自西方、渴求心灵解脱的朋友，把探寻的目光对准了东方的佛教之光。

我相信，佛教，这诞生在东方大地上的古老智慧，一定会随着太阳的升起，把她的阳光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因为海纳百川，日出东方。

我有时也会像一般人那样掉入负面情绪中，
但很快就能解脱出来，
因为大圆满的本来无生的大空性教言，
让我已相似地了知了诸法如幻的本性。

一脚踏上菩提路

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财富是智慧，智慧当中最彻底、最纯洁的就是佛法的智慧。可惜的是，因无明的黑暗笼罩，智慧之光在愚人、恶人当中始终无法显现。藏族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根登群培说过：“处于五浊恶世的狮子般的智者，往往被狐狸那样的狡诈者制服。”这话放在当今社会来看更显振聋发聩。

现在的人们除了注意钱财名利外，有几个能以毕生追求光明智慧为己任呢？智者在众人眼目中被轻易忽略，而无有任何智慧的愚痴狂妄、胆大妄为之徒却

成为人们的座上宾。

不过，即就是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我还是很欣慰地看到有部分明智的知识分子加入到了探寻般若正智的人群中来。毕业于重庆工业管理学院建筑工程系的照彭，就很幸运地从徘徊于佛门之外转而一脚踏上菩提正路。

“人死了，永远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从小，我就常常在心里冒出这个对生死看法，而每当想到这里，我就感到非常非常的沮丧和害怕。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单位的党委书记，母亲是大学哲学系教授。生活在这个极其崇尚唯物主义的家庭，但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书却是《西游记》。

我的爱好非常广泛，唱歌、绘画、下棋样样精通。小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过市里的歌咏比赛，还获过奖。再往后，从中学到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作单位，我一直都担任各级各类的干部，并获得过市里、

省里的优秀干部称号。应该说我的人生还是挺顺利的，各种荣誉也从未间断过。这种种荣誉曾让我几度快乐过，但久而久之也就觉得寡然无味了。快乐越来越短暂，而为了获得这些荣誉所需付出的辛劳却让我越来越感到疲惫、厌烦。况且小时候就萦绕脑际的对人生的困惑，仍长时间地缠绕着我，让我觉得心里空空的，总觉得欠缺些什么。直到我接触佛法后，我才变得充实起来。佛法对人生的论述让我如释重负，我就像找到失散了多年的亲人一样，整天处在欢欣鼓舞的状态中。

1994年，由于学气功的因缘，我偶尔知道了色达喇荣佛学院以及慈诚罗珠堪布的名字，当时就决定即使请假也要前去参访。由于我那时心中一直存有也不知从哪里来的“藏族人比较野蛮”的成见，故而我小心地藏好了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出发了。一路上对着慈诚罗珠师父的相片猛厉祈请，希望他能够加持我，千万别让我遇到坏人。就这样从成都绕道雅

安、康定、炉霍，经过四天我才赶到了佛学院。晚上我请一个小喇嘛带我去见堪布，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从未谋面的师父了，心里不免又激动又紧张。一走进师父的禅房，就看见他正在看经。当时，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平静地说：“你来了。”这平淡的三个字却带给了我极大的震动，让我在心里忽然对《西游记》里的故事产生了一种真实的感觉。莫非真如禅宗所说，大成就者其实就是证悟了自心的本性而已，正因为除去了心的障垢，故而才开发出自家心地的本有神机妙用。我忙问：“堪布，您知道我要来吗？”他微笑着点点头。我立刻扑拜在堪布面前，再也不愿起来，并不断地请求传法。我心想，当年孙悟空在菩提老祖处，一晚上就求得了七十二变化，我今天少说也得求上几样。当时尽管从道理上已了知，从胜义谛来说，本无实法可得，也无法可修、无所证悟，但贪著神通、贪著显现的习气还是一下子就涌上心头，特别是见到眼前这位气度不凡的大堪布。我的贪心让我把

以前接触过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教言，立刻就抛到九霄云外。师父连忙说：“慢慢来吧……”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学修殊胜密法，自己必须堪为法器。而且一个初学者必须先修加行、前行，在初步调伏了自相续以后，才能学正行。可当时的我对密法一窍不通，还以为是自己诚心不够，于是决定长跪不起……

以后，我得到了大圆满的灌顶，接着便开始次第修习大圆满法，这样的修持使我觉得自己在出世间、世间方面都得到一定的收益。本来得到殊胜的大圆满法，应该按上师的教言，去寂静处认真修行，我心里也一直向往能这样做。但可能是习气太重及因缘未至的缘故吧，我却始终未能走出这一步。不过即就是这样，仅就世间方面而言，佛法甘露也给了我极大的利益。生活中我能与人和睦相处，内心也不像以前那样对各种荣誉充满执著，不过荣誉却还是接连不断

地涌来。我的内心有时也会像一般人那样掉入负面情绪中，但我很快就能解脱出来，因为大圆满的本来无生的大空性教言，让我已相似地了知了诸法如幻的本性。最主要的是，发起自利利他的菩提心后，在试着学会对别人、对众生真诚付出后，内心得到的平静与喜悦越来越增盛。我内心的充实与快乐，使我衷心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能沐浴佛法甘露，共享心灵安乐。我想对在佛法大门外徘徊的人们说：佛法并不是宿命论，并不是什么都不要我们去争取。虽然佛法不能保证你想得到的马上就能实现，因为佛法告诉我们，果实的成熟必须具足因缘。但她却绝对能保证让你拥有平静面对结果的智慧。

正像照彭所言，只要你以佛法去实践你的生活，真心实意地按佛法的要求去做，我相信或迟或早你都会得到实际利益。这一点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现量见到很多，比如许多现代医学对治不了的身心疾苦，佛

法都可以让你脱却沉疴，再度自由自在地重享生命阳光。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何还要对这样的一个无上法宝、大医王视而不见或见而诽谤呢？

一个人已经得到了金子，
他还会再去捡破烂吗？

曾经沧海难为水

刚给汉族弟子们传讲完《君规教言论》，圆央就找到了我。这次不像往常那样来向我提问，而是想分享他三十多年来对人生的感悟，特别是学佛前后的体会。

他住的地方就在我住房的旁边。朝来暮去，他那张平和而略显清瘦的脸常常在我眼前晃动。

很少看到他有“激扬文字”的年少轻狂。通常会静静地坐在经堂里，有时则文雅地抿着嘴，听着别人辩经，有了问题就来问我。一来二去，我对他的了解也就多了起来。

圆央有一个在常人看来非常值得称羨的家庭：外公是高级干部，父母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哥姐全都是留学美国的博士。特别是哥哥回国后，在北京创建了国内非常成功的一家中文网站，由此成为这个时代浪尖上的风云人物。

他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出家求道的，这使他在望子成龙的父母眼中，多少成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不过，我却因此更喜欢这个年轻人了。假使他待在世间奋斗一番，充其量不过是千千万万个奋斗者中的一员。风云变幻之后，这世间也许就少了一位从容静观云卷云舒的清醒者。

无数人在无数世的时空里，已经演绎、正在演绎、还要演绎无数个大同小异的故事。“顷刻一声锣鼓歇，不知何处是家乡。”既然百年浑是戏文场，为何不能允许圆央，乃至更多的圆央们放下纷纭虚幻的

戏梦人生，去寻找一条通达真理的光明之路？

我相信圆央会找到，一如我相信他的品性，相信在他看似平凡的身躯背后，深藏着一个睿智的灵魂。

有一幅画面，在记忆中是那么深刻：多雨之季的喇荣，汉经堂的门前，圆央正趴在水沟边掏堵塞的泥浆，脸上是一如既往的平和……

每当我站在都市的街头，看着东奔西走的人流，就会为自己感到庆幸：庆幸没有落入他们当中，整日忙碌于世间琐事，而无暇思考生命的意义。

在今日的社会里，人们崇尚科技文明，追求物质享受，而对中华民族的血脉——释、道、儒的内涵已渐渐淡忘，甚至还有人曲解诽谤，这真令人遗憾。作为在新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又是如何放弃世间的奋斗与追求，重新认定自己的人生目标，转而趋向佛法的呢？

提起佛教，不少人认为那只是一种劝人行善的说教而已，只有在社会上落魄潦倒的人才会出于无奈而将之作为避风港。对这种看法，我无法苟同。在自己的感受中，我觉得实践佛法才是最现实、最真实的。反倒是世间的人们，由于受到种种观念、外境的影响，淹没了内心的觉性。他们在飘忽不定的分别念中虚度时光，从未想过向内追寻心性的光明本性，这实在令人惋惜。

我出家的时候，周围的人大都不理解，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却想：“这个人有这么好的家庭条件、美好的发展前途，却偏偏要去当和尚，恐怕是有问题吧。”每当我忆及他们的这种看法，被人误解的悲哀总是掠过心头。当一个人内在的觉悟显发的时候，当他去追寻更完美的人生的时候，怎么能说他有问题呢？

回首往事，我觉得自己走上这条路是顺理成章

的。出生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我，从小就被父母告知要靠自己的拼搏奋斗去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的家庭有一种浓厚的积极向上的氛围，我也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斗志昂扬，充满奋斗精神，想象着自己也应走大哥开辟的道路，成就一番事业。

在母亲的鼓励下，从十五岁至二十二岁这七年间，我几乎都在书桌旁度过，竭尽心力地学习文化课程。在西安西北大学物理系学习的几年中，我基本上泡在图书馆和教室里。当时，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的奋斗目标一定会实现，有时甚至会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一番……

每个人的心境确实不同。若换作一个人生活在我的环境，他或许会很自然地按这个路线走下去——大学毕业后出国深造、开办公司、开创事业，他或许会很满足于这种生命流程。但对我而言，即使是在最繁忙的日子里，我的内心深处也隐隐地有另一种追求。

特别是到大四时，我开始反思，多年来一直努力拼搏，但为什么始终没有一种真正的成就感？费了那么大的心力去学习知识，内心不仅得不到安详明净，反而更加纷扰杂乱、无所适从，难道生活就是建立在念书、写字、算题上面？难道人生就要在这种公式化的程序中度过？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自己的心真正回到无忧无虑的状态，不为烦恼所缚，不为名利所驱？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了佛教。

第一次去西安卧龙寺拜见禅门大德智真长老的情景是刻骨铭心的。一进寺院，看到那雕梁画栋的门庭、相好庄严的佛像、令人向往的禅堂，内心顿感亲切清凉。特别是师父端坐在那里，堂堂正正、一尘不染的样子，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师父说：“大街上的人大多醉生梦死，你懂吗？回去看《大佛顶首楞严经》，把它背下来，自己参参看……”

当我郑重地打开《楞严经》时，心里既欢喜又恭

敬。原来世间还有佛法这么一个广阔天地，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呢？佛经中说，众生愚迷向外驰求，舍却自家心性宝藏，妄受轮转。这不就是在说我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为父母的希望而活，为社会的标准而活，为别人的评价而活，就是从来没想到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没想到自己的心应安住在什么地方。不能再这样混沌下去了，我要皈依三宝，学习佛陀的智慧。

从那以后我就常去卧龙寺，静静地坐在师父身旁，听师父用那如洪钟般的声音开示佛法真谛。渐渐地，我的内心也明朗起来，觉得应将佛法作为自己生命的主流，心思不应局限在世间的区区小利、小我上，而应放开胸怀去了悟真实的自心，实践自觉觉他的理想。后来，我就瞒着父母放弃了托福考试，并最终走上了出家之路。

转眼间，出家已近八年。时间愈久，信仰弥坚。我觉得既然人生最宝贵的就是生命，那么将有限的生

命投入到菩提觉道上才是最有意义的。

记得一位熟人曾对我说过：“你常年在深山古寺中伴随着青灯黄卷，能耐得住寂寞吗？你的哥哥姐姐在社会上的发展都很成功，他们才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最现实、最实际。你整天在那些空洞的理论中打转，不是活得太虚无了吗？”

对于这样的提问，我要说的话很多，但最想说的是：且不管佛陀怎么说，也不用考虑世间哲理，让我们静下心来观察一下自己。现实中，我们都希望远离烦恼、获得安乐，人之常情，千古如是。世间也确实有不少的快乐，但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这种快乐的表面上，而应该冷静地观察快乐的本质，这样就会发现，所谓的快乐背后隐含着许多隐患：变异、脆弱、不实有。

刚才还很快乐，马上就会变成痛苦，有谁能让它长久地驻留？快乐是造作无常性的，它的本性并不快

乐，倒是坚固难化的痛苦占据了人生的大部分。更何况死亡并非痛苦的终结，人死并非如灯灭，心识之流会随业力表现于来生。若我们今生的行为对自己不负责任，来生必定会感受与之相应的苦报。所以，世间的快乐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其本性是苦，不应当将宝贵的人生建立在对它的追求上。

当我们的心远离了一切贪求、嗔恨、愚痴，我们就不会为小乐所拘，反而会柳暗花明般进入一种博大恢宏的光明天地，获得真实究竟的无上大乐。所以舍弃世间暂时的蝇头小利，去体悟、实证圆满的佛果，能说不是更现实、更贴切的吗？真正以佛法御心的人，所获得的那份寂静安宁、喜悦善妙的境界，又有几个被世俗所累的灵魂能够品味？

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浸淫着贪执、流淌着欲望的现代人，往往不熄妄心，只知向外驰求。而外境无边，所知无边，所求亦无边，如此下去，永远不会有满足

的时候。但如果我们回心向内，熄灭一切贪执，内心的清静光明就会显现，人才能真正成为万法的主人，而不是外物的奴隶；才能成为精神的自主者，而不是异化的拜物教徒。

实际上，佛陀所宣示的道理是真实无谬的，却往往被人们忽略。太热衷于向外追求的现代人，只知满足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贪著，不去观察现象界的本面，不去探寻万事万物的本质根源。如此，又怎能从根本上把握人生，创造自己的美好前程？

了知此理，我更愿在佛法上精进求索了。《华严经》云：“譬如热时焰，世见谓为水。水实无所有，智者不应求。”智者了知世法如梦如幻，如影如焰，如水中月，如谷响声，因而弃之如敝屣，难道我还要对之孜孜以求吗？

或许踏着姐姐的肩膀，我可以走出一条舒适安逸的成功之路，但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

不是云”。一个人已经得到了金子，他还会再去捡破烂吗？

等圆央谈完的时候，天空中又细雨霏霏了。不用说，等一会儿他肯定又会去疏通排水沟了。没人要求他这样做，他会默默地做，就像没人逼他出家，他自己选择了这条路一样——这是本性使然。

此时我又想起了一副对子：

劝君为善曰无钱，有也无；祸到临头拥万千，无也有。

若要与君谈善事，去也忙；一朝命尽丧黄泉，忙也去。

圆央选择了让心回复到本来清净状态的道路。我想，面对未来的人生之路，他一定会越走越从容。而当大多数心随境转的众生真的走到黄泉路上时，恐怕就不会那么自在了。

人生一世，当好自为之。

是要这一世的你恩我爱，
还是生生世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自在？

在两条路上，与你同行

藏地，在无数高僧大德的加持下，从古到今都是一块吸纳知识精英的宝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纷至沓来，流连忘返。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已有数不清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得到了解脱身心的妙法。他们唱出无尽感恩的赞颂诗篇，也谱写出富有传奇色彩的生命新章。就像此处的主人公圆谛。

圆谛是2000年《定解宝灯论》考试中，全院汉僧的第一名，平时就给人一种清净、严谨、自律的印象。总能看见他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默默专注地看书，或者以本尊心咒反观自性。

某天，在迷蒙细雨中，我和圆谛站在汉经堂的屋檐下，进行了一次难得的交流，听他说起一段化世情为法缘的稀有故事：在人们无法理解的眼光中，一对幸福美满的夫妻双双出家，选择在菩提道上并肩前行。

我于1969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县（今南充市）的一个小山沟里。那时，父亲远在湖南工作，日日干着繁重的体力活，还要省吃俭用，每月将自己用血汗挣来的二十元工资大半寄回。母亲则是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一人在家苦苦支撑，精心养育我们姐弟三人。

在我很小时，全家便搬到湖南，不久又迁往天津。因为那时只有父亲一人是城市户口，故而家境仍是举步维艰。为了补贴家用，母亲起早贪黑去郊外割草，中午以凉水当饭，傍晚时分便担着两大捆沉甸甸的芦苇去卖钱……印象当中未曾有过吃香喝辣的记忆，偶有“牙祭”，父母便全都留给我们姐弟吃。年

少不更事的我们却不知父母的辛酸处，狼吞虎咽的同时，反觉得生活无忧无虑。

为了我们将来能有个城市户口，过上不愁衣食的城里人生活，父亲放弃了在内地直辖市的发展，带着我们奔赴遥远而艰苦的新疆，以此换来全家人的城市通行证。

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是块人烟稀少的地方。每当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的时节，你连路也寻觅不得。唯一带给人欣喜的便是下雪的冬季——天山上下、昆仑南北，到处是一片银白纯洁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冰雪世界就仿佛童话世界一般，美丽而“冻人”。

可能是因为父母没文化的缘故，他们对子女的学习非常重视，总是谆谆教导我们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有出息，长大了也才能找个好工作，否则只能跟他们一样受苦一辈子。

我总觉得父母的话听起来好似境界不高，但确实

道出了生活的实情。在这样的鞭策下，我抱着“笨鸟先飞”的态度猛学猛攻，最终总算考上了河北化工学院的机械系。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功不唐捐”四个字蓦地闯入脑海。

四年大学期间，父母节衣缩食省下血汗钱供我花费。每当看到他们寄来的张张汇款单，我都忍不住要心酸好长一段时间。该怎么报答他们的厚爱？为了儿子的明天，他们的黑发过早地染上了霜花，腰身也疲倦得不再挺拔。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记得在上大三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老师，他的出现在不经意间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他是学佛的，且特别钟爱禅宗，又年轻有为、聪明能干。也许是机缘相投吧，我很喜欢到他宿舍去玩，他便也常常给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从修身、齐家开始聊起，聊着聊着我就渐渐被他引向了佛陀的教言。

他所讲的如何培养贤良人格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对他所阐述的佛法道理，我却觉得有些陌生。从小到大的教育灌输已使我很难把佛法与科学、理性挂上钩，留在印象当中的佛法大义，最多也就是电影《少林寺》中的武僧生活。而一想到出家当和尚，我就马上联想到禁欲，心中不免就嘀咕：我还要找个漂亮的女朋友去过我的幸福生活哩。

就这样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毕业时被分配回新疆的一个设计院工作。第二年我又被评为助理工程师，生活应该说已开始走上正轨了。那时工资收入很高，同事之间相处也融洽。父母看到我的情况甚感欣慰，于是又张罗起给我成家的事来。

不久我就与当地一位心地善良、贤惠的女子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很平静，在和睦的相处中，我们一天天安安稳稳地过着日子。

说起妻子与佛法的因缘，也颇耐人寻味。她在上

黑龙江商学院时，曾有一位同学在大学毕业前夕突然放弃毕业分配而选择了出家为僧。当时全校哗然、议论纷纷。学院领导还专门到寺院找过他，希望他“痛改前非”。在全系大会上，领导还以他为典型，告诫大家千万别像他那样走上一条灰色的人生之路。

当几乎所有的同学、老师都在替那位同学感到可惜，认为他太傻、太怪时，妻子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佛法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让这位同学甘愿舍弃美好的前程毅然出家呢？既然每一个人都不會拿自己的前途当儿戏，那他的这种选择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深层道理呢？

我们就这样以各自的缘分接触到佛法的一些皮毛。走上工作岗位、成家立业之后，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我们对人生百味的体验也日渐增多起来，佛法的影响与对社会的洞见，开始在心里潜滋暗长。

经常能见到一些老工程师，原先兢兢业业于本

职工作，等退休以后，除了少数人有机会继续发挥余热外，大多赋闲在家、无所事事。除了看电视、打门球，剩下的生活内容便是静等身体一天天衰老直至死亡。

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我和妻子也不过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但面对前辈的这种生活状态，原先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望在现实面前也开始冷却下来。我们并非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志，也非抱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但最简单的一个问题还是会常常逼迫我们反思：我们的明天该如何度过？

不甘沉沦？那就得重新酝酿未来的蓝图。

经过一番努力后，我们终于有机会随着一位朋友的引领，共同奔赴位于雪域高原的喇荣五明佛学院。到达的时候正好赶上法王如意宝于 1995 年首次主持的“十万持明大法会”，当时的景观真可谓盛况空前：

嘹亮的法号响彻天宇；激越的法鼓撼人心魄；十万僧俗齐诵的金刚咒语气壮山河……我们每天都被这壮观的场面感染着，每天都沉浸在喜悦与收获之中。

法王如意宝慈悲安详的目光、出家僧众友好朴实的神态与庄严静美的仪表，使我们倍感亲切、肃然起敬。对于佛法所知不多的我们，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了一个兄弟姐妹和睦团结的大家庭，一点也不感到陌生与孤单。这不正是我们一直都在寻找的精神家园吗？

雪山将哈达映照得洁白而美丽，僧众红色的僧衣也似火如霞。置身其中，让人倍感温暖，心中也有了依托和希望。我们自然对佛、法、僧生起了从未有过的信心，并一同皈依了上师三宝。

入得门来，才渐渐感受到佛法的奥妙。于是对传法圣地的眷恋，便成了我们归乡之后的情结。就像是受到一种看不见的磁场感召，我们一次次地踏上了赴佛学院求法的旅途。

一边感受高原温暖的阳光，一边品味佛法的妙雨甘露，在这里待得越久，越是不愿离开。此时的我对以往的人生真真切切有了一种后悔不已的感觉，为何从前会离佛法如此遥远？如果能早一天遇到上师，早一天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佛法，那我现在的进步一定会让自己都感到震惊。

每次短暂的停留，都无法满足我们对佛法的渴求。经过一番努力后，我和妻子先后离开了工作岗位、离开了家园，决定长住于此，以便能日日聆听上师们传讲的佛法妙理。

排除一切杂念与干扰后，在这一住就是好几年。虽说也精勤不懈，但我们越学越觉得自己的渺小与无知，越学越觉得佛经论典的慧海深不可测。

印象最深的，便是佛陀揭示给我们的生死真相。人们往往都认为“人死如灯灭”，其实生命的运动状态就像接力赛一样，一期生命连接下一期生命，而接

力棒就是善业与恶业。受它的牵引，我们被永无休止地投入一种生命形态到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循环之中。

世间接力赛还有一个目标与终点，而业力的接力赛如果没有佛法明灯的指引，将在六道中轮转不息。人们的愚昧与可怜之处便在于，大多数人都认定这业力的接力棒并不存在。不过我倒是想反问这些人一句，假如没有这看不见的业力牵引，那我们的所有行为，这么奔波过来，那么劳碌过去，又是以什么为目标？有多少人能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前途，并理智地主宰命运？既然根本无力主宰命运，那又有什么理由否定自己是被业力牵引而趋入盲目的命运跑道？

人们都被眼前或梦想中的那些可怜的安乐蒙住了双眼。就像鸦片，只尝了一点点，便能上瘾，且使人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吸毒。所有人生中暂时的安乐都是无常的，如三更梦、瓦上霜，终究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佛陀以慧眼亲见轮回中的种种痛苦，悲悯迷惑重

重的众生，以智慧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目的就是让不同根基的众生依不同的方便，共同走上脱离轮回的路。

生死轮回，轮回生死，没有闻思佛法的人，不具备真知灼见的人，有谁能看清甚至想象到生死的事实与场面？在《释量论》中，法称论师曾说过：“心无观待其他因，成立前际无穷尽，因已具足且无碍，成立后际无穷尽。”简单地分析一下，因为不同的人看同一个物体会有不同的感受，故心不应从外境产生。若无缘无故就能产生心，则思想家应成愚夫，愚夫应成思想家。

那么心到底产生于何处呢？显现上来看，只能是从前一刹那心而来。如此逆推，则应无法找到心的前前根源、最终根源。所以生命的轮回就像昨天、今天、明天那样，从未停止，相续不断。明白了这一点，只要能认真努力地修持佛法，把握今生、创造未

来就不会是纸上谈兵。

正当我们在佛法的天地中纵横驰骋时，却因远离故土多年而遇到了来自家庭方面的不解。记得 1999 年，当我再次准备到佛学院求法时，母亲却用无言的落泪向我表白了她的痛心。

我很难向父母做过多的解释，虽然从自身的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与父母难舍难分的情感。但父母却始终认为，我离开他们便是忘恩，便是淡忘和舍弃，这又让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呢？在父母眼中，乃至很多人眼中，学佛之人是不太讲究世故人情，他们抛下父母家庭，不知为什么要过一种离群独居的生活，这岂不是不尽人伦孝道、不顾社会发展？

要想破除这种偏见，只有人人都深入佛法，而这一点又是多么不现实，因此遗憾、伤心在所难免。其实佛法的核心思想便是发大乘菩提心，爱众生如父

母，使他们都能离苦得乐。千万别以为学佛之人没有真感情，从佛陀到法王如意宝，再看看许多高僧大德，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不懂人间真爱，而是将私情私爱升华为道情法爱，升华为一种更深、更广、更纯、更究竟的对所有众生的慈悲。

正如明朝莲池大师所说：“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上师法王如意宝亦是如此悲悯众生如独子：“若一众生未得度，我佛终宵有泪痕。”这是怎样深挚的情怀，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

每每想到父母对我的恩德，我就感到必须要用最好的方式去报答他们。记得小时候，每当我生病，妈妈总要背着我去打针，风雨无阻。如果我不学佛，可能会用床前尽孝的方式伺候他们一辈子，但不知则已，知则当效。一生辛劳的父母均已退休，晚年生活也很安逸，而我不能仅仅使父母身体得到安养，还要让他们现世与后世都能得到精神上的快乐，并力争永

脱轮回之基。

当然，每个人的因缘、能力不同，报答父母之恩的方式也会多种多样。对我而言，当我看到父母的眼泪，看到他们对我表现出的眷恋后，一个念头便越来越强烈地闯入脑海：我应该出家修行。

学佛越久，我越发感到：舍不得娑婆，实在难生极乐。对我个人而言，既已多少知道了一些真相，就更应该少一些对世俗的贪恋，如果还儿女情长，岂不是辜负了佛陀的教言？自己的学佛不也成了口头空谈？暂时的舍离妻儿老小，肯定心中会有种种波澜，但一想到世俗之情是业力接力棒最牢固的黏合剂，摆脱这令人困扰不堪的俗世的强烈愿望就让我不得不铁下心来。

是要这一世的你恩我爱，还是生生世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自在？

而且对我而言，出家还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助缘，

那就是妻子的想法也早与我不谋而合。在家庭生活中，我们互相帮助；学佛过程中，我们又比学赶帮。为了不影响闻思修行，我们早已商量好了不要子女，以免分心。她平日贤惠勤劳，对体质较差的我多方照顾、操持家务，付出的实在太多太多。人生短暂，诚愿她出家之后能精勤闻思，早获解脱。我无以回报她对我的帮助，只有在心里默默祝福。

至于父母，我会用出家修法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并日日祈盼他们也能早闻佛法、早入佛道。我想对他们最好的报答，便是自己力争早日解脱。否则，按世俗法门报效，恐怕自己下一辈子沦落在哪一道都不自知，那时还认识今世的父母是谁吗？

一世与万世相较，我还是选择能生生世世利益他们的方法吧。

记得当我和妻子最后一次以世俗人的身份共同迈出家门时，相视一望，我们都感慨万千。是的，就要

与世俗生活告别了。没有什么留恋之处，只是因父母暂时的不理解而有几许遗憾。

那就带着遗憾向雪域、向佛学院、向心的归宿地进发吧，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缺憾中追求圆满的。

在雨中，我无法用纸和笔记录下圆谛的言谈，只能用心把它们都刻在脑子里，等回家后才得以用记忆的钥匙再次开启。

记得当圆谛停止了他的叙述后，刚好天也放晴了。灰蒙蒙的天空一下子变得透亮、湛蓝。乌云全部散去，只剩下丝丝白云在天际飘荡。沐浴后的草地上有晶莹的雨滴闪烁，翠色更是直逼人眼。正当我们准备各自回家时，从南山的山顶到西山的山腰，蓦地出现一道彩虹。

我们即将迈开的步伐，不由自主地又停了下来……

若物为第一性，唯有一物，心住何处？

若心为第一性，唯有一心，物从何生？

掩卷深思，如梦初醒，欢喜踊跃，如获至宝。

心住何处？物从何生？

如果佛法能融入内心，我相信人人都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越深入佛法，依教行持，你的身心便能更快地离苦得乐。这一点，圆因有很深的体会。

他先后读了一千多遍《楞严经》，再也不复当年沉溺于世俗贪恋的风流少年。用圆因自己的话讲，是佛法让他终于看见了真理的明月，照得他的心境无比清凉、透亮。

我是一个追求快乐的人。上中学时成绩不错，同时又酷爱体育，以洒脱不羁而闻名全校。课余闲暇

时，常常驰骋在绿茵场上或畅游于蓝天碧水间。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又选择了当时很热门的专业——旅游经济学。这样我便从寒冷的冰城哈尔滨来到了温暖的古都西安，进入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西北大学。

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曾担任过西大校长，历届学子中不乏中外名流。校园里花团锦簇、绿树成行，掩映其中的那座豪华图书馆很快就成了我的最爱。我几乎每天都要去那里，饱览知识风光。从国内外最新的科学突破到古老的《周易》《论语》，从历史、哲学到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探究人生真谛、追求长久安乐的热流，在我阅读这些智慧结晶时悄然涌动。

好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眨眼间我就大学毕业了，分配到黑龙江一家国家一类涉外旅游总公司。在整天飞来飞去地穿梭于各大名胜古迹中时，心中那份对真理的渴求仍旧若隐若现。

1992年仲春的一天，我信步闲逛到极乐寺，一进山门就顿感身心豁然开朗，红墙金瓦辉映，梵音花香交彻，景致真是不错。我像一个孩童突然闯进了陌生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欣喜。来到流通处，上百种经书让我大感惊奇，真没想到，佛教还有这么多的教材、这么丰富的学问，一种对陌生领域的求知欲勃然生起。

我一眼就看中了一本金黄封皮的《大佛顶首楞严经》，以前也听人讲过“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便毫不犹豫地请了回去。兴冲冲地赶回家后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一口气读完时已是下半夜了。

掩卷深思，如梦初醒，欢喜踊跃，如获至宝。反观大学时代的所学所思，种种疑窦顿然冰释。整部《楞严经》所观察的就是人类的起源、宇宙的真相。纵观古今中外，与其说科学家、哲学家找到了世间真理，不如说他们只是暂时解决了一点表层的问题，或

者说只是提出了疑问。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相对论，你就能了知不断发展变化的科学只是对时空真相的相对接近。

划时代的科学巨人牛顿，晚年放弃了对科学的研究而去探寻神灵的来源；物理学家帕斯卡面对茫茫太空常常发出究竟人在何处、人往何处去的慨叹。这都是人类了知宇宙人生究竟答案的本能，在牛顿、帕斯卡这样的科学精英身上的集中体现。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也理智地指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我想，要是人们都能像爱因斯坦那样理智、坦诚，就一定会有发现真理的机会。

哲学家推究宇宙人生的起源、本性，不外唯心与唯物两种理论框架。“不改为性”“唯一是唯”。若物为第一性，唯有一物，心住何处？若心为第一性，唯有一心，物从何生？

而佛教不这样认为。假立的名言量中，心、物

皆存在。而在胜义谛中，既不说唯物也不说唯心，而说心物不二。既是不二，心、物当然就没有固定、恒常、不变的自性，而是如水中花一般无实而分明的显现。

再比如“观察”这一行为本身。科学很重视观察，但它在研究观察对象的同时，却忽略了观察者本人。这使我想起了一则很有趣的新闻报道：美国一位华裔科学家研制出一台智能机器人，在把历代象棋大师的棋谱输入后，就开始向苏联一位国际象棋大师挑战。当棋下到一半时，苏联大师已有点招架不住了，只见这位大师沉吟良久后，突然下出一步令人不解、完全违背棋理的败着，但歪打正着，机器人不知如何应对就干脆失灵了。

的确，机器纵有千万亿种功能，但它终究是被动的、固化的、有限的。而人的心智却是主动的、灵明的、无限的。一旦人的心智出了问题，那么无论怎样

观察，也摆脱不了片面性、错误性，就像戴了有色眼镜看世界，怎么也不能还原本来色彩一样。

而佛教则无此偏执，它既注重观察现实，又注重观察者本身，观察对象与观察者平等不二、辩证统一。因此，佛教在平等对待能观者和所观境的基础上，首先观察能观者本身：能观的心智明了一切，而这个能明白一切的心，又是什么东西？它住在何处？什么颜色？什么形状？这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带给我的最直接、最有力的震撼。

我如是周遍观察后才豁然发现，从前一直感觉在事物现象之外有个独立的能知的我，而这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虽然了了分明的作用是如此明显，但它的“体”你是绝对摸不着的。所以能知的心与所知的事物并不是截然分割、各自独立、有质碍的两个存在，而是毫无自性，犹如影像的幻用而已。

当我站在高山之巅放眼望去时，清澈的阳光圆

明普照，蓝天、白云、绿草、河流，如明镜净影朗朗现于心水之中。远望那小路上的一点人影，我不禁哑然失笑，以往固执于这小小黑影能遍见大千世界，这是多么离谱的妄执。多亏《楞严经》的指引，我终于看见了真理的明月，这清净的月光竟是这么直接、透亮、平等无碍地普照森罗万象。

从此以后，我就将《楞严经》放在手头、枕边，有空就从它那儿汲取力量，这样，前前后后大约将《楞严经》看了有一千余遍。越看我的内心越透彻明白，信念也越坚定。我毅然决定：要将此生奉献给真理和众生，用全部的身心去实践佛陀的伟大智慧。

曾为浪子偏怜客。我对知识分子在探索人生真谛的道路上所出现的疑惑、迷惘深为理解，同时也对知识分子由于习惯性地曲解佛教，而错失得到人生究竟答案的机会深感惋惜。很想帮助所有追求真理的人们，使其从对佛教的误解中走出来。

我们的心似水，虽然清静本明、明现一切，但若被偏见的狂风拂过，则会浑浊波动，致使影像扭曲。我以前也曾以科学者自居，没有经过如实周遍的观察，便断定六道轮回是妄说，只因自己未曾亲见。现在我不禁自问：是否因为现在见不到明天，就因此否定明天的太阳会升起呢？我深深地为以前的夜郎自大、信口开河而感到脸红惭愧。

一位哲人说：“自由是认识了必然。”在他看来，自由只是一个尚未实现的理想，而佛陀却已完全认识了真理，并因而得到了自由。对一个真正拥有自由的人来说，所谓的神奇、神通岂不是如穿衣吃饭一般自然？

现在科学家们已认识到了十一维空间，这其实就是在为佛经中的大小相容的无碍境界做注解。比如，在三维立体空间中有一个人的投影在二维平面上，二维空间中的人无法推知此投影的大小来去，就

会感到不可思议。同样，在三维空间中人们认为遮障重重的墙壁，在四维空间里都可以无碍通过。因此维数越高的空间，越显得通透而不可思议。佛陀是现见了一切时空的人，其神通变化当然也就无量无边。

佛经中把心物不二描写为不可思议的空性，有些人便将此误解为不可知论，或像被丢入茫茫太空、荒凉沙漠一般的一无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人们对自心、万物的过分实执而产生的偏见。

其实佛经中所谓的“空”，不是逃离万象后进入的虚空；不是根本不存在的断灭；也不是先有后无的生灭之灭。因为人们过于偏执恒常的“有”，佛陀才用“空”这个词去破除人们对“有”的偏执，而不是让大家另外去执著有个“空”。这些名言概念都无法真实描述一切现象不二一如的本体，只有当有、无的概念完全断尽时，万法一如的本性才会明现目前。

在日本、德国的高级科学实验中，人们看到，真

空容器中的两个电子爆炸后，仅剩一片真空，电子了不可得，但在真空中又会突然发生电子爆炸。因而，当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开始否认恒常独立的物质存在，承认一切现象都是不可分割、无碍统一的整体，这就为人们进一步信解佛法的第一义“空”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当然，也不能把佛法的般若空性误解为容器中的真空，或者如场、黑洞等新的科学概念，那些也仅仅是虚幻的现象，而不是一切现象不二一如的本性。空性和现象是本体和作用的关系，它们不是先后成立而是不可割裂的。全体为用，正在起作用时，全用即体，就如全水起波、全波即水。

要通达空有双运的究竟密意，就应当依止精通佛法、具有大智慧大慈悲的导师，系统深入地研思佛教的经论。由此，我渐渐生出了离开尘世出家修行的决心。既已看透了毫无实义可言的若梦浮生，在如幻

的显现中，又有什么东西能比抓住生命的本质更让人值得为之奋斗呢？打定了主意，我便开始寻觅起能让我真正闻思正法的道场来。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最终，我非常幸运地在法王如意宝座下成了一名出家弟子。

听闻了法王所传讲的各种经论后，我从内心感到这位弘法事业遍布全球、万类齐收、平等普度的上师真是再世佛陀。法王的教法都是从大圆满的觉性中现量任运流露，师承法流极为清淨。他针对佛家所云的末法时代人心不古、情执深重、僧才凋零、佛法衰微的现状，悲愿无尽、观机设教，教导弟子以贤善的人格为学佛基础；以显宗的戒律为护持佛法的根本；以闻思中观为增长信解的主要途径；以严持三昧耶戒为成就密法的保障；以至极了义的大圆满见为即生成就的秘诀；最后又以普贤十大愿王摄受引导一切有缘众生同生西方。这样的导师就算是仅闻其名，也必将获得无量护佑。

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有缘者都能得遇智慧具足的明师，得遇究竟了义的正法，获得究竟永恒的大乐，并最终品味到清净真理的法乳。

愿我们都能直趋涅槃，同登极乐莲邦。

我相信圆因的思想与行为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收益与信心，他对《楞严经》的理性思索，也许能够打消一些人对佛法的疑惑与偏见。

不过我也听说，在圆因出家后的八年间，他大学时的女朋友对他仍一往情深地等待、执著。但我相信，这些都不会动摇圆因出家的信心，八年修行，应该让圆因已增长了不少对治烦恼的智慧。

真希望圆因能如当年的弘一大师那样，以各种方便法门度化他的在家眷属；更祝愿圆因能以迦叶尊者为榜样，终生持戒精进，毫不沾染世间爱欲，为释迦牟尼佛的正法久住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古今中外有多少仁人志士
都在孜孜以求宇宙人生的真相，
但又有几人能如愿以偿？

心灵的超越

释圆彪，生于1975年，祖籍天津市。1994年时考入浙江工业大学化工系本科，专业为化工工艺。大二时开始接触佛法，经过一两年的闻思与抉择后，1998年他于多宝讲寺正式出家。在此主要以修学法相唯识宗为主，其后又在色达喇荣佛学院修学大中观、大圆满等密法。

原本圆彪留给人的印象是不大擅长言谈的，但当我向他询问他的学佛经过时，圆彪却一改平日习惯，很开心地向我诉说了起来：

读大学时，我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除必修课外，我还大量选修了偏向于社会科学与其他边缘学科的一些科目，来作为自己知识结构的补充。每逢学校举行演讲或报告会，也不论内容是什么及主讲人是谁，我都会积极参加，尽量不错过每一次补充自己人生见闻的机会，以期来开阔视野、拓展知识层面。课余及节假日时，我主要干的两件事——锻炼身体与博览群书，目的也是为了使自己的精神与体质都能不断地成长完善。经过这样的认真思索与认真生活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要将自己的毕生心血全部用在创造人类和平与幸福的事业——佛法的研究与修证上。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才算替自己和社会生活中找到了最佳的立足点。

少年时代的我就一直幻想着要成为一名科学家，在人类科技史上留下自己的永久贡献。长大后却发现这不太现实也无甚必要，因而志向的选择对处在中学时期的我来说，就成了一件很让人迷惑的事。我还曾立

下兴办慈善事业的大愿，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个愿望其实并不能根本解决人们贫富不均的事实……

随着年岁的增长与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了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各种问题，亦亲睹了许多人生的不幸。人们生存于世间所必须遭受的种种艰辛、痛苦，深深地刺痛了我纯真的心灵，让我越来越强烈地萌生了为人类谋最究竟幸福的迫切愿望。也曾想到过利用儒道二家的思想来净化人心、修身养性，但就像当年先是对科学、慈善事业产生幻想，后又无可奈何地把它们丢掉一样，我最终发现，不论儒家还是道家，由于它们对于心性的揭示不够深入，故而总是让人有一种不满足、不踏实、不彻底的感觉。直到最后，当我在佛法中看到佛陀对心性透彻的阐述后，才真正产生了如获至宝、相见恨晚的感觉。那年我二十一岁。

整个佛法宣说的就是佛陀亲证的慈悲与智慧，

对于一个有志青年来说，得遇如此妙法，该是多么的幸运。

古今中外有多少仁人志士都在孜孜以求宇宙人生的真相，但又有几人能如愿以偿？有不少人因学识有限，阅历所局，他们提出的种种以农业、科技、政治或教育等方式治世利民的主张，虽然于国泰民安的局部达成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终因这些计划、方案大都是通过改造外部世界来实现其社会理想，它们没有涉及或只是粗略地关注到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的内在品性，因而这种种的整治、发展社会的理念，都欠缺对人心调治的关怀。

虽然教育是塑造灵魂的最直接手段与工具，但现代的工业及消费文化体制已改变了其本来面貌。以往的教育主旨皆以修德为中心，而今则以工巧明（数理化）与文秘等实用科目为重心；在整体的教育目标上，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离塑造心灵这一点越来越远。

再来看看让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自豪不已的科技成就吧，我相信对科学发展的深入思考，将会让世人更能体会出佛法的超越一切世间科技之处。现今的科技可谓日新月异，新技术、新发明不断涌现。我们生活的环境已被科技造就得相当舒适，甚至一个平民百姓的享受都超过了封建时代的帝王，特别是在他也与社会同步而进入电子时代、网络时代之后，人们已近于随心所欲地就可获取各种悦意享受。但若论其实质，只就我们获得的文化资讯而言，许多娱乐节目都只能使人长时间地沉湎于被动的感官享受，心灵经常都会被不良镜头所污染，本有的天真与灵光怎能不渐被掩盖呢？

21 世纪，人们的真实幸福可能还不及古代的农民们，他们的淳真、质朴、勤劳、和善……想必我们都已久违多时了。那时的自然、浓厚的亲情，不掺杂利益驱动的友情与爱情，也超过当今不知多少倍！

人类只知着重外在建设，而忽略心灵的净化，其结果只能是技术越发达、物质越丰富、社会越繁荣，人类的幸福也越淡薄、意志更趋衰颓、心灵也越来越空虚，良知更是一泻千里似的大退步……失去天真、淳朴本色的现代人，唯知整日盲目地忙碌。他们无暇反躬自省、探寻一切发展的本源。

其实不论世界如何发展，一切一切的根本还是人，而人的根本则是心灵！社会的进步，不仅表现在科技的发展上，更取决于心灵觉悟的提高。科学之昌明、技术之先进，其初衷往往都是为造福社会。但无可讳言的事实却是，它们常常为邪恶势力所操纵，反而对人类祸患无穷，真可谓兴福而致患矣。很多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正是科技的不合理应用与人类心灵被腐化的“时代产物”。

关注社会发展之人士，都会对此深生忧患。单方面畸形发展科技的后果，便是恬静、康宁的生活几乎

被摧残得荡然无存，人类往昔的甜美与安乐生活几近一去不复返，而心灵的痛苦则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我们如果将童年美好的回忆与今天无奈的现实相比，几十年的变迁就已令我们不忍再细思量了。

综上所述，目前的症结所在是：物质文明的盲目发展，卑劣人格对科技的不善利用。对症所下之药是：以佛法净化心灵，或将教育的核心放在贤善心灵的培养上。

“但得本，莫愁末。”佛法以修心为根本，只要能驾驭心，心得调善，自然浑身安乐。在此净化过的心灵摄持下，人类的所有行为，必会真正造福这个世界。因为通达了心的本性，亦即掌握了宇宙的根本，那么人类的所思所为都会依循自然规律而不逾矩。不仅如此，从内心出发，还可以让我们轻易把握整个宇宙至高无上的法则。自然科学以外在研究的方法力求解开宇宙乃至人心的秘密，但这样做的结果除了能解

决个别的枝节问题以外，它却将正常的社会秩序逐渐打乱，因之而造成的灾害难以弥补，引发的祸患危及每个生命……

而从表面上看，佛教修行者好似行为怪异、不拘于常规、反传统、反现实，但此种显现只是趋向大智前的方便手段而已。倘若像所谓的正常人那样，只知迷恋于物欲情爱、感官娱乐，这又怎么可能得到心灵的净化与超越？

佛法虽包罗万象、广博无边，但其核心内容却只是阐释心灵的奥妙，并指导人们以种种观心法门而去修行以至于亲身体悟。心灵的超越是佛法最特殊的一面，这是在净化人心的基础上的更高修行，以期达于对心性的彻悟。亦即超越普通的言思境界，趋入至高无上的彻底圆满；超越狭隘心灵的束缚，实现对“小我”彻底的超越，唤起自性中本来就具足的“大我”——智悲力都已达到圆满境界的品格（即为佛陀境

界），此时才能真正大兴宏愿，广行治世利生之无量事业。人生、社会、宇宙的种种成住坏空，皆根源于奥妙难测、灵用无尽的心，而对于心性认识的浅薄，正是科学的重大弱点。

证悟佛法者，虽心智远超现实，但行为还是立足于现实的因果法则——内怀密行，外现梵行。佛法修行，亦是以人类心灵的现有水平为基础，因为它所教导的主体还是普通层次的民众。

在佛法的教义当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就是轮回。关于三世轮回，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已为之提供了确凿证据，令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的人无法质疑。众多具特异功能者、接受催眠术者、濒死经验者、具前世记忆者，以及佛法证悟者等等，都已成为这一理论的强有力的证人。

关于另一个重要概念，因果报应也要联系三世轮回才能表现出其在整体时空中的正确性，若只着眼

于今生今世的狭隘范围，则根本无法客观、全面地认知它。

这一点上，简单的逻辑类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基本概念。三世好比昨天、今天、明天，对处于今天的我而言，昨天已成过去，明天尚是未来。昨天、明天皆非我今天所能感受体验到的现实，但我却坚信它们必然存在，这是因为较长的寿命使得我们能够经历许多个“三天”。同样，如果我们能清楚记得如何从“前世”来到“今世”，再趣往“后世”，相信人们也不会再怀疑此种理论的合理性。只是大多数人都“记性太差”，别说前世，就是昨天的事也忘失殆尽，就好似我们从梦中醒来多是一无所知一样。

千万别因为我们看不见前世、后世就否定它们的存在，就像宇宙太空间有很多运动规律尚不为人所知，但它们却无时无刻不在世界的每一个空间精确地控制着宏观、微观、人和事物的每一刻演变一样，它

们不会因为人类的无知或漠视而失效或错乱。真理也绝不取决于人的意志，因为真理是永恒、本有、普遍、必然的。

在佛法深广而自由的时空中，每个具有心识的生命，都是从无穷远的过去而来，并流向无终的将来。在漫长的时空穿行中，生命不断转变着它的形态（即随业力受身）。每个生命既在自己的业力能量所造就的时空中受因果规律的奖掖或惩罚，又能主动积极地超越禁锢自己的时空环境。这其中的差别唯在于修心的层次、觉悟的水平、认识本性的深浅等方面。

转变命运的机会完全操纵在我们自己手中。谁向佛法投入的越多，谁得到的回报亦越丰。修行人的生活其实是最富创意、最具趣味、最能自主的，但他们同时也必须做到难舍能舍、难忍能忍，行世人所不能的种种苦行，以获得最终的对有限心性的超越。

去尝试着以佛法来超越心灵吧，在这个过程中，

你失去的只是身心的枷锁，你获得的将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圆彪在他的谈话中，着重强调了前后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亦进行过很认真的研究。独自一人时，我思考过前后世的本质；在几百人的僧众面前也辩论过这个问题；我还翻译了藏传佛教论典中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同时在《阿难入胎经》《释量论》《量理宝藏论》《七宝藏》中，佛陀及诸大论师都曾详细讨论过前后世的存在及其理由。全知麦彭仁波切在《中观庄严论释》中也说过，《释量论》中广说了前后世的存在道理，但关于这个问题最主要的的关键所在是，如果知道了万法唯心造的道理，则前后世的确定存在及因果真实不虚就非常好理解了。

我希望人人都能反复思维这个问题，力争尽早解开前后世的谜团。对我个人而言，在对前后世有了坚定的信解后，现在即就是有无数个世间智者、科学

家、学者站在我面前与我辩论，我也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与恐惧。

确认前后世的存在对任何一个佛教徒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不通过智慧进行抉择，不相信前后世及轮回的观点，这样的佛教徒和外道、和非佛教徒又有什么区别呢？

愿大家都能了达佛法对于生命的甚深观点！否则，你永远不可能超越有形身心的束缚，也永远不可能达于本有的生命自在状态。

已初尝佛法甘霖的我，
往日那浮躁不息的心变得宁静多了，
安详多了，
各种各样的欲望也减少多了。

无知是最大的可耻

普通世人看见外境依靠的是眼识，因而人们普遍认为眼识看不见的东西便都不存在。诸如天人、饿鬼、地狱之类的在佛经中经常提到的现象，也就因此失去了获得凡人们认可与接受的可能。只有在梦中，及一些特殊环境下，人们才有可能体认到非眼识认知范围所含的世界。还有一些人除了自己的想象之外，不承认、不认识任何存在，而佛法科学的智慧又远超他们的想象，故而他们也就拒绝接受佛教的观点了。

其实，如果睁开眼睛认真去看、去思索、去学

习的话，仅凭自己狭窄的眼识而抉择的观点，相信日后一定会受到自己的嘲笑。所以我一再强调，在思想未真正成熟前，千万不要轻下结论，否则定会感召恶果。历史上也有许多人起先轻易地反对佛法，后来才感知到自己的无知与肤浅。我们应该知道，无知才是最大的可耻。

照冬的经历将再次印证这一点。

我出生在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家庭，小时候也没参加过什么宗教活动，因而心里也就没有相应、确定的宗教情感。在接触佛学以前，我一直是个反宗教者，一看到有人说佛论神，我就内心不悦，心想这人怎么会如此愚痴迷信呢？神佛故事只是神话而已，是从现实中虚构提炼出来后给人们提供生活乐趣的消遣，何必要以之自我麻痹呢？当然现在看来，我在对宗教未作任何研究的情况下就加以嘲笑的这种态度，才真正是该受嘲笑的。

四年前，经同学介绍，我开始跟从学校的一位老师学习气功，并因之而目睹了许多奇异事件。记得当时有两位同学在练功后都具有了透视人体的特异能力，他们能在放松身心的情况下透视自己或别人的身体，查出五脏六腑的病变；另有一位同学能用意念力将小钢针变弯；还有其他几位功友能发放外气治疗疾病。以前我从未亲身体验、目击过这些异事，所以一直否认此类现象的存在。但现在我却亲眼目睹了我所怀疑、反对过的事情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看来我不能再坚持那种狭隘的实证态度了，简单而明确的事实告诉我，没看到的不一定不存在。

大概人人都有弄明白自己不能解释之事的愿望吧，我的这一愿望又特别强烈，所以我就从此开始了广读各种气功读物的探寻经历，并下决心跟随老师进行认真的气功实践。后来，在一次为期五天的辟谷实验中，我终于亲证了气功界所谓的“开天眼”景观。当时我坐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当整个身心进入一种

宁静状态时，我忽然觉得自他的分别界线仿若消失，紧接着印堂处又出现一团白光，光中居然有一极似电视机的屏幕。而最终，我竟然能看到一个人坐在一张床前的椅子上读书，他正背对着我，面向窗子，窗外的阳光此刻明耀而又晃目……这景象大约持续了有好几秒钟，我清楚地知道这绝不是幻觉。从这以后，我就深深地感知到，生命并不像我以前所想象得那样简单，而我自己生命的了解就如牛周身无数毛中的一根而已，远非全面、正确可言。

由于气功与佛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我又开始学习佛学，后来的体验让我明白，这一选择可谓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进入佛学殿堂后，才知其如此金碧辉煌，如此博大精深，她的悲智双运常常让我内心感叹不已。佛学对生命现象、宇宙图景的解释之深广，远非世间其他同类学说可与伦比。佛学是智慧之学，佛教是以智慧教义为中心体系的宗教。与多数主要依赖神灵救赎的宗教不同，佛教

以通过究明智慧而求解脱生死痛苦为主旨，以证悟空性、自利利他为超出生死的要道。

在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佛法的无上妙德后，就时时力求让自己的行动、言语、思想能符合佛陀的教言。在日日相继的修行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这真是一件太难太难的事，因为我终于体会到战胜乃至超越自我，确确实实需要过人的毅力与耐性，还需要有超出世间常人的长远目光与智慧。但我既已发愿“佛道无上誓愿成”，那就为了真理的获得拼却一回性命吧。其实我想，从本性而言，人人都渴求能了达我们生存的实质，但因这种探索需要付出的努力、牺牲、放下我执等等要求，远超沉溺于欲海幻象中的人们之所能承担的分量，故而许多人便甘愿充当起“睁眼瞎”了——他们惧怕那灼人眼目，但却足以刺破无明眼翳的真理之光。不过我却在想，为了对得起这短暂而又宝贵的一生，我还是择其善者、难者，但绝对有意义者去拼搏一生吧。既然佛法告诉我们，修行要从

根本上起修，也即是修心，我便时常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力争恶念不起，善念速生。为坚固自己的修道之心，我还时常以历史上的一些高僧大德的求法事迹自勉，每每读到描写他们的学法热忱与慈悲济世的段落时，内心深处的感动常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他们的菩提心、无我心、精进心是我首先要学习的，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要想净化沦丧之道德，这种无我利他心更是必不可少。随着学佛日渐深入，当再看到某些人置人伦道德于不顾，还在不知因果地干着危害他人社会的恶业时，我就深深为之感到伤悲：这些恶业就是人们诸多痛苦的源头，这源头如若不断，痛苦的源流就永不会尽啊！即使我想为人们分担痛苦，可这根本就无济于事，因为解铃只能还靠系铃人，丝毫不爽的因果报应让任何外人都无法替当事人分担自己的因果。但放眼望四周，信因果者真乃少之又少。大多数人都毫无因果轮回的思想根基，故而他们肆无忌惮、我行我素，时时刻刻都在

造诸恶业。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你抢我夺的欲望游戏，因了全社会经济盲动的刺激，已渐入恶性循环的轨道。这些人的态度真是无明的泛滥，他们不明白佛为众生揭示的智慧之法，偏要执著于自己无常色身及周围的物质环境，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欢乐，于别人利益丝毫也不顾及。为此，我时常思维缘起性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佛陀所宣说之法，而越思维，就让我越发感到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自净其意、自空其执。现在，已初尝佛法甘霖的我，往日那浮躁不息的心变得宁静多了、安详多了，各种各样的欲望也减少多了。佛真不愧是大医王，因他能治众生的心病。而众生心病的去除，则是整个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万万不可缺少这样的“医生”。

就我个人的认识水平而言，我觉得中国佛教虽分流出几大宗派，但从根本上说，每个宗派都教人以智慧与慈悲来达超脱生死的目的，尽管其教授方式和侧重点各有所异，所以每个学佛者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

根基的修法。记得印光大师在其《净土决疑论》中曾说过：“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优劣，契机则妙。在昔之时，人根殊胜，知识如林，随修一法，皆可证道；即今之世，人根陋劣，知识稀少，若舍净土，则莫由解脱。”因而我觉得，念佛修净土，一方面可得阿弥陀佛佛力加被，一方面又能发掘自己的潜力，他力与自力相结合，他日定可横超三世，永离生死之苦。所以，我一有空闲就在心里默念佛号，并以之作为自己的日常修习路径。我相信，只要你入得门来，则佛陀的无上智慧一定会让你从八万四千法门中找到自己的修行之本。修行是离不开世间的，诚如六祖所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寻兔角。”修行就应该在社会中磨练，在待人接物之时，时常照看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勿使造恶，唯令善生。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却感到很惭愧，因我还不能做到功夫成片、念念向佛。自己无始以来的业习实在是太重了，碰到违愿之事时就常常管不住自己的烦

恼。不过我会努力转变这习气，因为我至少已从道理上明了万物本空、因缘所生。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于幻事、幻物而自生嗔恼呢？

佛法如汪洋大海，浩渺无边，作为初学者的我，仍所知太少。为了不在这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我以某位法师提出的佛法四要旨作为航标，并期与同修共勉。那就是：第一，本佛，即以佛为本，学习佛的行果、智境；第二，重经，即重视佛说的经，也包括律论；第三，博约，即先博览众经众论，后约要出要旨，依旨力行；第四，重行，即本所约要旨去实践修行。我想我这一生都会遵从这四要旨，在修学佛法的道路上奋力前进。真心希望并且相信，光明而自在的自性大解放那一天定能到来！

照冬的话虽无华丽色彩与装饰，但我本人却非常愿意享受这种发自内心的平和的灵魂舞蹈，在这种心灵之舞中，舞者的智慧、人格、修学都可以得到淋漓

尽致的展现。相比之下，世人只愿待在剧院、舞厅、游乐场所观舞，而且所观的也只能是与眼根对境的身体的扭曲与发泄。在一片纸醉金迷之中，明星的造作表演让手捧鲜花的观众时而哭笑时而嚎叫。这样的看与被看才真正是一幕闹剧，这样的观者与被观者才是可怜而又可笑的一群。

因而我从不喜欢观看外在的一切演戏、一切假戏真做、一切疯狂与迷乱的表演，我真正欣赏的是一颗智慧的灵魂所倾情演绎的人生正剧。也有少数人可能会与我有同感，这也可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和吧。

叔本华说，一个希望的消失就是另一个希望的诞生。

人生就像上紧发条的闹钟，当发条力尽时，

一生便也终止。

这样的一生有什么意义呢？生活贫困固然痛苦，

摆脱了贫困照样痛苦。

活着，不是重点

对于圆底的经历，我自己都感慨不已。

这个出生在华北平原农民家庭的孩子，一直梦想着摆脱贫穷和闭塞的农村，过上城市生活。后来他如愿考进大上海的重点高校，走进令人艳羡的首钢。

当这幅光鲜亮丽的生活画卷即将展开时，他却悄然转身，带着不被世人理解的追求，踏上清苦的世界屋脊，开始修学佛法。

三十六年人生路，他的匆匆步履曾遍及大江南北。而今在色达喇荣，他一驻足便是七年，从一个普通僧人成长为汉僧堪布。

我并不太清楚圆底的证悟境界，但多年的相处使我坚信，这是一个智慧深厚的修行人，否则他不会舍弃上海、北京的五光十色，跑来寂静的青藏雪域内观自心。

记得他刚来时，穿一身蓝色的在家衣服，现在则是标准的红色僧衣。如果记忆可以定格，半生的因缘幻变，就像一卷电影胶片，在岁月的幕布上放映出人生百味。

如果三十六年已足够一个人对前半生做出回顾，那我最想说的话便是：感谢佛法。人非草木的地方在于他有一颗跳动的心；不同于其他畜生的地方，在于他有一个愿意思考、渴求精神解脱的灵魂。正是这个不安分的灵魂，使我在尝尽了苦涩、绝望和脱胎换骨

的痛苦后，终于认定佛法才是唯一可以把我从漆黑、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力量。否则我将无法想象，未来的岁月该如何度过。

1965 年出生的我，孩童时代是在妈妈的怀里、姐姐的背上度过的。稍大点就跟在哥哥屁股后面，田间林中到处乱跑。总也玩不够的童年，是在上小学的第一天终结的。那天老师在填登记表时，问我家的成分。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就回去问母亲。母亲想了半天后，终于难以启齿地对我说：“咱家是地主。”

我像是被人打了一记闷棍，难过极了。幼小的心里早已把地主和万恶不赦、人民公敌等同起来，怎么自己的家人竟也跟电影里的黄世仁一样呢？从此，孩童的我就像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天真烂漫过早地被它压垮了。我变得内向，开始喜欢独自思考周围发生的一切。

在农村长大，亲身感受了农民的朴实和生活的艰

辛，也感受到了社会围绕自己的出身所形成的无处不在的歧视与不公。这一切都在促使我形成一种爱恨交织的观念：我要认识这个世界，我要铲除邪恶，我要让父老乡亲过上富裕的生活。

由于一直笃信科学知识可以让我获得改造世界的力量，因此我对学习始终很自觉。十年寒窗，终于迈进了大学神圣的殿堂。大二时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开始涉足气功领域，并亲身感受到气脉的存在及打通小周天的奇妙感应。

这段经历对我以后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就是在那个时候，科学在我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开始真正受到质疑。也就是在同一时期，我开始用异样的目光去审视平日里奉若神明的老教授们。那些颤颤巍巍的学术权威，他们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依靠他们传授的知识怎么能获得改造世界的力量？

上大学后，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我开始思索人

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追问的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而活着？原先以为农村人很苦，城市人很快乐，进得城来才发现，喜怒哀乐是不分地域的。

叔本华说，一个希望的消失就是另一个希望的诞生。人生就像上紧发条的闹钟，当发条力尽时，一生便也终止。这样的一生有什么意义呢？生活贫困固然痛苦，摆脱了贫困照样痛苦。我没有能力让所有人富裕，即使有能力，富人的痛苦又该如何解除？

后来又遇到尼采的超人哲学，很合我的胃口。他说：人是连接猴子和超人的一根绳子，人要努力做超人，否则会堕落成猴子。又说：我是太阳，我给你们带来光明，照亮你们。但是怎样做超人？超人又是什么？

伟大的哲学家可以唤醒沉睡的人们，但醒后却发现根本没有出路，这种痛苦是绝望的，但想重新睡去已不再可能。此时，我原先的世界观快彻底崩溃了。

我发现人是那样渺小，科学是那样无力。

带着一颗没有寄托、迷茫的心离开校园，1988年我来到了首钢电子公司，从事炼钢的计算机控制工作。这里很多人都在混日子，管理死板，毫无生气。除了个别人为一官半职忙碌外，再也看不到有什么值得奋斗的目标。

此时，我又趁机阅读了一些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及稍后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代的作品，使我大约了解了一些西方文化的特征。读雨果写的《悲惨世界》时很感动，主人公冉·阿让历尽磨难，经过神父的指点，彻底放弃了对社会的仇视，把恨转为无条件的爱，爱这个世界，爱自己的敌人。正如《圣经》所说：宽恕他们吧，他们自己都不知做了些什么。这些观点对我影响很大，此时的我，心中已开始原谅早先社会对我的歧视所造成的伤害。

但是空洞的“泛爱论”并不能解决很多人生紧要

的困惑，内心的苦闷还在继续着。1989年下半年后，由于长时间的苦思冥想，我的身体逐渐垮了下来，曾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饥饿感。那时我才二十四岁，就已体验到了衰老。从1989年开始，大约有四年时间，我一直在迷茫中徘徊，这期间也曾想过自杀，但又想到父母恩情尚未报，还是活着吧。也曾认为做人不如做猪好，猪就没有那么多的精神痛苦。

说起与佛法的因缘，是始于《金刚经》。1990年的一天，我偶尔在王府井新华书店购得一本《金刚经》，打开一看，佛陀自然流露出的智慧，以及与弟子须菩提活泼的对话，深深吸引了我。佛陀和佛经完全不同于以往自己所熟悉的任何知识体系。在上海读书时，也曾见过静安寺的几个老和尚念经，当时没有产生任何兴趣。曾经以为佛经是死板、枯燥的教条，当真正看到佛经，才觉得耳目一新，从此我的宿舍书架上便摆满了经书。

通过对佛法的学习，我才渐渐了知，佛并非供人祈祷的万能的神，他曾是和我们一样的凡夫，通过对自身的修炼来彻悟世界的本来面目，并开发出自身本具的智慧光明，成为先觉者。成佛并非欺骗愚人的安慰，也不只是提供来世的希望，更不是永远实现不了的乌托邦。佛法在提供一套完整理论的同时，也提供了实际修证的一步步指导。

佛法的光辉开始照亮我黑暗的心灵，而且不可思议的是，我羸弱的身体也慢慢恢复了生机。但在随后几年的学佛历程里，观察自己的心，贪心还是那样多，烦恼也还是那样重。怎么修了几年一点不见效？看来我需要明师的指点。

1994年年初，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已到了三十而立的年龄，但自己一无所成。若做在家居士，也早该成家立业了；想出家修行，又找不到明师。再不能这样犹疑下去了，我应该做出决断。

4月份，我请长假离开了单位，怀着一线希望去了自称“佛子”的某大师在西安的辅导站。一个月过后，我就认识到，所谓的佛陀第二十七代传人“佛子”某大师也只懂一点气功、测测病而已。最可怕的是，他竟公开宣称自己不信因果！更加可笑的是，“佛子”当时正与北京某位记者为分钱不均而闹得不可开交。

再继续找，我在心里给自己打着气。后来，我又随学员中的一位师父在东北过了两个多月的江湖生活，依然毫无所获。记得在东北的一个夜晚，面对晴朗的夜空，我至诚哀告：“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我的师父，请赶快摄受我，我快要受不了了。”当时，我的心在默默祈祷，泪水也无声地流淌。

再后来又去五台山圆照寺体验了几个月的实修生活，早晨两点半起床念经，白天参加修庙劳动。但最遗憾的是，这里只管念经，不讲法义。

怎么办？再找吧。好像不找到对生命有个交代的答案，我那颗心就永远不会消停一样。于是我从山西跑回北京，又从北京跑到成都，并在昭觉寺住了一个来月。也就是在昭觉寺，我头一次遇到了从喇荣五明佛学院回来路经寺庙的居士。因缘终于到了。看着他们黝黑而满足的脸，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去佛学院。

时值 1994 年年底，我决定再回家看一看父母亲朋。春节刚过，瞒着父母，我终于坚定地来到了这块陌生而神秘的土地，并且一住就是七年。七年的时间足够我反思以前接受过的种种学说，特别是对科学有了一个更全面、更本质的认识。

别的不想多谈，仅举两例。比如关于地球的毁灭，科学的回答是：到地球毁灭时，太阳发生大爆炸，产生很多倍于平常的热量，使地球燃烧。佛教的回答是：劫末之时，次第出现第二个太阳、第三个太阳乃至第七个太阳，此时大地燃烧。

再比如，有人会说人类认识世界用的是大脑、意识，根本不是什么人本具的佛性。对此我要说：第一，大脑和意识不是一回事。佛教认为人的意识是更深层次的佛性大海上的波浪，它不是佛性的本体，却是佛性的起用。第二，如果说大脑认识外界则明显不合理。我们知道大脑和石头都是由相同的中子、质子、电子构成，虽然因这些粒子排列不同，形成了有机物的大脑和无机物的石头，但粒子排列的不同不会改变物质的本质特征，一块石头永远也不会认识一块木头。所以离开人本具的佛性，就无从认识世界。

我个人觉得，不管是基督还是孔子、老庄，特别是佛陀，他们的智慧绝非因时间久远就会变得落后，我们这些现代人还远未成熟到可以抛弃他们的地步。科学的日新月异常常使人产生眼花缭乱的错觉，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这种错觉发展到极端，便会产生新的迷信。当我们把佛陀的智慧从心灵中剔除，一种现代迷信便会占据心间，这恐怕是盲

从科学的人们所万万想不到的。

对我而言，多年的闻思已让我认清了一个事实：留有先贤足迹的道路伸向远方，我要做的便是坚定信心，生生世世修行在菩提正道上。

看过关于圆底的“纪录片”后，你也许会觉得很有趣，也许会觉得很平淡。但无论如何，这段岁月让他收获了心灵的平和与思想的升华。

我很想问问世间人，当你们再回首时，特别是当生命走到尽头，对于往事的感慨，是昏聩大于清醒，还是无奈、悔恨胜过自在与欣悦？

至少圆底把握住了现在，并能从容而坦然地面对未来。这种自信源于对命运、对人生、对自己的清醒认识，而这种认识，则毫无疑问来自佛法所赋予的智慧。

从北京到色达，圆底的脚步越迈越稳健了。小时

候，他梦想能获得改造世界的力量，我想，这恐怕也曾经是许多人挥之不去的理想。

只是今天，还有多少人仍在为之奋斗？

第四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请接受

就像吃迷幻药，药性发作时，
可以迷糊又兴奋地快活一阵子，药性过后又怎么办呢？
空虚是可以令人发疯的，若想不沉醉于过去，
就得像一具尸体般活着。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请接受

“垮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等专有名词，
在社会学、文学思潮等领域都有它们特定的含义。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用“迷茫”来形容学佛之前的圆决，以及她那帮在热闹的红尘中痛苦摸索人生真谛的伙伴的精神状态，倒是非常贴切。

认识这个女孩近十年，最初那一阵子，她好像才上初中。一个小姑娘，瞪着忽闪忽闪的眼睛，好奇而迷惑地看着我们这些身着袈裟的出家人，还时不时从

妈妈背后探出头来，这就是她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

看着她从初中到迈进大学的门槛；看着她有好长时间处在“迷茫”当中；看着她拼命涉猎古今中外的名著，以求探寻生存的意义；看着她与她的那帮伙伴在痛苦中沉沦，在沉沦中挣扎；也看着她终于开始接触佛法……这近十年的交往，让我几乎成了圆决精神历程的目击者。

当然，我最高兴的是，她总算摆脱了迷茫、空虚、痛苦的生活状态，并最终找到了理想的生活之路。看到她也像我们——当初她并不理解的出家人一样，趋入佛门、披上袈裟，我真是从心底随喜她的选择，并赞叹她的功德。

俗语说：“三岁看老。”接触圆决久了，对此话体会颇深。她在上初中、高中时就不太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多接触人。尽管她上大学后曾一度频频与同学聚会，但在我看来，那也仅仅是空虚灵魂的一种宣

泄而已。她甚至连家里的电话也不接，觉得那纯属干扰。

不过这个不愿与外界接触的女孩，内心倒十分纤细、敏感。她从小就喜欢读书，以致家里到处都是方便面——因为她害怕做饭，吃饭浪费时间。她经常把从书里得到的体会，乃至后来产生的出家想法，滔滔不绝地讲给我听，也把她内心深处的疑惑与苦闷倾倒给我，并征求我的意见。

我们都知道，越是敏感的心灵，越能感受到常人所感受不到的痛苦，因为它往往更关注生活表层之下的深层含义。因而对那些迷惑着又探寻着的敏感心灵，我总是给予更多的时间与关注。因为我知道，要塑造一个坚强而清晰的灵魂，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这样，一直关注着这个常常自己思考人生真义，常常自叹迷茫、困惑的年轻人，一直等了近十

年。十年磨一剑，现在也该利剑出鞘了。

印象当中，圆决毕业于某市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工程学院，毕业后曾在某市的一家工商银行工作了四年。她的家庭及工作环境，在旁人眼中都是非常优越而令人羡慕的，但在悠闲的物质生活背后，她的内心世界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我叫圆决，四川人。平日也没什么嗜好，就是喜欢读书。记得海明威有部小说，其中有一句题词叫作“迷惘的一代”，我觉得简直就是我与同龄人的精神标签。从初中开始，我和同伴便开始看各种杂书，从武打到言情，从传记到哲学，从心理分析到《圣经》，什么东西都往脑子里填。似乎看杂书是那时的我们窥探校外风光的唯一一扇窗口。

但不知从何时起，这份热情却渐渐消逝。升入大学，坐在宽敞却压抑的阶梯教室里，虽然周围坐满了同学，但我的眼里只看到一片充塞着各种颜色的

虚空。

小时候看过关于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一天苏东坡吃完午饭，在院子里晒太阳，他问身边的侍妾：“我肚里装的什么？”有的说“满肚酒饭”，有的说“满腹诗书”。只有朝云说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东坡听罢点头称是。其实我和我们这一代，都同样感受着“不合时宜”所带来的无奈。读的书越多，非但不能充实自己，反而徒增痛苦与迷茫。

波伏娃曾在她的作品中写道，女性一生所受到的教育，令她难以逃脱“内囿性”。但我觉得，大到整个人类历史，小到每一个众生，都逃不掉各自的“内囿性”，就像无数的小说、历史，描写得再多，也始终跳不出它自己的圈子。

就拿《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来说吧，他广闻博学、聪明细致，虽曾遭受痛苦，但“幸福”也并未彻底放弃他。可最终呢？他还是重新被关回那个

狭窄的牢笼——自己郁闷忧愤的心里——不得逃脱。

至于写出这部杰作的俄罗斯伟大文学家托尔斯泰，尽管一生都在寻求拯救人类社会的改良方案，堪称一位忧郁的思想者，但在他妻子笔下的传记里，也只不过是个枯燥、毫无生气的糟老头子而已，甚至很多作品还要由她来代笔。

我曾仔细研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很多人都会被书中的主人公冉·阿让所打动，可我怎么看冉·阿让怎么替他悲哀。他一生东躲西藏，虽然有一颗“比天空还广阔”的心灵，但他周围：养女与女婿弃他而去；那个卑贱的小人却一如往昔；还有个沙威，最后落得投水自尽的结局。这样一个人，能拯救整个悲惨世界吗？

而生活中的雨果，这个死后让全法国为之举行国葬的伟人，却与女儿阿黛尔·雨果格格不入。女儿的感情历程，做父亲的完全不能理解，更谈不上帮助。

饱受情感折磨的阿黛尔·雨果，最后在疯人院中了此残生。

还有 D. H. 劳伦斯，写出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来探讨人的情感与理智的激烈冲突，自己却常常被妻子在肉体上痛打……这些闻名于世的人物的生活似乎比他们的作品更精彩，但也更糟糕。作品中理想的人道主义色彩、悲天悯人的宽广情怀、救治社会人生的种种方案，与他们一团乱麻的个人生活竟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文如其人在他们身上如何体现？

圆决对这些文豪的质疑，也引起了我的同感。在我的学生时代，在美丽的宗塔校园里，我也曾读过其中的一部分著作。等到后来出家，却发现它们都不究竟。诚如爱因斯坦所言：“我所拥有的知识在生活中毫无用处。”不过言归正传，还是接着听圆决的人生自述吧：

这世间智慧就像一个无用的人，沉于无边的大海中，无有舟楫，甚至连根朽木都没有。“我们要做什么？为什么、为谁而做？”这些简单又让人痛苦的问题，我却怎么也回答不出来。

有一段日子，我和同学们经常泡在网吧、书吧、迪吧中，甘愿被各种形色所包围、填充。就像吃迷幻药，药性发作时，可以迷糊又兴奋地快活一阵子，药性过后又怎么办呢？空虚是可以令人发疯的，若想不沉醉于过去，便得像一具尸体般活着。“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所以必须一再地醉，最好长醉不醒。

看过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和《玩笑》吗？它们令你窒息吗？当我读到《笑忘录》中葬礼的那一段时，我竟放声大哭。因为那一刻我极为清醒，清醒地看到生活原来是场多么大的笑话；所谓的“美丽与幸福”是如何的具有欺骗性。所以我哭，哭我的沉

沦，哭我的麻醉，哭我的无路可逃。

但有时，不，应该说常常，我都在希望——梦总有醒来的那一天吧。就这么在痛苦中期望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那一线曙光竟就这么来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今生从此就扭转了方向。只是坐在法王的身边，竟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和平静。每次上师开口说话，虽然话不多，却让我从心里发出笑声。常常他的一句话就足以让我快乐一整天，这种快乐与平静交织的情感，为什么以前从未体会过呢？我真的有点想弄明白了。

接下来，我又看到了《百业经》。这本书最令我着迷的，是它叙述的世尊前生的许多事迹。我不解，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当他受到别人的危害，甚至要他的妻儿、王位乃至活生生的血肉时，他竟能欣然接受？在成就自己善业的同时，对于伤害他的人，竟也

发起不可思议的大愿：宽恕对其造成伤害之人的所有恶行，并帮助他早证菩提。

以前看过的无数小说中也有视死如归的英雄，却从未见过如世尊这样的勇士——他行善不是出于任何私人的目的，而是以广大、温柔同时又坚强得无法表述的心，将这份历经千辛万苦才获得的善果完全地、谦卑地，却又无比高贵地奉献给别人。当时我就想，经文中叙述的佛陀，有着无比的庄严宝相，一见就能令人生起喜悦而坚定的信心，这些就算是一种赞美之词或文学夸张，那也毫不为过。

这样的一个人，仅凭他的这颗心，我都甘愿匍匐在他的脚下，接受他的教言。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理解上师的“魅力”所在了。我还感到，以前看过的所谓“万卷书”和佛经相比，竟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

没过多久我又看到了《入菩萨行广释》。刚开头

就有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修行的最大障碍就是傲慢与脆弱。”这说的不就是我吗？于是，我立即就将“是否傲慢？是否脆弱？”贴在了床头。

又往下看，读到“除往昔感受，吾今复何余。然因执著彼，屡违上师教”时，更是唏嘘不已。没错，我所做的一切事，最终只会有“往昔感受”留下来，但自己却屡屡因执著于那时的感受而自我折磨、自我痛苦，一再重温过去的创伤。

越往下读，越觉得在我以前接触过的所有作品中，从未见过这等的旷达、智慧与慈悲。在世间，你可曾见过被流放的犯人还在欢乐地唱歌？而在佛教历史上，就有人在被押送的途中，安详地端坐于马鞍上，念着经文死去。

当年米拉日巴尊者在山洞中苦行，无衣无食，最后赤裸的身上长满了绿毛，但他还能唱出“艰苦越深乐亦深，比较无病更快乐。一切苦痛变成乐，稀奇

稀奇甚乐哉”的道歌。这些正是无数佛教徒真实实践过，并正在且还将继续实践的路。

也正是看到了佛学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洞悉，感受到佛陀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可思议的善良、勇敢、无畏的品格，我终于能抛开过去多疑、痛苦的心，皈依了佛门。唯有佛，而非世间的任何财产、地位等，可做我真正的依怙。无论何时何地，甚至一瞬间的心念，佛陀都会给我做最详细、明确的指导，引领我们狂躁不安的心逐渐踏上调柔之道，直至安住安乐之境。

我曾经照顾过一位生病的上师，当时她全身上下都肿着，脚上轻轻一按就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窝。但当她站立行走时，那份仪态简直令我震惊！不带一丝病态，也没有故作坚强，平和而坦然地用我无法描述的步态向问候她的人们走来。步步寂然无声，却都踏在我的心上。她随意而放下万缘的神态给了周围的人们

以无比的安慰与力量。当时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放弃一切，只想拥有与上师一样的伟大。这不是“自我”的伟大，而是“我”痛不再痛，“我”乐不再乐，只愿众生能离苦得乐。

明白了这些道理后，没有过多犹豫我就出家了。我真正学佛的时间并不长，因而也讲不出太多高深的理论。只是我开始明白，也希望仍在“迷茫”的一代都能明白，在世间波涛般汹涌的苦痛之海里，要想不沉溺于其中，追随佛陀的足迹去找寻心中那片乐土，达到永久的大乐之境，这也是一条路。

很高兴从迷茫的人群中站出了圆决，很希望更多的迷茫者都能赶快清醒。

每当我站在熙熙攘攘的都市街头，看着身边南来北往的人流匆匆而过时，心中就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强烈的愿望：人们如果都能摆脱红尘羁绊，用心寻找生命的本真意义，这个世界该减少多少无谓的争执与

烦恼。就算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也由衷希望人们至少都能做一个贤良正直的公民。

一位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曾说过：“以前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学佛，其实这只是自己的一种狭隘观念。现在我不希望人们都皈依佛教，只希望他们善良就足够了。”

让我们都来做一个善良的人吧。

把自己的存在也执著为实，且执著为高于别的物种之实，
那你就永远也不可能回复你的清净本性，
永远也无法回复到本来无生的大空性中，
永远也不可能开发出生命的全部潜能。

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双眼

在 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前、中期，别说博士了，一个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极其微小。而今，大学生可谓已普及于社会民众当中了，以至一个无任何学历、文凭的人，反而会成为人群中的少数分子。在文化教育的层次、范围不断提升扩大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东西方知识分子对世间学问体系表示出了不满意的态度。其实，随着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会越发感受到世间智慧的不究竟之处。因而，佛法的彻底洞穿世事表象的慧

眼，才会与日益扩大的探求宇宙人生真理的众生之目光交相辉映。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柏克森旅游至印度时，在灵鹫山亲见了迦叶尊者。迦叶尊者带他到寂静处，整整为其传授了一年的佛法，还为他剃度出了家。当他回到伦敦后，自然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众多专家、学者邀请他作了一次演讲。演讲时，他身披袈裟，向大家介绍了佛法，还指出他以前论著中唯物哲学的错误之处，并作了忏悔，又一一回答了听众有关佛法与哲学等方面的各类问题。当时就有九十六位博士等知识分子在他面前皈依了佛法。

而在中国，我所了解的一位博士德念，也在自己的不懈求索当中，皈依了佛法这一最高真理。我想这些东西智者们的同一选择，恐怕不能仅仅以巧合，或者“愚昧无知”来概括。

记得在读初中及高中时，看到《七侠五义》及

《说唐》中，那些护法神祇救人危难于水火之中的神迹，我就有一种欣欣然而向往之的感觉。尽管我的这种感觉当中夹杂了不少天花乱坠的幻想，但内心深处，我还是对这个表象世界之外的某些神秘、不可知的因素充满了好奇。我不想简单地就把它归之为是一种神话或一种幻想，因为再大胆的幻想都应该有它的现实基础，无有任何没有来由、没有原因的空想之花，只不过有时发现这种事实需要别样的途径、别样的眼光、别样的手段而已。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期待着能有一天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自由自在地出入于有形与无形的界面。当时还意识不到，这条探索的红线后来竟一直贯穿着我的全部思索轨迹。我一生的求索，其实都是想突破人身的所有局限，让生命焕发出最自由、最自在的光彩。这种打破所有壁垒的努力，并不是什么“隐身术”“赴汤蹈火”“生吞火球”“刀枪不入”等等的神通追求，而是想发挥出生命原本就具有的潜能，让生命能与天

地齐寿、与日月同辉。当然了，那个时候绝对意识不到这一点，只是想朦朦胧胧地飞旋在天地间、穿梭于时空隧道而已。

1983年我考入了云南大学，那时的中国大地正处在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的前夜，而我读大学的这四年期间，更是东西思潮，特别是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涌入中国的最疯狂时期。所以尽管我学的是理工科，但在潮流所驱下，我也半自觉、半被动地读了大量的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福柯等人的理论著作。关于神异之事的考虑暂时被放在了后台，对现实世界的理性思索则冲到了前景。但看来看去，除了感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外，思想上根本理不出个对于人生的清醒认识。小时候反倒活得简单而又痛快一些，长大了想深沉一下，想考虑得更全面，想当一个智者，结果反而适得其反。什么时候才能既保有童年的天真烂漫，又拥有成熟时代的睿智呢？

那时别说把西方智者的思想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了，就连我自己的平常生活都已是混乱不堪。在理想与现实、在欲望与理智、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我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过上学期间，我倒是去过一次昆明的邱竹寺，印象当中，由于寺庙年久失修，因而破损非常严重。看着有人非常虔诚地对五百罗汉像磕头礼拜，我心中就非常疑惑：对这些土木做成的偶像，有必要跪下自己的双膝吗？于是一个最简单、最省事的判断便不需要任何理由地产生了：这是封建迷信。后来毕业实习时，我又路过西南部的某个寺庙，见山门墙上印着六个比人还高的大字“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六字洪名，故而印象深刻极了。那黄墙红字非常高大、醒目，在我眼中留下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极为庄严的感觉。

1987年毕业后分配于某事业单位，自此算是领教了以前曾痛斥、鄙夷过的大锅饭的滋味，而且自己很快也沉溺了进去。在社会上工作一个月后，我便知

道了“近墨者黑”的厉害。那时于空虚无聊之际，经常饮酒食肉、与朋友聚会、歌舞娱乐、游戏人生。实在没的可玩了，就拿起《诗经》《楚辞》，以及《三言》《二拍》，还有明清的笔记小说狂读起来。一方面是因为不想再碰那些佶屈聱牙的东西哲学论典，因为它们除了让你在文字上费解半天之外，根本无有单刀直入让你豁然明白自身以及社会、宇宙真相的手段与能力；一方面也是实在找不到寄托，又不想整日睡大觉，干脆就看看这些充满了想象、幻想、情感的文字吧。

看得越多，对里面的神魔鬼怪渐渐就有了更深刻的印象，这时又回想起读中学时对《说唐》之类传奇读物的喜爱。两相对照，那时是对想象界的东西充满狂热的探究欲望，此刻则要清晰、理智得多。如果说社会科学无法使我找到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切入点，而我又不甘心轻易就放弃自己的努力，不想那么快地就随波逐流、自我放逐于众生之海，于是我便想从自然

科学角度再去努力一番。这种愿望便导致了我后来的先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读硕士，再考入复旦大学读博士的经历。

1991年在合肥参加完考研后，便到明教寺游玩。在流通处看到有戒杀文、因果感应录等书，就随手拿来翻阅。其文真诚、词义恳切，让我又感新鲜又感害怕。所感新鲜者，因尽管以前饱读诗书，但还从未有任何一本书告诉我同源种性、众生皆做过自己父母的道理；所感害怕者，因自己已杀生无数。如果再算上前世的杀生，我顿觉自己原来竟是一个双手沾满众生血的刽子手。以前在看笔记小说时，就已对大量的因果轮回事例多有耳闻，情感上倒可以接受，但从理智上却总也说服不了自己，这也是选择理科再度深造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在，在看到这么多活生生的事例后，我不得不重新把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对于因果轮回问题，我还是抱有一定的疑虑，但仅仅是我看到的那些佛学小薄册子，就已让我在所有的哲学体

系之中，看到它们与佛法相比后的欠缺——那就是慈悲。如果细说我与佛门的缘分，那这一年应该算是我的学佛之始吧，而且我所选择的佛学入门途径便是戒杀，从此我才开始一步一步深入佛学殿堂里来。

我的食肉之习气很深很深，故而我先从不食肥腻、不食水族开始。仅仅是这第一步，就已让我彻底放弃了以前认为佛教是迷信、是落后的观点，菩萨的六度万行应该是一种多么伟大的舍己为众之举啊！我连个不吃肉都不能做到一下了断，看来学佛还真是非帝王将相所能为也，它实在是需要一种巨大的毅力与克制，去与自己的欲望宣战，去与自我宣战。这时，我多多少少有些明白儿时喜欢的那些英雄豪杰的超人之处了——他们的游刃有余，全是来自于平常的自我约束与升华啊！如果不把自己的与凡夫无二的种种贪执与习气全部打磨掉，生命的潜能怎么得以发挥出来？这种潜能如果不发挥出来，那即就是你和张三、李四外在上有多么大的差别，也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

步而已。而要想打开生命的全部潜能，没有佛法的智慧，没有大决心、大勇气，又谈何容易？

有时嘴馋了，刚想破戒吃条鱼时，筷子已伸向鱼肉了，又猛然看到盘中鱼那死不瞑目的双眼，再想到“血肉团中有性灵”，便不觉心惊肉跳、不寒而栗。后来我又开始戒所有肉食，最后，便彻底吃素了，连鸡蛋也不碰。不过这前后工夫，大约花去了我六、七年时间！

这还仅仅是一个吃素的问题，就已让我了知了佛法的高深与信易行难的特点。所以有时一看周围之人那种根本不懂佛法，但却轻易地对我们佛教徒动辄翻以白眼的神态，我就感到又可气又可笑。等将来他们真的因缘具足迈进佛门了，当他们要想真正吃透一部佛经，真正把一种善行行持终生时，他们就会体会到佛法言行合一、超越有无、言语道断、究竟圆满的科学性、实践性、指导性了。

也就是从戒杀开始，我渐渐深入了经藏，因为我不仅想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况且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一直就对因果、轮回总是存有那么一丝芥蒂。而原先读研读博的初衷：试图以科学来找到物质与现实的切入点、以科学来论证生命的本质、以科学来发挥生命的潜能，却在日复一日的学子生涯中，一点点被证明为是一个美好而永无实现可能与机会的幻想。因为我终于明白过来，科学探索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但对我们心灵的研究则几乎是空白。而且科学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是造福人类还是祸害人类，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心灵。而在对人类灵魂的改造上，科学恰恰无能为力。

所以我就把注意力放在了佛教的经论上。首先看到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经云：“若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若遇畋猎恣情者，说惊狂丧命报……若遇网捕生雏者，说骨肉分离报……”接下来又在《入楞伽经》中看到：“我观众生轮回六道，同

在生死，共相生育，迭为父母兄弟姊妹，若男若女，中表内外，六亲眷属，或生余道，善道、恶道，常为眷属。以是因缘，我观众生，更相啖肉，无非亲者，由贪肉味，迭互相啖，常生害心，增长苦业，流转生死，不得出离。”经中还云：“我见一切诸众生等，犹如一子，云何而听以肉为食，亦不随喜，何况自食。”有了这些经论作基础，当我后来见到《释量论》《入中论》等论典时，对它们从因明角度对前后世所作的分析便立刻接受了。特别是后来又看到禅宗经常爱提到的一句话，“与山河大地一个鼻孔出气”，我真的是有种顿悟的感觉。既然万法唯识、三界唯心，你当然就与山河大地一个鼻孔出气；从本性上来说，本来无生的大空性，你当然就与万法同源种性。而在如梦如幻的显现当中，你执著万法为实，贪别的众生之血肉身躯以供你自己的幻身享用，把自己的存在也执著为实，且执著为高于别的物种之实，那你就永远也不可能回复你的清净本性，永远也无法回复到

本来无生的大空性中，永远也不可能开发出生命的全部潜能——那是必定要在无为状态下才可以显发的。你就只能在种种有为的造作中轮转不休。

从方便到智慧，从显现到本性，从机巧到般若，佛法终于让我打开了自己的双眼。

现在如果还要有人要问我关于吃素的道理，“大道理”让我们暂且搁置一旁，从我的切身体验来说，我也可以给他讲出我的很多亲身体验：从自身讲，健康少病、聪慧有智；从心态上讲，心安理得，不欠命债；从修学上讲，易发起慈悲心。其实古人早就说过，“肉食者鄙，未可远谋”“食肉者力，食谷者智”，细想这些话都是有道理的。还有很多人总在担心，不食肉营养跟不上。我的看法是，营养不成问题，这只是一个心理和习惯问题。以我个人为例，这么些年来，不管是搞科研，还是读研究生，也不管任务有多么繁重，吃素的我从未出现过营养不良的问

题。倒是往往因贪食过量，而导致脂肪增加。

我一有机会便想向别人介绍戒杀吃素的好处，但碰到的不解总是远远大于得到的认同。比如他们经常会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吃谷麦蔬菜难道不也是杀害生命吗？”“杀害虫当然会有利于社会人类了！”“肉菜都已经做好了，不吃岂不是浪费？”“反正市场上的肉都已被搁在那儿了，你不吃总会有人吃。”面对这些问难，我感触很多。世法多以个人、团体、人类利益为中心，佛法则以众生平等为基石。别的不说，我只想人们睁开眼睛看一看当今的世界：野生林木被大量砍伐；土地荒漠化速度加快；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日益被破坏；物种灭绝范围的惊人扩大……想想将来，当我们的子孙只能同有限的家畜共存于这个星球上，那岂不单调而又可悲。

从持素戒杀到深入经藏之海，从深入经藏到持咒修持，我的闻思修就这么简单而又实际。我不想贪

多，既然佛陀亲口宣说过八万四千法门无有高下，那我何不一门深入呢。故而在初涉佛理后，我就于读硕士期间开始了我的念咒修行。不念不知道，一念方感咒语的奇妙与威力：比如大悲咒能治病防患、消灾解难，虚空藏咒可开发智慧、增强记忆力。我学的第一个咒是虚空藏咒，短短几行字，一会儿就能上口。继而六字大明咒、准提咒等等，一路念了下来，确感功效非凡，如精神易于集中、记忆力突飞猛进等等。这些都还是“小意思”，最关键的是，念咒法门一方面坚定了我对诸佛菩萨不可思议加持力的信心；一方面又让我慢慢明白了，只有当你越来越把诸佛菩萨内在化、与自己同化时，才会得到真正的感应道交。

不过学佛之路也绝非一帆风顺，记得有一阵子，于恍惚当中我就背离了佛法的正知正见，转而把注意力转向了一些神通怪异之事上来。那时整天想的都是白日飞升、三花聚顶、长生不老、来去自如……日日妄图打开奇经八脉。现在想来，一旦执著于神通上，

一个修行人便会很快远离菩提心与智慧、忘记那些神通只应该是开发出自性潜能后的妙用，而非般若与慈悲正道、本体。

另外，我还深切地感受到，对任何一个学佛者来说，都必须克服掉软弱以及自私心理，必须勇于持戒，在戒律的严格要求下，努力打磨掉自己的一切凡夫习气。本来末法时代应以戒为师，没有戒律，所有的自我约束、自我升华便都成了一纸空谈。如果一个人连外在的戒律都守不住的话，你又如何指望他能为众生受一切磨难困苦呢？许多修行人一想到戒律，便想到电影《少林寺》中那威严的受戒场面：“尽形寿不杀生，汝今能持否？……”所以很多人不敢轻易持受。而我在圣水寺碰到的几位同修，他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却让我对受戒一事有了崭新的认识。当听到他们都受过菩萨戒时，我大为震惊，又深感佩服。震惊者，乃菩萨戒是尽未来际乃至成佛所应持守的，如若犯戒怎么办？佩服者，乃在于他们告诉我说，根本

戒犯者无忏，直下地狱；其他戒违犯可忏，但与其忏悔，不如不犯。我实实在在是从内心佩服他们那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坦然无畏，以及强烈的为志求无上道而甘愿灭除自己一切贪、嗔、痴习气的决绝态度。仔细反省一下，是要放纵自己一时的欲望呢，还是生生世世的解脱？因而随着他们的话语落地，我当下也发下了自己的大愿：从今往后，一定要以戒为师，这样便可有善师常随常伴，而且我尽形寿都不能毁坏戒体。机缘成熟时，我也要持守菩萨戒，护持正法、护持慧命。

我越来越感到，求福求慧、烧香礼拜当然不是坏事，因为有求必应、三洲感应啊。继而要是人们能发菩提心、求无上正等正觉，则更值得随喜赞叹。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再不力争斩断生死链、顿超十地，那茫茫苦海何有出期啊？！

在求索之中，我将不懈努力！

德念博士的经历当中，我最喜欢的是他坚持吃素这一行持。随着所谓的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越来越多的汉地、藏地民众，把他们口腹之欲的满足、“饮食文化”的开发，都建立在了大量动物们的受苦受难乃至被血腥屠戮的基础之上。这样的人，特别是打着大小乘旗号的修行人，如果连活生生的生命都不知道保护的话，那他们作为人类所应该具备的最低程度的悲心，又如何得以体现？

如果是为了护持佛法，我们当然可以舍弃一切财物，乃至生命。但当其它动物的生命被迫奉献于我们面前时，动物们的这种“牺牲”又是为了怎样的“佛法”呢？这是我一生当中都会反复思考，并感困惑与愤怒的一个敏感问题。

每当医生拿着针筒要给我打针时，我都会想，如果我连个针管都不能承受的话，那么那些即将被屠杀的牦牛、海鲜等众生，当屠夫们要用刀、电锯等利器割截它们的身体时，它们又如何忍受得了？我们整天

提倡自他相换的菩提心修法，如果不能把这种菩提心推及到每一个众生身上，那这样的菩提心与虚伪心又有何异？

生命对每一个众生来说都是至为宝贵的，而每一个众生的生命又绝对是天然平等的。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都应该思维一下，是谁赋予了我们杀害别的众生的权利？

以前曾怀疑过极乐世界的存在，
而今，
面对姐姐临死前的从容与清醒念佛的验相，
我丝毫也不会再怀疑它的显现。

妈妈带给我的善缘

前一阵子在成都放生的时候，我见到了毕业于西南民院政法专业的离念。很长时间没见她，再见面时发觉她成熟了许多，再不是以前那个总爱跟在妈妈身后，探出头来看我念诵放生仪轨的小姑娘了。

作为一名年轻的法学学士，她在跟我探讨许多佛教问题时，满脸都焕发着青春光彩，眼神里总是闪烁着青年知识分子特有的慧光。不过我觉得离念在学佛后，整个人通身上下还焕发着一种别的知识分子们通常并不具备的气质，那就是慈爱的神态以及坚定的

信心。

认识离念还得归功于她的母亲，记得六、七年前初识这位母亲时，她就已虔诚学佛好多年了。当时的离念还很小，印象当中她好像非常怕狗，有一次在中央花园时，一见到上师的小狗，她就吓得大叫着躲在母亲身后。一晃很多年就过去了，风风雨雨中，离念母亲对佛法的信心一直都没有动摇。也多亏了这样一位母亲的熏陶，离念才得以健康成长，并不断增上真正的世与出世间离念。

利用放生的间隙，我非常愉快地与离念谈起了她的经历。

1974年，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在军区大院里成长，单纯、无忧无虑的生活给了我一个平静而纯洁的童年。那时，父亲的官阶一步步上升，在我初中时就已拿到了大校军衔；母亲则在一所高校工作。从小父母就视我若掌上明珠，呵护有加。在父母亲友

的关爱中，我一天天成长着。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学佛了，这无疑是我接触佛法的最初缘起。八岁那一年，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去拜见清定上师，那是我幼小的心灵与佛法的第一次碰撞。清定上师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还能清晰地描绘出来：上师那永远都带着慈悲笑意的眼睛是那么幽蓝深邃、执著坚定；他那一身黄色袈裟后衬着的一圈光晕是那么神圣高贵；上师双手合十、微笑面对众人的情景，让虔诚的大众完全沉浸在上师的大慈大悲中，永远也不愿离开。但那时的我毕竟年少无知，母亲带我去听上师讲经时，玩性十足的我对上师用浓厚的江浙口音讲授的甚深法要完全不能领受，因而便总爱跑到殿外那棵巨大蓬勃的菩提树下玩耍嬉戏。不过，时不时飘来的阵阵法鼓、钟铃声，对我懵懂无知的心灵还是起到了一种洗涤和警醒的作用。

就这样，幸福平静的生活如同小溪一般静静地从我身边一分一秒地溜过，我如花季一般的青春，在

平坦顺利的人生之路上无忧无虑地绽放着。十五岁那年，我顺利地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而父亲也在仕途上更前进了一步。当然，尽管不解佛法深意，但我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上师。上师那敏锐的目光似乎总在提醒我，要珍惜前世善根。印象当中，他对我教授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念念不忘上师三宝，念念不忘父母众生，念念不忘依戒依法修行。”上师的话句句铿锵有力，一直激励、鞭策我走到今天，乃至未来的漫漫长路。也不知与上师有何宿缘，见到上师，我的心就完全处于一种被强烈震撼的感觉当中：喉咙哽涩，泪眼迷蒙，犹如迷失的孤儿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一样，是那樣的亲切，又是那樣的委屈，好想此刻立即融入上师的怀抱，永远也不要离开，永远……

然而一回到现实中，昏沉、无明又总是阵阵席卷而来。除了每日用很少时间持诵一下文殊、观音心咒外，闲暇时光大多花在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上，如听流行音乐、买衣服等等。别人对我说两句恭维的话：“你

长得真漂亮！”“你长得真端庄。”听罢我竟沾沾自喜，长时间地对镜自怜。而对佛教经典，我却很少能花时间来看，更不用说去实修了，因此总感觉收获甚微。而且，心中偶尔还会不由自主地对佛法产生一些怀疑：“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吗？”“西方极乐世界离我远吗？”“我真能去吗？”虽然也翻阅过《无量寿经》《妙法莲华经》的经文，但心里好像总感觉不是特别实在。

直到我大学即将毕业那一年，也就是在1996年初，当时我正在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复习，准备考研。这时家里突然来了电话，说是姐姐得了肝腹水。等我春节前夕赶回家时，姐姐的身体状况已是非常糟糕了。她脸色蜡黄而且全身浮肿，有时竟到了昏迷不醒的地步。当时尽管心里有些慌乱，但毕竟还没有把姐姐和“死”字联系起来。姐姐在精神稍好的时候，就提一串念珠，念诵阿弥陀佛名号，有时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但念珠还握在手上。为了能更好地照顾姐

姐，我和妈妈也住进了医院。此时的姐姐已完全处于昏迷状态，偶尔还能听到她突然大声叫喊：“放了我！放了我！”那声音是如此的凄厉，让人耳不忍闻。于是我们到处请师父给姐姐念经加持，其中有一位叫唯圣的师父，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一直坐在床边，拿着法器昼夜不合眼地念着。我和母亲也用最虔诚的心祈祷阿弥陀佛，希望依靠佛陀的大愿，能让姐姐有一个圆满的人生结局。

后来奇迹终于发生了：姐姐虽然当时已完全看不见了，并且眼里、鼻里也都流着脓血，而且已连续昏迷了好几天，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但她居然奇迹般地跟着大家一起念诵佛号：“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声音如此有力，让我仿佛看到了她的信心、她的愿力正在一步步恢复并愈发坚定起来。脓血从嘴角滑下来，巨大的痛苦已把她折磨得周身变形，但这一切丝毫也没能阻挡得了她，反而更增强了她的决心。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她一刻也不停地念着，有力地念，用心地念，直到断气那一刻。

姐姐走了，我们相信她一定带着新的希望到另一个更加光明自在的世界去了。目睹亲人的离去，心里当然很难过，但在内心深处，我们与姐姐仿佛已做了一次交流，并深信她会走得很好。想起以前曾怀疑过极乐世界的存在，而今，面对姐姐临死前的从容与清醒念佛的验相，（要知道，绝大多数得她这种病的人，最终都是在极度痛苦、恐惧中，神志错乱地撒手离去的。我曾亲眼见过一些这样的患者，在一片屎尿的狼藉中，或厉声嚎叫或昏沉得不省人事，都是如是地与这个世界作最后的诀别。有几人能像姐姐这样，最后能净心念诵佛号从容而去？）我丝毫也不会再怀疑它的显现。这并不是一种寄托虚妄空想的乌托邦，倒真是应验了六祖惠能的那句话：心净则土净。而在最后关头，净化姐姐心地的就是佛法，就是上师的加持，就是所有热爱她、关心她的人们的一片慈悲愿力！

经历了一次亲人的生死变迁后，佛法开始真正在我心中扎下了根，而我的心也更豁达开朗了。不久后，我顺利地参加了工作，再然后又组建了幸福的家庭。记得当初在举行婚宴时，出人意外地，我们巧遇了一位藏地的活佛，他随即就成为了我们婚宴上的贵客，还为我们祝福加持。活佛的侄女则是一位藏族歌唱家，她嘹亮婉转的歌声在婚礼上久久盘旋。我们以及众多的宾客都感到这次婚礼是如此的吉祥圆满。

婚后，我并没有懈怠，在诸位上师的加持下，我顺利地朝拜了圣地西藏。回来后，又在酷热的七、八月，挥汗如雨地开始了磕十万大头的五加行修持……

说到我的先生，他是一位学计算机专业的博士。在遇到我之前，他从未有机会接触佛法。渐渐地，他从我的日常举止中才开始对佛法有了一些了解。他以往总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是有什么在主宰着人的一生，但感觉一直很模糊。现在通过阅读佛教书籍并亲自参

拜了许多上师大德，感受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及对佛学的修持后，才慢慢地有所理解，因而对我学佛也十分支持。现在，他还能自觉地做到在临睡前必做上师布置的功课，也即持诵莲花生大士心咒。

2000年9月，我聪明可爱的女儿诞生了。出生前，母亲就已替我请了一些上师大德为她念经赐福。出生后，母亲和我更是不断地为她念咒、放生。在她满月时，我们选择的庆贺方式不是请满月酒，而是放生，让千千万万的众生离苦得乐方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的确，人只有在做善事的那一刻，心才是最愉悦的。愿我们的这些微小善业能够对沉溺于轮回中的众生带来利益。

女儿如今已顺利健康地长到了十个月，我们全家也在上师的慈悲摄受下吉祥安康。回首这些年来，最要感谢的是我的每一位上师，是他们孜孜不倦的引导、教诲，才使我们这一群孤独无助的众生找到了皈

依处。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母亲，是她给了我这个可以思考、求法、修行的生命；是她的点滴心血把我抚养成人；是她在我学佛的道路上，一次次地对我鼓励、劝导。我还要感谢这世间所有的一切众生，因为你们，我的生命才会如此亮丽。

我之所以不嫌啰唆地说了这么多，主要就是针对当今社会上许多人认为的学佛是老年人寻求精神寄托的借口，以及认为是受到挫折、前途无望的人才会钻进佛门，甚至认为是一些知识贫乏、愚昧无知的文盲才会如此迷信等等这些误区才有感而发的。很希望我的经历能启迪更多的众生，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能早日觉悟，尽快与佛法结上殊胜、美好的因缘。

离念的讲述不仅吸引了我，还引来了旁听者们的颇多感慨，绝大多数人都对离念投去了赞许的目光。希望此次的放生，还有离念的学佛心得，能在他们的心相续中种下未来成熟的解脱种子。

我们藏人有句俗语：一人成就，全家获福。离念的妈妈把离念带到清定上师那里，而今离念又把她的丈夫引入佛门。我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一定会跟世间未经佛法熏习的人不一样：通过行持正法，她的思想会很纯洁；她的身心会很平和健康；她的今生来世会很光明、快乐、安稳。诚如《大智度论》所云：“今世及来世，行法者安稳。”

我们许多人在大城市待得久了都会头昏脑涨，在这滚滚的城市浊浪中生活奋斗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再不早点儿皈依佛法，难道要等日落西山时才跳出染缸？

再次为离念的选择感到高兴并衷心祝福他们全家平安吉祥！我相信随着年深日久，她会更加感激她那慈悲善良的好妈妈。

令人迷茫的社会是个大荧光屏，

天天上演兴衰更迭的故事。

而医院这个频道主要演出生老病死的悲剧。

既然生命必将逝去，那医学到底有什么究竟的利益？

这一生，不过是手术台到手术台的距离

圆藏给我的最深印象，是脸上永远挂着一副平和而坚毅的神色，嘴里永远吐露一种沉静而略带磁性的声音。

圆藏来佛学院也就两年时间，他有一副好嗓子，男中音的架子，向上可以高扬，向下可以低旋，真是做维那的一块好材料。

特别是他念《药师经》时，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将药师佛的大悲大愿、释迦如来的大慈大化，用一片赤诚挚信，演绎得淋漓尽致。在雪域高原，他将

汉传佛教优秀的唱经传统，精彩异常地展示了出来。背诵《入中论》时，他的流畅与投入曾赢得全体僧众的喝彩。

接触多了，发现他不仅声音好，人也很真挚。

我们的谈话就从他小时候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开始。

六岁时，有一天放学回家，路过父亲单位，看到里面围满了人。我也挤进去看，发现一张白布单下躺着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叔叔怎么了？”我问身边的大人。“死了。”“死了？”我有些疑惑不解。

这位叔叔是父亲单位里才来不久的一个农村小伙子，大概也就十七八岁。平常老看见他给办公室打水、扫地，蛮勤快的，不知此刻他为何却成了这个样子，就这么躺着，直挺挺的。我好奇地用小手拨弄着他那双穿着新布鞋的脚……这一幕童年的画面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表面上看来这件事是过去了，但我想它一定潜伏在我的意识深处，时不时就会冒出来，对后面的人生产生隐然而确定的作用。

上高中后，时间在应付紧张的学业中度过。偶然有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释迦牟尼佛生平的简介，只有半页，内心却受到从未有过的感动。尽管后来这份感动又被堆积如山的复习资料挤到了记忆的角落里，但总感觉这篇文章似乎在悄悄地推动我的生命走向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就好像刚才说的童年经历般埋在我的潜意识当中，总有一天会对我的人生发生作用，高中的这次体验也是同样。考上大学后，特别是开始学医，我对生命的体验也就更自觉、更理性。加上原先的经历在因缘和合后都爆发出来，触发了我对生命的全新感受。

我上的是一所医学专科学校中医系，功课不多，每天才一两节课，这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泡在图书馆

里。也就是在此时，我开始广泛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他的小说里，偶尔闪出的几缕神奇的光芒，射入我那迷茫和昏暗的心里，指示我走上那条尽管还很模糊，却像是早已向往的路。

从表面看来，金庸的小说似乎没有直接宣讲佛法，但里面的内容往往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他的一部小说中，我第一次读到少林寺三尊大佛像后镌刻着《金刚经》的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当时虽对其含义一无所知，却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以至热泪盈眶。

又读到少林寺三大高僧在降伏邪派高手“金毛狮王”谢逊之后，还经常为其念诵佛经，其中就有尸毗王割自身肉来换取鸽子生命的动人故事：慈悲一切众生的尸毗王，为了救护鹰爪下的鸽子，不惜将自身肉一块块切割下来，一次次放入秤盘中。最后身肉割尽也没法达到鸽子的重量，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举身攀上

秤盘，此时大地震动，天雨香花……

读到这段文字时的那种难以遏制的激动，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觉得世间几乎找不到这种能彻底牺牲自己、利益他人的博大胸怀，于是便将这段故事摘抄下来，带在身边。

大学期间还陆陆续续从书中抄录过一些佛法方面的良言箴语，每一次都像盲人在路边捡到宝贝般欢喜雀跃。再结合医书思考佛理，我开始渐渐尊崇佛法所谓的前生后世、六道轮回之说了。

比如清代医学名著中，记载着一则治疗人面疮的医案。插图是一位身着袈裟的僧人，膝上赫然长着眼、口、齿俱全的人面疮，后来才知这是唐代悟达国师的一则公案。国师是汉时袁盎的转世，人面疮则是当年被袁盎杀掉的晁错所化。

还有一位名医为一求诊的鬼神治疗风疾，在稻草人身上取穴扎针，也收到疗效，鬼神称谢而去。每当

看到这些医案，内心深处多少有点触动。

上大学期间，我只是初步涉猎了佛教的外围领域。而现在，我却在佛学院出了家，出家与仅仅接触佛法是两个概念，而连接这两个步骤的中间阶段，就是我毕业后的工作经历。正是因为被分配到一家医院后，目睹了太多的人间惨剧，才使我彻底生起了出离心。

那时，我回到家乡的一家医院，医院虽小，悲欢离合倒也不少。令人迷茫的社会是个大荧光屏，天天上演兴衰更迭的故事。而医院这个频道主要演出生老病死的悲剧。在家乡工作的近两年时间里，所见所闻都促使我的生命更加趋向内心那条隐隐向往的道路，我犹如流落异乡的疲倦浪子，总是翘首眺望着归途。

面对白衣天使亦无法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的幼儿尸体、绝望母亲的号泣；面对接到绝症诊断书的患者那黯然失神的双眼；听到各病房发出的高声惨叫、低

声呻吟；再有那些得了冠心病、胃穿孔、大出血、心脏衰竭、全身大面积烧伤等的患者，我这颗尚未麻木的心就感受到一次次的刺痛。每当看到病人从我们的手术台上被抬往太平间，我就常常反躬自问，既然生命必将逝去，那医学到底有什么究竟的利益？

苦闷当中，结识了佛教界的几位人士，有幸拜读了几本日后对我的人生起了重要作用的书籍，特别是《劝发菩提心文讲记》一书对我启发尤深，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带着我走到那条渴望已久的希望之路的路口。尤其是书中描述的轮回中皆已做过自己父母的众生，他们的种种凄苦艰辛，怎样在轮回中漂泊、互为父母子女，以及恩怨情仇的无常变化，真让人感到可悲可叹、可笑可怜。

“从旷劫以来，世世生生互为父母，彼此有恩。今虽隔世昏迷，互不相识，以理推之，岂无报效？今之披毛带角，安知非昔为其子乎？今之蠕动蜎飞，安

知不曾为我父乎？”呜呼！如此轮回迁流，何日才有个尽头？

正是这些振聋发聩的法言，逐渐觉醒了我暗昧的心灵。我的思绪经常飞越拥挤浑浊的都市，栖息于松柏参天的深山古寺，想象自己跪拜在一位慈祥的老和尚面前，剃除须发、身着袈裟、听闻佛法、诵经参禅……

其实只要有心，想象终会有变为现实的一天，我也不例外。1993年，我终于落发出家，1999年又最终来到了喇荣五明佛学院。

记得马丁·路德·金有一篇著名的演讲稿《我有一个梦》，他梦想总会有那么一天，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能像兄弟姐妹一般，平等和睦地共有一个家园。我不知道他的梦想能否实现，但血淋淋的事实是，编织这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本人，却被他想象当中的“兄弟姐妹”们枪杀了。

我也有一个梦，这个梦远比马丁·路德·金的梦更瑰丽庄严，那就是愿所有众生都能回归美好、平和、清净的自性家园，那样的世界将是何等的风光？

出家是踏上寻梦之旅的第一步，佛学院是我实现梦想的加油站。

而前方的路还很漫长。

看着圆藏稍显黝黑的面庞上那双清澈透底的眼睛，我似乎就看到了他那颗跳动着的透明的心。相信他的梦想终有实现的一天，从医生到比丘，这不已是梦想实现的第一步了吗？

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阅遍了世间的生死变迁，尽管年龄不大，但圆藏已足够从医院的手术台上、太平间里看透世事无常。

有智慧的人不会对生命有丝毫的鲁钝，也不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机械化运作中结束自己的

一生。

在生命的沙丘上，无常之风吹过，流沙聚散起伏、变幻莫测。智者如何留下坚实而难以磨灭的足迹呢？

记得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曾说过：“若多修无常，得诸佛加持。犹如众迹中，大象迹最胜。如是佛教内，所有修行中，唯一修无常，此乃最殊胜。”圆藏六岁时就对死亡无常有了初步体认，可是今天的人们，有些已年逾花甲却仍在浊世中迷乱。世上还有比这些一生颠倒的人更愚痴的吗？

我成了自己的旁观者。

不再一味执著别人孜孜以求的东西，一切处之泰然，

结果我并没有失去什么，一切反而随缘而至。

无上清凉

人的种种爱好一般都和前世的因缘有关。比如我吧，从小就喜欢各种鲜花，现在依然如故。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身心沉醉在蓝天绿草花丛中，任心绪随着铺满整个草原的花香而纵横飘荡。我们藏人有句谚语：“痛的部位摸得多，喜欢的地方说得多。”对我来说，正因为喜欢鲜花，故而平时在言谈或写文章时，也就多次不厌其烦地提到过它们。不仅如此，对花的喜爱在我已不仅仅是叶公好龙般地纸上谈兵，而是深入到亲自栽培与多方研讨的地步。

尽管现在的色达已近秋天的尾声，但我的书房里仍然花香一片。特别是今天，道友们送来了许多盆鲜花，有吊钟、鸡冠花、郁金香，还有不起眼的太阳花，一下子，我的家里便与窗外的花的庭院无有区别了。能在写书读经之余享受花的芬芳，实在是人生难得的境遇与消遣。

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向朋友们介绍达文的求道生活，希望一缕花香加上几瓣心香，能让大家在各自书斋淡淡的清明灯光下，共同体味到一种虽稚嫩但却坦诚向上的心迹。

时间，永远是速度比赛中的冠军，还没容我回过神来，大学四年就已从身边悄然走过了。这四年里发生了太多让我今生今世无法忘怀的事，然而，能让我生生世世受益无穷的却仅此一件——我终于进入了佛门。

说来惭愧，其实在我还上小学时妈妈就想把我往

佛门里引。可刚刚迈进去一只脚，我就停下来了，因为课本上讲世界上是没有佛菩萨的，而且还加上了许多似乎合理的分析。再看一看寺庙，虽说香火旺盛，但人们大多抱着求发财、升学、富贵的心理。我的确看不到什么殊胜之处，所以十几年来，就一直骑在门槛上，有难关的时候就磕头作揖求佛菩萨保佑，一过了关，就不再有什么举动了。

直到上了大学，认识了更多的人，了解了更多的事，自己的思想也成熟了许多以后，我才发现自己这十几、二十年来真的是一帆风顺：学习一直名列前茅，身体又健康，视力也好得令人羡慕。想到这些，我这忘恩负义之人才猛然回过一点儿味来，看来这些一定与妈妈多年来的学佛有关系！尝到甜头的我对佛法的态度这才有了点改观，但仍然无法生起足够的信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三后，在我先后两次到色达喇荣佛学院以后，才得以彻底扭转过来：我终于坚定了信心，迈入了佛门。

老实讲，第一次到学院，九成是出自对雪域风光的向往、对风物人情的好奇，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大的收获：我见到了真正的修行人。在汉地，出家人给人的感觉要么是清闲优哉，要么是消极避世，除了少数虔诚的佛教徒外，一般难以让人对之生起恭敬心。而在这海拔四千多米、氧气稀薄的高原上，我见到的每一位修行人都在乐观、积极地精进修行，看到他们法喜充满的样子，真让人羡慕。不过他们生活条件的恶劣却使人心生畏惧。别的不提，单说用水吧。这里僧众比较多，加之上课时间又排得很满，众修行人得在自己的小木屋里非常紧张地烧牛粪做饭，但烧饭用的水却要在山下大经堂旁的龙泉井去提，这来来回回如打仗一般挑水的辛苦终于让我也逮着机会尝了一次。那天傍晚，屋里又没有水了，我便和一个阿姨自告奋勇地要去提一壶水回来。哪知到了泉水边才知道还要排队，而且由于气温低故而水流很小，要等很久才能盛满一壶。好不容易轮到我俩了，这时天已经完

全黑了。我没想到周围的地面上全都是冰，一不小心“嘭”的一声就滑倒在地上。阿姨刚想把我扶起来，不料她自己也不留神摔了下去。还没等我站直，结果我又滑了一跤，倒了下去，膝盖骨磕得乒乒响，我一下子大哭了起来，心里埋怨道：太苦了！可水还是要接的，最后我干脆跪在地上等水壶盛满了，才小心翼翼地连爬带移地挪到了路上。“真修行人的生活我算是领教了。”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暗自感叹。后来，我和阿姨一路走一路歇，一人拎一会儿，才终于提回了那壶水。打那以后，我用水节省多了。

从学院回到汉地后，我想到了很多。虽然学院的生活条件恶劣，但佛法的力量却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修行人，看来这一定是非常殊胜的法门，否则何以有如此的凝聚力呢？想到这，我的信心慢慢地生了起来。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的心一直很平静，周遭的一切好像都不能让我的心动荡一下，我成了自己的旁观者。我不再一味执著别人孜孜以求的东西，一切处之

泰然，结果我并没有失去什么，一切反而随缘而至。从此，我更加宽容不同的人……我自我感觉这一切真是非常奇妙，在学院只短短地闻思了几天，但不可思议的加持却影响这么深远，我不得不相信了佛法的力量。

然而有了信心还不算进了门，只是有了入门的资格。真正的入门是第二次到学院时。这一回，我看到了在现今校园里你无论如何也见不到的一幕幕：上师走进经堂时，所有的僧众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上师行注目礼，等上师登上法座后，大家才都又迅速地坐下来。闻法时，众人都是毕恭毕敬，绝对没有半点敷衍；课堂上，每一位修行人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上师的讲课，绝不会有开小会、看报纸等现象；下课时，当上师从法座上站起来时，大家也全都马上起立、双手合十、弯着腰，一直等上师走出经堂后才收拾书包。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些修行人不仅对上师很恭敬，而且相互之间也是恭恭敬敬的，当他们要从别人

面前经过时，总会将腰弯成近九十度，而且非常小心地不踩到甚至不跨过别人的物品。是什么让他们做到这些？思前想后，我只能说是佛法，甚深的佛法！只有佛法才可以将人熏陶成以一种无缘大慈的慈悲善待他人、善待一切众生，同时又虚怀若谷，谦卑自处。

回到学校后，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学院背回来的法本。读了《百业经》以后，我深信了因果不虚，从此举止言行都很注意，唯恐造下什么恶因；读《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时，文中对“人身难得”的透彻剖析使我受益匪浅，从此更加珍惜时间、刻苦精进；细读了《入菩萨行广释》后，我懂得了如何对治烦恼，虽然并不能一下子根除，但现在每当烦恼刚刚生起时，我就能很快地制止住它们；在读完《入中论·日光疏》上册的最后一品时，我突然间喜笑颜开，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思量，可能是了解了大中观的甚深空见后，不自觉的法喜流露吧。我还读了《窍诀宝藏海》《格言宝藏论释》《悲惨世界》等

一些法本，深感佛法的博大精深、殊胜奇妙、不可思议！特别是在读了《悲惨世界》后，我再也没有主动吃过一块肉，而且常常放生。

至此，在佛门前徘徊了十几年的我才真正地步入了佛门，真是不容易啊！我此刻才深刻体会到了“佛法难闻”的真义。再环视现在的环境，显而易见，这样的世俗人生很容易让人走上歧途，白白浪费难得的人身。于是，我从心底为那些与佛法擦肩而过的人感到遗憾；为自己在佛门前的徘徊良久感到惭愧；更为自己终于走了进来而深感庆幸。

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佛门前观望，似以前的我曾经在佛门前徘徊的话，那就请您把握住这难得的人身，珍惜这宝贵的时光。别再犹豫了，大步跨进来吧！这才是您生生世世最正确的选择。

我和所有佛门中人都将随喜您的选择，并欢迎您的归家到来！

达文的早年经历可能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无太大差别，但两趟学院之行却使她下定了决心，并最终走上了求法向佛之道。在学院的所见所闻融入了她的内心相续，使刚过二十岁的她就幸运地比大多数同龄人早一步跨入佛门，并开始专一修行。这样的生命方才可谓“路逢剑客须呈剑”般尽其全体之大用。千万别等老糊涂了，那时即就是想清醒学道也不可能了。清顺治皇帝十几岁时就善根萌发，二十余岁时皈依佛教。他曾写过一首诗，寄语世人莫蹉跎岁月等闲过，其中有句曰：“莫道老来方觉道，孤坟多是少年人。”若能从两方面圆解顺治之义，则精进修道必指日可待：其一，人生无常，莫空恃年轻气壮。其二，大道通天，应尽快扬鞭，莫徒赖白发清闲时再入觉悟门。

达文的经历当中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即她看过《悲惨世界》后便发心不再吃肉了。这种发心我相信是大悲心融入心相续后，对众生真正生起的慈爱心。加之达文又开始体悟中观的空性见解，在把二者结合

起来，并能真正从理事上达到圆融无碍、无二无别的境界后，达文肯定能获得圆满的二资粮，取得与三身五智无离无合的妙果。

流浪者抓住热气球的绳子缓缓飞升，
当气球掠过广袤的俄罗斯原野时，
他的眼神充满了惊奇与疑惑。
最终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悄无声息地死去。
这个镜头简直就是这位电影大师一生的写照。

你只见他繁华，不见他落尽

6、7、8月的喇荣是最美的。

被漫长的严冬摧残过的田野重新焕发了生机。放眼望去，满眼无尽的绿意随着连绵的群山延伸至远方辽远的虚空，一切都是那样明净。

一个雨后初晴的温暖黄昏，当斜阳正要收回它洒向人间的脉脉温情的光线时，圆磊如约来到我的小屋。

我对圆磊的记忆并不完整。隐约记得 1999 年他第一次只身来到佛学院，2001 年四月初八落发出家。他有很多学生，学导演的、学录音的，还有学摄影的，等等，好像他们都与电影有关，于是，话题自然而然就从电影聊开了。

我学的是电影，教的也是电影。1987 年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91 年毕业后又在中学当了五年老师。实在厌烦了千篇一律的中学教师生涯时，电影这个由光与影所构成的梦幻世界，就在此时占据了我对后半生的梦想与规划。于是，1996 年我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1999 年硕士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专业任教，我的学生也大都来自北师大或电影学院。

“你工作才一年多就决定出家了？”我多少感到一些诧异，“你来喇荣也不过从 1999 年开始，是不是学佛学了很久，经佛学院这个催化剂一点化自然就生

出了出离心？出家的因缘跟电影有关吗？”我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他。

我 1998 年才开始真正接触佛教。但如果追溯出家的源头，可以一直上溯到童年时代。

一个正规学佛只有三年的人便萌生舍弃尘缘的心志，确实有点出人意料。不过既然源头在童年时代就已隐然伏下，细想这因缘也在情理之中。这其中端倪倒越发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从小就怕死。”圆磊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

记得小时候看过奥立弗演的《王子复仇记》后，就整夜整夜把父亲用来健身的太极剑横放胸口，害怕死亡的魂灵会乘我昏睡之际夺去我的生命。那时尽管很小，但也许是早熟吧，我已经对自己稚嫩的身躯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留恋，总是想探寻个究竟。我到底从哪里来？我会不会永生不死？

邻居家人去世时，那具尸体的影像总像一道巨大的恐怖阴影，久久笼罩在心头。因而我很小便习惯于一个人捧着大部头的著作，坐在门前的柳荫下废寝忘食地读，囫圇吞枣地妄图从书中找到答案。小时候头特别大，脖子又特别细，直到现在，老街坊邻居见到我，还不免咋呼一番：“哟，这不是张家那个大头娃吗？你的脖子还没折断啊！”十岁之前，我就把《红楼梦》看了好几遍，其实什么也不懂，但依旧陪着贾宝玉、林黛玉落了不知多少“感伤”的泪。

听到这儿，我也笑了：“落了那么多冤枉泪，到底明白了没有？”

肯定不会有答案的。不过这种对生命的幼稚体悟，却激发着我越来越想要思索人生的真义所在。上大学时候的1987年，西方文化铺天盖地涌向中国大陆，势头达到了最高峰。那时的我，也像大多数盲目而热情的学子一样，饥不择食地接纳着这些或新鲜或

陈旧或充满真知灼见或良莠不齐的西方论典，那种感觉记忆犹新。

我一次又一次从兴奋的顶点跌入深不见底的深渊，经常是在一种流派或观点里面发现让我心动的答案，随即又在另一个流派或论点中发现它的一钱不值。先是推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后来又狂热地爱上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过不了多久，结构主义符号学又占据了我的脑海……

但探究愈多，迷惑愈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流派、思想，能从根本上解释生命的意义、时空的本质、宇宙的奥秘，特别是从小就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关于生死的真相。

后来，我又把目光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两家，依然得不出个所以然。倒是对小时候不理解的《论语》中的一句话，有了更深的体味。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及至年岁渐增以后，我

才领悟出这句话的真义——如果一天得不到生命的“道”，那么这一天的生存又有何益？

但是直到 1998 年之前，我一直没有把佛法放在思考范围之内。与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从小我就接受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宗教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工具。我想当然地把佛教与封建迷信画上了等号。

每次经过寺庙门口，看到里面的经忏、水陆道场；没牙的老头、老太婆；香烟缭绕之处，算命看相者也掺杂其中……我便更坚定了这一认识。现在想来，这真是我的悲哀。当时我根本不懂得，纵然只是对佛像双手合十，都会获得无量的功德。我们有谁打开过一本佛教经论，特别是有关般若空性方面的论典，不带任何成见地研读过呢？

这种现象的不妥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指责佛教为麻痹工具、封建迷信的知识分子，可能就跟 1998

年之前的我一样，从未接触过一本真正的原始佛典，而仅凭感官印象及教科书的主流话语就认定了佛教的本质。

1992年，我第一次去五台山游玩，恰逢一座寺庙在为佛像贴金。当看到许多人为一尊尊土制的坯胎上色、装饰，我满含讥讽地对身边顶礼膜拜的同伴正色说道：难怪有人骂你们佛教是偶像崇拜，一点不假。瞅瞅你们，给一尊尊土堆磕什么头呀！愚昧。

现在想来，真正愚昧的其实是我。造了如此大的罪业，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忏净。1998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终于生平第一次打开了佛经，不看则已，看罢感慨万千，自己孜孜以求的关于生命及宇宙的全部答案竟全在里面，这是一种不离世间又超脱世间的大智慧。

特别令我惊叹、信服、推崇备至的是：西方理论体系中共同具备的一个致命缺欠，恰恰是佛法的耀目

之处，那就是般若空性及显空不二。没有任何一位古代、中世纪、现当代的西方哲人揭示过这条真理。

佛教的缘起法在一些西方智者的理论框架中已初具雏形，特别是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点已经非常接近缘起法则，但缘起因而是空的观念，更进一步，空因而缘起，乃至显空不二的观点，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迄今，没有一人涉足过这一领域。

我想，如果黑格尔知道了万法皆空的道理，他的“绝对理念”又能在哪里立足？而结构主义符号学苦心孤诣建构起来的“能指”“所指”的符号语言体系，也将在佛法的“能所双亡”中“无有二取”。

再看看东方的圣人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孔子一生最伟大的梦想，在他以“仁”为本的理念体系中，宣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伦道德规范。这毫无疑问能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建构带来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但对我个人而言，

却总是在孔子“不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话语背后，感到一种无法洞悉生存本质、心物关系的遗憾。

而且在实用主义哲学本就浓厚的中国大地上，这一宏伟的伦理道德大厦其实很难建立。本来就缺乏高瞻远瞩的品性，又没有三世因果的长远时空观辅助，孔子的理想往往被大多数国人庸俗化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

只有佛陀的智慧，一方面是本来无生的大空性，一方面是森罗万象的妙有三千；一方面是无为之治，一方面是有为精进；一方面是破除一切实执，一方面是不废弃一切名言安立——能将理论与实践融汇得如此和谐。

那本重新赋予我智慧生命的法本，就是《金刚经》。

从此我就踏上了寻求无上正等正觉的路。苦也

罢，乐也罢，对这个选择，我无怨无悔。

圆磊讲到这里，心绪似乎难以平静，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明亮的双眸里闪烁着年轻人特有的率直、无畏的光芒。

“那你从事的电影研究、创作、教学，与你的学佛有什么互动关系吗？就我个人而言，我到喇荣已近二十年了，几乎从未看过电影。从上小学开始，到中学、师范期间，我看过的电影大概只有两部吧。我总感觉电影是在一种虚幻的光影背后，力图把握住生活的真实。但能否成功，就得另当别论了。况且我也有所耳闻，演艺圈是一个可以牟取巨大名利的行业，选择离开，恐怕会让很多人费解吧。”

上师，的确如您所说，几乎所有的编导都希望在银幕的二维虚拟空间之中，演绎生活的真谛。接触佛教之后，回头再看电影工作，就像完全换了一个角度。以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

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现在，佛法赋予了我全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佛法的智慧让我得以跳出“此山”，以俯角重新审视影像背后的世界。

在所有电影人的心目中，都矗立着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那就是苏联电影大师塔尔柯夫斯基的作品。我永远都记得在他的杰作《安德烈·鲁布廖夫》中，开场的这么一组镜头：流浪者抓住热气球的绳子缓缓飞升，当气球掠过广袤的俄罗斯原野时，他的眼神充满了惊奇与疑惑。最终他重重地摔在地上，悄无声息地死去。

这个镜头简直就是这位电影大师一生的写照。他那么眷恋俄罗斯的土地，但这块土地上的灾难又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他总想超越这多灾多难的历史，但沉重的现实又总是一次次地折断他期冀起飞的双翼。他想超脱，但又总是坠落深渊，犹如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

在世间所能提供的所有解决矛盾、痛苦的方案中，无一能自圆其说、超越世间本身这一怪圈。所以塔尔柯夫斯基站在世间的立场、处身局内，试图突出局外，就只能是越思索越痛苦，越痛苦越思索，却永远也突破不了这自设的围城。

而且，我将永远记住塔尔柯夫斯基干下的一桩事实：在拍摄这一反思历史苦难、揭示历史阴郁的影片时，为了剧情的需要，他竟然将一头牛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痛苦的塔尔柯夫斯基带着他对这个社会、对整个人类史未解的困惑与悲观的预见，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就永不瞑目地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现在的他，灵魂沦落在六道中的哪一道里？

圆磊讲到这里时渐渐停住，似乎陷入了沉思，他的眼里有亮晶晶的泪光。我理解他的感情，也许他正为自己曾经热爱过的大师扼腕叹息吧。透过窗棂打进

来的夕阳光线，在我们的沉寂当中悄悄抹去了它最后的光芒，夜色降临了。我打开灯，泡上一杯茶，圆磊又接着说了下去：

还有基耶斯洛夫斯基，他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90 年代中期全世界最重要的导演之一，也是一位真正的电影大师。他一生都秉承人道主义的光辉理想，但人道主义在以人为本的同时，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关注人、怜悯人、认同人，但就是无法超越人本身。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如造物主一般的万能上帝，以优越的目光俯视他的子民，而是指人类能突破自己的局限，居高望远，纵览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并找到突围之路。

这种超越自身的能力，在接触佛法之前，我几乎绝望地认定人类是不可能拥有的。只有在打开佛法的一扇窗口之后，微微透进来的些许“人无我”“法无我”的光明，才让我看透所有烦恼痛苦的本质，那就

是我执。而基耶斯洛斯基则依然故我，还在狭窄而痛苦的人道主义圈子里打转。

我记得在他的《蓝色》《白色》《红色》三部曲里，始终贯穿了人类的救赎主题。《蓝色》的主人公是一位刚刚丧失了丈夫的孤独而脆弱的女人。她不仅要拯救丈夫未完成的乐曲，更要重新塑造自己的生命。《白色》写了一个患有生理障碍的丈夫，如何以扭曲、痛苦的方式千方百计地挽回颓废的苍白爱情。

《红色》写了一个姑娘如何让一个窃听成瘾的老教授重新拾回自尊自爱的过程。三部曲里面的人物，从灵魂到肉体几乎个个千疮百孔。但与塔尔柯夫斯基一样，基耶斯洛斯基永远也不放弃拯救人类的可能性探索。

与塔尔柯夫斯基相比，基耶斯洛斯基的作品多了一些亮色。在《红色》中，所有在《蓝色》《白色》中出现过的主人公又在一艘沉船中相遇，这一次他们

全都被拯救上岸，以此方式，基耶斯洛斯基完成了自己对人类社会乃至未来的想象式的人道主义救赎。

但我却总觉得这抹人道主义的光芒来得是那样脆弱，那样牵强。

“我曾看过这个三部曲的一些文字资料，”我打断了圆磊的叙述：“我也感到呈现在你所说的这位导演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似乎总在悲观与希望之间摇摆不定。”

其实从19世纪中叶波德莱尔写出《恶之花》开始，人类的审美经验就开始遭遇颠覆。光明的理想主义渐渐退去，一个物化的，因而也是异化的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全球化进程，渐次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中。面对一个距离人的本性越来越远的疏离世界，所有正直善良的人都感到心在滴血、灵魂在痛苦地找寻出路。但路在何方？

1994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宣布退出影坛，原因看似很简单：那就是电影除了给他的个人生活添加痛苦外，对于现存的一切丝毫也带不来任何实质性的改观。我完全理解他的选择。在一道找不到出路的迷墙里面，除了自我安慰，乃至自我欺骗，或者声嘶力竭地呐喊、颓废地自我放逐之外，又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宣泄？而这位现当代的电影大师也于1996年永远离开了我们。不知他的轮回之旅能否有阳光为之照亮。

所以，我庆幸自己碰到了佛法。

我相信圆磊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绝对是真诚的。的确，有哪一种理论、职业或方法能让我们了生脱死？又有哪一种生存方式能让我们摆脱痛苦？

明白了这一点，我对电影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淡了。更何况现在的电影行业已经成了一个把人的欲望激发得无以复加的产业，它远远背离了塔尔柯夫斯基们探寻电影背后的真实这一初衷。大师们将电影作为

认知生活真相的手段，这样的努力尚且以痛苦而告终；庸俗电影人把它堕落为博取名利的娼妇，难道我还要趋之若鹜吗？

以一个普通的编剧为例，一集电视剧的稿酬在八千元左右，有些快手两天便可以完成一集。名编剧的价码会更高，而名导演、名演员的报酬就更是天文数字般的暴利了。我的人生难道也要投入到这种永无休止的纸币游戏中吗？

有一段时间因为要做一个电影栏目，经常去采访一些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想起有些演员为了争夺导演的注意力而在镜头前搔首弄姿，我就替他们感到可怜。有时与那些所谓的超级名导、超级明星谈不上两句话，马上就能洞穿面前的这位衣冠楚楚之人，真如“沐猴而冠”。从1999年以后，我已四次奔赴喇荣，一个已看过真理之光的人，又怎会再退回黑暗？

我的前辈电影大师们，也许是因缘不具足的缘

故，他们没能接触佛法，没能从光影中走出一条通向心灵自由的路。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贩夫走卒们的苟且生活又怎能使我违心俯就？生起了坚定的出离心后，没有丝毫犹豫，我就选择了出家修行这条在我看来最为光明的终极解脱之道。

圆磊以斩钉截铁的口气结束了他的讲述。

圆磊回去了，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抬头仰望星空，那颗极亮的金星又衬着月亮出现了。朝曰启明，暮曰金星，它的亮度足以驱散无明的黑暗。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学佛非帝王将相所能为，非才子佳人所能为，出家需大智慧、大勇气。一边回味圆磊刚才所讲的话，一边在心里为他真诚祝福：希望他能保有这份智慧和勇气，以此照亮他前行的路，直到清净光明的彼岸。

普通人大概都这样，痛定之后才开始思考痛苦，

欢乐的时候则忘乎所以，

以为整个世界都是为自己准备的。

我开始觉察到，

一种无形的悲哀其实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快乐的阳光下，总有痛苦的阴影

战争中的围追堵截是很平常的，生活中的硝烟和鏖战却少见。

对圆当而言，出家历程就像一场突围战，一面是向自我宣战，一面是突破世俗的偏见、家庭的樊笼。这里没有刀光剑影，却也生死攸关。

歌舞升平的年代，你有没有像智者一样，看到了现世安稳背后的真相？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我出生在宁夏平原贺兰山下，自幼受父母钟爱，天性顽皮好斗。从初中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异，因此被父母寄予厚望——一定要光耀门庭。

我的父母都信佛，父亲还有很多佛经，他经常问我一些佛经中的疑难字词。由于佛法和我所学的书本知识不相吻合，因而我总认为这是一种过时的迷信。但父亲老拿经书来问我，无意中我也断断续续地吸收了一些佛法常识。

一次，父亲拿着一本书中关于禅宗六祖的故事来问我，我一边给父亲翻译，一边心里嘀咕：这个祖师可能真有其人吧？怎么文章的内容叙述得跟真人真事一样平实、可信？

受好奇心的驱使，在夜深人静之时，我偷偷下床，准备完整地看完这篇故事。刚走到佛案前，借着

昏暗的灯光，我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念头：这佛菩萨没准真有吧？怎么看着那么逼真。这下糟了，我以前对他们说了那么多不恭敬的话，他们会不会怪罪我？我就这样蹑手蹑脚地不敢向前。但转念一想，父母不是经常说观世音菩萨如何如何慈悲吗？如果她真的慈悲，一定会原谅我的。于是我就鼓足勇气，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书卷。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接触佛经吧。以后《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等经文，也像这样被我囫圇吞枣地翻阅过。当时觉得佛菩萨们的广大神通很让人羡慕，至于内容倒是大多看不懂，但至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轻易否定了。

真正对佛法生起信心，是在 1991 年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那一年，我的表叔、大伯父、堂哥三人相继离世，特别是我的一个小侄女也紧跟着夭亡。

对像我这样的凡夫而言，恐怕也只有在内心痛苦的时候，才会想到佛陀宣讲的有关人生苦空无常的道理。普通人大概都这样，痛定之后才开始思索痛苦，欢乐的时候则忘乎所以，以为整个世界都是为自己准备的。

我开始觉察到，一种无形的悲哀其实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人类在天地之间，其实是如此的微不足道，生命短暂而充满苦恼，将时间全部浪费在虚名浮利上，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名誉、钱财、家庭、事业付出那么多辛劳，这样的生存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何不利用这点光阴去追求自在安宁的证悟与解脱？把这些道理都想明白之后，1992年元月初九，我正式皈依了三宝，迈出了寻求真理的第一步。

但要想迈出第二步谈何容易。我曾三次委婉地向父母提出想出家修道，结果都惨遭扼杀——父亲的反应是倒吸凉气、惊愕至极，整个面部的表情异常痛

苦；母亲则痛不欲生，日夜哀号，最后竟以绝食相要挟；六亲眷属则昼夜给我做工作，苦苦哀求，似乎人生最大的悲剧在我家上演了一样。

无奈，我只得鸣金收兵，暂时放下这出家梦，继续过我的世俗生活。

世人常说，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修道又何尝不是这样？1994年考入四川财经学院之后，在整个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思考，从世俗角度能否找到一条通向幸福的路？心中一直紧绷的出家这根弦，此时也略微放松了下来。但找来找去，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何在？像这样的问题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在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的书本中寻找，结果却发现他们自己的一生也都抱憾而终；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找寻，除了纸醉金迷、夜夜笙歌、两眼发绿地拼命挣钱这样的景观，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几

乎再无其他；我又去问父母亲朋，他们的回答是：生活就是工作、成家、养儿育女。再问一句，就这么过一生吗？他们就都略带诧异地回答道：不这么过，那该怎么过？最多补充一句：祖祖辈辈都这么过，只不过生活方式随着时代变迁而略有差异，但大框架都是如此。我终于发现，父辈们乃至绝大多数人的精神都已被定格在某种程式中了，他们不想也无力突破这个程式，只能沿袭着走下去。

而佛法却早已给了我一个立足点，让我可以从高处俯瞰整个人生。在大学、社会、家庭间转悠了几年后，我终于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只不过这次我的思想已经升华。我渐渐明白，如果你过得很苦，有人向你指出来时，却打肿脸充胖子，说“我不苦，我很快乐”，这是愚人；如果有人指出你的病根，你拒不接受，这还是愚人；如果有人想把真正的幸福安乐之法传授给你，你却扭头就跑，这更是愚人。佛陀早就宣示过“苦、集、灭、道”之理，我为什么还要当这样

的愚人？

有了这样的信念，我对未来详细地算了一笔账：父母对我确实付出很多，但由于人情淡漠、物欲无底，恐怕日后我也只能顾及妻子儿女，父母恩情又从何报起？而如果出家，这不可思议的功德定可回报父母；在当今社会，不营私舞弊、投机钻营，想过好日子就无有是处，但这么做必定会积累后世感受无量苦报的因，而出家则可避免与社会同流合污；自己本来就烦恼重重，在现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要想洁身自好实属不易，稍一失足，就可能造下杀盗淫妄等诸多恶业，而出家则可借助戒律，从外到内逐渐达至自性的戒律清净。

这样想清楚之后，我便在朝礼宝光寺、文殊院、昭觉寺时，在三宝前庄重发下清净誓愿——无论碰到多少违缘，我都必须出家，否则，只顾眼前恩爱缠绵，我将永远无法出离苦海。愿代受父母因我出家而

感受的痛苦，并祈请三宝加持他们，千万别因阻挠我出家而造下弥天大罪。

人在困顿的时候，因为把全部的心念都专注在诸佛菩萨身上，就很容易感应道交。我一面奋力祈请三宝加持，一面千方百计做好父母的思想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父亲来信同意我出家了。接到信函，我百感交集，一方面感恩于诸佛菩萨的恩泽，一方面更发愿今后不管顺境、逆境，誓死不离三宝。否则，别说突出重围，就连一个小关卡恐怕都难以突破。

在解除了自身的障碍、来自家庭的障碍后，现在的我终于得以在佛学院享受佛法的安乐。要想战胜自己的无明与贪执，战胜来自各方面的违缘，就必须抱定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否则，只能半途而废。

江水不可倒流，节节败退的结果，必然是连立锥之地都会丧失殆尽。到那时，就只能乖乖地做俘

虏了。

决战岂止在战场？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我们都在与无常搏斗，都在与自心较量，都在与外境抗衡。

重重叠叠的困难、迷惑、贪执、无明、业力、因果、习气等，交织成一张束缚之网。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还是冲破障碍、迎接光明？圆当的努力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很好的借鉴之镜。

经商、旅游、从政……马不停蹄的奔波

勾起了我的无限欲望。若干年后，

我对一切都疲厌了，而烦恼依旧、痛苦依旧。

看来我不能只做这种人去楼空的买卖。

别弄丢了你的西瓜

认识圆逆是在 1993 年。

之后的八年中，我对她总有一种由衷的赞叹：每周六她都会组织一批善男信女在成都放生，从皈依后直到出家前，几乎从未间断。在经济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不说其他，就是佛教徒中又有几人能做到像她这样？

这些年，不知有多少生命经她之手得到救护。

我对她的了解和信任与日俱增。记得有一次，大

家放生回来在她家稍作休息。天气闷热，圆逆善意地打开了空调，于是在一阵阵的凉风轻拂中，我随意问起了她的学佛经过。因为记得她曾向我稍稍吐露过，她以前是不信佛的。

话匣打开的时候，也开启了一段鲜活的记忆，是我没有想到的繁花似锦和五味杂陈。

我成长于 20 世纪 50 年代，家庭背景既非巨贾富豪，也非达官显贵，但因父亲是习武行医之人，又在某个省级单位工作，收入也还可观。父母对我们几个子女倾注了全部的爱，以至我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甜水中长大，在同龄人中颇有点大哥大姐般的自豪感。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无情的烈火会将我们家毫不留情地焚毁，父母积蓄多年的财产转眼成空。祸不单行的是，我那年仅十岁的大姐又突患恶疾，终因医治无效

而丧生。

突如其来的巨变使我们陷入了山穷水尽、困顿窘迫的境地。昔日宾客满门、不请自来，而今却形同陌路，唯恐避之不及，真应验了“人情似纸张张薄”的古话。父母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精神几近崩溃。父亲曾感慨地说道：“凡事靠自己，万事不求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这样的激励中，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发奋学习。

1963年至1976年的动荡年代，我断断续续地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可能是前世的宿缘赋予了我一个聪慧的头脑，使我对任何一门学科都能轻车熟路地掌握。由于品学兼优，我还被连续任命为校学生代表、红卫兵总勤委员以及市学生会委员。

记得刚上小学时，我就向往着将来能做一个了不起的人，干一番大事业，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数理化成绩非常优异，再

加上“仕途”顺利，这一切更激发了我的雄心壮志。

学生时代总是美好而令人难忘的，同窗好友欢聚一堂，各抒己见，互相交流，共同砥砺。此时的我，内心每每都会生起一种强烈的愿望：读大学，出国深造，做一名卓越的物理学家，为国争光，为民造福。

然而由于命运的捉弄，让我生不逢时地处于那个特殊年代——学生无论成绩多好，也不能直接考大学。直到恢复高考后，我才一举考入四川师大化学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成都市一所中学任教。由于对教育工作的投入，短短三年时间，我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1987年，我所负责的毕业班，90%的学生都考上了中专、中师、幼师、重点高中，“优秀教师”的称号可算是名副其实了。

可我却不甘心做一辈子的教师。尽管中学时代的宏图大志已不可能实现了，但就算一生鞠躬尽瘁，最后获得了“特级教师”的最高荣誉，也远远不能抚平

我心中的失落。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人们的目光一致向钱看，我开始另谋出路。

在经济浪潮的推动下，我毅然决定下海经商。尽管并没有放弃教育工作，但工作态度、质量肯定大不如前。为人师表却未尽心尽职，我对自己后期的教育工作至今仍深感内疚，总觉得愧对学生。

被金钱磁力深深吸引的我，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在商界崭露头角：从小型经营、涉足运输行业，再到承包工程、添置私车，最后还飞到北京，成功地开办了一家公司。当然在这风风火火的创业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也许是我目光太短浅的缘故，在正式开始发展商品经济的 20 世纪 80 年代，我竟然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用不完的钱，而我并不想成为金钱的奴隶。在我看来，挣钱就是为了享受，于是我又开始热心于如何花钱。很快，我便按自己的心愿，于峨眉电影制片厂附

近建筑了一幢三层楼的别墅。不动产添置完毕，我又向“动产”领域开拓奋进。

由于我的性格比较开朗，爱好也特别广泛，尤其对旅游和摄影更是情有独钟，很自然地便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在此期间，我也发表了一些作品，游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风景名胜，巴山蜀水更是不在话下，就连人迹罕至的藏区也涉足前行。当时的我没有任何信仰，是个十足的无神论者。见到藏族同胞简单、原始而贫苦的生活，自己则以幸运儿的姿态报以同情和怜悯。对于西藏这块神圣的土地，虽早有所闻，却始终不能理解，更没有想到要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经商、旅游……马不停蹄的奔波勾起了我的无限欲望。挣钱挣到最后也无非是图个享受，享受来享受去也无非是在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打转。拥有一幢别墅，不过是比别人多占了几平方米的活动空间；玩来玩去，除了用照相机拍下一堆风景照，在我的人生

中却没有留下任何刻骨铭心的记忆。若干年后，我对一切都疲厌了，而烦恼依旧、痛苦依旧。看来我不能只做这种人去楼空的买卖。我得让不安分的心真正充实起来，我得干点“实在”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业绩”。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四处云游期间，我广交了各路朋友，并结识了各阶层的人士，这让我又生起了强烈的从政欲望。于是，我开始与一些重要人物八拜结义、称兄道弟，或以姐妹相认。

隔三岔五，我这帮热火朝天的朋友便要到家中来聚会，我们还常常举行音乐舞会，总之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吃喝玩乐。自小被认作“丑小鸭”的我此时也开始了自我包装：穿名牌服装、做流行发式，甚至在脸上涂红抹绿……如今看来，真是贻笑大方，也不知当时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的确有点若醉若狂了。

1989 年年底，我终于从教育界调入区政府的一个

部门工作。虽然当时的工作非常轻松，待遇颇丰，但我仍不满足，仍在努力地按照政界朋友们为我铺设的云梯攀登，那时的我太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了。

就像经商久了令我感到疲厌一样，与这帮政界人士混久了，我也渐渐了解了他们的底细。其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任何崇高的政治理想，完全是把“治国经邦”堕落成政治投机的一种买卖与生存之道，政客生涯是与商人赚钱谋利并无二致的一种换了形式的利己活动。

特别可恶的是，在“人民公仆”的幌子下，这些人还要把偷鸡摸狗、欺男霸女、骗吃骗喝全都美其名曰“工作需要”，这实在令我倒足了胃口。于是天生好动的我又把目光转向了别的能充实生命意义的领域。

1990年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气功，我也开始研究起所谓的人体生命科学来。

经过短期的培训，我自身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改变。此时的我已对金钱、地位逐渐丧失了兴趣，一门心思投入了气功事业。不久之后，我就被纳入所谓的“传人班”进一步深造。

随着对气功研究的深入，我对宇宙、人生又有了新的认识，但更多解不开的谜团开始缠绕着我。因为道观、佛寺的气场较好，是练功的好地方，我开始出入各种名山古刹。那时我学得很杂，各宗各派的理论都想弄个明白，权衡再三，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佛教，并开始恭阅佛经及部分大德的开示，此时才算初步体会到佛法的精深与博大，修炼气功时的诸多谜团也随即迎刃而解。我越学越觉得佛法深不可测，远非以我的小聪明所能通达。

这一阶段的修炼及初步接触佛门，对我后来人生观的重新确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比不知道，一旦把佛法与曾让我魂不守舍的气功对照，马上就能感

觉到佛法“一法不立”的伟大与究竟。

气功要么执著在“气”上，要么执著在“死定”上，这些都是妄心乱动，与本自无生的无为状态相去甚远，还常常以神通逞奇炫异，更是背离了佛法的大机大用。真能体证佛法的“真空妙有”，则又有何物、何情可让你执著？又有哪一物、哪一种功不是妙明真心的显现？还用得着拼死拼活去练什么“阳神”“气感”“大小周天”吗？

1990年年底，在大善知识的引导下，我终于在昭觉寺的清定上师前受了皈依，成为一名真正的佛教徒。历来热衷于旅游的我此时更是名正言顺地云游四方，觐见大德高僧，故而对显密各宗多少都有些接触。后来在听闻大恩上师法王晋美彭措的圣名后，1993年夏我便带着女儿，与众亲友不辞而别，以无比喜悦、崇敬、虔诚之心再次步入藏区，并终于找到了此生永恒的归宿——喇荣五明佛学院。

从皈依算起，我学佛已有十一个年头了。这些年来，尽管我如饥似渴地闻思佛法，但惭愧的是，始终未能专一修持。虽然出家、在家都能修行，但我深知唯有僧众才能荷担如来家业。正如《赞僧功德经》中云：“出家弟子能堪任，继嗣如来末代法。万德无量在俗人，不能须臾弘圣教。”

以前是乱摸乱撞，后来总算值遇了佛法及大恩根本上师，但由于世俗凡情所累，每次到佛学院都是来去匆匆，刚听到一点佛法的正味，家里马上又以事相勾牵，让我不得不急忙返回。

回到世俗中，正知正念立刻就像被埋藏在了阿赖耶的最底层，死活提不起来；而多生累劫的习气等无明种子，不用提及便踊跃现前。没有善知识的提点，自己又缺少精进持久的耐心，眼睁睁地看着大道，就是上不了路，即使上了路也一步三停，以这种根基，再不专一行持，解脱何时方有出期？

思前想后，反复对比衡量了在家与出家的利弊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在 2001 年 6 月落发出家，喜着自在僧装。剃发的那一瞬间，我在心底坚定地对自己说：“今后纵遇命难，我也决不舍弃上师三宝。”

很想提醒诸位知识界的朋友：不论是否相信轮回，都要开发出自己本具的“善心”，不断训练自己对他人的慈悲、爱和关怀。有了这种善心，便足以弥合我们和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为这五浊恶世带来难得的祥和与平静。更重要的是，能让我们在面对生死时无所畏惧，也无所遗憾。

既然已在这世上播下了善心的种子，还会惧怕它不生根、不开花、不结果吗？

圆逆所讲述的故事是完全真实的，这一点从她那诚恳的语气当中就能了知。我本人非常喜欢诚实的人格以及诚实的语言。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蒙田，其《随笔集》中有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我所

喜欢的语言——不论写在纸上的还是用于口头的，它们都朴实自然、简洁有力、趣味横生，既不是纤弱精巧的，也不是激越生硬的。这几句话不但适合于圆逆的叙述，也同样适合于她的为人作风与学佛气派。

大概房间里的空调也有感于她的话而陷入了深思吧，我记得当时空调的声音越来越弱了下去，以至于最后彻底不动了，房间里很快再度闷热起来……

整个房间显现为一朵莲花，
母亲跟着阿弥陀佛缓缓上升。
我涕泪纵横跪于佛前……

完美结局

当我要求以知识分子身份出家求法的道友，能否谈谈自己的学佛感悟时，陆陆续续就有人找到我倾吐心声，我也不时收到一些关于学佛心路的文章。

每当听到他们在世间的声色犬马中迷失的经历，我就忍不住扼腕叹息；而当听到他们终于摆脱业力的牵引，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重生的历程，又不禁深感庆幸。真希望他们在这条求真的路上勇敢而坚定地走下去，直至谱写出一曲美丽人生最光明的交响。

来找我交谈的人当中，有这么一位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就是圆梦。母亲的往生，让她见证了“弥陀接

引”的殊胜景象，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我是辽宁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1980 级的学生。1984 年毕业后一直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到我出家之前，整整有十六个年头。

我的青少年时代可谓一帆风顺。那时唯一的理想就是读书，读书的目的也从来都是为了争第一，而直到恢复高考，这个愿望才得以真正实现。

上大学后开始广泛接触中外文学家的思想及作品，我一下子就被老子、庄子吸引住了。他们的“无为而治”很快被我接受，而一些古代文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也影响了我，致使我在以后的人生境遇中淡泊名利，唯独醉心于中外哲学、历史、文学的涵养。在那里，我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身心的天地。

毕业后来到了学校，和孩子们整天待在一起。中

学毕竟是一个较少纷争、相对纯洁的地方，可是十六年的教学生活，常常让我觉得力不从心，所学的知识无法说服我自己，也就更难以说服学生。

站在讲台上，面对孩子们那年轻纯洁的面孔，面对他们真诚寻求的目光，真是欲言又止。我无法用究竟了然的知识，来满足他们对人生的困惑。他们往往真诚而迷茫地在寻找一种除生存之外的有关生命本质的答案，可我却无法回答。此时我感到了自己阅历的浅薄，它无法使我洞悉人生的深义。

说起我的出家因缘，说来也巧，我家就在辽宁锦州一个古老寺院的对面，但我却从未走进过那扇大门。也见过许多出家人，却没能真正地接近过他们。

偶尔有一天，在书摊上看到了一本宣化上人的《开示录》，这大概可算作我学佛的起步吧。这本小册子里的话处处打动我心，尽管读起来很费劲儿。我很听话，书里说的我马上就照着做。通过这本书，我

第一次知道了大悲咒，还了解了它的作用。我试着诵读，居然没几天就能背诵出来。

当时母亲胃痛，我尝试着念诵了几遍大悲咒，没想到还真见效了，这让我感到了佛菩萨的神奇。后来我又得到了一本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白天装在书包里，晚上放在枕边，有了烦恼，便翻开几页。从这时起，我开始感到自己已经离不开佛学了。

就像是佛法里讲的因缘汇聚吧，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终于踏进了一家寺院。记得那天，一位师父在寺院门外笑脸相迎，他大概在等待他该等的人。见到我，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第一个来的人，与我最有缘。”事后的一切证实了他当时的话——就是这位师父带我来到喇荣五明佛学院，并接引我出家。

以后的时间里，只要有休息日，我就必须在寺院里待上一整天，不然心里会感觉空荡荡的。在这个寺

院，我又遇见了一位从长春三步一拜朝觐五台山的比丘尼师父。孰料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竟是：“我和你一样，没有结婚，四十四岁出家。”听见这句话，我心中一愣，似乎她触到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结”。

事后我问自己，难道我会出家？但很快我就回避了这个问题。此时的我皈依佛门才不过两个星期。

从那之后又过了一年，当时我已去过一次喇荣了。一天，在家里念完早课，我的心情非常安乐，不自觉中就开始喃喃诵起弥陀圣号。唱着唱着，我居然跪到了佛前，两眼还流出了热泪，最后竟脱口而出：“佛呀，让我早日走出三界的家宅，出家修道吧。”此话刚一出口，我不禁愕然，这是心底的声音吧？我记下了这一天，是1999年农历九月十九日。这是我发出心声的一天，也是我的心真正出家的一天。

剩下的事情就是关于母亲的安排了。母亲是20世纪30年代沈阳女师的毕业生，一生为人师，平平淡

淡、与世无争，经历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各种运动。记得母亲临终前七天，我开始为她诵《地藏经》，而临终前三天，她居然自己大声呼号，祈请弥陀接引。要知道她是一生未曾念过佛，也从来没有过任何信仰的。

后来母亲火化后，骨灰里竟出现了很多舍利花。

母亲走了，她老人家获得了一种永恒。我的内心没有丝毫的留恋，反而异常平静。做完了女儿应该做的事，我开始考虑自己的后半生。自然而然地，我放下了我的学生和工作，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喇荣五明佛学院。

当我再一次步入汉经堂，再一次念起祈祷文，再一次聆听法王、堪布的法语时，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相依为命的母亲离我而去，我没有一滴留恋的泪水，而在这遥远的圣地，我却泪流不止。我似乎找到了失去多年的家，找到了失去多年的亲人，也找到了

迷失多年的自己。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就是我最后的归宿。

世俗生活中，周围聚拢的大多是一些所谓的“读书人”，然而在交往中，我却感受到他们的内心没有一刻的安宁，充满着纠缠不清的欲望与垢秽。但在佛学院接触到的一些出家人，却是那样的清静、平淡、安详，充满着超脱的智慧。他们绝不是曹雪芹笔下走投无路、没落至极的贾宝玉，而是一群努力探寻人生真义的大写的“人”。

我为我曾经佩服过的作家们感到叹息，又为自己不早点走到这些智者中间而懊悔。早能如此，又何必苦苦地在那些文学作品中去追寻生命的真义呢？不过这一切，也许都是因为自己福德不够吧，好在一个迟到者，终究还是上路了。

佛法以它的博大智慧与宽广爱心，吸引了无数像我这样的人来到雪域高原，来到法王他老人家身边。

每当想到法王利益一切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大悲愿力，我的内心就有一股潜流在冲动、在爆发。想起在世间颠倒黑白的四十余年的人生经历，想起与不明生死的人为伍的几十年，真是惭愧又懊恼。再不出离，更待何时？

披上袈裟，登上戒坛，我周身毛孔竖立，浑身颤抖不已。一种从未有过的跃跃欲试、一种神圣的使命感顿时注入心里：佛陀给予我智慧的力量，我发愿生生世世做佛的弟子，生生世世跟随法王如意宝出家修道、广利众生。

听完圆梦的出家因缘，感慨之余，不禁触发我想到这么一个问题：那些“读书人”，那些“知识分子”，到底都读了什么书，脑袋里都装了什么知识？

儒家有句格言：一物不知为耻。那么关于佛法，关于出世间的究竟智慧，这些“读书人”知不知呢？什么时候，真正的佛学精髓能出现在他们的读书目

录，乃至他们的人生体悟之中呢？

愿圆梦的话，能启发知识精英们，去重新打开智慧的天窗，接纳佛法的甘露阳光。

要是世间人都能感悟到学佛带给我的愉悦那该多好！

这样他们至少知道

佛法是断除烦恼的一个多么有效的法门。

人不能无意义地走向终结

我记得 1996 年末、1997 年初的时候，整个藏地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据说仅石渠一带就冻死了八千头牦牛，而平均海拔近四千米의喇荣，也毫不例外地处在暴风雪肆虐的中心地带。那一阵子，我几乎整天都被一片银白色的世界所包围，耳旁听到的除了风的怒吼外还是风的怒吼。佛学院很多修行人所居住的茅棚门口，都已被大雪掩埋，铺天盖地的雪花让你看不到一条通往外界的通道。就连长期生活在高原的牧民，面对这样的严寒天气也充满了恐惧。如果大雪还持续不断的话，别说牦牛，人恐怕都

会被冻僵。

也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1997年1月的某一天，我却看到了远处有一些人扛着大包小包，在白茫茫的原野上正向佛学院这个方向艰难地趟过来。等他们走近了以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是一批从汉地前来求学的修行人。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便是圆溥。

冰雪世界会不会把他们的参学问道之心给冻僵了呢？特别是像圆溥那样已不能算作青壮年的老人。结果恰恰是他在这一拨人中待的时间最长——他一住便是四年！

冰雪终归要消融的，草也一定会返青的。几度春秋，圆溥的学佛热忱始终没有消退过。作为一名毕业于北大的物理教师，再加上几十年丰富的人生阅历，我相信他的学佛绝非偶然冲动，在这种选择背后，一定有他自己的深思熟虑。

我叫圆溥，生于1939年。我的生活一直到1958

年高中毕业之前，都还算风平浪静。但就在毕业考试之后，由于言论方面的原因我被错误批判，后又被开除学籍，这可算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最大一次波折吧。后来我经原学校甄别又得以重返校园，于是我抓住这一机会奋力拼搏，终于考入了北大物理系。毕业后我被分配至冀南农村当了一名中学教员，直至 1986 年才调到县志办公室负责编辑、出版县志工作。

说起我与佛教的缘分，那还得上溯自 1972 年。当年的《参考消息》上刊登了一篇《无际大师肉身供奉东瀛》的文章，这则消息让我阅后顿觉耳目一新。为什么唐代佛教高僧的遗体能千余年保持不坏呢？在这具肉身的背后有一股什么样的神秘力量呢？作为研究物理学的我，当时怎么也想不通这件以世俗常人眼光看来极不合理的事件。难道物质真的会不灭吗？就在我与其他教员就此事热火朝天地展开辩论时，我们亲身经历的一件怪事，却在更大程度上颠扑了我的神圣科学信条。

有一天傍晚，我们几个正在屋里闲聊，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篱笆的“咔咔”扭动声。我们急忙赶到外面，这一下大家全都傻了眼：只见一个怪物正落在上面。那家伙有一个人那么高，两只大眼又圆又亮。在我们的群起围攻下，那怪物开始夺路奔逃。这时最让人震惊的事发生了，“他”边逃边变小，开始还像兔子一般大，后来竟钻入地洞再也寻觅不着。说是错觉吧，可几个人确实同时发现，而且所见相同。说是事实吧，这事实却让我如此费解。“他”没翅膀却能离地飞行，空气动力学显然帮不了“他”的忙。那万有引力定律对“他”起作用吗？“他”又不是处于绝对零度。而且“他”居然越变越小，消失了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萦绕在脑际，但在那个特定的年月里，我却无从得到答案。直到1976、1977年之际，在我遇到了人生道路上第一个指导我趋入佛门的张老师后，这些问题才渐渐有了眉目。

记得我当初被张老师接引的因缘，还是因为看了他的修法实践，后来思量方知，这可能也属于“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道”的佛菩萨们的一种方便示现吧。张老师似乎早已看透了我这人喜新乐奇的心理，便先给我示现一些小神变，然后再告诉我神通乃圣末边事，搞不好成佛无望、着魔有份！学佛最主要的是开智慧、发菩提心。我见张老师的当儿，他正在指导几个弟子修藏密中的破瓦法，只有几天工夫，一个弟子的头盖骨上便消失了一块顶骨，并可插入吉祥草，而他的头皮却丝毫无损！这是多么神妙的一件事啊！张老师却淡淡地说，这在佛法看来实乃小事一桩。佛教的修心法门可让你改变一切物质存在，只要你懂得了什么是佛法的正见、什么叫“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什么是心的本性……你就可以体认到“一花一叶皆是如来”的出入大千世界的那种自在无碍。

更让我增强信心的是，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太乐新师兄也修开了顶，而且预知时至。她在临终前交代了

几句后，立即卧床以狮子吉祥卧式洒脱往生！

我开始渐渐接近了张老师，也由此而接近了佛法。有一阵子，我脑子里的物理学、科学概念使我对张老师的开示十分反感，我一遍一遍地告诉他说，我们现代天文学认为，太阳在几十亿年后会演化成什么样子，而地球也终将在巨大的热能包围下开始毁灭……但张老师就那么淡淡地笑着听我讲完，然后他呷了一口茶，轻描淡写地说：“你是不是为此而深感悲哀？其实大可不必。佛教也认为世界有成住坏空，在地球毁灭时会有大火等灾变。只不过我们更有与天地同化，甚至完全超越任何形式存在的理论及实修法门，可以让我们逍遥于三千大千世界之间。信不信由你，更何况我们的本性原本无生，又从何有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在凡不减、在圣不增的才是你的实相啊！而且即使是地球被毁，也不过像烧毁一座房屋那样，你作为房子的主人难道也要困死其中吗？”

望着张老师坦然、自信的面容，我头一次在内心深处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人类的希望只有在佛教里才能找得到！

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佛法，也就对佛陀的超越一切的大智慧越来越佩服。特别是当我接触了佛教中观的般若正见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此生都要用来体证生命的最究竟状态！此生都要为众生都能体证生命的圆满实相而奋斗不息！想想看，正因为空故而可显，而当显时自性又为空。现空不二的这种境界，你在哪一个哲学流派里能找得到呢？空性并不可怕，它只是摆脱了一切精神、物质束缚后的结果。我相信，证悟空性一定是一件大乐事，而且于我们并不陌生，就像禅宗所谓在十字街头忽然遇见亲爹一样——那么的自然，又是那么的惊喜！

当我在学佛的大道上迈开步子往前走时，1995年，我的上师——张老师却不幸圆寂了。对他来说，

“死亡”应该是一件乐事，他终于可以回归法界本体了。但对我来说，张老师的圆寂却留给了我两点严峻的启示：第一，生死无常；第二，明师难遇。好在张老师于圆寂前还留给了我一份人间最珍贵的遗产：他告诉我要到色达喇荣佛学院去，去终生依止法王如意宝及其他的大德们。

我不知该怎样感谢张老师！在我于两年后，也就是1997年最寒冷的1月份，在历尽了千辛万苦赶到佛学院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师恩难忘”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张老师把我送进了一个也许是整个南赡部洲都独一无二的生命“再造场”！

我的年龄已不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都经历过来了。如果没有值遇佛法的话，我想，横在像我这样已过花甲之年的人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趋向死亡。一想到坟墓里的阴冷黑暗，我就为自己感到庆幸。尽管我早已不是年轻人了，但我却最终走在了永

远年轻的青春之路上。世间的名利之路谁愿意走就让他们走吧，这条路只能是使生命无意义地走向终结而已。尽管我也不过是个凡夫，但我相信，我所选择的道路通向解脱，前方一定是无限光明！

圆溥现在已六十二岁了。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无神论的氛围中度过的，晚年又来到了白雪皑皑的雪域神山，在寂静的喇荣沟守着一间小木屋、守着满头银发精进修持白法。有时候，我看见他拿着笔在钻研佛经，那神态真的神似知识分子参研学问时的神情；有时候，又见他完全以老修行的姿态，手拿念珠、气定神闲地念咒。每当看到他的苍苍白发，我就从心底希望更多的老年人在垂垂老矣之时，也能从世间的过眼浮云当中清醒过来。看看老周吧，你一接触他就会感觉到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散发着快乐。虽是年过花甲之人，但无论看他磕长头或是挑水，一点衰败的迹象都寻觅不着。且不说学佛带给他的了生脱死的希望，单

就使他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而言，明眼人都能感受到佛教对一个人生理、心理的再塑。圆溥的景况总让我想到俄国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的一句话：“愉快可以使你对于生命的每一跳动，对于生活的每一印象都易于感受。不管躯体和精神上的愉快都是哪些，它们都可以使你身心发展、身体强健。”

而圆溥有次在跟我探讨完一个佛教方面的问题后，曾深有体会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是世间人都能感悟到学佛带给我的愉悦那该多好！这样，他们至少知道佛法是断除烦恼的一个多么有效的法门。”

利益众生就是真正地利益自己，
损恼众生，
痛苦将来一定会返回到自己身上。

全新的生命

在现代社会这张弥天大网里，每个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于其中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有太多的人发挥不了自己的生命潜能与价值，还有更多的人则根本不知生命除了吃喝玩乐、拼命占有之外，还有哪些本身就拥有却从未被认识到的更崇高的内涵。迷乱社会中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致人迷乱之因：电视、报刊、酒吧、迪厅……所有这些构成繁乱表象的存在，都引发人日甚一日的心灵散乱及行为放荡。在一片灯红酒绿之中，了解生命实义的人实属罕见。能够在放纵度日与空虚无聊打发时日，或在遭遇挫折时，重新体认自

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进而再塑新生的人，就更属凤毛麟角。

来自某大学的博士妙若的人生境遇，倒是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信息指示：对一个把佛法已融入自己心相续的知识分子来说，心的清净状态一定可以现前，哪怕眼前的环境有多浑浊，哪怕这个人以前曾有过多么不堪回首的岁月……

我出生于一个比较优越的干部家庭，从小就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与慈爱，他们用自己的全部身心为我和妹妹构筑起一个非常温馨幸福的成长环境。在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下，我无忧无虑地长大了。记得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便一直十分优异，几乎回回都是年级第一名。那时的我十分争强好胜，为了门门功课都拿第一，我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异常灰色、压抑与病态。每天除了上课看书以外，便是抓紧一切时间做各种习题，基本上牺牲了所有的娱乐活动。生活目

的因只有一个——考上重点大学而变得很单纯，在这种境况下，当然也就很少对人生做什么思考，也没有兴趣注重高尚道德情操的培养。

后来总算如愿以偿地考进了一所名牌大学学习热门的计算机专业，但自己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理想之实现，却让我感到无以言表的失落：学习任务繁重，而我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却无丝毫兴趣，那种选择纯粹是受当时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说法的影响所致。故而在随后的大学生活中，我逐渐在找不到明确生活目标的迷茫中，慢慢演变成一个愚痴且没有责任心的人。生活上我很任性且散漫，对物质享受充满贪求，而在学习上却根本不用功努力，总是得过且过，为此常常让父母操心和失望。

不过可能是本性使然吧，我在贪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也并未完全丢掉对精神世界的探求，我很想找到

一种身心的和谐与纯净感。在计算机的软硬件当中，自然无法得到这种满足，于是我便想在文学艺术方面去寻找答案。不过现在想来最可笑的是，当时尽管我接触了很多现代派的文学及哲学作品，但出发点却是基于一种赶新潮的时髦追求。因而在表面的蜻蜓点水之后，我整个人迅速地滑向叛逆和虚浮，还傻乎乎地以反传统面目自居于潮头浪尖：我不愿再接受任何约束了。

回顾这一段日子，现在的我倒是可以清晰地发现，很多现代派作品对现代人身心世界的孤独与迷惘、矛盾与痛苦、失落与压抑、焦虑与恐惧之类的人性疮疤的揭示，都非常形象、贴切，但它们最大的问题便是仅仅停留在生活表象的展示上。而我们最需要的恰恰是超越这些表面描述之外、对通达幸福快乐之人生境遇的途径提供，一个真正的思想家绝不应该只成为生活的同流者与旁观者。现代派在让我们感同身受于痛苦、繁乱的人生处境外，又从文字上再一次

复印了这种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仅有感受是远远不够的。

怎么办？文学作品提供不了我对人生答案的探究，那就让我还是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去寻觅吧。那时我又不知从哪接受来这么一套理论：爱情是人生最美好和最值得追求的东西，能拥有一份真正的爱情，生命之花才能绽放得最艳丽，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受此影响，我又开始愚痴地把追寻所谓“真正的爱情”当作人生意义与价值所在。然而在实际的为爱而生活中，我却不得不悲哀地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恋爱中的人其实真正爱的是恋爱中的自己。故而情侣反目、真诚被愚弄和欺骗、为了爱情饱受创伤甚至痛苦得难以自拔等现象，可谓比比皆是。爱情的确很无常而且残酷，它带给人的痛苦往往远大于幸福。

经历了爱情的创伤，也越来越多地了解了人性及社会的阴暗面后，我的内心真的开始渐趋迷乱、孤独

与无助。

应该说我还算是个佛缘很深厚的人吧，在一片迷茫之中，虽然我还尚未涉足佛教领域，但已多少接触到一些赞美佛陀的慈悲与安详、出家人的纯洁与庄严、普通人对佛法的虔诚与礼赞之类的诗歌，而且每次读罢都感慨不已。就这样，在希望与失望、痛苦与等待的轮番交织中，大三时，时节因缘所至，我终于认识了一些信佛虔诚且乐于弘扬佛法的人们。

在他们的指点及帮助下，我开始阅读一些《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之类的浅显读物，并发觉书中所述很有意思。接下来我又开始看《无量寿经》《地藏经》等经文，起先是从文学角度来看，觉得佛经真是“信、达、雅”的典范。佛经的文字精练朴实却又优雅动人，章法结构也严谨合理。再深入下去，我便不得不惊叹于佛经中所蕴含的深广智慧与慈悲了。看《佛说父母恩难报经》时，一方面感动于佛陀劝人

感念、报答父母深恩的婆心切切，一方面震惊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佛陀，居然把胎儿在母腹中从第一个月到第十个月的种种变化说得如此清楚明白。

从此我下定决心要深入佛法、深入经藏了。

入得佛门没过多久，受清定上师德行的感召，我便千里迢迢地来到成都昭觉寺拜见并皈依了他老人家，还蒙赐法名妙若。这是我人生道路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我就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三宝弟子。

如果说刚开始时的进入佛门，主要凭借的是对佛经文字意义的迷恋，及对佛陀不可思议之神通智慧的向往的话，受了三皈五戒后的正规学佛经历，则让我的生命从内到外都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我终于认识到，有了佛法指引的人生航船才可以最终驶离心性的无明港湾，奔向辽阔、自由的蔚蓝色家园。

我开始吃素并打坐念佛、礼拜诵经，还经常参与放生及慈善事业等活动。在一种重新打造自我的过

程中，我的心境与身体状况都在慢慢地趋向好转，对自己、他人及社会的责任心也在逐步增强与日益自觉。特别是在大学毕业后分配于一家计算机公司从事商业部门的工作后，因工作环境中免不了的一些尔虞我诈和弄虚作假之类的事情，让已从佛法中重获生命支撑与价值坐标的我，深感这大染缸绝非久留之地。于是在工作几年之后，我终于考入了现在攻读的这所大学的宗教研究所，并从硕士一直读到了博士，因为我发觉自己此生已不可能再从事佛教之外的其他工作了——这里才是我的生命价值维系所在！

父母亲朋刚开始时对我信佛吃长素，并放弃原来的专业去从事佛教研究很不理解，也不支持，但我相信上师三宝不可思议的加持一定会让他们最终理解我的选择。一方面我努力争取在各方面表现出众，一方面又不断地祈求佛菩萨加持我父母能尽快信佛。在看到我的身体状况一天天好转起来，智慧也大为提升，且多次荣获优秀研究生奖学金，并积极致力于社会慈

善事业之后，他们对佛教的态度真的在几年之内就有了巨大改变：爸爸妈妈也开始供佛并烧香礼拜，正在美国读博士的妹妹还多次买动物放生。家人及亲戚都已普遍地认为，佛菩萨是值得尊敬且有慈悲心肠与能力去关注、救度、保佑一个诚心信佛之善人平安吉祥的。

毫不夸张地说，是上师三宝给了我全新的生命。一个虔诚信仰佛法的人，实在是太有福气了，就像一个很贫穷的人得到了无尽的宝藏一样，佛法可以让他受用终生。十方诸佛菩萨都拥有无法言喻的大智与大悲，他们会用种种的方便法门来消除我们的困扰恐怖，只要我们能真正依教奉行。一个人即使失去了所有的亲情、友情、地位、财富，只要有佛法存心，他也绝不会悲观与孤独，因为上师三宝时时刻刻都会慈悲护念着我们，如同慈母忆念着自己唯一的子女。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一个人的命运其实是自己造

作的，并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在起主宰。我们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就必须学会自尊、尊他，踏踏实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我们应该明白，利益众生就是真正地利益自己，损恼众生，痛苦将来一定会返回到自己身上。信佛之前，我并不知道孝顺父母、回报社会，也谈不上对人生、宇宙有什么深刻正确的了解。信佛之后，我才明白了对他人的索取并非生命的本真意义，无私地体谅关爱、帮助每一个众生，才能让生命焕发出最恒久的光彩。

眼下我正努力修加行，以为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积累福德资粮。“人身难得，佛法难闻”，好不容易这辈子投生做人且值遇上师三宝，我真应该好好珍惜此生，精进修持佛法，老实念佛、求生极乐，以永远了断生死轮回。

有了佛法的人生，才是赋予生命以最终目标与归宿的永恒解脱！

妙若所说之话虽平平淡淡，但新生的体验对她本人而言却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在交谈过程中，妙若一再强调要把自己的未来全部用在佛法的学习及弘传上，因为在自己深入佛教的过程中，她才认识到佛法对人类的启迪与帮助、对她个人的重铸与锤炼。因而她特别渴望能把这种升华生命的全新体验与众人共享。

在当今这个崇尚科技的社会中，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向世人传讲佛法是一项很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工作。不理解佛法的人很容易将之当成迷信，即就是一些佛教徒也难了解佛教奥义。在人们对佛法的误解与邪见日趋普遍的当下，为了这一代、下一代，乃至生生世世的人们都能从佛法中恒享真实利益，实在是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妙若们站出来，以自身的切实感受去广宣佛法济人慧命的真理！

○○ 相关阅读

- | | |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 著作 | 《佛教科学论》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 著作 | 《密宗断惑论》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4 著作 | 《儿童佛教课》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5 著作 | 《悲惨世界》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6 著作 | 《藏密问答录》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7 著作 | 《藏密素食观》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8 著作 | 《破除邪说论》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9 著作 | 《红尘中的出离》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0 著作 | 《博士访谈录》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1 著作 | 《泰国游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2 著作 | 《旅途脚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13 著作 | 《警钟》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7 著作 | 《苦才是人生》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8 著作 | 《做才是得到》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29 著作 | 《残酷才是青春》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0 著作 | 《幸好有烦恼》 |
| ▶ 索达吉堪布全集 31 著作 | 《没什么放不下》 |